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流星追逐记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流星追逐记》里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小城里，两位业余天文爱好者发现了一颗绕地球运行的火流星，据天文学家测算这是一颗重约 186.7 万吨由纯金构成的小天体。这个城市的另一个业余爱好者根据自己发现的一个新原理，设计了一种机器，成功地使这颗金星掉在了格陵兰岛他私人的地产内。这颗金星的发现及陨落导致了一幕幕人间闹剧，从家庭失和到世界列强争斗，到处一片惊恐混乱。最后，发明家愤而将陨星推入大海，结束了这场闹剧。

《环月旅行》是《从地球到月球》的续集。三位旅行家到月球去探险，由于途中一颗火流星的影响使他们逸出轨道，无法抵达月球。旅行家们不顾危险，仔细观察月球的面貌并作了笔记。他们乘坐的炮弹最后坠入太平洋，被一艘军舰救起，并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本书通过三位旅行家的奇异历险，描绘了太空变幻无穷的美景。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流星追逐记

附《环月旅行》

〔法〕儒勒·凡尔纳 著

汪文漪 等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流星追逐记

第一章

在这里，约翰·普罗思法官在回到花园里去之前，履行了他的职务中最令人愉快的责任

没有任何理由向读者隐瞒：这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城市里。如果他们不反对的话，我们就把这座城市叫做威斯顿，并把它放在东部地区波托马克河的右岸。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指明这个市镇的坐标，因为即使在合众国最详尽的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个市镇的。

那一年的三月十二日的早晨，适值某时刻走过爱克司特路的威斯顿的居民们，可以看见一个风度翩翩的骑士纵马一溜小跑，驰上这条坡度很大的马路，然后又驰下来，最后在靠近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勒住了马。

这个骑士是个典型的美国佬，但也丝毫不减他那独特的气派。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中等以上身材，体格健壮优美，面容端正，棕色的头发和栗色的胡子，胡子尖延长了他的面庞，嘴唇上面则仔细地刮得干干净净。一件又宽又大的大衣一直遮到腿肚子，把马屁股也包住了，显出圆圆的轮廓。他灵巧而果决地使唤着他那相当活泼的坐骑。他的姿势，处处露出一个勇于行动、果断坚决和做事不假思索的人的样子来。他不会在愿望和害怕之间摇摆不定，只有优柔寡断的人才会那样。观察他的人会发现的最后一点，那就是他那表面的冷漠并没能完全掩盖住他那天生的急躁。

为什么这个骑士会在一个谁也不认识他、谁也没见到过他的城市里出现？他仅仅是路过，还是打算在此小住？……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要找旅馆的话，那只会挑花了眼，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在这方面，威斯顿是数一数二的。在美国或别的国家的任何其他城市，都见不到更好的接待，更好的服务，更好的菜肴，以及如此齐全的设备和如此低廉的价格。地图上对一个有这么多好处的城市标得这么粗略，真是令人叹惜。

不，这个外地人一点也不像要在威斯顿逗留，那些旅馆主人殷勤的笑容无疑使他无动于衷。他带着一副专注的、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的神情，沿着中央有个巨大平台的宪法广场边上的便道走着，连想也没想到他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

然而天知道这种好奇心有没有被挑引起来！这位骑士刚一出现，老板和伙计们就都站在门口交谈起来：

“他打哪儿过来的？”

“打爱克司特路。”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据说是从威尔科克斯郊镇那面来的。”

“他绕着广场转了足有半小时了。”

“因为他在等人。”

“很可能的。而且甚至有点焦急呢！”

“他不停地朝爱克司特路那边张望。”

“那人将从那边过来。”

“谁是‘那人’？……男的还是女的？”

“喝！喝！……他可真是气度不凡！”

“那么是个约会罗？”

“是啊，一个约会……不过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约会。”“你知道些什么呢？”

“这个外地人在约翰·普罗思先生门前已经停过三次了……”而约翰·普罗思先生既然是威斯顿的法官……”

“那就说明这个人要打官司。”

“而且他的对手迟到了。”

“有道理。”

“好嘛！约翰法官一转眼就能使他们和好如初的。”

“他是个能干的人。”

“而且是个好人。”

确实，这可能正是那位骑士来威斯顿的真正原因。他的确在约翰·普罗思法官的房子前面停下来几次，但没有下马。他看看房门、窗子，然后一动不动地像是等着什么人出来，直到他的马焦躁地喷着响鼻，迫使他走开为止。

等他再一次停在那里时，房门大开了，一个男子出现在通往人行道的台阶的平台上。

那外地人一见此人，便说：

“我猜您是约翰·普罗思先生吧？……”他说着抬了抬帽子。

“在下便是。”法官答道。

“我有个简单的问题，您只须回答是或否便可。”

“请问吧，先生。”

“今天早上是否有人来过，向您打听塞思·斯坦福先生呢？”

“据我所知，没有。”

“谢谢。”

讲过这话，他又抬了抬帽子，松开缰绳，纵马一溜小跑地上了爱克司特路。

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陌生人有事要找约翰·普罗思先生已是毫无疑问了。从他刚才提问题的方式来看，他自己就是塞思·斯坦福，他先于另一个人前来赴约。但是另一个同样激动人心的问题提出来了。这个上述的约会的时间是否已经过去了，那个陌生的骑士是否将离开这个城市一去不返？

不必费力气就能想到，大家就这个外地人是马上会回来还是一去不返的问题打起赌来了。因为这是在美国，也就是说在尘世间最爱打赌的人们中间。旅馆人员和站在广场上的好事者之间，下了几笔半美元的赌注，甚至也有下五六个仙的，没有更多的了，但总之输者将毫不含糊地付钱，而赢者也将照收不误，因为他们都是些信义君子。

至于约翰·普罗思法官，他仅仅是目送着上威尔科克斯郊镇去的骑士而已。这位法官约翰·普罗思是个哲学家，一个贤达的司法官员，他已经度过了五十个贤达和哲人的年头，尽管他才活了半个世纪——这就是说，他一出世便是一个贤达之士和哲学家。还应加上一点：他作为一个独身者——这是他贤达的不容置疑的明证——他的一生从未受到任何忧虑的侵扰，因此，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是大大有助于他贯彻自己的哲学的。他生于威斯顿，而且即使在他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也不曾离开或极少离开过威斯顿。他的裁判辖区的人们对他又尊敬又爱戴，因为他们知道他没有任何野心。

他为人正直，对别人的弱点，有时甚至是缺点，总是显得很宽容。当他调解呈交他审理的事情时，他总是设法使出席他那谦卑的法庭的双方言归于好，磨圆棱角，给齿轮上油，缓和那些在任何社会秩序下都是固有的冲突，不管那种秩序完善到何种地步。他便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使命的。

约翰·普罗思生活颇为优裕。他履行法官的职责乃是出于爱好。他也无意在司法系统步步高升。他自己爱清静，也让别人清静。他把人们看作生活中的邻居，和睦相处有百利而无一弊。他早起早睡。他爱读他所偏爱的几位旧大陆和新大陆作家的作品，却只看一种本城的、诚实正派的报纸：《威斯顿新闻报》，那里头广告所占的地位比政治还多。每天他要用一两个钟头散步。这期间，人们因脱帽向他致敬而用旧了帽子，这也使他自己每三个月就得换一顶帽子。在这些散步之外，除去用于履行职责的时间，他就呆在自己安静舒适的住处，在花园里种花。这些花朵以鲜艳的色彩使他赏心悦目，报以馥郁的芬芳，以此酬劳他的辛勤照料。用这么几笔勾勒出约翰·普罗思先生的性格，将他的肖像装进恰如其分的镜框后，大家就能理解，何以这位法官没有特别为那外地人提出的问题而分心了。假如不是向房屋的主人，而是向他那年老的女佣人凯特发问的话，那很可能凯特是会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她会坚持弄明白，那个塞思·斯坦福是怎么回事。她会问他如果有人来打听此人时该怎么回答。而且那可敬的凯特大概也不会不乐意知道，那外地人会不会，或在上午或在下午，再回到约翰·普罗思先生家来。

约翰·普罗思先生是不会容许自己这样的好奇心和没有分寸的。这要在他的女佣人身上倒还可以原谅，况且她属于女性。约翰·普罗思先生甚至没有发现，那外地人的到达、在场和离去引起了广场上那些爱闲逛的人的注意。他关上门以后，就回到花园给他那些玫瑰、鸢尾草、天竺葵和木犀草喝水去了。

好奇的人们却一点也没仿效他的榜样，他们依旧在观看着。这时，骑士已经驰到了爱克司特路的尽头，那里是城西最高的地方。到了由这条路与市中心连接起来的威尔科克斯郊镇后，他勒住了马，没有下鞍，眺望着周围的一切。从这个地点，他的视线可以及于一哩方圆的地方，而顺着蜿蜒曲折的大路一直下降到三哩开外的斯梯尔小镇。这个镇子在波托马克河的彼岸耸立着它那些钟楼的侧影。他目光徒劳地在道路上搜寻着。无疑，他并没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因此他做了几个焦躁的、剧烈的动作，这也感染了他的马匹，以致他不得不制止住它的踢蹬。

十分钟过去了。骑士小步驰回爱克司特广场，第五次奔广场而来。

“不管怎样，”他看着表对自己一再说，“她并没有迟到……约定的是十点零七分，而现在还不到九点半……从威斯顿到斯梯尔（她应当打那边过来）与从威斯顿到布里尔（我就是从那里来的）的距离是一样的。这段路程用不了二十分钟便可跑完……道路良好，气候干燥，我也没听说过什么时候河流涨水冲走了桥梁……因此，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她误了约会，那就是有意如此……另外，精确性在于准时到达，而不是过早露面。……事实上是我不够精确，因为我比她先到的时间大概超过了一个有条理的人所应有的限度……当然啦，即使这里面没有任何其他情感，出于礼貌，我也应该先来赴约的！”

外地人边顺爱克司特路而下，边这么自问自答着，直到马蹄重又踏上了广场的柏油路面时，才停止了这段独白。

毫无疑问，打赌外地人会回来的那些人赢了。所以，当他一路经过这些旅馆时，他们都笑脸相迎，而那些输家则只耸耸肩膀作为迎接。

市政厅的钟终于敲响了十点。外地人停下来数了这十下钟声，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表来看明白了表和钟的走时确实完全一致。

只差七分钟，约会的时间就到了，就要过了。

塞思·斯坦福回到爱克司特路路口。显然，无论是他的坐骑还是他自己都呆不住了。

这时为数相当多的观众使这条路顿时热闹起来。塞思·斯坦福对那些走上来的人毫不留意，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走下来的人身上，他们刚从坡上露面，他的目光就抓住了他们。爱克司特路相当长，一个步行的人得用十分钟才能走完，可是对于一辆疾驰的车子或一匹飞跑的马来来说，只要三四分钟就够了。

我们的骑士与步行的人毫无关系。他连瞧也不瞧他们一眼。即使他最亲密的友人打身边走过，他也不会发觉。他所等待的人不是坐车就是骑马来的。

但是她能按时来到吗？……只差三分钟了。这段时间刚好用来走下爱克司特路，然而那上面既没有摩托车，也没有自行车出现，也看不到一辆汽车。如果那汽车时速为八十里，倒还能赶在约会时间之前来到。

塞思·斯坦福向爱克司特路投去了最后一瞥。他的眼睛射出闪电似的光芒，同时他以不可动摇的决心低声说道：

“如果她不是在十点零七分到达这里，我就不娶她了。”

这时，坡上响起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仿佛是对他这一决定的回答。那牲口——一匹骏马——的上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子。她娴雅而稳当地驾驭着她的坐骑。过路人纷纷在这匹马面前闪开。毫无疑问，它可以一路不受阻碍地直跑到广场。

塞思·斯坦福认出了他所等待的女子。他的面容又变得不动声色了。他没说一句，没做一个手势，兜勒转他的坐骑，从容不迫地回到法官门前。

这使得那些好争的人再次大感兴趣起来，他们围拢过来，而外地人却对他们丝毫不加注意。

几秒钟后，那女骑士也进了广场，她的马喷着白沫，停在门前两步远的地方。

那外地人脱下帽子说：

“向阿卡狄娅·沃克小姐致敬……”

“向塞思·斯坦福先生致敬……”阿卡狄娅·沃克优雅地弯了弯身子，答道。

请相信我们，那些本地人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对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相互说：

“他们要是来打官司的，那最好调停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利。”

“会调停好的。否则普罗思先生就白白是个能干的人了。”

“要是他俩谁也没结过婚，那么最好一切就以婚礼告终。”

这些人就那么交谈着，交换着自己的想法。

但不管是塞思·斯坦福，还是阿卡狄娅·沃克小姐，看来全都不在乎这种不免令人难堪的好奇心，他们此刻正是这种好奇心的目

塞思·斯坦福先生正要下马去敲约翰·普罗思法官的房门，那门却自动打开了。

约翰·普罗思先生出现在门口，而这一回，老女佣人凯特也在他后面露面了。

他们听到了房前一阵马蹄声，于是前者离开他的花园，后者离开她的厨房，出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塞思·斯坦福先生就留在鞍上，向法官说道：

“约翰·普罗思法官先生，我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塞思·斯坦福先生。”

“认识您很荣幸，塞思·斯坦福先生！”

“这位是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的阿卡狄娅·沃克小姐。”

“阿卡狄娅·沃克小姐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

于是，约翰·普罗思先生打量过那外地人以后，又把注意力移到那女子身上。

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是个迷人的女人，如果我们对她描绘几笔，读者想必是会感激我们的。她二十四岁，浅蓝色的眼睛，深栗色的头发，鲜艳的脸色，旷野的空气几乎没有使她变黑，牙齿异常整齐洁白，中等偏高的身材，风度妩媚，举止罕见地优雅而利索。她穿着一身骑服，优美地随着她的马匹的动作更换着姿势。那马正学着塞思·斯坦福的坐骑的样子又踢又蹬。她的戴着精致的手套的手摆弄着缰绳，内行人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灵巧的骑手。她浑身上下透出一种极其高贵的气派，以及一种合众国上等阶级特有的“说不出来”的劲儿。人们可以称这个阶级为美国的贵族阶级，倘若这个字眼不会和新大陆的居民们的民主本能发生抵触的话。

新泽西州的阿卡狄娅·沃克小姐只剩下了一些远亲，她行动自由，经济独立，富于美国年轻人的冒险精神，过着适合自己口味的生活。几年来，她一直在作旅行，遍游欧洲的主要地区，熟知巴黎、纽约、柏林、维也纳或罗马的风俗人情。她能和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谈她自己在那些永无休止的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这是个很有教养的女子，她的已经去世的监护人为她安排了十分完备的教育。她甚至连经营业务也不外行，在对自己财产的管理上就显示出了对自己利益的出色的理解。

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阿卡狄娅·沃克小姐的那些话，可以对称地——这个词非常贴切——用于塞思·斯坦福先生。他同样自由，同样富有，同样爱好旅行，他周游了全世界，难得在他的故乡波士顿住上几天。冬天，他在旧大陆各大都市作客，在那些地方，他时常遇到他这个爱好冒险的女同胞。夏天，他回到祖国，到那些富有的美国佬们合家前往的海滨浴场去，在那里，阿卡狄娅·沃克小姐和他又邂逅相遇了。

共同的爱好使这两位年轻而勇敢的人逐渐接近起来。广场上那些好奇的男人，特别是女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确实，他们两人都酷爱旅行，都急于赶到某个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或军事事件的现场去。这样，他们怎么会不合拍呢？所以，毫不足怪，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渐渐产生了把他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念头。这将丝毫不会改变他们的习惯，那时就不再是两艘舰只齐头并进，而是合成一艘了。可以相信，这艘舰艇将造得更好，帆缆索具都更加精良，布置也更加完善，以便航洋过海，环游全球。

不！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来到这座城市的法官面前根本不是要打官司，不是有什么争端，也不是为了解决什么事情。他们在马

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有关部门办完了所有法律手续后，约定了在这一天——三月十二日这个时间——十点零七分，到威斯顿来完成一项手续。据爱好者们说，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如上所述，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既已介绍给了法官，约翰·普罗思先生便只须问男旅行家和女旅行家，他们为什么缘故到他这里来。

“塞思·斯坦福想成为阿卡狄娅·沃克小姐的丈夫。”一个答道。“而阿卡狄娅·沃克小姐也想成为塞思·斯坦福先生的妻子。”另一个补充道。

法官鞠了个躬说：

“为您效劳，斯坦福先生，也为您效劳，阿卡狄娅·沃克小姐。”两位年轻人也还了一礼。

“你们想在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约翰·普罗思先生又说。“马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塞思·斯坦福答道。“因为我一旦成为斯坦福太太，我们就将离开威斯顿。”阿卡狄娅·沃克小姐宣布道。

约翰·普罗思法官以其态度表明，他和全城居民对于不能挽留这对此刻光临他们城市的可爱的伴侣，在威斯顿城多呆些时间，感到多么惋惜。

然后，他又说：

“悉听尊意。”说着，他退后几步让他们进屋。

可是斯坦福先生做了个手势将他止住了。

“我和阿卡狄娅小姐是否确有必要下马呢？”他问。

约翰·普罗思先生思索了片刻。

“完全不必。”他说，“骑马或者站着都一样可以结婚。”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独特的国度，也很难找到一个更随和的法官了。

“我只有一个问题，”约翰·普罗思先生又说，“法律所要求的一切手续是否都已办理了？”

“都办了。”塞思·斯坦福回答说。

于是他递给法官一式两份完全符合规定的许可证，那是付过手续费后，波士顿和特伦顿的书记官们填写的。

约翰·普罗思先生接过证明文件，将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仔细阅读着这些按规定办理并盖有公章的文件。

毫不奇怪，为数越来越多的好奇的人们挤在这对情侣身边，他们就像是这个在任何其它国家都会显得有点异乎寻常的婚礼的证婚人，但这却没使未婚夫妇感到难堪和不快。

约翰·普罗思先生于是走上几级台阶，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道：

“塞思·斯坦福先生，您同意娶阿卡狄娅·沃克小姐为妻吗？”

“是的。”

“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您同意做塞思·斯坦福先生的妻子吗？”

“是的。”

法官凝神数秒钟，然后，就像在宗教仪式上的摄影师一样严肃（“别动！”），他说道：

“波士顿的塞思·斯坦福先生和特伦顿的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我以法律的名义宣布，你们已经被婚姻结合在一起了。”

夫妇两人相互靠拢一下，拉起手来，仿佛在为他们刚才完成的手续签名盖章。

然后，他们每人递给法官一张五百美元的纸币。

“这个是手续费。”塞思·斯坦福说。

“这是给穷人的。”阿卡狄娅·斯坦福说。

于是两人向法官一躬身，松开缰绳，朝着威尔科克斯镇的方向驰去。

“啊呀！……啊呀！……”凯特嚷着。她惊讶至极，以至于破例地十分钟没有讲话。

“这是什么意思，凯特？”约翰·普罗思先生说。

老凯特放下围裙的一角，她刚才一直像个职业的绳匠似的绞着她的围裙。

“我认为，”她说，“他们是疯子，这两个人，法官先生。”

“也许如此吧，可尊敬的凯特，也许如此。”约翰·普罗思先生赞同地说，“不过，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那些结婚的人不是都有点疯吗？”

第二章

这一章把读者带进迪安·福赛思的家里，并让他结识福赛思的外甥弗朗西斯·戈登和女仆米茨

“米茨！……米茨！……”

“啥事，好孩子？……”

“迪安舅舅他怎么啦？”

“我也莫名其妙。”

“他病了吗？”

“才不是呢！不过，要这么下去啊，他准会病的。”

这一问一答是在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和一个六十五岁的女人之间进行的，地点正是在刚才曾举行最为独特的美国式婚礼的威斯顿这个城市，在伊丽莎白路一座房子的饭厅里面。

伊丽莎白路的这座房子属于迪安·福赛思先生。迪安·福赛思先生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看上去只多不少。头发蓬乱的大脑袋，戴着深度眼镜的小眼睛，微驼的脊背，粗壮的脖子上一年四季都系着一条领带，那领带在脖子上绕上两圈，那领结一直顶到下巴上，肥大的揉皱的礼服里面穿着一件背心，那下排的几个扣子从来没有用过，裤子太短，几乎遮不住太大的皮鞋，后脑勺上戴顶带穗的圆帽子，护住那一头灰白的乱糟糟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下巴上是一部美国北方人爱留的那种山羊胡子，性格暴躁，怒气总是一触即发。这就是在三月十二日上午，他的外甥弗朗西斯·戈登和他的老女佣人米茨所议论的那位迪安·福赛思先生。

弗朗西斯·戈登自幼父母双亡，由他母亲的兄弟迪安·福赛思先生抚养成人。虽说他舅舅有一部分财产要留给他，他并不因此认为可以不再工作，他舅舅也不这么认为。这位外甥在有名的哈佛大学念完人文科学后，又攻读了法律， he 现在是威斯顿的律师，那里的孤儿寡妇，房地产界再也找不到更坚定的捍卫者了。他通晓法律条文和审判案例，讲话热烈、中肯，口若悬河，他的同行们，无论少长，都对他十分敬重，而他也从来没有树过一个敌人。他一表人才，一头漂亮的栗色头发，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举止温文尔雅，机智而不刻薄，殷勤而不好卖弄。他对美国上流社会的人们所着迷的各种运动都不外行。他怎能不被列入本城最为出色的青年的行列之中，又怎能不爱上海德尔森博士和他妻子弗洛拉·克拉利西的女儿珍妮·赫德尔森呢？……

但是现在就让读者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位小姐身上未免为时过早，让她与她全家一起出场更为妥当，而这一时刻还未到来。不过这也不会拖得很晚。然而我们在展开这个故事的时候应当章法严谨，因为这个故事要求我们必须极端精确。

关于弗朗西斯·戈登，我们要再补充一句：他就在伊丽莎白路的那幢房子里，只有当他和珍妮小姐结婚的那天才会离开那里……但我们还是先把珍妮·赫德尔森放在一边，来谈谈那位好女仆米茨。米茨是她主人的外甥的知心朋友，她把他当做儿子，或不如说当做孙子看待，因为一般说来，祖母们是保持着母爱的最高记录的。

米茨是个模范女仆，现在是找不到这样的女仆了。她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种类。这个种类兼有狗和猫的品质，她就像狗那样对主人忠心耿耿，像猫

那样依恋这座房子。不难想象，米茨对她主人向来是直言不讳的，当他错了，她就毫不含糊地说出来，虽然她语言有些奇特，法语只能约略地表达出她那饶有风趣的思想，而如果他不愿意听，那只有一个办法，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把自己紧锁在里面。况且，迪安·福赛思从来不用害怕会独自呆在那里，他肯定会在那里遇到另一个人物，那人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躲避米茨的劝戒和申斥的。

这个人物与奥米克隆的称呼很是相称。这个古怪的称呼得之于他那矮小的身材。如果他不是太矮的话，大概就会得到奥米茄的译名了。他十五岁那年身高四尺六寸时，这以后就没长高过。他就在那个岁数，以汤姆·威福的真名来到迪安·福赛思家做小听差。那时的一家之长还是迪安·福赛思的父亲。如今他已经五十挂零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为弗朗西斯·戈登的舅舅干事，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

重要的是说明他到底干些什么事。他在迪安·福赛思的工作中当下手，而他对这个工作的爱好至少也不亚于他的主人。

这就是说：迪安·福赛思先生也有工作？

是的，这是作为一种爱好，至于有多么冲动、热狂，大家倒可以评评看。

迪安·福赛思先生干些什么呢？医学？法律？文学？艺术？买卖？就像那么多的自由的美国公民一样？

完全不是。

那他究竟干什么呢？你要问了，是科学吗？

你完全猜不着。不，他干的不是泛泛的科学，而是种专门科学，独一无二的，排斥一切的，称之为“天文学”的高尚的科学。

他成天梦想着发现一颗行星或是恒星。我们这个星球表面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或者几乎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生活在浩瀚无垠的星空里。然而由于他在那里既吃不上午饭，也吃不上晚饭，他不得不每天从天上下来两次，而正是在这天早上，他没有在惯常的钟点下来。让人老等着，所以米茨围着饭桌转来转去，嘴里嘀嘀咕咕地抱怨着。

“他不想来了吗？”她一再地说。

“奥米克隆不在那里吗？”弗朗西斯·戈登问。

“他主人在哪他就在哪。”女佣人说，“我可再也没有这份脚劲（是的，可敬的米茨确实就是这么说的）去爬到他那鸟笼上去。”这个所谓的鸟笼，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圆塔。塔顶的回廊比屋顶高出二十尺，它的正式名称是观象台。回廊下面有个圆形房间，朝着东南西北开着四扇窗。里面有几架各式各样的倍数很大的望远镜在支架上转动着。如果说这些望远镜的镜头一点没旧，那可不是因为使用得太少。应当担心的倒是迪安·福赛思先生和奥米克隆可别因为成天把眼睛凑在这些仪器的目镜上而把眼睛搞坏这两个人白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当然，他们是互相替换着的。他们注视着，观察着，在星际空间里遨游，老是盼着能有个和迪安·福赛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发现，如果天空晴朗，那倒还过得去。但是在北纬三十七度可并非总是晴天。北纬三十七度正是弗吉尼亚州的纬度，阴云、卷云、雨云、积云，应有尽有，而且肯定比主仆两人所希望的要多得多。因而，他们对这个微风吹送着破布似的云朵的天穹发出了多少叹息和威胁啊！

恰恰是在三月底的这些日子里，迪安·福赛思先生的耐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了考验。几天来天空顽固地不肯放晴，这使那位天文学家失望至极。

三月二十一日这天早上，一股强劲的西风继续吹来海潮般的、几乎垂到地面的云层，那云层密不透光，令人懊丧。

“多遗憾哪！”迪安·福赛思先生在最后一回徒劳无功地企图战胜这厚厚的云层后，第十二次这么喟叹道：“我预感到我们错过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他们向天穹发出了多少叹息和威胁啊！{ewc

MV IMAGE, MV IMAGE, !07200020_0019_1.bmp} “那是很有可能的。”奥米克隆说，“甚至是极其实的，因为几天前，在一角青天里，我好像瞥见……”

“而我看到了，奥米克隆。”

“那么是我们俩，我们同时！”

“奥米克隆！……”迪安·福赛思抗议了。

“好吧，您先看见，那是毫无疑问的。”奥米克隆意味深长地点着头说，“不过，当我觉得瞥见那个东西时，我觉得那好像是……那是……”

“我呢，”迪安·福赛思先生宣布，“我断定那是一颗自北往南运动的流星……”

“是的，迪安先生，正与太阳的运动方向垂直。”

“是和太阳的表面运动方向垂直，奥米克隆。”

“当然是表面的方向。”

“那天是这个月的十六日。”

“是十六日。”

“七点三十七分二十秒。”

“是二十秒。”奥米克隆重复道，“正如我在我们的钟上所看到的那样。”

“而它后来再也没出现过。”迪安·福赛思先生叫道，一只手威胁地指向天空。

“怎么能出现呢？云朵！……云朵！……云朵！……五天来连块手帕大的蓝天都没有！”

“这完全是故意的。”迪安·福赛思跺着脚喊道，“我真是觉得这些事情只有我才会遇到。”

“是我们。”奥米克隆纠正道，他自认在他主人的工作中占有一半的位子。

说真的，如果厚厚的云层继续使天空愁云不展的话，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抱怨的，因为太阳照耀还是不照耀，是大家都关心的事儿。

但不管这种权利有多普遍，当城市云遮雾罩，连最强倍数的望远镜，最完善的望远镜也无能为力的时候，谁也不能那么狂妄自大，竟以为自己 and 迪安·福赛思先生一样心情恶劣。而这种浓雾在威斯顿并不少见，虽说这个城市是在清澈的波托马克河畔，而不是在混浊的泰晤士河之滨。

不管怎样，在三月十六日那天，当天空晴朗的时候、主仆两人到底瞥见了，或自以为瞥见了什么……一个球状的火流星，它显而易见地自北往南运动着，速度极快，而且光芒四射，竟使当时朦朦胧胧的太阳相形失色了。然而由于它距离地球大概只有若干公里之遥，因而尽管它运行速度极快，如果没有一团不合时宜的云雾妨碍了观察的话，本来是有可能在相当可观的时间

内对它继续观察的。

打那以来，这种不走运的事情所起的一连串怨言就不绝于耳了。这个火流星还能回到威斯顿的地平线上来吗？还有可能对它的数据进行计算，确定它的体积、重量、性质吗？另一位比他们走运的天文学家会在天空的另一个角落发现它吗？迪安·福赛思只在望远镜里抓住它那么一会儿，他能有资格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发现吗？总之，全部荣誉会不会归于新大陆或大陆的某个终其一生日夜搜索着太空的学者呢？

“霸道鬼！天上的海盗！”迪安·福赛思抗议道。

三月二十一日这天早上，尽管天气恶劣，无论迪安·福赛思还是奥米克隆都不能下决心离开朝北的那扇窗。时间越是流逝，他们的怒气就越大。现在他们连话也不说了。迪安·福赛思的目光扫视着广阔的地平线。在这个方向上，塞勃山那千姿百态的侧影限制住了视野，而在山峦的上空，一股相当有力的和风驱赶着灰色的云朵。奥米克隆踮起了脚尖，以便扩大受到自己短小身材限制的视野。一个是交叉起双臂，紧握的拳头贴在胸前。另一个则用痉挛的手指敲打着窗台。几只鸟掠过头顶，尖声地叫着，似乎在嘲笑这主仆两人，因为他们作为两足动物只能留在地球的表面！……啊！如果他们能随着这些鸟儿展翅高飞，几下就跃上云端，那他们也许就能看到那颗小星在炫目的阳光下继续运行。

这时，有人敲门了。

迪安·福赛思和奥米克隆专心致志，没听到敲门的声音。

门开了，弗朗西斯·戈登出现在门口。

迪安·福赛思和奥米克隆连头也不回。

外甥向舅舅走去，轻轻触了下他的肩膀。

迪安·福赛思先生以那样遥远的目光看着他外甥，仿佛这目光是从天狼星来的一样，用下里巴人的话来讲，就是从月亮上来的。

“干吗？”他问。

“舅舅，等着您吃饭呢。”

“哦！不错！”迪安·福赛思道，“等着我吃饭！我们也等着呢。”

“你们等……什么？”

“太阳。”奥米克隆宣布说。他的主人点头对这个回答表示赞许。

“可是，我的舅舅，我想你们并没有邀请太阳来吃午饭，大家可以不等它而就席吧？”

怎么反驳得了这句话呢？如果那颗灿烂的星球一整天不露面，迪安·福赛思先生难道就坚持饿肚子到晚上不成？

不管怎样，这位天文学家不像是愿意接受外甥的邀请的样子。

“舅舅！”外甥又说：“米茨等急了，我有言在先。”

这下子，迪安·福赛思先生回到了现实中。好在米茨的急脾气他是很了解的。既然她派来了一个特使，那就说明形势严重，应当毫不延迟地前往了。

“几点了？”他问道。

“十一点四十六分！”弗朗西斯·戈登说。

的确，挂钟上指的正是这个钟点，而平时舅甥两人十一点就面对面地坐下了。

“十一点四十六！”迪安·福赛思先生叫道，装出很不高兴的样子来掩饰自己的不安。“我不明白米茨为什么这样不守时间！”

“可是，舅舅。”弗朗西斯反驳道，“我们敲过三次门，却总是没人应。”

迪安·福赛思先生没答腔便走下楼梯，而奥米克隆平时是伺候上菜的，这次却留下来观察，等候太阳重新出现。

舅甥两人进了饭厅。

米茨正在那里。她面对面地瞅着主人，后者却垂下了脑袋。

“克隆老弟呢？……”她问道，她就是这样并无恶意地称呼希腊字母表上的第五个元音的。

“他在上面有事。”弗朗西斯·戈登答道：“今天中午我们不用他来伺候了。”

“好极了！”米茨用愤怒的语调说，“好家伙！他可以在他的仙文台（天文台）上爱呆多久就呆多久。这里少了他这个第一流的笨东西，一切只会办得更好。”

午饭开始了，大家现在张开嘴巴只是为了吃东西了。米茨惯常上菜和撤下盘碟时很爱说话，这次却一声不吭。这种沉默使人感到沉重，这种拘束使人感到难堪。弗朗西斯·戈登想改变一下这种气氛，为了找几句话来讲，他问道：

“你对今天早上的成绩满意吗，舅舅？”

“不。天气情况很不利，今天，这种坏天气特别使我烦恼。”

“您大概将有什么天文学上的发现了吧？”

“我想是的，弗朗西斯，但我还不能肯定。在一个新的观察“原来这就是一个礼拜以来使您心神不定的东西，先生。”米茨用生硬的口吻说，“弄得您在塔上生了根，半夜里还爬起来……是的，前天晚上就起来三回，我都听见了。因为，谢天谢地，我大概还没有眼花呢！”她添上这句话作为对她主人的一个手势的回答，也许也是为了使她更好地明白，她还没有耳聋。

“确实是这样，我的好米茨。”迪安·福赛思先生用和解的口吻承认道。这种和气是多余的。

“天文笑（学）的发现！”可尊敬的女仆愤愤地说，“等你们心血耗尽，等你们由于成天在你们那些管子里看啊看的，而腰酸腿疼或者在肺部长个粽（肿）块。这能使你们得到别的好处吗？你们那些星星会来照看你们吗？医生会把它们做成药丸子叫你们吞下去吗？”

由于谈话一开始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迪安·福赛思明白了最好还是不要答话。他又默不作声地吃起来，然而他是那么惶惑不安，竟几次把酒杯当作菜碟，菜碟当成了酒杯。

弗朗西斯竭力把谈话维持下去，但他像是在沙漠里演讲。他的舅舅阴沉着脸，跟没听见似地。于是他只好谈起天气来了，当人们不知该谈什么的时候，就总是谈论天气，今天如何，明天又将如何。这是个取之不尽的话题，少长贤愚全都能加以利用。况且气象问题是迪安·福赛思先生很感兴趣的，因此，当有一阵云层变厚，使饭厅变得昏暗时，他抬头望着窗子，他的手沮丧地让叉子掉了下去，叫道：

“这些该死的乌云难道就不能退出天空了吗？即使下一场倾盆大雨作为代价也好！”

“好家伙！”米茨宣布道，“这在旱过三星期之后，为了土地的好处，

那是谁也不会拒绝的。”

“土地！……土地！……”迪安·福赛思先生那样完全蔑视地说道，以致他招来了女佣人的如下答话：

“是的，土地，先生。我想它一点也不比天空逊色，虽说您总是不肯从天上下来，连吃午饭也不下来。”

“好啦，我的好米茨……”弗郎西斯·戈登婉转地说。

白费唇舌，好米茨可不愿意受人软化。

“这儿没有我的好米茨。”她继续以同样的语气说，“您真不值得为了看月亮而损伤元气，弄得连春天是雨季都不知道。要是三月里不下雨，什么时候下？我倒要问问您。”

“我的舅舅，这倒是真的，现在是三月初春，只好听天由命……不过夏天马上就到了，天空会变得晴朗起来。那时您就能在更好的条件下工作了。耐心点吧，舅舅！”

“耐心点吗？弗郎西斯！”迪安·福赛思先生反驳道，他的面容和天气一样愁云难开。“耐心一点！……要是它跑得老远，再也见不到了呢？……要是它再也不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呢？”

“它？……”米茨插了进来，“它是谁？”

这时传来了奥米克隆的声音。

“先生！……先生！”

“有情况了！”迪安·福赛思先生叫道，他急忙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

他还没走到门口，一道强烈的阳光就从窗口射进来，使得桌子上摆着的酒杯和酒瓶熠熠生光。

“太阳！……太阳！……”迪安·福赛思先生一迭声叫道，慌忙爬上楼梯。

“真是天意如此！”米茨坐到一张椅子上说，“他这一走，和他那克隆老弟关在‘仙人台’里面，你叫他，全都成了耳边风！至于午饭，他会自己吃自己，三（圣）灵会帮他忙……而这一切全都是为了那些星星！……”

出色的米茨便以这种形象的语言发表见解，尽管她的主人已经听不见了。即使他能听见，这种口才也同样起不了作用。迪安·福赛思先生由于爬楼而弄得气喘吁吁的，刚刚跨进了天文台。西南风越刮越大，把云朵赶到了东方，露出一大块青天，直到天顶。曾观察到那颗流星的那块天空整个都露了出来。阳光照亮了这个房间。

“怎么样？……”迪安·福赛思先生问，“有什么事？”

“太阳出来了。”奥米克隆答道，“但不会很久，因为西方又出现了云朵。”

“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迪安·福赛思叫道，转动着他的望远镜，他的仆人则同样地转动着一个天文望远镜。

在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是多么狂热地摆弄着他们的仪器啊！他们是多么耐心地转着螺丝，使望远镜保持在最好的角度啊！他们又是多么仔细、专注地搜索天空这一部分的每一个角落啊！……那天火流星第一次出现时正是上升这么高，然后又下降这么多，后来又恰恰经过威斯顿的天顶的，这些他们极有把握。

没有！在这位置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这一大块青天留给流星们可散步的绝妙场所，上面竟然空无一物。在这个方向上连一个看得见的小点也没有。

那颗小星毫无踪影。

“什么也没有！”迪安·福赛思先生揉着被涌上眼皮的血弄红的眼睛说。

“什么也没有！”奥米克隆像个哀怨的回声似地说。

再进行其它累人的努力已经嫌晚，云朵又过来了，天空重新昏暗起来。晴天又完了，这次是一整天也不会晴了。云朵不一会就成了一整块肮脏的、灰色的东西，下起毛毛细雨来。一切观测都得放弃了，主仆两人大失所望。

“可是我们确实确实看到过它。”奥米克隆说。

“那还用说！……”迪安·福赛思先生说着，向天空伸出双臂。

然后他又以交织着不安和嫉妒的口吻说：

“只是有点太确实了，因为别人也可能像我们一样见到过它的……但愿我们是唯一见到它的人……怕只怕他也看到了……他……西德尼·赫德尔森！”

第三章

这一章谈的是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他的妻子弗洛拉·赫德尔森太太以及他的两个女儿：珍妮小姐和露露小姐

“但愿福赛思这个阴谋家还没看到它！”

三月二十一日这天早上，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独自呆在工作室里，正在这样自言自语。

他是医生，却不在威斯顿行医，因为他宁愿将时间和智慧用于更广阔、更高尚的精神活动。他既是迪安·福赛思的契友，又是他的敌手。他被同样的爱好所吸引，也跟他朋友一样，眼睛只盯着辽阔的天宇；跟他朋友一样，他只致力于探索宇宙里的天文学的奥秘。

赫德尔森博士拥有一笔可观的家产：他自己的，以及未嫁前名叫弗洛拉·克拉利西的赫德尔森太太的。这笔家产得到妥善的管理，保障了他和他两个女儿的前途。他的两个女儿，珍妮和露意莎·赫德尔森，分别为十八岁和十四岁。至于医生本人，如果说第四十七个冬天使他头发如雪，来说明他的年纪，也许挺有文采。不幸的是这个优美的比喻却会文不对题，因为赫德尔森博士的头秃得连最灵巧的费加罗的剃刀也无用武之地。

西德尼·赫德尔森和迪安·福赛思之间潜在的天文学方面的竞争，虽然两家来往非常密切，但对两家的关系并不是毫无影响的。当然，他们不会去争夺某颗行星或某颗恒星。天上的群星，它们的发现者往往不知名姓，它们属于所有的人。不过，他们俩的气象或天文方面的观察却时常成为争论的题目，有时争论又相当快地变成了吵嘴。

如果有位福赛思太太在那儿的话，或许会使吵嘴变得更加激烈，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演成令人遗憾的大吵大闹。幸而并没有这么个太太，因为有可能娶她的那个人仍然是单身汉，而且从来没想到过，即使在梦里也没想到过要结婚。因此就没有那么个迪安·福赛思的妻子在那里以调解为名来火上加油，因此两位天文爱好者之间的不和都能很快平息下来。

当然，总还有个弗洛拉·赫德尔森太太。但她是个贤妻良母，善于操持家务，性格娴静，对任何人也不会出言不逊，也不像新老大陆各种社会中那些最受尊敬的太太们一样，专以飞短流长，造谣诽谤为能事。

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个模范妻子在她丈夫和他的亲密朋友福赛思争论一场，肝火大旺地回到家里时，她竟竭力使她丈夫平心静气。另一件事也很奇特：赫德尔森太太觉得赫德尔森先生搞天文学，在天穹深处度日，乃是极其自然的事，只要他在她要求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下来就行了。她一点儿也不学米茨的样，不像后者扰乱主人那样扰乱丈夫。她对他在吃饭的时候让人久等也很宽容。当他晚来时，她毫无怨言，还想方设法使菜肴保持恰当的火候。当他心事重重的时候，她尊重他的心事。她甚至也为他的事业操心，当她的天文学家看来迷失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她的好心肠很自然地使她对他说上一些鼓励的话。

这才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丈夫，特别是当天文学家的丈夫们所能有的妻

露露是露意莎（Lovisa）的爱称。

费加罗，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主角。

子。不幸这种妻子除了在小说中是很难找到的。

她的大女儿珍妮看来也将步她的后尘，在生活的道路上迈着同样的步子。很明显，弗朗西斯·戈登——珍妮·赫德尔森未来的丈夫——注定会成为最幸福的男人了。我不是想贬低美国的小姐们，委实可以说，在整个美洲很难找到一个更可爱、更媚人、有更完美的人品的姑娘了。珍妮·赫德尔森是个可爱的金发女郎，蓝眼睛，脸色娇艳，手、脚、身段无不娇美。她既妩媚又谦和，既善良又聪明。因此弗朗西斯·戈登和她互敬互爱。迪安·福赛思先生的外甥也得到赫德尔森一家的敬重，这种相互的好感不久便以求婚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求婚也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这两个青年人是这样相配！珍妮带给未来家庭的将是幸福和高贵的门第；而弗朗西斯·戈登则将得到他舅舅的资助，他舅舅的家产也总有一天会归他的。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关于遗产的展望放在一边吧。重要的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这个现在便已经是十全十美的了。

弗朗西斯·戈登是珍妮·赫德尔森的未婚夫，而珍妮·赫德尔森则是弗朗西斯·戈登的未婚妻，婚期也快决定了，而婚礼则将由尊敬的奥加思主教主持，地点在圣·安德鲁教堂，那是幸福的威斯顿城的最大的教堂。

可以确信，这个婚礼将有许多人参加，因为这两家人德高望重；同样可以确信，到那一天，最高兴、最活跃、最热情洋溢的将是小露露，她将给她亲爱的姐姐当傣相。这个小露露还不到十五岁，她完全有权以小卖小。我向你们保证，她是会充分利用这个权利的。她非常好动，脑子也同样动个不停。这个小调皮竟敢拿“爸爸的行星”开玩笑！但是大家对她什么都很原谅，什么都依着她。赫德尔森博士自己就头一个笑起来，并在她的小女孩的鲜艳的脸蛋上吻一下作为唯一的责罚。

赫德尔森博士实际上是个好人，但他很固执，很容易冲动。除了露露，他能允许开些天真无邪的玩笑而外，别人都得尊重他的癖好和习惯。他热中于天文学、气象学的研究，在论证上极为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发现或自以为是自己的发现视之如命，所以尽管他实际上对迪安·福赛思抱有友情，却跟这个可怕的对峙差点没维持得了友谊。两个猎手在同一个狩猎地打猎，争夺着同一个稀有的动物。由此而产生过多次关系冷淡的后果，如果不是善良的赫德尔森太太息事宁人的干预，加上她的两个女儿和弗朗西斯·戈登对她的和睦事业的大力协助，这种冷淡有可能酿成吵架。这个和平的四重奏小乐队，对拟议中的联姻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这能减少两人的磨擦。当弗朗西斯和珍妮把两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后，这些雷阵雨会变得不那么频繁，不那么可怕。谁知道呢，这两个天文爱好者或许甚至会衷心携手，协同一致地搞天文研究吧？那样他们就能公平地分享在宇宙空间发现的（如果不是打下来的）猎物了。

想在威斯顿找一座安排得更好的房子是不可能的。赫德尔森博士的房子是最舒适的。这座房子有院子、有花园，还有美丽的树木和绿意盎然的草坪，座落在莫里斯路中段。一楼一底，正面有七扇窗子。屋顶左侧耸立着一个方形的城堡主塔之类的建筑，高达三十米，上面有个带栏杆的平台。平台的一角竖着一根旗杆，每逢星期天和节日，那上面就升起五十一颗星的美利坚合众国国旗。

方塔上的房间是按主人的特殊工作需要布局的。博士的仪器、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就在那里。除非在晴朗的夜晚，他才把它们搬上平台，因为在那

上面他的目光可以在天穹里自由驰骋。在那上面，尽管有赫德尔森太太再三叮嘱，他还是得了最厉害的鼻炎和最有传染性的流行性感冒。

“简直弄得爸爸都要把感冒传染给他的星星们了。”露露小姐老爱这么说道。

博士什么也不听。他有时在冰封雪冻的冬天，冒着摄氏零下七八度的严寒呆在上面，因为这时天宇净无纤尘。

从莫里斯路的天文台可以毫不费劲地辨认出伊丽莎白路的圆塔来。它们相距至多半哩，中间没有一座高建筑物，没有一棵树木挡住视线。

甚至用不着高倍数的望远镜，只要一副小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呆在圆塔或者方塔上的人来。当然啦，迪安·福赛思有别的事要干，顾不上去看西德尼·赫德尔森，而西德尼·赫德尔森也不会愿意浪费时间去看迪安·福赛思。他们的观察目标要高得多。但弗朗西斯·戈登自然想看看珍妮·赫德尔森是否在平台上，他们的眼睛经常通过望远镜互相交谈，我想这倒没什么害处。

如果想在两座房子之间建立起电报或电话联系，这是很容易的。在方塔和圆塔之间拉根电线，就能将一些十分令人愉快的话语从弗朗西斯·戈登那里传到珍妮·赫德尔森那里，或从珍妮·赫德尔森那里传到弗朗西斯·戈登那里。可是迪安·福赛思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既然没有这样温情脉脉的言语要交换，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打算安上这么一根电线。也许等两位未婚夫妻成了夫妇的时候，这个缺陷将会得到弥补吧。在婚姻的纽带之上再添一根电气的纽带，将会使两家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出色的然而脾气很大的米茨，在读者面前略显她那令人赞叹的口才的那天下午，弗朗西斯·戈登像往常一样来拜访赫德尔森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女儿。”露露装出受到冒犯的神气纠正道）。人们简直把他当作保护神一样迎接。就算他还不是珍妮的丈夫吧，可是露露已经要他做自己的兄长了，而在这个小女孩头脑里生根的东西总是很牢的。

至于赫德尔森博士，他从清晨四点就把自己关在方塔上了。他跟迪安·福赛思一模一样，午饭时迟到了。然后，又跟他一模一样，在太阳从乌云里露头的时候急忙回到平台上去。他和他的对手一样为什么事操心着，看来也不准备下来了。可是没有他是无法决定全体会议将要讨论的重大问题的。

“瞧！”那年轻人一出现在门口，露露就叫起来。“弗朗西斯先生来了，永远是弗朗西斯！……说实话，这里成天就只看到他！”

弗朗西斯只是用指头威胁了一下小姑娘，而等大家坐定之后，就简单而自然地亲切交谈起来，仿佛他们昨天并没有分手。实际上这对未婚夫妻至少在精神上从未分离过。露露小姐甚至硬说，“无时不在的弗朗西斯”一直是在她家，他假装从临街的前门出去，又从花园的后门回来了。

那天，大家谈着每天都谈的话题。珍妮听着弗朗西斯讲话，她那严肃认真的神情丝毫也没减少她的魅力。他们互相注视着，谈着未来的计划，而那是不久便将实现的。真的，干吗要预想到事情将会有延搁呢？弗朗西斯·戈登已经在兰贝思路找到一座漂亮的房子，正适合这个小家庭居住。那房子在西区，面临波托马克河，离莫里斯路也不远。赫德尔森太太答应去看看这座房子。只要这座房的未来的女房客欢喜，一个礼拜之内就可将房子租下。露露当然也陪她母亲和姐姐同去。如果不征求她的意见她可不答应。

“对了！福赛思先生？……”她突然叫道，“他今天不是也该来吗？”

“我舅舅下午四点来。”弗朗西斯·戈登答道。

“决定这问题他不能不来。”赫德尔森太太指出。

“他知道，不会失约的。”

“要是他失约的话，”露露伸出小手威胁地宣布，“我要找他算帐，我不会那么便宜地放过他。”

“赫德尔森先生呢？……”弗朗西斯问，“他和我舅舅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啊。”

“爸爸在方塔上，”珍妮说，“一叫他就下来。”

“我来叫。”露露说，“我一口气就能爬上那七层去。”

的确，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的到场是很重要的。不是要确定婚期吗？原则上，婚礼要尽快举行，不过得让女傧相有时间做她的漂亮的连衣裙——一条长长的、少女的连衣裙，她想在那有意义的日子里初次穿上它。

弗朗西斯于是便开玩笑地提出来：

“如果这条出色的裙子没做好呢？”

“那就推迟婚礼！”这个独断独行的人儿说。

这个回答引起一阵大笑，连赫德尔森在他的高高的方塔里也一定能听得到。

然而挂钟的指针渐渐走完了钟面上的所有分秒，迪安·福赛思先生还没出现。露露徒劳地将身子探出窗外，她从那里可以望到门口，福赛思先生毫无踪影！……应当用耐心武装自己，露露却从不太会使用这个武器。

“我舅舅明明答应了我的……”弗朗西斯一再说，“但这几天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我想福赛思先生没有生病吧？”珍妮问。

“没有，但他心事重重……忧心如焚……套不出他十句话来。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着什么事。”

“大概是星星射出的某一种光芒。”小姑娘叫道。

“我丈夫也是这样。”赫德尔森太太说，“这星期，他显得比往常更专注。没办法把他从天文台拉下来。一定是天上出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了。”

“我的天！”弗朗西斯答道，“看到我舅舅那神气，我也禁不住这么想，他也不出门，变得废寝忘食。……”

“米茨该有多高兴啊！”露露嚷道。

“她气坏了。”弗朗西斯宣布，“但这毫无用处。我舅舅本来一直都很怕他那老佣人的责难，现在却一点也不在乎了。”

“跟这儿情形一模一样，”珍妮微笑着说，“我妹妹看来也失去了对爸爸的影响……要知道，本来她的影响有多大！”

“这可能吗，露露小姐？”弗朗西斯以同样的口吻问道。

“千真万确！不过，耐心点吧……要耐心！最终还是应当由我和米茨战胜爸爸和舅舅。”

“他俩究竟遇到什么事了？”

“他们一定是丢失了什么宝贝星星。”露露嚷道，“上帝啊，但愿他们在婚礼之前把它找回来吧。”

“我们是说着玩的。”赫德尔森太太打断了话头说，“不过福赛思先生还是没来。”

“马上就要四点半了！”珍妮补充道。

“如果我舅舅五分钟内还没来到这里，”弗朗西斯决定道，“我就跑去找他。”

这时，门口的门铃响起来了。

“这是福赛思先生，”露露说道，“嗨！……他还在拉门铃！……真够闹的……我打赌他是连彗星飞行，连自己在拉门铃都没发现。”

果真是迪安·福赛思先生。他几乎马上就进了客厅。露露以激烈的责难来迎接他。

“迟到了！……迟到了！……您要让人骂您吗？”

“您好，赫德尔森太太！您好，亲爱的珍妮！”福赛思先生拥抱着姑娘说。“您好！”他又轻轻拍着小姑娘的脸蛋说。

这些客套话全是心不在焉地说的。像露露所断言的那样，迪安·福赛思先生的“脑子在别的地方。”

“舅舅，”弗朗西斯·戈登说，“见您没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我还以为您把我们的约会忘了呢。”

“有点忘了，我承认。我向您道歉，赫德尔森太太。幸好米茨用了个好办法使我记了起来。”

“她做得对。”露露宣布说。

“别攻击我了，小姑娘！……我心里有件要紧事，也许我正处在一个极为有趣的发现的前夜呢。”

“跟爸爸一样……”露露又开始说起来。

“什么！”迪安·福赛思先生猛地跳起来，简直使人以为他椅子的坐垫里有一根弹簧弹了开来。“您说他……”

“我们什么也没说，我的好福赛思先生。”赫德尔森太太赶忙说道。她老是担心在她丈夫和弗朗西斯·戈登的舅舅之间又冒出一个新的竞争的缘由来，这种担心确实不无道理。

为了打断这件事，她又说：

“露露，找你爸爸去。”

小姑娘像小鸟一样轻捷地向方塔上扑去。毋庸置疑，如果她没有打窗口飞出去而是从楼梯上去，那只是因为她不愿意用自己的翅膀罢了。

一分钟后，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进了客厅。他面容庄重，眼神疲倦，脑袋充血，使人担心他会中风。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他没有把握地握了握手，斜着眼睛互相探究着。他们偷偷地互相打量，像是互相怀有戒心。

但是，不管怎样，两家人总算聚集在一起商量婚期了——或者，用露露的话来说，就是把弗朗西斯和珍妮的星宿结合在一起。——反正只要定个日子就行了。大家都认为，婚礼当尽早举行。这次谈话的时间并不长。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是否重视这个喜事呢？倒不如认为，他们已去追踪某个迷失在太空中的小行星了，并且，心里还在琢磨，是否对方马上就要找到它了。

不管怎么样，他们丝毫不反对婚期定在几个星期之后。这一天是三月二十一日，婚期是五月十五日。

这样，稍微赶紧一点，就会来得及布置新房。

“也来得及做完我的连衣裙。”露露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态，补充说。

第四章

一封寄给匹兹堡天文台和另一封寄给辛辛那提天文台的信是怎么存入关于火流星档案的

“致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天文台台长

台长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以下事实，这个事实势将引起天文科学界的兴趣。今年三月十六日早晨，我发现了一颗以极高速度穿越北部天空的火流星，其轨道为明显的南北方向。经我精确测量，与子午线成 $3^{\circ} 31'$ 夹角。它在我的望远镜的镜头里出现的时刻为七点三十七分二十秒，消失的时刻为七点三十七分二十九秒。这以后我虽然进行了仔细搜索，却未能再见到它。因此我请您费神将这个观察结果备案，并给我一张收到此信的字据。当上述流星再度出现时，这封信可以证明是我第一个作出了这个宝贵的发现。

顺致崇高敬意

您的忠顺仆人迪安·福赛思

3月24日于威斯顿伊丽莎白路”

“致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长先生

台长先生：

三月十六日早上七时三十七分二十秒至七时三十七分二十九秒，我有幸在北部天空发现了一颗由北向南运动的新的火流星。它的表面方向与子午线只成 $3^{\circ} 31'$ 夹角。那以后我未能再度抓住这颗流星的轨道。但假使他重新出现的话（我对此毫不怀疑），我认为我的姓名有权作为这一流星的发现者而载入当代天文学年鉴之中。为此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并请您见信后复信告知。

谨致敬礼

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

3月24日于威斯顿莫里斯路17号”

第五章

在这一章里，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虽然全力以赴，却只能在报纸上得知有关他们的流星的消息

那两封盖上三处火漆印挂号邮出的、致匹兹堡和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长们的信，所得到的答复只是来信已收以及已将上述信件存档的通知书。那两位当事人也只要求如此。两人都打算尽快重新找到那颗火流星。他们不愿相信，那颗小星会消失在天穹深处，远远摆脱了地球的引力，因而再也不能出现在月亮与地球轨道之间的区域里。不，它们在确定的规律支配下，会回到威斯頓的天空的。他们可以在它经过时捕捉住它，再次报告它的出现，确定它的坐标，并冠以它的发现者的大名而使它标入在星象图上。

但谁是发现者呢？这一点极其微妙，连所罗门也不免感到难以明断。当火流星再次出现时，他们两人都将提出对这项成果的要求。要是弗朗西斯·戈登和珍妮·赫德尔森知道这种危险的局势，他们肯定会祈求老天让这颗倒霉的流星等他们成婚之后出现。而同样肯定的是，赫德尔森太太、露露、米茨和这两家的所有朋友也会衷心和他们一起这样祈祷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一点这种情况，虽说两位对手越来越忧心忡忡，大家也发现他们这种心情，却无法解释这一点。莫里斯路的那座房子的居民们中间除了赫德尔森博士，谁也不为九霄云上发生的事去忧愁。事情倒是有的，而且不少：作客和接客，互相寒暄恭维，发通知下请帖，为婚礼进行准备和选择结婚礼品，这一切，按照小露露的说法，是可与赫尔克里士的十二个奇迹相比，而且紧张得连一个小时都不能浪费。

“嫁第一个女儿是一件大事，”她说，“大家感到不习惯。嫁第二个女儿就简单了：大家习惯了，不怕会有什么纰漏。所以，到我出嫁的时候，一切自然而然就办成了。”

“什么？”弗朗西斯·戈登说，“露露小姐已经想到结婚的事了？能否让大家知道是哪位有福之人……”

“您管娶我姐姐的事就行了。”小姑娘反唇相讥，“这可是一件需要占据您所有时间的事。别来管我的事情。”

赫德尔森太太按照她所许诺的，已去看过兰贝思路的那座房子了。至于医生嘛，要指望他简直是痴心妄想。

“您办的事情错不了，赫德尔森太太，我就交给您了。”当人家建议他去看新婚夫妇的未来住所时，他这样答道，“况且这主要是弗朗西斯和珍妮的事。”

“那么，爸爸，举行婚礼的那天您不打算从您的方塔上下来吗？”露露问道。

“下来的，露露，下来的。”

“而且挽着您的女儿的胳膊在圣安德鲁教堂露面吗？”

“露面的，露露，露面的。”

“穿着您的黑礼服、白背心、黑裤子和白领带吗？”

圣经中以色列的贤明国王（公元前 1033—975）。

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

“会穿的，露露，会穿的。”

“您能同意忘掉您的星星，去听可敬的奥加思主教激情洋溢的讲话吗？”

“同意，同意，露露。可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呢。既然今天天气晴朗，这是相当难得的，那就还是你们自己去吧。”

于是赫德尔森太太、珍妮、露露和弗朗西斯·戈登就让博士去摆弄他的形形色色的望远镜，而毫无疑问，迪安·福赛思先生也正在伊丽莎白路的圆塔里同样地摆弄着他那些仪器。这两个人的顽强努力能否得到报偿，那流星在第一次被发现之后，还会第二次在望远镜的镜头里出现吗？

在去兰贝思路的房子的路上，那四人顺着莫里斯路下去，穿过宪法广场，那儿，和气可亲的约翰·普罗思法官向他们打招呼。然后，他们象几天前塞思·斯坦福等着阿卡狄娅·沃克小姐时那样走上爱克司特路，来到了兰贝思路。

那房子非常舒适，按照现代住宅设施的要求作了精心安排。在后面，是一间工作室和一间饭厅，都朝着花园，花园只有几英亩，然而美丽的山毛榉浓荫如盖，花坛里初春的鲜花盛开，使花园更是悦人心目。储存室和厨房按照英格鲁·撒克逊的方式安排在地下室。

二楼和一楼同样漂亮，珍妮只有庆幸的份儿了——她的未婚夫发现了这么一座漂亮的住宅，一座式样美得迷人的别墅式的房子。

赫德尔森太太与她女儿的意见一致，并且说在威斯顿其他任何一个区也找不到更好的住宅了。

等他们到了这座房子的顶层时，这个令人美滋滋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公允了。那上面，是个围着栏杆的巨大晒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城壮丽的景色，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的上游和下游，并且看到波托马克河彼岸的斯梯尔镇，阿卡狄娅·沃克小姐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和塞思·斯坦福相会的。

整个城市展现在眼前：教堂的钟楼、公共建筑的高大屋顶和树木的葱翠的梢顶。

“这儿是宪法广场，”珍妮用小望远镜看着说，是弗朗西斯建议大家带上它的。“那儿是莫里斯路……我看到我们家了，还有那方塔和迎风招展的国旗！……瞧！方塔上有人。”“那是爸爸！”露露毫不犹豫地断言。

“除了他没有别人。”赫德尔森太太也宣布道。

“就是他。”小姑娘肯定地说，并把望远镜不客气地拿了过来。“我认出他来了……他在摆弄望远镜……你们看着吧，他决不会想到把望远镜对着我们这边的！……啊，要是我们在月亮上就好了！”露露小姐，既然您看见您的家，那您大概也能看到我舅舅的家吧？”弗朗西斯打断她的话说道。

“当然喽，让我找找看……我可以从他的圆塔上很容易就认出他家来，……它应当在那个方向……等一等……好！……在那儿！……我找到了。”

露露没有搞错。那正是迪安·福赛思的房子。

“圆塔上有人……”她注意地看了一分钟后说。

“肯定是我舅舅。”弗朗西斯说。

“他不是独自一人。”

“那是奥米克隆跟他在一起。”

“用不着问他们在干什么。”赫德尔森太太补充说。

“跟我爸爸一样。”珍妮略带忧虑地说，因为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

尔森先生的暗中竞争总是使她有点不安。

看过房子，露露最后一次表明她完全满意之后，赫德尔森太太、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弗朗西斯·戈登回到了莫里斯路的家里。第二天，他们将和房主签订租契，然后就操持家具的事，以便在五月十五日以前一切准备就绪。

在此期间，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也不会浪费一个小时。他们为了寻找那颗固执地不再露面的流星将付出多少体力、精力，又将经过多少次好天气里夜以继日的观测啊！……

直到现在，尽管两位天文学家勤奋观测，却都白费精神了。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那颗流星都没在经过威斯顿上空时被人捕捉到过。

“它能在这里经过吗？”有时迪安·福赛思在他的天文望远镜的目镜前面站了半天后这样叹息道。

“会经过的。”奥米克隆泰然自若地答道，“我甚至要说：它正在经过。”

“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它呢？”

“因为无法看到它。”

“这不遗憾吗？”迪安·福赛思叹道，“不过，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无法看到，那么大家都无法看到……至少在威斯顿是如此。”

“这是绝对肯定的。”奥米克隆断言。

主仆两人便这样推论着，而他们这些话在赫德尔森博士那里则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出来的，由于这么多天来的毫无结果，后者的失望程度看来并不亚于前者。

这两人都从匹兹堡或辛辛那提天文台那里得到了回信。关于三月十六日在威斯顿上空北部出现一颗火流星的通知已经记录在案。来信还说，至今为止，还无法找到这颗火流星。不过，一旦看到之后，他们会马上通知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

当然，这两个天文台是各自给他们回信的。他们并不知道有两位天文爱好者都将这个发现的荣誉归于自己并要求承认自己是首先发现流星的人。

收到这个答复之后，伊丽莎白路的圆塔和莫里斯路的方塔理应免去那令人精疲力竭的寻找工作了。因为天文台拥有更强大也更精确的仪器，如果那颗流星不是个游荡的天体，如果它沿着一个封闭的轨道运动，总之，如果它在已经观察到过的同样条件下回来，那么匹兹堡和辛辛那提的各种望远镜完全可以在它经过时捕捉到它。因此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本来应该明智地信赖这两个著名的天文台的学者们的。

但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是天文学家，而不是明哲通达之士。所以他们仍然努力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他们甚至越干越有劲了。他们虽然相互间根本不谈自己的担忧，但都已预感到他们两人正在追逐同一个猎物，害怕被人占先的心情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妒忌咬啮着他们的心灵，两个家庭的关系也受到了他们这种精神状态的影响。

确实应该感到焦急。他们的疑虑一天天成形起来。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过去那么亲密，如今却不相来往对两位未婚夫妇来说这是多么难堪的处境啊！然而他们仍然天天会面，因为不管怎样，莫里斯路那座房子的大门，还是对弗朗西斯·戈登敞开着。赫德尔森太太依然对他表示同样的信任和友谊，但他清楚地感觉出赫德尔森先生当他在场时，总显得很不自在。而当别人在西德尼·赫德尔森面前谈起迪安·福赛思先生时情况就更不一样了。博士变得脸色苍白，继而又满面通红，眼睛里射出闪电似

的光芒，随即又被垂下来的眼皮遮住了。在迪安·福赛思身上大家也同样发现这些令人遗憾的、暴露出他们之间的反感的征兆。

赫德尔森太太徒劳地试图了解这两位过去的朋友之间，这种冷淡甚至是反感的缘由。她丈夫只是答道：

“说也没用，您理解不了……但我真没想到福赛思会这么干！”

他干了什么？无法得到任何解释。连露露这个被宠惯的、有求必应的孩子也什么都别想知道。

她倒是曾建议到福赛思先生的圆塔去缠磨他，可是弗朗西斯使她打消了这个主意。

“不，我怎么也想不到赫德尔森竟能对我做出这种行为来！”弗朗西斯的舅舅（和博士一样）所肯作出的唯一回答肯定只能是如此。

当米茨冒险去问福赛思先生时，他对她的态度就是个证明。

“多管闲事！”他生硬地对她说。

既然迪安·福赛思先生敢于对令人生畏的米茨这样说话，那就说明局势确实很严重了。

至于米茨，（用她那形象生动的话来说）她大吃一惊，不得不咬住舌头“直咬到骨头里”，以免对这样的冲撞作出回答。关于她的主人，她的意见是明确的，并不隐讳。她的看法是，福赛思先生疯了，她用他在用望远镜进行观察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某种不舒适的姿势，再自然不过地解释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观察天顶某些部分时他不得不倒仰着脑袋。米茨假设道，在这种姿势下，福赛思先生的“脑脊背”里有什么东西给搞断了。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奥米克隆说漏了嘴，大家终于知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主人发现了一颗非同小可的火流星，他担心赫德尔森博士也有同样的发现。

原来这就是这场可笑的不和的原因！一颗火流星、一颗陨星、一颗游荡的星星、一块石头，就算是一块大石头吧，不管怎样总是块石头，一块简简单单的卵石，可是弗朗西斯和珍妮的结婚彩车却说不定要在上面撞碎了！

所以露露就毫无顾忌地，让“那些流星和天上的那整套玩艺统统见鬼去”了。

时光在流逝……，三月份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让位给了四月。成婚的日子不久就要到了。但在这以前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么？直到现在，这个可悲的竞争还仅仅是建立在推测、假设的基础上。假如有一个不可预见的事件使它成为正式的、明白无误的，假如一场冲突使两个对手处于敌对的地位，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些很有理由的担心并没使婚礼的准备工作停顿下来。一切都将准备妥当，包括露露小姐的连衣裙在内。

四月的头两个星期，在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过去了：刮风下雨，满天阴霾，连日不开。太阳也罢（那个季节里它在地平线上划出一个相当高的曲线），月亮也罢（那时正是满月，它本该光照人间的），什么都没露面，更不用说那找不到踪影的火流星了。赫德尔森太太、珍妮和弗朗西斯·戈登，并不想抱怨无法进行天文观察。最讨厌风雨的露露对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坏天气却比在大晴天还要兴高采烈。

“但愿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总是这样。”她一再说道，“但愿在三星期内仍然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最小的星星！”

与露露的愿望相反，这种天气结束了，在十五日到十六日的夜间气象条件变了。一阵北方吹来的和风驱散了所有的云雾，天空又变得澄澈宁静。

迪安·福赛思先生在他的圆塔里，赫德尔森博士在他的方塔里，又开始搜索威斯顿的天空，从地平线开始，一直到天顶。

流星在他们的望远镜前面经过了么？……要是看到他们那副哭丧着的脸的话，是决不会相信这一点的。他们同样的坏心绪证明他们都同样一无所获。事实上，这想法也许没错。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在辽阔的天空中什么也没看见，迪安·福赛思先生也不比他强。那么，他们遇到的只是个游荡的流星吗？那颗流星已经永远摆脱了地球的引力吗？

四月十九日的报纸上登载的一则纪事，使他们明确了这个问题。

这则由波士顿天文台写的纪事是这样的：

“前天，四月十七日，星期五，晚上九时十九分九秒，一颗大得出奇的火流星，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穿越西部天空的大气层。

“绝无仅有的是（而这对威斯顿的自尊心是很受用的），似乎这颗流星曾于同日同时被威斯顿市的两位最杰出的公民同时发现。

“据匹兹堡天文台称，这个火流星确是迪安·福赛思先生三月二十四日向该台报告的那颗火流星；而据辛辛那提天文台称，这是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于同日向该台报告过的流星。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均住威斯顿市，为该市德高望重之公民。”

第六章

这一章的内容包括几种多少有点随心所欲的不同说法，这些说法总的来说是关于流星，特别是关于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互相争夺发现权的那颗火星的。

如果能有一个大陆可以为自己的某一地区而自豪，就像一个父亲为他的某个孩子而感到自豪的话，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了。如果在合众国的五十一个州（它们的五十一颗星星点缀着合众国国旗的一角）里能有一个州可以为自己的某一个城市而感到自豪的话，那就是维克尼亚州了。如果维克尼亚州能有一个城市可以为它的儿子感到骄傲，那就正是威斯顿市了，在这个城市里刚刚作出了一个引起巨大反响的、将在本世纪的天文学年鉴里占据重要地位的发现！

至少这是威斯顿人的一致意见。

不难想见，那些报纸，至少是威斯顿的报纸，发表了关于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的热情洋溢的文章。这两个鼎鼎大名的市民的光荣，不也是整个城市的光荣吗？哪一个居民没有分享到一份光荣呢？威斯顿的名字不将与这个发现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吗？

在这些美国居民中间，种种舆论的潮流是那么容易波涛汹涌地发展起来，所以这些颂扬他们的文章立即就起了效用。因此，如果我们告诉读者，说从这天起一群群喧闹而狂热的居民拥向莫里斯路和伊丽莎白路的话，他就不至于感到惊奇了，即使他仍然感到惊奇，也请他相信我们的话就是。他们中无一人知道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之间的竞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狂热的民众总是将他们两人连在一起，这一点倒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对大家来说，他俩的名字是不可分离的，并将永远地连在一起。这是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致几千年后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说是同一个人的一个双名！

虽然这种假设是否确有根据还有待于时间来作出检验，但现在迪安·福赛思先生却得走到圆塔的平台上，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得走到方塔的平台上，答谢众人的欢呼。大伙对他们高呼，他们则鞠躬致谢。

不过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会发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非是那种完全的快乐。在他们的胜利上遮着一重阴影，犹如太阳被一块浮云挡住一样。前者斜着眼睛看着方塔，而后者则斜着眼睛望着圆塔。每人都看到另一个人在答谢威斯顿民众的掌声，而都觉得为自己而发的掌声，不如为对方而响起的掌声整齐。

实际上，这些掌声都是一样的。人群对两位天文学家都一样看待。迪安·福赛思不比赫德尔森博士得到的欢呼少，反之亦然，而且先后去这两家的都是同一些人。

当欢声震动每个街区的时候，弗朗西斯·戈登和米茨这边，赫德尔森太太、珍妮和露露那边，都在谈些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在担心波士顿天文台寄给报界的纪事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呢？直至那时还保密的事情，如今已经揭开了。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正式得知了他们之间的竞争。难道没理由认为他们两人，都将对这项发现提出自己的要求——如果不是利益至少也是荣誉——因而由此也许会产生一种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十分令人遗憾的状态吗？

赫德尔森太太和珍妮看见人们到家门口游行时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博

士上了平台，她们却一点也不想在阳台露面。两人揪心地看着这个预兆不祥的游行。假使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在愚蠢的妒忌心的驱使下争夺起这颗流星来，大众会不为这一位或那一位仗义执言吗？两人都将有自己的支持者，那时在整个城市群情激昂的情形下，这对未婚夫妇、这位罗密欧和这位朱丽叶，在一场使得两个家庭成了凯普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庭的学术争吵面前处境又将如何？

至于露露，她火冒三丈，想要打开窗子斥责这些人。她只恨没有一只消防水龙来浇这群人，把他们的欢呼声淹没在滔滔的冷水之中。她的妈妈和姐姐好容易才把火爆性子的小姑娘的怒气平息下来。在伊丽莎白路的房子面前也是同样情况，弗朗西斯·戈登也恨不得让这些欣喜若狂的人见鬼去，他们只会给已经很紧张的局势火上添油的。他也和她们一样不肯露面，而福赛思先生和奥米克隆则在圆塔上大出风头，暴露出最不堪入目的虚荣心来。

就跟赫德尔森太太不得不克制住露露的急性子一样，弗朗西斯·戈登也不得不平息米茨的怒火。她干脆说要扫除这群人，这在她嘴里可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话。毋庸置疑，她手里那每天熟练地使唤着的家伙一定会可怕地挥舞起来。然而用扫帚迎接向你欢呼的人们，这也许太不礼貌了吧！

“啊！我的孩子。”那老女仆叫道，“这些哇啦哇啦乱叫的人都疯了吗？”

“我正要那么想呢。”弗朗西斯·戈登回答说。

“这一切就是为了一块在天上游逛的大石头！”

“正如你说的那样，米茨。”

“一颗流星！”

“一颗流星，米茨。”弗朗西斯·戈登竭力忍住放声大笑的情绪说。

“这正是我说的：流星。”米茨自信地说，“要是它能掉到他们头上，压扁一群人就好了！……我倒要问问你这个有学问的人，这能用来干什么？”

“用来使家庭失和。”弗朗西斯·戈登宣布道。这时爆发了一阵更加热烈的欢呼声。

然而这两位从前的朋友，为什么不能同意平分他们的火流星呢？这里面又图不到任何物质利益和金钱好处，所牵涉到的仅仅是一个纯粹柏拉图式的荣誉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发现作为共同的发现，让他们两人的名字与这个发现连结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为什么吗？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关系到了自尊心和虚荣心。而当事关自尊心和虚荣心时，谁敢夸口说他能叫人理智行事呢？

但看见这颗流星就有那么光荣吗？这难道不是纯粹出自偶然的吗？如果火流星不是那么殷勤地，正好在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把眼睛凑到目镜面前的时候，穿越这望远镜的视野，它能让这两位实在有点自视过高的天文学家看到吗？

况且，每日每夜，不是有成百上千的这类火流星、小行星、陨星经过天空吗？甚至能否数得清这些成群结队、随心所欲地划过黑暗的天穹的火球呢？六亿颗，这就是根据学者们的说法，在一夜之中穿过地球大气层的流星的数目，也就是说，二十四小时便有十二亿之多。因此，这些发光的天体是数不清的，而据牛顿的说法，其中就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是凭肉眼就能看见的。

“那就是说，”《笨拙报》——威斯顿唯一的一家将这事当作笑料的报纸指出，“在天上找到一颗火流星，并不比在麦地里找到一颗麦粒更为困难

些，有根据这样说：那两位天文学家关于这个不值得我们脱帽致敬的发现是有点夸大其辞了。”

但是如果说《笨拙报》这家讽刺性的报纸，没有放过机会来施展它的逗笑本领的话，那么它那些更严肃的同行们却一点也没学它的样，它们抓住这个借口趁机卖弄起它们刚刚学来的，能使最有威望的天文学家感到妒忌的科学知识来。

“刻卜勒认为，火流星是从地球跑出去的气体。”《威斯顿标准报》说，“但更接近事实的似乎倒是这些现象只是一些陨石，因为在陨石上人们总是发现有剧烈燃烧的痕迹。在普鲁塔克的时代，人们已经把它们看作是一些含矿物质的天体，它们在经过地球时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坠到我们这个星球的土地上。对火流星的研究表明，它们的成分与我们所认识的矿物没有丝毫不同，总的来说，它们约含有简单元素种类中的三分之一。然而这些元素的组合呈现出何等的多样性啊！火流星的各组成部分有时小如铁屑，有时大如豌豆或棒子，坚硬无比，把它们砸碎后可以看见结晶状态的物质。有些流星甚至完全由天然状态的没受到氧化的铁组成，有时其中混有一点镍。”

《威斯顿标准报》所告诉读者们的全是千真万确的。与此同时，《威斯顿日报》则强调指出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于陨石的研究的一贯重视，它说：

“狄奥根尼·阿波罗尼不是曾提到过一块白炽的、像磨坊的大磨盘那么大小的石头吗？它坠落在埃果斯·波塔莫斯附近，使色雷斯的居民们惊恐万状。要是有一颗这样的火流星掉到圣安德鲁教堂的钟楼上，就会把钟楼整个摧毁。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们列举几块来自太空深处、进入地球的引力范围时掉在地面的陨石：在纪元前，在加拉西被当作万神之母西拜尔加以崇拜、后来被运到罗马的雷霆之石；在叙利亚发现、用来祭祀太阳神的陨石；在努马朝代找到的神盾；在麦加珍藏着的黑色陨石；及用来制造著名的安塔尔宝剑的雷石。纪元以后，人们又描写过多少陨石以及它们坠落时的情景啊：掉在阿尔萨斯的安西斯海姆的重二百六十磅的石头；掉在普罗旺斯的维松山上的、有金属光泽的、像人头一样大的黑色石头；掉在马其顿的拉里尼的重七十二磅、发出硫磺气味的、海泡石似的石头；还有一七六三年掉在沙尔特的鲁塞的、烫得碰都不能碰的石头。此外我们不是还可以列举在一二三年坠落于诺曼底的来格勒城的火流星吗？关于它，汉伯特是这么说的：‘下午一点，天空净无纤尘，人们看到一颗火流星由东南向西北运动。几分钟后，从一小朵黑色的几乎不动的云里传来持续五六分钟的爆炸声，跟着又是三四声，那光景就像火枪的枪声混杂着无数面鼓的鼓声一样。每声爆炸之后，那黑色的云朵里就冲出一团烟雾来。但那块地方却没有任何发光现象。有一千多块陨石降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地带里，其长轴为东南—西北走向，长度为十一公里。这些陨石冒着烟，很烫手但却不起火。人们发现，它们在掉下来后的头几天里要比后来容易被砸碎。’”

《威斯顿日报》在几栏的篇幅里继续以这种口吻说着，不厌其烦，这至少表现出编辑们的办事认真来。

其他报纸也不甘落后。既然天文学是头条新闻，大家便都谈起天文学来。如果在这以后还有一个威斯顿人不精通火流星问题，那一定是他太不用心了。

《威斯顿新闻报》也在《威斯顿日报》提供的资料里加上了自己的资料。它回顾了那只直径为满月的两倍的火球。一二五四年，那只火球相继在赫沃

思、达林顿、达勒姆、敦提出现。它从一个地平线飞向另一个地平线而没有爆炸，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发射出金光的尾巴，看上去很宽也很密实，在暗蓝的天空上十分耀眼。这家报纸又说，这颗赫沃思的火流星没有爆炸开，但法国卡斯蒂庸的一个观察者，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所发现的那颗火流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人们见着这颗流星只有五秒钟的时间，但它的速度是那么快，以致它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在天上划出了一条六度的弧形。它的色调先是蓝绿色，继而成了白色并且亮得出奇。从爆炸到听见声音经过了约三四分钟，说明这是在六十到八十公里之外，因此它爆炸的猛烈程度当是超过了在地面上所不能发生的最强大的爆炸了。至于根据高度推算出来的这颗火流星的大小，它的直径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尺，它每秒应能飞行一百三十公里。这个速度比起地球绕日运行的速度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接着，轮到《威斯顿晨报》，然后又是《威斯顿晚报》来谈这个问题了。后面这家报纸更侧重于谈那些几乎完全由铁组成的火流星，这类火流星为数极多。它又对读者们提起一个在西伯利亚发现的这类火流星，其重量至少有七百公斤；另一个在巴西找到的，重六千公斤；还有一个在图库曼的奥林波找到的，重一万四千公斤；最后，还有个掉在墨西哥杜兰戈附近的，重量竟达一万九千公斤！

实际上，如果说威斯顿的部分居民在念这些文章时不由感到有点害怕的话，那并非言过其实。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的流星，既然是在大家所知道的那种条件下发现的，亦即它应当是一个极大的距离之外，那么它的体积就很可能要比图库曼和杜兰戈的火流星大得多。谁知道呢，也许它的大小等于或超过了卡斯蒂庸的陨石。当时人们估计后者的直径为一千五百尺。这样的庞然大物的重量能想象得出来吗？而既然那颗流星曾在威斯顿的天顶上出现，那就是说威斯顿正处于它的轨道下方。因而只要这轨道也是环形的话，那它就还会经过这座城市。那么，它就可能在经过威斯顿的时刻由于某种缘故停止飞行，威斯顿就将受到难以想象的撞击！现在，把那个可怕的动能定律告诉那些还不知道的人，并提醒那些知道的人的时候到了，否则就将再也没有机会了。动能等于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而根据更为可怖的自由落体的定律，对一二个由四百公里高度掉下来的火流星来说，当它快撞到地面时，这个速度是每秒将近三千米！

威斯顿的报界并没有忽略这个责任，说句公道话，那些报纸从未如此地大谈特谈各种数学公式。

于是，渐渐地，某种恐惧降临到这座城市。这个危险而威胁着大家安全的火流星，变成了人们在公共场所、各种圈子，以至家家户户的话题。尤其是居民中的妇女们，更是只梦见撞毁的教堂和夷平的房屋了。至于男人们，他们觉得耸耸肩膀更漂亮些，然而他们在耸肩膀时心里却并不踏实。可以那么说，在宪法广场和高级住宅区，日夜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守着。不管晴天阴天，那些观测者一刻也不停歇。那些光学仪器商从来没卖出去过这么多的大大小的望远镜和其他光学仪器。天空也从来没有这样地被威斯顿人的不安的眼光瞄准过。不管流星看不看得见，危险总是每时每刻存在着的，如果不说每分每秒的话。

但是，大家要说了，这种危险也同样威胁着不同的地区以及流星所经过的城市、乡镇、村落啊。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火流星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绕地球运行的话，所有在它轨道下方的地点都将受到它坠落的威胁。

然而威斯顿却保持着害怕的最高纪录（如果大家愿意接受这个超现代化的字眼的話），其原因是首次发现这颗火流星的地点是威斯顿。

可是有一家报纸却抵抗住了这种恐怖的传染。这家报纸始终不愿严肃对待这件事。相反，它对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很不留情，并开玩笑地把威胁着这座城市的灾难归罪于他们：

“这些业余爱好者在管些什么闲事呢？”《笨拙报》说，“他们有必要用他们的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去给天空搔痒痒吗？他们不能让天空安生一点，不去开星星们的玩笑吗？那些插足与己无关的领域，不知趣地闯入星际空间的学者，不是已经相当多，不是已经太多了吗？那些天体是很怕羞的，它们不喜欢人们这么近地瞅着它们。是的，我们的城市受到了威胁，如今谁也不安全了，而且这种局面无可救药。失火、下冰雹、刮旋风，都能防范，但你去防范一颗大概有威斯顿的城堡主塔十倍之大的火流星的坠落，试试看！……只要它在掉下来的时候爆炸（这是这类东西常有的事），散落物是炽热的话，那么整个城市都会被轰击、甚至焚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可爱的城市都将毁于一旦，我们不该对自己讳言这一点！各自逃命吧！各自逃命！……但为什么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不肯安安静静地在他们房子的一楼，却偏要去窥视那些流星呢？是他们的不知趣惹恼了它们，是他们的罪恶的阴谋把它们勾引来的。如果威斯顿被摧毁，如果它被这颗火流星粉碎或烧毁，那就是他们的过错，应当怨他们！……确实，我们要问那些真正公正无私的读者，也就是说，威斯顿《笨拙报》的所有订户，那些天文学家、占星家、气象学家以及其他称之为家的畜牲，究竟有什么用处？他们的工作带来过什么好处？……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我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我们的众所周知的信念，这种信念被一个法国人、赫赫有名的布里雅·萨瓦兰的天才的隽永的名言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发现一个新菜肴比发现一颗星星更能为人类造福！’对于这两个为发现一颗简简单单的火流星而不怕给自己的家乡招来最糟糕的灾祸的罪人，布里雅·萨瓦兰又将如何蔑视他们啊！”

第七章

在这里可以看到赫德尔森太太对博士的态度感到非常难受，还可以听到好米茨如何出色地训斥她的主人

对于威斯顿《笨拙报》的这些玩笑，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都毫无回答。他们的理由极妙：他们不知道这家报纸有这么篇文章。“不知道人家说的不中听的话，这是不受这种话之害的最好办法。”德·拉·巴利斯先生会以不容置疑的睿智这么说。然而这些多少有点小聪明的嘲讽对于被嘲讽的人是不大好受的。如果被嘲讽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的话，对于他们的亲友来说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特别是米茨，她最为恼火。指责她的主人勾引来了这颗威胁公众安全的火流星！……依她说，迪安·福赛思先生应该对文章的作者提出起诉，约翰·普罗思法官将会判他赔偿名誉损失，且不说还得为他的含沙射影的诬蔑之辞坐牢。

至于露露，她倒是认了真，觉得《威斯顿笨拙报》说得有理。

“是的，它说得对。”她说道，“为什么福赛思先生和爸爸会想到去发现这块该死的石头子呢？没有他俩，它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就像其他那些丝毫没给我们造成危害的流星一样。”

小姑娘所说的危害，或者说不幸，是指在弗郎西斯的舅舅和珍妮的父亲之间将要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竞争，及其在婚礼的前夕所带来的后果，因为本来这婚礼将会使两家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起来。

露露小姐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当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还只是相互猜疑的时候，倒没有爆发过任何争吵。虽说他们关系变冷了，相互回避碰面，事情至少没有发展。可是现在，自从波士顿天文台的记事一发表，这就公开确认了威斯顿的两位天文学家发现了同一颗流星。他们将如何对待此事？两人是不是都将要求承认自己是流星的首先发现者？关于这一点是否会引起个人之间的争执，甚或是反响巨大的论战？威斯顿的新闻界一定会乐意接待这种论战的。

这些都不得而知，只有未来才能作出回答。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迪安·福赛思先生也好，赫德尔森博士也好，全都绝口不提那件婚事了（而对未婚夫妇来说，婚礼的日期到来得真是太慢）。当有人在他们面前谈起此事，他们总好像是忘了件什么事情，需要马上回到天文台上去。此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上面度过的，他们是一天比一天更忧心忡忡、神情专注了。

的确，虽说流星已经被正式的天文学家们找到了，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却仍在徒劳地想找到它。难道它已经离得太远，超出他们的仪器所能达到的范围吗？这倒是个可信的假设，不过并没有什么东西证实这一点。因而他们没有放弃不断的观察，还是夜以继日地利用着每一刻晴朗的天气。长此下去，他们会病倒的。

两人都白费力气地计算着这颗小星的数据。他们都固执地自认是这颗星的独一无二的发现者。而在计算这方面还有个解决他们争端的真正机会。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天文学家间，计算得最积极的还有可能取得上风。

然而他们对那颗小星的唯一的一次观测为时过短，难以为他们的数学公式提供数据，还必须进行一次或几次观测，才有可能确定火流星的轨道。这

就是为什么害怕被对手占先的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都热心地监视着天空，但也都同样地毫无结果。任性的流星不再出现在威斯頓的地平线上，即使出现也是隐姓埋名的。

两位天文学家的徒劳无功，可以从他们的脾气中感觉出来。简直没法接近他们了。迪安·福赛思先生每天要对奥米克隆发二十回火，而后者在回答时也是同样火气十足。至于博士，如果说他只好向自己发泄怒气的話，他倒是并没有少发。

在这种条件下，谁还敢想到和谈起订立婚约和结婚仪式的事来？

从波士頓天文台寄给报纸那则纪事以来，三天过去了。假如那个伟大的天文钟表匠想到在钟上安个铃的话，那么以太阳为时针的那只天钟应当敲响四月二十二日了。再过二十来天，那个重大的日子也将来临，尽管露露急不可耐，硬说日历中没有这个日了。

向弗朗西斯·戈登的舅舅和珍妮·赫德尔森的爸爸再提起这个婚礼来妥当不妥当呢？他们现在对此是闭口不谈了，仿佛永远也不该举行这个婚礼似的。赫德尔森太太认为还是不和她丈夫谈起这事为妥，他反正根本就不用操心婚礼的准备工作……就像他并不操心自己那个家的家务一样。等日子到了，赫德尔森太太就将干干脆脆地对他说：

“这里是你的衣服、帽子和手套。该去圣安德鲁教堂了。把胳膊伸给我，我们走吧。”

他一定会去的，甚至连自己去干什么还不太清楚。只要那流星不是正好在这个时候打他的望远镜的目镜前面经过就行了。

赫德尔森太太的意见在莫里斯路的那座房子里倒能够说了算，博士也一点没有被逼迫着解释他对迪安·福赛思先生的态度，后者却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米茨说什么也不顾了。她对她的主人大光其火，要和他面对面地单独谈一下，摊开这个如此紧张的局面，如果现在是只要有个极小的事情就会引起两家的决裂了。什么后果不会出现啊！婚礼被推迟甚或破裂，两个未婚夫妻伤心绝望，特别是她亲爱的弗朗西斯、她的“孩子”，正像她所习惯叫他的那样，这样叫法是种古老而温情的习惯。在公开发生争吵以致无法和解之前，这可怜的年轻人能怎么办呢？

所以在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她和迪安·福赛思先生单独呆在饭厅里，正如她所希望的“面对面”了。她是在主人走向圆塔的楼梯时把他拦住的。

大家知道，福赛思先生就怕和米茨讲理。他不是不知道，这种分辩到头来总是对他不利。因此他觉得最明智的做法还是不加分辩。

此刻，他从下往上地看了一眼米茨的脸，那脸就像一颗导火线正在燃烧的、马上就会爆炸的炸弹。迪安·福赛思先生想躲避爆炸的后果，便向着门口撤退。但在他转动门把之前，那老女仆已横在他前面，她的眼睛直盯着她主人的眼睛，后者却胆怯地躲闪着。

“先生，”她说，“我要和您谈谈。”

“和我谈谈，米茨？我现在没时间啊！”

“好家伙！我也没时间，先生。我还得洗午饭用的所有盘碟呢。您那些‘管子’蛮可以和我的碟子一样等一会儿的。”

“那么奥米克隆呢？……我想他正需要我去呢。”

“您的克隆老弟！……这又是个好角色！……这几天中间他会听到我的信儿的，您那克隆老弟。您可以先告诉他一声。就像别人讲的那样：‘女仆

掌握时间，她向您致敬！’请您逐字逐句地重复给他听，先生。”

“一定照办，米茨。可我要去看我那火流星了。”

“火溜新？……”米茨重复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不过不管您怎么说，先生，这可不是什么好玩艺儿，如果它打一些时候以来把一块石头代替了您的心的话。”

“火流星，米茨。”福赛思先生耐心地解释道，“这是一种流星，而……”

“哦！”米茨嚷起来，“就是那有名的溜新啊！……好，溜新，让它也等着瞧吧，跟克隆老弟一样！”

“好嘛！”福赛思先生被触到了敏感的地方叫了起来。

“况且天还阴着呢，要下雨了，这可不是您赏月散心的时候。”米茨又说。

这倒是真的。这样持续的坏天气，真能叫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发疯。

四十八小时以来，天空布满厚厚的云层。白天没有一道阳光，晚上没有半点星光。从这个地平线到那个地平线舒卷着白色的云雾，犹如绉纱的帷幕，不时被圣安德鲁教堂的钟楼的尖顶所刺破。在这种条件下是不可能观测天空，找到那颗争夺得如此激烈的火流星的。甚至应当认为气象条件对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天文学家也不见得有利，对新大陆和旧大陆的其他天文台也同样如此。

确实，报上没有发表过一个关于流星的新的纪事。当然啦，这颗流星也不具有足以使科学界感到激动的价值。总之这是相当平常的宇宙现象，只有迪安·福赛思和赫德尔森这样的人才会这么急切地等着流星回来，这种急切在他们身上已经变成了狂怒。

当主人知道他已绝无躲闪的可能，米茨便交叉起两只胳膊这么说道：

“福赛思先生，您是不是碰巧忘了您还有个名叫弗朗西斯·戈登的外甥呢？”

“哦，我亲爱的弗朗西斯吗？”福赛思先生一副老好人的神气，点着头答道，“不，我没忘记他……他好吗？我的小弗朗西斯？”

“很好，多谢，先生。”

“我好像有些时间没见到他了。”

“确实如此，打午饭以来……”

“真的！……”

“您的眼睛在月亮上吗，先生？”米茨迫使她主人朝她转过脸来，问道。

“不是的，我的好米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有点心事……”

“这心事弄得您看来把一件大事都给忘了……”。

“忘了一件大事？……什么事？”

“您的外甥要结婚了。”

“结婚！……结婚……！”

“您不见得还要问我是哪一门亲事吧？”

“不，米茨！……不过提这些问题的目的何在呢？”

“真狡猾！……不必当个巫师才能知道提问题是为了得到回答吧？”

“关于什么方面的回答呢，米茨？”

“关于您对赫德尔森家的所作所为，先生！……因为您并非不知道有个赫德尔森一家，有个住在莫里斯路的赫德尔森博士，还有个赫德尔森太太——

——露露小姐和珍妮·赫德尔森小姐的母亲，而珍妮·赫德尔森小姐是您的外甥的未婚妻吧？”

随着赫德尔森这个名字从米茨嘴里越来越有力地吐出来，迪安·福赛思先生用手捂住胸口，捂住肋部，捂住脑袋，仿佛这个名字成了子弹，极近地打中了他似的。他感到痛苦，感到窒息，血液涌上了他的脑袋。米茨见他 not 答，便坚持问道：

“哎！您听见了吗？”

“怎么没听见！”她的主人叫道。

“怎么样？……”老女仆又提高嗓门问道。

“弗郎西斯一直想着这门亲事？”福赛思先生终于说。

“怎么不想！”米茨肯定地说，“他就像渴望呼吸一样，那亲爱的孩子！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我愿意相信也像您一样，想着这门亲事！”

“怎么！我的外甥一直下定决心娶这个赫德尔森的女儿吗？”

“请您称呼珍妮小姐，先生！我跟您打包票，先生，他确实是这么下了决心的！老天爷！除非他掉了脑袋瓜儿才会不这么下决心呢！怎能找到一个更可爱的未婚妻，一个更迷人的妞儿？”

“就算那个……这个……总之，那个我一提起名字心里就别扭的人的女儿竟能够是可爱的。”

“这太过分了！”米茨叫道，她解开围裙，就像要将它还掉似的。

“喂……米茨……喂……”她主人嘟哝着，对这个威胁性的动作感到有点不安。

老女仆挥舞着围裙，围裙的带子一直拖到地上。

“一切都明白了，”她宣布说，“我干了三十年，我将去躺到自己的窝里像癞皮狗一样烂掉，也不愿意留在一个虐待亲骨肉的人家里。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佣人，可是我有良心，先生。”

“哦，这个吗，米茨。”迪安·福赛思先生被触动了，他反驳道，“你不知道他对我干了些什么，这个赫德尔森！”

“他到底对您干了些什么呢？”

“他剽窃了我！”

“剽窃？”

“是的，无耻的剽窃！……”

“那他窃走了您的什么呢？……您的手表？……您的钱包？……您的手帕？……”

“我的火流星！”

“哦，又是您的火溜新！”老女仆叫道，她嘲弄地、使福赛思先生极不舒服地冷笑着。“大家很久没谈起您那有名的溜新了！为了一个逛东逛西的玩艺儿，竟能弄到这种地步！……您那火溜新是您的，不是赫德尔森先生的吗？上面写了您的名字吗？它不是属于大家的吗？属于任何人，属于我，属于我的狗，如果我有一只狗的话，……不过，谢天谢地，我没有狗！……您是花钱买的，还是从遗产中得到的呢？……”

“米茨！……”福赛思先生叫道，简直怒不可遏了。

“什么米茨？”老女仆说道，她也怒气冲天了。“老天在上！只有傻得像个泥人儿才会为了一颗再也见不着的脏石头子儿而跟自己的老朋友闹翻。”

“住嘴！住嘴！”天文学家抗议道，他被刺痛心了。

“不，先生，我要讲下去，您叫您那个蠢货克隆老弟来帮你好了“蠢货奥米克隆！”

“是的，蠢货，而且他也不能叫我住口……就像我们的总统本人也无法迫使打全能的上帝那儿来的宣告世界末日来临的大天使沉默一样！”

听到这句可怕的话，福赛思先生是否张口结舌了？是否喉咙发紧吐不出话来了？他是否声带麻痹发不出声音了？反正可以肯定的是，他没能答上来。甚至就算在愤怒之极的时候，曾想过把他那忠实但是爱吵闹的米茨赶出门去，他也说不出那句传统的话：“滚出去！……马上滚出去！别让我再看见你！”

此外，米茨也根本不会听他的。一个女仆在干了三十年之后，是不会因为一颗倒霉的流星而跟她亲眼看着来到世间的主人分手的。

然而这番争吵该收场了。迪安·福赛思先生心知道自己占不了上风，便设法且战且退，但却不显出逃跑的样子来。

太阳帮了他忙。天气突然放晴了，一道强烈的阳光透过朝着花园的窗子照了进来。

毫无疑问，赫德尔森博士此刻准在方塔上：这个念头立即钻进了迪安·福赛思先生的脑子。他仿佛看到他的对手正在利用这放晴的时机把眼睛凑在望远镜的目镜上扫视着天穹深处！……

他呆不住了。这道阳光在他身上就像在一只气球上一样起了作用。它鼓起他的气来，增加了他的升力，迫使他在空气里上升。

迪安·福赛思先生像丢掉压舱物一样（这比喻是为了补充关于气球的比喻）丢掉了所有堆积在他身上的愤怒，向门口走去。

不幸，米茨却挡在前面，看来一点也没有让出一条通道的意思。难道必须抓住她的胳膊，跟她搏斗一番，并叫奥米克隆来帮忙吗？……

他倒没有被迫走这极端，老女仆准是被她刚才所作的努力搞得精疲力尽了。虽然她相当惯于教训她的主人，但她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不知是因为发这么大的火消耗了体力，还是因为争论的题目的严重性，因为这涉及她钟爱的“孩子”未来的幸福，反正米茨突然感到虚弱，她沉重地倒在椅子上。

迪安·福赛思先生（这点倒该夸他）这一来把太阳、天空和流星全丢到了一边。他走到老女仆身旁，关切地问她感觉如何。

“我不知道，先生，我好像‘整个胃都翻转来了。’”

“胃翻转来了？”迪安·福赛思先生重复道，被这个确实相当奇特的病弄得目瞪口呆。

“是啊，先生。”米茨用病恹恹的声调说，“我心里有一块疙瘩。”

“哦！……”福赛思先生说，这第二个解释并未使他困惑稍减。

他正要给病人按照惯常在这种情况下所采用的办法来一番照料：解开上衣，在额头和太阳穴抹醋，倒杯甜水……

但他没有时间这么做了。

圆塔上响起了奥米克隆的声音。

“火流星！”奥米克隆叫道，“火流星！”

迪安·福赛思先生忘掉了宇宙间的一切，冲上了楼梯。

他还没来得及离开，米茨就又恢复了全部的精力，向着她主人扑去。

在后者三级并一级地迅速爬上去时，女仆的报复似的声音跟在他后面：

“福赛思先生，”米茨说，“您好好记住，弗朗西斯·戈登和珍妮·赫德尔森的婚事定将举行，而且在定好的日期举行，否则我就不是个卓识之士（这个字眼从可敬的米茨嘴里说出来倒是别有风味）。”

迪安·福赛思先生没有回答，连听也没听见。他急急忙忙地蹦上了圆塔的楼梯。

第八章

在这里，报界的论战使局势更加严重，而在结尾则有一个既确凿又意想不到的发现

“是它，奥米克隆，就是它！”迪安·福赛思先生刚把眼睛凑到目镜上就嚷起来。

“正是它，”奥米克隆宣布说。他又补充道：“老天保佑，这会儿赫德尔森博士可别呆在他的方塔上！”

“或者就是在上面，也别发现这颗火流星！”

“我们这颗火流星。”奥米克隆加以明确道。

“我这颗火流星。”迪安·福赛思先生更正道。

他们俩都错了。赫德尔森博士的望远镜此刻正对准了东南方向，那火流星正从天空的这一区域飞过。它一出现就被他的望远镜捕捉住了，而且也和圆塔上一样，方塔上的人也一直盯住了它，直到它消失在南面的云雾里。

此外，威斯顿的天文学家并非唯一见到火流星的人。匹兹堡的天文台也见到了它，加上波士顿天文台，一共对它进行了三次连续的观测。

这颗火流星的归来是件有趣至极的事——假如流星本身确也值得发生兴趣的话。既然它一直在月亮与地球间的区域被人看见，那就说明它肯定是沿着一个封闭的轨道运行的。这不是那种擦过大气层的最上面几层就消失了的流星，不是那种露一下面就隐没在宇宙深处的小行星，也不是那种露面不久便坠落下来的陨星。不，它还回来，这颗流星，它绕地球运行，成了第二颗地球卫星。因此它值得人们过问，所以应当原谅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那样激烈地争夺它。

既然那流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它的数据就没有什么不可计算的了。差不多到处都有人在拚命计算，但是不用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威斯顿这么积极。但为了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好好进行几次观测。

四十八小时之后，由名字既不叫迪安·福赛思也不叫赫德尔森的数学家们确定下来的第一点，是火流星的轨道问题。这条轨道是正北正南的。迪安·福赛思先生在他给匹兹堡天文台的信中指出的 $3^{\circ} 31'$ 的偏差，是表面偏差，这偏差来自地球的自转。

这颗火流星距离地面四百公里，它那惊人的速度不低于每秒六千九百零六十七米。因此它每一小时四十一分四十一秒就绕地球一周。

这个发现真使人高兴，它可以使这个城市里那些惧怕倒霉的火流星坠掉的居民们放下下心来。即使掉下来，也永远不会掉在他们头上的。

“但它哪有像要掉下来的样子？”《威斯顿晨报》问道，“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会在路上碰到障碍或在运转中停顿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有些流星是掉下来了，并且还有要掉下来的。而其他通常体积较小的流星，却在宇宙空间游荡，只有当它们路过时被地球引力抓住时，才会掉下来。”

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而且看来不适用于目前这颗火流星。它的运行那么有规律，不用怕它掉下来，正像不用害怕月亮会掉下来一样。

这一点是确定下来了，但是还有好几点需要继续搞清楚，大家才能够认为对这颗不管怎样已经成了地球的第二颗卫星的小星完全了解了。

它的体积有多大？质量多大？性质如何？

对于第一个问题，《威斯顿标准报》作了如下回答：

“根据这颗流星的高度和表面的大小，其直径应为五百米，至少这是迄今为止的历次观察所能允许得出的结论。但现在还不能确定它的性质。它之所以能被人看见（当然，必须具备相当强大的望远镜），是因为它发出非常强烈的光芒，这大概是由于它和大气层摩擦的结果，虽说在那个高度空气的密度是很小的。那么，现在看来这流星难道只是一团气体吗？或者相反它是由一个坚固的核心及包裹着核心的发光的彗发组成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核心的大小和性质又是怎样的？这是没人知道，也许永远无从知道的。

“总之，不论是它的体积或运行速度都没有什么极其异乎寻常之处。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封闭的轨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这样围绕着我们的星球运行呢？这连持有营业许可证的天文学家们也无法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要是没有我们的两位同乡，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这个辉煌的发现应归功于他们）也许就永远也不会在望远镜里捕捉到它。”

这一切，除了编辑的辩才外，也没有任何（如《威斯顿标准报》所正确指出的）异乎寻常之处。因而学术界也只不过在通常的范围内过问一下使这家可敬的报纸大感兴趣的东西，而无知识的人们对此也没多大兴趣。

只有威斯顿的市民们才热中于了解一切与流星有关的东西，因为这颗流星的发现归功于本城的两位可尊敬的人物。

此外，如果不是那些报纸以越来越明白的暗示，披露了迪安·福赛思和赫德尔森的竞争，从而为种种流言蜚语提供了养料的话，恐怕他们最终也会同其他下界凡人一样，对这个被《笨拙报》顽固地称之为“可笑的”宇宙事件漠不关心起来。大家连忙抓住了这个争论的机会，渐渐地整个城市分成了两个阵营。

这期间，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了。赫德尔森太太这一头，以及弗朗西斯·戈登和米茨那一头，全部生活在与日俱增的焦虑之中。他们总是害怕两位对手相逢之后爆发争吵，就像两块带着相反电荷的云朵相逢放出电火霹雳一样。大家知道，迪安·福赛思先生是余怒未息，而赫德尔森先生的脾气则是一触即发。

天气总的来说很好，空气纯净，威斯顿的视野非常广阔。因此，两位天文学家得以加紧观测。观测机会并不少，火流星每二十四小时就出现十四次以上，而且多亏了那些天文台的计算，他俩现在已能掌握每次流星经过时他们的镜头应对准的确切位置。

无疑地，那颗火流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不一，观测的难易也就不一。可是火流星经过的次数如此之多，所以这些不方便也就无所谓了。虽说它不再回到威斯顿的天顶，第一次的时候在那天预见到它纯属奇迹般的偶然性，不过它每天那么近地在那天顶擦过，这实际上也就等于一码事了。

事实上，两位热心的天文学家，如今可以恣意陶醉于那带着灿烂光环的流星在他们头顶划过长空的景象了。

他们用眼睛吞噬着它，以眼睛抚爱着它，各以各的名字称呼它：福赛思火流星，赫德尔森火流星。这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骨肉。它属于他们，像孩子属于父母，甚至像万物属于造物主一样。看见它总是使他们激动万分。赫德尔森给辛辛那提天文台和福赛思给匹兹堡天文台寄去了他们的观测记录，他们从它的运行和表面形状得出的假设，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了要求得

到首先发现的权利。

这种还算和平的斗争，对于他们的敌意来说很快就不够用了。他们中断了外交关系，停止私人交往还不够，还得明刀明枪地干，得正式宣战。

有一天，《威斯顿标准报》上刊载了一则略有些冒犯赫德尔森博士的纪事，这则纪事被说成是迪安·福赛思先生写的。纪事中说：有些人在用别人的望远镜看东西的时候眼睛真是太好了，他们太容易地看到了人家已经看见的东西。

作为对这则纪事的回答，第二天的《威斯顿晚报》说道：关于望远镜，在它们中间有些大概没有擦干净，镜头上满是斑点，把这些斑点当作流星实在算不得能耐。

与此同时，《笨拙报》发表了一张关于这两位对手的维妙维肖的漫画。在漫画中他们长着巨大的翅膀，争先恐后地追逐他们的流星，那流星被画成一个斑马脑袋，那斑马还对他们吐着舌头。

不过，在那些文章和令人恼怒的暗示发表后，两个对手的不和虽然日趋严重，但他们倒还没有机会干预这件婚事。他们虽然对此避而不提，却还是听其发展，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人认为弗朗西斯·戈登和珍妮·赫德尔森不会在预定的日子里以黄金的纽带把终身系上就像布列塔尼的一支古老的歌谣里说的一样。

在四月的最后几天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然而，如果说局势没有更严重，那么它也没有得到改善。在赫德尔森家，大家吃饭时对流星一点也不提起，露露迫于母命也保持沉默，她因为不能发泄一下对它的怒气而气得要命。只要看她切着排骨的那样子，也能知道她在想着那颗流星，并且简直想把它切成薄得连影子也找不着的薄片。至于珍妮，她并不设法掩饰自己的忧伤，博士却不想发现这一点。也许他当真没有发现，由于他全神贯注于他那天文学方面的事了。

当然，弗朗西斯·戈登根本不在吃饭的时候出现。他只准许自己，在赫德尔森博士回到方塔上去后，进行他每天的拜访。

在伊丽莎白路的房子里，吃饭时的气氛也并不更活跃一些。迪安·福赛思先生不怎么说话，而当他跟米茨说话时，后者只答应个“是”或者“不是”，干巴巴的，像当时的天气一样。

只有一次，那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当他午饭后离开饭桌时，他对外甥说：

“你还是总去赫德尔森家吗？”

“当然啦，舅舅。”弗朗西斯以坚定的口吻回答说。

“他凭什么不去赫德尔森家呢？”米茨问道，口气已经愠怒起来。

“我没跟您说话，米茨！”福赛思先生嘟囔着。

“可我回答您了，先生。就是一条狗也能和主教‘说话’的！”

福赛思先生耸耸肩膀，向弗朗西斯转过身来。

“我也回答您了，舅舅。是的，我每天都去。”弗朗西斯说。

“在这个博士对我干了这种事以后你还去！”迪安·福赛思先生叫道。

“他对您干了什么？”

“他竟敢发现……”

“发现您自己也会发现的、大家都有权利发现的东西……归根结底，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威斯顿可以看见的千百颗流星里的一颗。”

“你在浪费时间，我的孩子。”米茨冷笑着说，“你没看见你舅舅被自

己的石头子弄得‘目瞪口呆’了吗？这种石头子不比我们房子角上的那块界石更值得重视。”

米茨便这样以她的特有的语言说着，而迪安·福赛思先生被这个回答激怒了，他怒不可遏地宣布：

“那好，弗朗西斯，我禁止你再踏进博士的门。”

“我很遗憾不能服从您的命令，我的舅舅。”弗朗西斯·戈登声言道。这种过分的要求使他那么不平，但他竭力保持着冷静，说，“我还是要去的。”

“是的，他还要去的。”老米茨嚷着，“即使您把我们都剁成肉酱！”

福赛思先生无视这个冒险的断言。

“那么你还是坚持你的打算吗？”他问外甥。

“是的，舅舅。”后者答道。

“你还是想娶这个小偷的女儿？”

“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我。”

“我们走着瞧吧。”

讲完这句第一次表明他反对这门亲事的话，迪安·福赛思先生就离开大厅，走上圆塔的楼梯，重重地把门关上。

弗朗西斯·戈登决心像往常一样去赫德尔森家，这是没问题的。但要是博士也学迪安·福赛思先生的样不让他进门呢？对这两个受到他们相互间的妒忌心和某种发明家之间的敌意——一切敌意中最糟糕的敌意盲目摆布的死对头，难道不该顾虑重重吗？

那一天，弗朗西斯·戈登在赫德尔森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面前多么难以掩饰自己的悲伤啊！他对刚才所经受的那一场吵闹一点也不愿讲。他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不听他舅舅的命令了，那么何苦让这家人多添焦虑呢？

确实，对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讲，他怎么可能会想到，两个未婚夫妻的结合，能被一颗火流星所妨碍或者所拖延呢？假设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根本不肯在婚仪中碰面，那么也可以不要他俩。他们的在场终究并非一定是不可缺少的。最要紧的是他们不至于反悔他们的决定……至少是博士不至于不同意，因为弗朗西斯·戈登不过是他舅舅的外甥，而珍妮是她爸爸的好女儿，她决不会违拗他的意志而结婚的。如果这两个疯子既已同意又想要互相吞掉对方，可尊敬的奥迦特主教也不会因此而不在圣安德鲁教堂主持婚礼。

几天过去了，局势没有新的变化，仿佛证明了这些乐观的推理的正确。天气一直那么好，威斯顿的天空从来没有那么晴朗过。除了早晚有些薄雾，它们在日出或日落之后也就消散了，没有一缕云雾破坏大气的纯净，那火流星就在这样的大气中正常地运行着。

还用得着一再这样重复地说，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继续在用眼睛吞噬着它，他们伸出手臂仿佛要抓住它，他们用整个肺部呼吸着它吗？肯定地讲，那流星最好还是躲到厚厚的云层后面以逃避他们的目光，因为看见它只会使他们更加狂热。因此米茨每晚在上床之前总要向着天空挥舞拳头。这种威胁毫无用处。那流星依然一直在布满繁星的天穹上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来。

使事态逐渐严重起来的，是公众对这个私人之间的龃龉的日趋明显的干预。那些报纸，有的巧妙地、有的激烈地，分别站到迪安·福赛思这边或赫德尔森那一边。没有一家袖手旁观。虽说照理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可

是谁也不肯放弃己见。这场争吵从圆塔和方塔上发展到了编辑室里，可以预见，事情将会大大复杂起来。有人已经宣布要召开大会讨论此事。因为美国公民们的性情是非常暴躁的，可想而知，那将会多么没有节制。

赫德尔森太太和珍妮看到这种狂热的场面万分焦虑，露露尽力宽慰她母亲，而弗朗西斯则宽慰他的未婚妻，可是没有用处。两个对头受到了这些令人厌恶的煽动的影响，头脑越来越热了，这是人们无法对自己隐瞒的事实。人们把迪安·福赛思先生的话，不管是真是假，都传过来；把赫德尔森先生的话，不管是假是真，都传过去。一天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局势越来越危险了。

就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一个晴天霹雳，它可以说是震动了全世界。

难道是火流星爆炸了，而天穹将爆炸的回声反射了开来？

不，这只不过是一条最奇特的新闻，它通过电报和电话，以电的速度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所有共和国和王国间传了开来。

这条消息并非来自赫德尔森先生的方塔或迪安·福赛思先生的圆塔，也不是来自匹慈堡、波士顿或辛辛那提的天文台。这一次，是巴黎天文台在五月二日发给报界一则纪事，震动了整个文明世界，纪事内容如下：

“弗吉尼亚州威斯顿市两位可尊敬的公民，向辛辛那提天文台流星在天穹上划出一道弧线来。和匹兹堡天文台报告的，绕地球运行、迄今十分正常的那颗火流星，现正由世界各天文台的一群杰出的天文学家日夜加以研究。这些天文学家的水平之高，只有他们献身这门科学的令人赞赏的忠诚方能相比。

“如果说，尽管经过如此仔细研究，仍有部分问题有待解决的话，那么巴黎天文台至少解决了其中的一个问题，确定了流星的性质。

“对流星发出的光线已进行了光谱分析，根据谱线的分布，便可确切地知道发光体是什么物质。

“它的包裹在发光的彗发中的核心所发生的、被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完全不是气体性质，而是固体性质的。它不像许多陨石那样是天然铁的，也不像那些游荡的天体那样由化合物构成。

“这颗火流星是金的，是纯金的。如果说现在还无法指出它真正的价值，那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不能精确地测量出它的核心的体积来。”

披露于全世界的那则纪事便是这样的。那纪事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想象它要比描写它来得容易。一颗黄金的星球，一块庞大的价值数十亿的贵重金属绕着地球旋转！这么一个耸动视听的事件会引起多少人的迷梦！天下有多少人将会垂涎三尺，特别是在拥有这个发现的荣誉的威斯顿市，更特别是在她的两个从此流芳百世的名叫迪安·福赛思和西德尼·赫德尔森的公民的心里！

第九章

在这一章里，报纸、公众、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进行了大量的计算

金的！……它是金的！

最初，人们表示怀疑。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发现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那些天才的捣乱鬼设下的一个大骗局。

如果真是如此，巴黎天文台无疑会急忙出来否认这个纪事，否则，如果说这个纪事是它写的，就纯属误传了。

我们立即告诉大家吧，巴黎天文台不会出来否认的。恰恰相反，各国的天文台都争先恐后地重复了他们的法国同行所做的实验，并一致证实了实验的结论。因而不能不把这个奇异的现象当作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了。

于是大家如痴如醉了！

众所周知，每当出现日蚀的时候，光学镜片就大为畅销。那么你想想看，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里，卖出了多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望远镜吧！任何国王或是王后、名噪一时的女歌星或是芭蕾舞女明星，都从来没有像这颗流星一样，被人久久地、迷恋地观望，而这颗奇妙的流星却无动于衷地、高傲地在无垠的宇宙中继续正常地运行着。

天气持续晴朗，这对进行观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此，迪安·福赛思先生再也不肯离开他的圆塔一步，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也是寸步不离他的方塔。两个人都竭力想确定流星的最后几个数据，它的体积、质量，并且也不漏过那些在认真的研究过程中可能被发现的出乎意料的特殊之处。如果谁先发现流星这一问题确实难以解决的话，那末在两个对手中间，那个发现了流星的某些秘密的人，将占有怎样的优势啊！这颗火流星的问题，难道不就是当前的首要问题？和那些除非天从头顶塌下来对什么也不在乎的高卢人相反，如今全人类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这颗流星停止运动，在引力的作用下掉下来，使它那遨游太空的亿万黄金成为我们星球的财富。

为了确定这亿万黄金的具体数目，人们进行了多少计算啊！可惜这些计算缺乏根据，因为流星的核心有多大仍然没人知道。

流星内核的价值不管它有多么大，但总是惊人的，这就足以使人们想入非非了。

五月三日，《威斯顿标准报》发表了一则有关这个题目的纪事，文章在发了一通议论之后，是这样结尾的：

“就算福赛思——赫德尔森火流星的内核是个直径只有十米的球体，如果球体是铁的，那它的重量就有三千七百七十三吨。但如果这同一个球体是完全由纯金构成的，那它的重量就有一万零八十三吨，价值三百一十亿法郎以上。”

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讲时髦、赶潮流方面，一马当先的《标准报》采用了公制度量衡单位来进行计算。让我们为此对它表示热烈的祝贺吧！

这样看来，即使这个内核的体积只有这么小，它也将具有那样大的价值！……

“这可能吗，先生？”奥米克隆看完这则纪事后结结巴巴地问道。

“不仅可能，而且非常确实。”迪安·福赛思先生一本正经地答道，“要

得到这个答案，只要用黄金的平均价格即每公斤三千一百法郎，乘上流星内核的质量就行了。质量由体积得出，办法再简单不过，用这个公式——

$$V = \frac{pD^3}{6} \text{——就行。} ”$$

“哦，不错！……”奥米克隆听懂了似地说，而其实这一切对他来说就像天书一样费解。

“可是，”迪安·福赛思先生接着说道，“可恶的是，报纸总是把我的名字和那个家伙的名字连在一起！”

博士那方面呢很可能也正在这么想着。

至于露露小姐，当她读到《标准报》的纪事时，鲜红的小嘴只那么轻蔑地一撇，简直会使那价值三百一十亿法郎的火流星感到屈辱。

大家知道，记者的气质使他们本能地夸大其辞。一个说二，另一个就不假思索地说三。因此，当人们读到当天的《威斯顿晚报》的回答时——其措辞流露出对方塔一方的偏袒，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并不感到惊奇：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标准报》的估计显得那么谨慎。我们则要大胆些。即使只停留在能使人易于接受的假设上，这赫德尔森流星内核的直径也有一百米。根据这样一个长度，可以得出这个纯金球体的重量为一千万零八万三千四百八十八吨，其价值超过三百一十兆零二千六百亿法郎，亦即一个十四位的数字！”

《笨拙报》在列举这些想象力无法达到的惊人数字时开玩笑地指出：“况且这里面还没有算上生丁的数目。”

这期间，天气依然保持晴朗，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抱着至少要第一个确切提出流星内核的大小的希望，比以往更固执地进行着他们的研究。不幸的是，要从流星那耀眼的彗发中辨清其内核的轮廓是很不容易的。

只有一次，在五日到六日的夜间，迪安·福赛思先生自信稳操胜算了。光线的辐射减弱了一会，让人看到一个强烈发光的球体。

“奥米克隆！”迪安·福赛思先生用由于激动而变得沙哑的声音叫道。

“什么事，先生？”

“那个内核！”

“是的……我看见了。”

“我们总算到手了！”

“咳！”奥米克隆叫了起来，“已经又看不清了！”

“没关系，反正我看到了！……我将获得这个荣誉！……明天一开门就给匹兹堡天文台拍份电报……这次，那个可恶的赫德尔森可不能再硬说……”

是迪安·福赛思先生自己做梦，还是赫德尔森先生真的让他占了上风！关于这一点谁也无从得知，而打算给匹兹堡天文台的信也一直没有发出去过。

五月六日早上，全世界各报都登出了这条简讯：

“格林威治天文台荣幸地报告大家，它通过计算和一系列令人满意的观测，得出了下述结果：由威斯顿的两位可敬的公民所发现的、被巴黎天文台证明是纯金构成的那颗火流星，是一个直径为一百一十米，体积约为六十九万六千立方米的球体。

“这样一个金质球体的重量应为一千三百万吨以上，计算表明完全不是

这么回事。这颗火流星的实际重量还不到上述数字的七分之一，重量仅为一百八十六万七千吨，相当于一个体积约为九万七千立方米、直径接近五十七米的金质球体的重量。

“从上述考察中，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流星的化学构成已无须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构成内核的金属内部存在着一些大空孔，或是——这样说似乎更可靠些——这种金属处于粉末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内核像海绵一样的多孔结构。

“暂且不管这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上面这些计算和观测使我们可以较正确地确定内核的价值。这个价值，按目前黄金的行情来算，不低于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法郎。”因此，假如内核的直径不是像《威斯顿晚报》所推测的有一百一十米，那它也不是《标准报》所说的十米。事实是介乎这两个假设之间的。如果这颗火流星不是注定要按照它永恒的轨道在地球上空运行的话，就现在这样的大小，也尽够满足那些最贪婪的欲求了。

当迪安·福赛思先生知道了他的流星的價值时，他叫道：

“是我发现它的，而不是方塔上的那个混蛋发现它的。它是属于我的，如果它掉到地上来，我就会拥有五万八千亿法郎了！”而在那面，赫德尔森博士也威胁地指着圆塔一再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财产，我的东西……是我留给孩子们的、在太空中旋转的遗产。它要万一掉到地上来，它的全部所有权都属于我，我将是个家资五万八千亿的富翁了！”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范德比尔特、何斯特、洛克菲勒、皮尔庞特、摩根、麦凯、古尔德和别的美国大富翁们，与赫德尔森博士和迪安·福赛思先生相比，只不过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吃息户罢了！

他们目前的境况就是这样。如果说他们还没有到发狂的地步，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非常结实！

弗郎西斯和赫德尔森太太很容易预料到这一切将如何收场。然而怎能拉得住这两个在滑溜溜的斜坡上的对手呢？根本不能同他们心平气和地谈话。他们好像已经忘了拟议中的婚礼，整天只想着彼此间的竞争。遗憾的是全城的报纸都维持着他们的这种争斗。

往常这些报纸的文章都很平和，现在却疯狂了。而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也插足其中，眼看就要把平时易于交往的人们也卷进这是非之地了。

《笨拙报》不停地用讽刺小品和漫画来刺激这两个对手。这家报纸如果不是在火上加油，至少可以说是在火上加盐！加它的咸盐（闲言）谈话，从而使火头噼噼啪啪地爆得更欢！因而人们甚至担心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会手持武器来争夺这颗火流星，以美国式的决斗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未婚夫妇的婚事可没多大好处！

对世界和平来说，幸运的是正当这两个偏执狂患者日益失去理智的时候，公众却渐渐冷静下来了。人们终于接受了这种意见：既然人们对这颗流星鞭长莫及，那么它是否金的、价值多少亿万都无关紧要。

人们对它鞭长莫及，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流星每公转一周，都分毫不差地出现在人们计算出来的天空中的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固此它的速度是始终如一的，正如《威斯顿标准报》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原因会使这个速度在某个时刻有所降低。因此，这颗火流星将永远围绕着地球运行，像它过去好象曾一直围绕着地球旋转一样。

这些意见，经世界各家报纸的大肆宣扬，使人们思想平静了下来。大家对流星渐渐不怎么想了，每个人都对着这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宝贝十分惋惜地长叹一声，又重操自己的旧业了。五月九日的《笨拙报》指出，公众对几天前激动着他们的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冷漠了。它继续开着显然它自以为高明的玩笑，把一切都归咎于这颗流星的两位发现者。

“到什么时候，”《笨拙报》在文章结尾愤愤地喊道，“我们指出的这两个应当受到公众唾弃的罪人才能受到惩罚？他们曾想一下子就毁掉他们的故乡，这还不够，现在他们又给那些最可尊敬的家庭带来了灾难。上星期，我们的一位朋友受了他们骗人的论断的蒙蔽，在四十八小时内便把一笔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这个倒霉家伙指望着流星的亿万财富呢！而现在这亿万财富将从我们的眼皮底下……不，是从眼皮上面飞过去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还用说明，我们习惯地把这位朋友看作是‘大伙’的象征？我们提议地球上的居民一致对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提出诉讼，要求判处他们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法郎的损失赔偿。我们要求毫不留情地让他们付清这笔款子。”

两位当事人却始终不知道有这么一桩史无前例的而且难以实现的官司威胁过他们。

当别人都把注意力又都转到地球上的事情上来时，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却仍然在碧空上遨游，并且坚持用他们固执的望远镜在那里面搜索。

第十章

在这里，泽费兰·西达尔有了一个主意，甚至是两个主意

大家平时讲话时常说：“哦，泽费兰·西达尔那家伙啊！……”确实，不管在身体上或思想上，泽费兰·西达尔都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的修长的身材像散了架似的，他的衬衣经常没有领子，也从来没有袖口，裤子皱得像螺丝起子，背心上的三个扣子掉了两个，上衣肥大，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污秽不堪，是他随随便便从他那堆乱七八糟的衣服里拣出来穿上的，这就是泽费兰·西达尔的外貌，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优雅。

他有着一双像地窖的顶子一样倾斜着的肩膀，末端垂着两条猿臂，一双多毛的然而灵巧得惊人的大手，不知隔多长时间这双手的主人才让它们接触一下肥皂。

如果说他的脑袋和大家一样，长在身子的最高部位，那是因为他没能换一种长法。不过这位奇人自己弥补了这点，他提供了一张丑得出了格的脸让大家欣赏。没有比他那张线条皱蹙、极不协调的脸更“引人注目”的了：笨重的方下巴，肥厚的嘴唇，大嘴里挤满了出色的牙齿，又大又扁的鼻子，没有好好卷边的耳朵，仿佛厌恶地躲开脑袋避免与它接触，这一切都只能非常间接地勾起人们对英俊的安弟努乌斯的回忆来。相反，那高高隆起的、线条高贵的令人赞叹的前额，座落于这张古怪的脸上面，就像一座神庙座落在小山上面一样，这是一座能够容纳最卓越的思想的神庙。最后，为了彻底使见到他的人莫名其妙，泽费兰·西达尔又在这个宽阔的前额下方开了一双鼓起的暴露于日光之下的大眼睛，这双眼睛时而露出绝顶聪明的神气、时而又露出蠢笨无比的神气来。

在精神上，他和同时代人的平庸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自幼就反对一切正规的教育，宣称要进行自我教育，他的父母也不得不对他难以驯服的意志让步。总的来说，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并不太糟。在别人还坐在中学的板凳上捱时光的岁数，泽费兰·西达尔就已参加了所有名牌大学的考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考着玩的——而且总是取得第一名。

但是这些成绩都是刚取得就被淡忘了。因为这个优胜者总是忘了在开学时到校报到，于是那些名牌大学只得不断地在名册上划去他的名字。

十八岁时，父母的去世使他有了行动的完全自由，并拥有一万五千法郎年金的收入。他急急忙忙在他的教父和监护人、银行家罗伯特·勒格尔（西达尔按童年的习惯称他“叔叔”）所要求他签署的文件上签了字，摆脱了一切牵挂之后，便在巴黎卡赛特街的一座房子的七楼的两个小房间里住了下来。

在他三十一岁时，仍然住在那里。

他在那里落户以来，那地方并没有扩大，但在那儿堆积的东西却多得惊人。人们可以在那里看见乱糟糟的各种机器、电池、电机、光学仪器、曲颈瓶，以及上百种其他杂七杂八的仪器。一堆堆的小册子、书籍、纸张，从地板一直擦到了屋顶，也堆在桌子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把它们同时都加高了，结果我们的奇人坐在椅子上伏案写字时，竟没有发现这个变化。而且，当他

觉得这些东西太碍事时，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消除这种不便。他一挥手就把几叠纸张扔到房间的另一头，于是他觉得天下太平，便坐在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桌前开始工作，因为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了。但正因为地方空了下来，却又为以后在上面乱堆一气作好了准备。

泽费兰·西达尔到底干些什么呢？

必须承认，一般来讲，他只不过是永在永不熄灭的烟斗的香烟缭绕之中沉思遐想而已。但每隔一段长短不一的时间，他便会想出一个主意。每逢这种日子，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收拾一下桌子，也就是说拳头一挥一扫而光，然后在桌前坐下，不管这项工作要进行四十分钟还是四十小时，都要到做完才肯离开桌子。写完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就把写着研究结果的纸扔在桌上，就这样桌上又开始堆起新的一堆纸来。只有当他又鼓起新的工作劲头时，它才会像先前那堆纸一样被打扫掉。

这些接二连三产生的、无一定时间规律的工作热情，使他对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了一些接触：微积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曾吸引过他的注意力。不管是什么问题，他总是同样狂热地猛攻一气，直到解决了才能住手，除非……

除非另一个念头分了他的心。可能这个过分异想天开的人会在幻想的原野上被另一只蝴蝶的色彩迷住，因而又追逐起这第二只蝴蝶来。他在陶醉于第二个梦想时，会把先前的工作忘个一干二净。

但这也只不过是暂时搁置起来。说不定哪天，他会在无意中又发现自己没完成的工作，于是怀着全新的热情又猛干起来。哪怕是经过两三次这样的中断，他也总能最后找出结论来。

在泽费兰·西达尔常常轻蔑地一脚踢开的这堆废纸中，包含着多少聪明深刻的见解，多少关于精神科学和实验科学的最困难的课题的结论性的评语，多少实用的发明啊！他从来没有想在这个宝库里牟取什么利益。除非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中，有人在他面前抱怨自己的研究工作——不管哪方面的——一无所获的时候。

这种时候，西达尔就会说：“等一等，关于这个，我大概有点东西。”

同时，他伸出手臂，凭着一种奇妙的嗅觉，一下子就从千万张多少都有点揉皱了的纸张中，找出与他朋友的问题有关的那一张，把这份科学文献交给他朋友，并允许他不受任何限制的加以利用。他一次也没想到过，这样做是违背自己利益的。

钱吗？那有什么用？当他需要钱时，他就去找他教父罗伯特·勒格尔先生。勒格尔先生不再是他的监护人了，但仍然是他的银行家。西达尔每次从他那里回来，都带回一笔款子。等他把这笔钱花得精光，就再去找勒格尔先生。自从西达尔住到卡赛特街，他一直是这样十分满意地生活的。一个人有着不断产生的欲望而又能逐一实现，这当然是一种幸福，但却不是唯一的幸福。泽费兰·西达尔则没有这种欲望，而他倒感到完全幸福。

五月十日这天早上，这个幸运儿舒舒服服地坐在他唯一的椅子上，两只脚搁在窗台上，比脑袋还要高出几厘米，他嘴里衔着一只特别令人喜爱的烟斗，猜着印在一个纸兜上的一些字谜和方格字游戏作为消遣，那纸兜是杂货店老板给他送食品时的赠品。当这项重要工作一旦做完，答案一经找出之后，纸兜便被抛进了纸堆。然后，他的左手又漫不经心地向桌子伸去，下意识地想拿点什么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这只左手碰到了一捆没有打开的报纸，泽费兰·西达尔碰运气似地从中抽出来一张，这是一份一周前的《每日报》。对于这样一个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读者，即使这样陈旧的新闻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于是，他的眼光投向第一页，当然，他什么也没看进去。他就这样，浏览了第二页和其他各页，直到最后一页。在这页上，他对广告倒大感兴趣。接着，他又糊里糊涂地翻回到第一页，却还以为是翻到了下一页呢。

他的眼光无意地落在头条新闻的开始，直到这时那显得愚笨透顶的巨大的瞳人才闪出一线智慧的光芒。

越往下读，这光芒越显得明亮，等到读完时，就已经成为一团火焰了。

“瞧！……瞧！……瞧！……”泽费兰·西达尔用三种不同的语气喃喃地说，又重头开始念了起来。

在自己孤寂的房间里大声说话，可算是他的一种习惯。他甚至爱用复数人称说话，大概是为了给自己一种愉快的幻觉，似乎有那么一批全神贯注听他演讲的听众，这批想象中的听众当然为数众多，因为他们包括西达尔从未有过的，也永远不会有的所有学生、朋友和崇拜者。

这一回，他不那么健谈，只是发出三声惊叹。《每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他默不作声地读着。

他念的是什麼，那么津津有味？

其实他不过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有那么颗威斯頓的火流星，只是因为偶然的機會他才读到这篇关于那个神话般的金球的文章，因而知道了威斯頓火流星的独特的构成。

“这才真叫怪事！……”他读完了第二遍，自言自语地说。

他沉思了一会，然后把脚从窗台上拿下来，走近桌子。

又一阵工作的热劲无疑就要爆发了。

他毫不迟疑地从杂志堆里找到一本科学杂志，把带子扯断，一翻就翻到了要找的那页。

一份科学杂志有权比一家大报技术性更强，这本杂志也不例外。在用几句话说出火流星的基本数据：轨道、速度、质量、体积和性质之前，有好几页是深奥的曲线和代数运算。

泽费兰·西达尔毫不费力就吃透了这种很难消化的精神食粮，然后他朝天空望了一眼，看到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

“咱们倒要好好看看！……”他一边用急躁的手飞快地计算着，一边喃喃地说道。

做完这些，他又把胳膊伸到放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堆纸下。用一种只有经过长期实践才能达到的高度准确的动作，把这堆纸抛到了屋子的另一个角落。

“我那么有条理，真是令人惊奇！”当他看到自己这番“收拾”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架天文望远镜出现时，便以显然十分满意的口气这样说道。那望远镜上裹满了灰尘，活像搁了上百年的瓶子。

转眼之间，他把望远镜拿到窗前，对准刚才计算出来的天上的某一点，把眼睛凑到了目镜上去。

“准确之至。”他观察了几分钟后说。

他又思索了几分钟。然后深思熟虑地拿起帽子，走下他那七层楼。再后，他朝德劳特街的勒格尔银行走去。整条街都理所当然地以这家银行而感到自

豪。

泽费兰·西达尔只知道一种赶路的办法，从来不坐汽车、电车或是马车，不管目的地有多远，他总是步行前往。

但就是在这种最自然、最常见的体育运动中，他也总是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低着头、肩膀左右扭动着，就像在沙漠中一样地在这个城市里走着。对于车辆和行人，他都若无其事地不加理会。所以，那些被他撞着或者太有点不拘礼仪地踩着脚趾的行人，都纷纷骂道“粗坯！”“没教养！”“野家伙！”那些害怕为报纸的杂闻栏——而泽费兰·西达尔则可能将充当某条杂闻中的遇难者的角色——提供材料，不得不紧急刹车的马车夫们，用他们悦耳的歌喉对他叫嚷了多少更加有力的骂人的话啊！

对这些他都毫不理会。就像航船后面形成的波纹一样，他的身后响起一片咒骂的交响乐，而他却继续镇定自若地迈着不紧不慢的、坚定的大步走着。他用二十分钟就走到了德劳特街勒格尔银行。

“我叔叔在吗？”他问一位见他过来便站了起来的公务员。

“在，西达尔先生。”

“就他一个人吗？”

“是的。”

西达尔推开钉着软垫的门，走进了银行家的办公室。

“呵！……是你吗？”勒格尔先生看到这个假侄儿出现在面前，便机械地问道。

“既然有血有肉的就站在这里，”西达尔答道，“那我敢说你的这个问题就是没话找话，而回答也是多此一举。”

勒格尔先生真诚地笑起来，他对他教子的古怪行径已经习惯了。他认为这是个精神失去平衡，但在某些方面却是个天才的人物。他这看法是对的。

“这倒不错。”他承认道，“不过直截了当回答我个‘是’字，岂不简单得多。那么，关于你来这里的目的，我是否有权动问呢？”

“您有这个权利。因为……”

“不用说了！”勒格尔先生打断他说，“我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一样，也是多余的，经验已经告诉我，只有在你要用钱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

“对喽！”泽费兰·西达尔说，“您不是我的银行家吗？”

“这倒不错，”勒格尔先生同意道，“可你真是个奇特的主顾！那么关于此事，你是否允许我给你提一项建议？”

“如果这使您愉快的话……”

“我建议你别太节俭！真见鬼，我的好小伙子，你把你的青春都用来做什么了？你知道你在我银行里的帐目情况吗？”

“毫无所知。”

“很简单，你那帐户真是吓死人。怎么搞的！你父母给你留下了一万五千法郎以上的年金，可你却连四千都花不了。”

“哦！……”西达尔道，他对这个少说也已听到过二十次的情况仍然显得十分吃惊。

“事情就是这样。因此，你的利息越存越多。我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少存款，但肯定超过十万法郎。这些钱往哪儿花呢？”“我将研究这个问题。”泽费兰·西达尔严肃地说，“另外，如果这笔钱使您感到麻烦，那您把它摔开就是。”

“怎么摔开呢？”

“给别人，这再简单也没有了。”

“给谁？”

“谁都行，您想让我拿它怎么办呢？”

勒格尔先生耸了耸肩膀。

“那你今天到底要多少？”他问道，“二百法郎，象往像一样吗？”“一万法郎。”泽费兰·西达尔答道。

“一万法郎！”勒格尔先生十分惊奇地重复了一遍，“这倒是新鲜事！你想用这一万法郎做什么呢？”

“旅行。”

“高明之至。去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泽费兰·西达尔说。

勒格尔先生被逗乐了，他狡猾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教子兼顾客。

“那倒是个好地方。”他认真地说，“这是一万法郎。你就要这些吗？”

“我还需要一块地。”泽费兰·西达尔答道。

“一块地？”勒格尔先生重复道，他像俗语所说的，越听越糊涂了。“什么地？”

“一块普普通通的地。比方说，两三平方公里。”

“一小块地，”勒格尔先生冷冷地说，他又嘲笑地问：“是在意大利人大街吗？”

“不是，”泽费兰·西达尔答道，“不在法国。”

“那在哪儿？说呀。”

“我不知道。”泽费兰·西达尔无动于衷地又讲了一遍。勒格尔先生好不容易忍住了笑。

“这样倒还可以有所选择。”他赞同地说，“可是，告诉我，亲爱的泽费兰，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请问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打算做一桩买卖。”泽费兰说，他的额头因努力思索，出现了一道道皱纹。

“一桩买卖！……”勒格尔先生惊奇到了极点，他叫了起来。

这个怪物会想做买卖，确实令人吃惊。

“是的。”西达尔说。

“大买卖？”

“不，……”泽费兰·西达尔说，“不过五六万亿法郎罢了。”

这一回，勒格尔先生可真的忧心忡忡地打量他的教子了。他要不是说笑话，那就疯了，真疯了。

“你是说……”他问道。

“五六万亿法郎。”泽费兰·西达尔用平静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你头脑还正常吗，泽费兰？”勒格尔先生又问道，“你可知道，地球上的全部黄金还不到这个惊人数字的百分之一？”

“地球上也许如此，”西达尔说，“在别处，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别处？”

“是的，与这里的垂直距离是四百公里。”

一线闪光掠过勒格尔先生的脑海。他和地球上所有的人一样，由于报纸长期以来喋喋不休地谈论这同一个题目，也已通晓有关情况。他觉得明白了

这句话的意思。他也确实猜对了。

“是火流星吗？……”他结结巴巴地说，脸色不由得有点发白了。

“是火流星。”西达尔安详地表示同意。

如果不是他教子，而是别人对勒格尔先生说这种话，他准会把对方立刻赶出门去。一个银行家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用来听那些疯子的胡说八道。但泽费兰·西达尔跟大家不一样。他的脑袋瓜是有毛病，唉！这倒是确实确实的。不过，在这个有毛病的脑袋瓜里，却有一副天才的头脑，对于这副大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先天的不可实现的事情。

“你想开发那颗流星？”勒格尔先生面对面地盯着他的教子说。

“有什么不行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你刚刚说过，这颗流星离地面有四百公里。我想你总不会以为自己有能力爬到那上面去吧？”

“假使我能使它掉下来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要这样做呢？”

“办法呢？”

“我找到了。这就够了。”

“你找到了！……你找到办法了！……那么远的天体，你如何作用于它？你把支点放在哪里？使用什么力量？”

“把这些都解释给您听就太费时间了，”泽费兰·西达尔说，“而且毫无用处：您不会懂的。”

“你真客气。”勒格尔先生道谢说，他并没有生气。

但是，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他的教子最后还是同意了给他做些简略的解释。这篇稀奇古怪的故事的叙述者，在这里还要对这些简略的解释再做一番删节，同时指出尽管银行家对冒险事业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这时他却丝毫不想对西达尔这套有趣的、但也许过于大胆的理论表态。

泽费兰·西达尔认为，物质只是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它并不存在。他想用人们无力设想物质内部结构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人们可以把物质分为分子、原子，甚至基本粒子，却总要剩下来某一部分东西；对于它，人们又得重新提出全部的问题来，于是又得从头搞起，这样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直到人们终于接受这么一个第一性的要素。这种要素并非物质，这种非物质的要素就是能。

能是什么？泽费兰·西达尔承认他一无所知。由于人只能通过感官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而人的感官又只能接受属于物质的东西的刺激，所以一切不属于物质的事物是人无从感受、了解的。如果说人能够通过纯粹理性的努力，而承认一个非物质世界的存在，那么因为他无从比较、他也无从理解这个非物质世界的本质。只要人类没增生出新的感官，事情便将永远如此。

不管关于这一点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据泽费兰·西达尔认为，能充斥宇宙，并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着。这两种极端是：绝对平衡——这只有当能平均分布于全宇宙时才能办到；绝对集中——所有的能都集中到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的周围是一种完全的真空。由于宇宙是无限的，这两种极端也就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其结果，内在的能便处于一种永恒的“摄放”状态。一切物体都不断吸收着能，这种能量的集中必然在别处引起相对的真空。于是另一方面，物质又把它所禁锢的能释放到宇宙空间里去。

因此，和经典的公理“任何物质既不产生也不消灭”相反，泽费兰·西达尔提出“任何物质都可以产生，也可以消失”。物质不断地破坏，又不断

地重新形成。每变换一种状态，都伴随着能的释放和相应物质的毁灭。

如果说我们的仪器无法证实这种毁灭，那是因为它们太不完善了，而巨大的能蕴藏在小得无法估计的碎片里，因而（按照泽费兰·西达尔的看法）这就说明了何以星星之间的距离与它们有限的体积相比竟大得不可思议。

这种毁灭并不因为它未被证实而不存在。声、光，电、热，间接地证明了它的存在。这些现象便是被释放出来的物质。能的释放便是通过它们而表现出来的，尽管它只是以一种粗糙的、半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纯粹的能可以说是种升华物，它只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它形成包裹着每个物体的“力层”，其强度与物体的体积成正比，离物体表面距离越大强度越小。能的这种表现，能的这种不断集中的趋向，就是引力。

这就是泽费兰·西达尔讲给有点目瞪口呆的勒格尔先生听的理论。应当承认，人们往往会为更小的事弄得目瞪口呆的。

“既然如此，”泽费兰·西达尔得出结论道，好像他刚才提出了些最简单的建议似的，“我只须释放少许能量，把它引向宇宙中某处合适的位置，使我能任意对其附近的一个天体施加影响，这个天体不大，但也具有极高的能。这简直有点像儿戏。”

“你有办法释放这种能吗？”勒格尔问。

“我有办法替它打开一条通道，排开任何属于物质的东西，这跟释放出能并把它导向某一点是一回事。”

“这样的话，”勒格尔先生惊叫道，“你会打乱整个天体结构的！”

泽费兰·西达尔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假设一点也不显得吃惊。

“目前，我制造的机器还只能产生小得多的效用。”他谦逊地简简单单承认道，“然而，它足以影响一颗几千吨重的破流星。”

“但愿如此！”勒格尔先生下了结论，他开始被打动了。“可你的流星，你打算让它落在哪儿？”

“落在我的地里。”

“什么地？”

“等我做完必要的计算后，您将替我买下来的那块地。这我会给您写信的。当然，只要可能，我会挑一个荒芜的、地皮不值钱的地区。在办理卖契时您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不能完全自由挑选，也许我挑的地方不太好去。”

“这就是我的事了。”银行家说，“电报的发明就是为了这个的。这事我可以负责。”

泽费兰·西达尔获得这个保证之后，把一万法郎扎成捆装入口袋，便像来的时候一样又大步地走回家去了。他一关上门，先以习惯的方式用手背打扫干净桌子，就坐了下来。

他的工作劲头肯定又空前高涨了。

整整一夜，他拼命计算，到了早晨，答案就出来了。他确定了应当作用于流星的力的大小、时间、适当的方向，也确定了流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

他立即抓起笔，给勒格尔先生写那封预先讲定要写的信，下楼把信投进邮筒，然后又上楼把自己关在家里。

他关上门，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前一天他那么准确而又出色地把盖着天文望远镜的纸堆抛到了这里，而今天，要做的却是个相反的操作。西达尔把手抄到纸堆下面，然后用这只很有把握的手，又把它送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次“收拾”的结果，使一个发黑的箱子见了天日。泽费兰·西达尔毫不费劲地拿起它来，搬到屋子中间，对准了窗口。

箱子外表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是一个漆成暗色的木头方盒。里面尽是些线圈，夹在一套玻璃灯泡中间；灯泡的尖头用铜丝两个两个地连在一起；铜丝一对比一对细。箱子上面，是一个金属反光镜，装在一个支轴上。反光镜没有任何遮盖，镜的焦点上有一个纺锤状的灯泡，没有任何物质的导线把它与其他玻璃灯泡连结在一起。

泽费兰·西达尔借助于精密仪器把反光镜对准他在前一天夜里计算出来的方向。然后，他查看了一下，觉得一切正常，便把一个闪着耀眼光芒的小筒放进箱子的下部。他一边干，一边按他的习惯讲着话，仿佛想让一大群听众欣赏他的口才。

“先生们，这是西达尔元素，它的放射性相当于镭的十万倍。我承认——这话只能在你我之间说说——我之所以使用这种元素，多少是有点想出风头。这种元素倒是没有害处，但地球放射的能已经太多了，再加上这个有点多余。这就像是沧海一粟。不过，我觉得在这种性质的实验中，让它登台表演一番，也没有什么不妥。”

他一边说，一边关上箱子，把箱子里伸出的两条电线接在一个搁在架子上的电池的两极上。

“中子漩涡，先生们，”他又接着说，“可以毫无例外地排斥开一切物体，不管它们是带正电还是带负电，因为它自己是中性的。另一方面，既然是漩涡，那么它就具有漩涡的形式，这连小孩子也能明白。我会想到去发现这些东西，真是运气太好了……在生活中一切都是多么有用啊！”

电流回路接通了。箱子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支轴上的玻璃灯泡射出了淡蓝色的光线。那灯泡几乎立即开始了一种旋转运动，起初很慢，接着一秒秒地加快，不一会儿就快得令人头昏眼花了。

泽费兰·西达尔看了一会跳着疯狂的华尔兹舞的玻璃灯泡。然后，他的目光沿着与反射镜的轴相平行的方向，消失到宇宙的深处。

乍看起来，这台机器的作用似乎没有任何物质的迹象可供辨认。但是一个细心观察的人却会注意到一个虽说不显眼，却很奇特的现象。在空气中悬浮着的灰尘，一接触到金属反射镜的边缘，就象是无法逾越这道界限，又好像是碰到了看不见的障碍，猛烈地旋转起来。这些灰尘包围出一个截圆锥体来，截圆锥体的底面落在反射镜的圆周上。这个由不可触摸的、旋转着的微粒构成的截圆锥体，在离机器两三米的地方，逐渐变成直径为几百厘米的圆柱体。这个由灰尘形成的圆柱体到窗外空气流通的地方仍然存在，虽说那天正刮着相当大的和风，它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

“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诸位：一切顺利。”西达尔一边说，一边在唯一的那张椅子上坐下，点着他精心填满的烟斗。

过了半小时，他关了机器。在这一天和其后的几天里，他又每天操作几次，每次都留意使反射镜对准天空中邻近的另一一点。他就这样绝对精确地操作了十九天。

第二十天，他刚开动机器，点起他忠实的烟斗，发明的魔鬼又一次占据了大脑。他曾经为罗伯特·勒格先生简略地说明过物质不断消灭理论的某一种结果，现在钻进了他的思想，使他眼花缭乱了。跟往常一样，他一下子就设想出了一种自动充电的电池的工作原理。这种电池靠连续反应进行

充电，最后一个反应又可以使分解了的物质回到最初的状态。这样的电池显然能一直工作到所用的物质完全消失，全部转化为能为止。这实际上是种永动机了。

“啊呀呀！……咳！……啊呀！”泽费兰·西达尔大为激动，结结巴巴地叫道。

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起来，这就是说把他全部生命力一下子集注于一点。这样集中起来的思想，真好像是一支聚集了所有的太阳光的光芒万丈的画笔一样，指向问题的阴暗角落。

“没有反对意见，”最后他高声地说出了他的思维的结果。“必须马上进行试验。”

泽费兰·西达尔抓起帽子，冲下七楼，闯进马路对面的一家小木匠作坊。他简明扼要地给那个细木匠说明他想要的东西：在一根铁轴上安个轮子，轮子周围安二十七他规定了尺寸的斗，用来装二十七个大口瓶，当轮子转动时，大口瓶应能保持垂直。

他做完这番解释之后，便要求立即开始制作，接着又走了五百米，到了一家化学产品商店，他是那里的老主顾了。在那里他挑了二十七个大口瓶。店员用一张厚纸把瓶子包好，又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捆上，还在绳子上钩上一只舒适的木头把手。

包装完毕，泽费兰·西达尔提着纸包正打算回家，却在门口碰到了他那为数不多的朋友中的一个。这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细菌学家。西达尔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没见到细菌学家，细菌学家却看到了他。

“瞧，西达尔！”他叫道，热情地半张着嘴笑着。“真是巧遇！”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被招呼的这位冷漠地朝外部世界睁开了他那双圆滚滚的眼睛。

“瞧！”他回声似地说，“玛赛尔·勒鲁！”

“正是本人。”

“您好吗？……您知道，我见到您真是高兴。”

“我好极了，一个即刻就要乘火车的人还会不好吗？正如您看见的，我斜背着挎包，里面装着三条手绢和几样梳洗用具，这就去海边痛痛快快地呼吸一个礼拜的新鲜空气了。”

“真是幸运儿！”西达尔说。

“您也可以这样嘛，这全在您自己。我们挤一挤，两个人都可以装进火车去的。”

“这倒是真的！……”泽费兰·西达尔说。

“至少您在巴黎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事吧？”

“没有。”

“您没有什么要紧事？……没有正在搞什么试验吗？……”

西达尔真心诚意地在记忆里搜索了一番，回答说：“一点事也没有。”

“既然如此，您就去吧。放一个礼拜假，这对您大有益处。而且我们还可以在海滩上大摆龙门阵！”

“此外，”西达尔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还可以趁此机会搞清一个有关潮汐的、使我感到伤脑筋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有些方面，与我研究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有关系。我碰见您的时候，正是在想着这个。”他以动人的真诚的神气说道。

“那么，您同意了。”

“同意了。”

“那就走吧！不过我想起来了，应该先上您家去一下，但我不知道是否开车时间……”

“没有必要，”西达尔自信地答道，“我这里面什么都有了。”

这个马大哈用眼睛指了指装着二十七个大口瓶的纸包。

“好极了！”玛赛尔·勒鲁高兴地说。

两个朋友迈开大步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您知道，我亲爱的勒鲁，我假设表面张力……”

迎面走来一对夫妇，使两个交谈者彼此分开，下边的话被车辆的嘈杂声淹没了。这可打扰不了泽费兰·西达尔，他一会儿向这个行人一会儿又向那个行人继续解释着，使那些行人大为吃惊。这个演说家却没有发现，仍然一面滔滔不绝地讲着，一面在巴黎这个海洋的人流中破浪前进。

正当西达尔又被新的爱好所激动，大步走向火车将要远离这个城市的时候，在卡赛特街的一个七楼上的房间里，有一个发黑的、貌不惊人的木箱，却一直发出不引人注意的嗡嗡声；一个金属的反射镜始终射出浅蓝的光线；那旋转着的灰尘围成的圆柱，笔直的、脆弱的圆柱，刺进了还是未知之物的太空。

泽费兰·西达尔忘了关掉机器，而现在连他有这么一个机器也忘了，于是这台被人听任自流的机器便盲目地继续干着它那默默无闻的、神秘的工作。

第十一章

在这里，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激动万分

那以后，火流星已经被完全认识清楚了，至少在思想上，人们已经对它的如指掌。确定了它的轨道、速度、体积、质量、性质和价值。它甚至再也不能引起不安，因为它始终如一地沿着轨道运行，永远也不可能落到地球上。公众对这颗可望而不可即的、已经失去了神秘色彩的流星掉头不顾，岂非再自然不过的事？

不错，在那些天文台里，倒还有几位天文学家不时对这颗从他们头顶飞过的金球瞥上一眼，但他们也很快就掉过头去，探究宇宙的其他问题了。

遗憾的是，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却没有因为周围逐渐增长的冷漠，而使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他们还是那样拼命地观测着火流星——他们的火流星！——热心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它每次经过时，他们都在场，那怕它只在地平线上冒出来点头，他们就把眼睛凑到这个或那个望远镜的目镜上。

天气一直极好，这就令人遗憾地为他们的癖好提供了方便之处，使他们每二十四小时就能见到十二次那颗游荡的星。不管它会不会掉到地球上，它的不同寻常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它独一无二、永远出名——使他们想要被宣布为唯一的发现者的愿望有增无已。

在这种条件下，想让两个对手言归于好简直是白日做梦。相反地，他们之间的敌意的墙却一天天地越筑越高。赫德尔森太太和弗朗西斯·戈登对这一点了解得太清楚了。后者不再怀疑，他舅舅会使用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反对这门亲事。而前者对她丈夫到了大喜的日子，能否那么驯顺也没把握。再也没有幻想的余地了。看来婚事不说是受到牵连而被打消，看来也是被推迟，并且很可能是遥遥无期了。这使那对未婚夫妻伤心失望，露露小姐和米茨则怒火万丈。

然而命里注定，这个本已非常严重的局面，却还要更加复杂化起来。五月十一日那个晚上，迪安·福赛思先生正像往常一样把眼睛贴在目镜上，突然，他窒息地叫了一声闪到一边，回去在纸上记了点东西，又闪开来，然后又回去。他这么继续不断地演着这套把戏，直到流星消失在地平线后面。这时福赛思先生面黄如蜡，呼吸艰难，弄得奥米克隆以为主人病了，赶紧过来照料他。但是福赛思先生却挥手让他躲开，迈着重醉汉似的蹒跚步伐，躲进工作室，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以后大家一直没见到迪安·福赛思先生。他三十多个小时不吃不喝。弗朗西斯曾经把门强行打开一次，但那门也只是吝啬地开了一条缝，年轻人从门缝里看见他舅舅那么有气无力、消瘦苍白，眼神又是那么狂乱，以至他在门口呆住了。

“你想干什么？”福赛思先生说。

“可是，舅舅！”弗朗西斯叫道，“您已经关了二十四小时了！您至少得准许我们给您送点吃的来啊！”

“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沉默、安静，”福赛思先生答道，“我请求你不要打扰我，让我一个人呆着，这就是给我做了件好事了。”

这个回答既表达了不可动摇的意志，同时又具有一种弗朗西斯所不习见

的温情，使弗朗西斯没有勇气再坚持下去。而且就是想坚持也很难，因为那天文学家说完这几句话就把门关上了。他的外甥于是只好什么也没弄明白就走开了。

五月十三日上午——婚礼前两天——弗朗西斯第二十遍地将这新的烦恼事讲给赫德尔森太太听，赫德尔森太太一面听、一面叹息着。

“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她最后说，“真叫人觉得福赛思先生和我丈夫已经完全变疯了。”

“什么！”弗朗西斯叫道，“您的丈夫！……难道博士也遇到什么事了？”

“是的，”赫德尔森太太说，“这些先生好像约定了似的，都一模一样，不过我丈夫发作得稍晚一点就是了。他到昨天早上才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打那以后谁也见不到他了，您可以想象我们该有多么焦急。”

“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弗朗西斯叫道。

“您告诉我的关于福赛思先生的情形，使我觉得他们又同时发现了他们那该死的流星的什么情况。我看这决不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什么好处。”

“啊！要是我能作主的话！……”露露插进来说。

“您将怎样呢？我亲爱的小妹妹？”弗朗西斯·戈登问。

“我将怎样？那还不简单，我要把这个讨厌的金球打发得远远的，远远的……远得连最好的望远镜也找不到它。”

火流星的消失也许真会使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冷静下来。谁知道呢，也许流星一去不返之后，他们荒谬的妒忌病就会治好了吧？

但是这种可能好像并不会发生。举行婚礼那天，火流星还会在那里，婚礼之后也会在那里，永远会在那里，因为它始终如一地沿着始终不变的轨道运行着。

“总之，”弗朗西斯结论性地说道，“我们将拭目以待，在四十八小时后，他们就得作出最后决定，那时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当他回到伊丽莎白路的那座房子时，他也真可以相信，至少目前这个事件还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迪安·福赛思先生确实已经不再躲着大家了，他已经不声不响地吞下了一份丰盛的饭菜。他疲乏已极，饱餐了一顿之后，现在正呼呼大睡，奥米克隆则到外面替他主人办事去了。

“你在我舅舅睡着以前见到他了吗？”弗朗西斯问老女仆。

“就像看到你一样，我的孩子，”后者回答，“因为是我伺候他吃的饭。”

“他饿了？”

“像饿狼一样，整顿午饭都吃下去了。炒鸡蛋、冷烤牛肉、土豆、布丁和水果。什么都没剩下来。”

“他怎么样？”

“不太坏，不过脸色白得象幽灵一样，眼睛通红。我要他用布里水洗洗眼睛，可他好像根本没听见。”

“他没说到我什么吗？”

“没说你，也没说任何人。他光吃饭不开口，后来叫克隆老弟去《威斯顿标准报》，然后就去睡了。”

“去《威斯顿标准报》！”弗朗西斯叫道，“准是为了把他的工作成果通知他们，我敢打赌。这下子那些报纸又要论战开了！真是好像事情还不够多！”

第二天早上，弗朗西斯就懊丧地读到了迪安·福赛思先生送给《威斯顿

标准报》的那则消息。他明白，命运又为这个破坏他的幸福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养料。当他发现那两个对手又一次 deadheat 时，这种懊丧的心情更是有增无减。在《标准报》发表迪安·福赛思先生的纪事的同时，《威斯顿晨报》发表了赫德尔森博士的一条相似的消息。因此这场激烈的斗争仍在继续，两位斗士中至今还没有一人能比另一人略胜一筹！

两位天文学家的纪事开头完全雷同，结论则大相径庭。这种观点分歧不免会引起论争，这倒可能有点用处，以后需要的时候，倒可以有助于对两位对手作出裁决。

就是这同一时刻，整个威斯顿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伊丽莎白路和莫里斯路的天文学家们公布于众的惊人消息，这消息由密密麻麻的电报、电话网在刹那间传了开来，立即成了两半球人们最热烈的评论的题目。

能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消息吗？公众的激动有无道理？我们让读者自己来评一评吧。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先是叙述他们如何坚持观察，因而发现了火流星的运行的不容置疑的紊乱。它的轨道直至那时是正北正南方向的，现在却有点偏到东北——西南方向了。另一方面，它与地面的距离也发现有重要的变化。远距离略微地、然而不容置疑地缩小了，而运行速度却没有加快。根据这些观测，以及由此做出的计算，两位天文学家得出结论说，这颗流星将不会沿着一条永远的轨道运行，而是必将掉到地球上，其坠落地点和日期现在便可以确定了。

在这些地方，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见解是一致的，其余部分却不是如此了。

这一位的渊博的运算使他预言，火流星将于六月二十八日坠于日本南端；那一位的同样渊博的运算却教他断言，流星的坠落要到七月七日才会在巴塔哥尼亚的某处发生。

天文学家们就是这样互相协作的！让公众去选择吧！

然而目前公众还顾不上选择。使他们感兴趣的，是那颗小星将带着它那在宇宙空间游荡的亿兆财富掉下来了，这是最根本的。至于其他问题，在日本也好，在巴塔哥尼亚也好，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笔亿兆财富总能被找到。

这么一个事件的后果，这么一笔不可思议的飞来之财所必将引起的经济混乱，成了人人谈话的题目。总的来说，富人们想到他们的财产将变得不值钱而感到难受，穷人们则被将能分得一份肥肉的虚假的前景弄得心花怒放。

至于弗朗西斯，他真正感到绝望了。这些亿兆财富对他有什么用处？他渴求的唯一珍宝，就是他亲爱的珍妮。这是比火流星和它那可憎的财富贵重不知多少的珍宝。

他向莫里斯路的那座房子跑去。那里也已知道了这个不祥的消息，大家明白这件事会引起怎样的可悲的后果。如今在职业的自尊心上又加上了物质利益这一层，那两个把天上的行星据为己有的狂人之间是难免要发生一场剧烈的、无可挽回的吵架了。

弗朗西斯握着赫德尔森太太和她的可爱的女儿们的手时叹了多少次气啊！怒冲冲的露露气得跺了多少次脚啊！迷人的珍妮又洒下了多少眼泪！连

deadheat（英语）：平分秋色，不分上下。

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地区。

她的妹妹、母亲和未婚夫都不能使她止住泪水，尽管她的未婚夫庄严地保证他的忠贞不渝，并且发誓说，如有必要他将一直等她，等到最终获得那神话般的流星的主人花完这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法郎的最后一个苏。这可是个冒失的誓言、十分明显，发了这样的誓就等于被判定打一辈子光棍了。

第十二章

在这里可看到阿卡狄娅太太在焦急地等待；而普罗思先生则宣称“无权管辖”

那天早上，法官约翰·普罗思站在窗口，他的女仆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肯定地说，那颗火流星是否在威斯顿上空经过，他倒并不怎么介意。不过，他虽说没有任何心事，却用目光扫视着宪法广场。他那静谧的住宅的大门就是朝着这个广场的。但是，普罗思先生漠然处之的东西，在凯特心目中却未免非同小可。

“先生，这么说，它会是金的喽？”她在她主人跟前停了下来问道。

“它看上去是金的。”法官回答说。

“您好像无动于衷嘛，先生。”

“正如您所看到的，凯特。”

“可是，它要是金的，就该值几百万！……”

“值几百万，值几十亿，凯特……是的，多少个亿万正在我们头顶上东逛西逛呢。”

“它们就要掉下来了，先生！”

“据说如此，凯特。”

“先生，您想想，地球上将再也没有苦人儿了！”

“还是会一样多的，凯特。”

“但是，先生……”

“这件事未免要大费解释……首先，凯特，您以为十亿是多少？”“十亿，先生，这是……这是……”

“是一千个百万。”

“这么多啊！”

“是的，凯特，就算您活上一百岁，也来不及数完十亿，即使每天花上十个钟头都来不及。”

“有这样的事，先生！……”

“简直是毫无疑问。”

女佣人想到一百年竟会数不完十亿，不禁目瞪口呆！……随后，她又拿起她的扫帚，鸡毛掸，重新干起活儿来了。不过，她每干一分钟就停一下，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每个人能摊到多少钱呢，先生？”

“什么，凯特？”

“火流星呀，先生，要是把它平分给大家的话？”

“这得算一算，凯特，”约翰·普罗思先生回答说。法官拿了纸和铅笔。他边算边说：“地球上算它有十五亿居民，每人会分到三千八百五十九个法郎二十个生丁。”

“分不到更多了？……”凯特失望地嘟囔道。

“分不到更多了。”约翰·普罗思先生肯定地说，这时凯特正怀着一副梦悠悠的神情望着天空。

当她的思想重返大地的时候，她瞥见了受克司特路的路口两个人，她便把她主人的注意力引到这两个人身上。“您看见吧，先生……”她说，“有两个太太在那儿等着呢。”“是的，凯特，我看见了。”

“您瞧其中的一个……那个高的……那个急得直跺脚的女人。”

“她果真在跺脚，凯特。可是，我不知道那位太太是谁。”“嗯，先生，她就是两个月前来过这儿，在马背上当着我们的面结婚的那位太太。”

“是阿卡狄娅·沃克小姐？”约翰·普罗思先生问。

“现在是斯坦福太太。”

“果真是她。”法官认出来了。

“这位太太到这儿来干啥？”

“我一点儿不知道，”普罗思先生回答说，“再说，我可不愿花半星儿代价去打听这些事。”

“她又需要我们帮忙吗？”

“不大可能吧，美国领土上是不许重婚的，”法官边说边关窗户，“再说，不管怎样，我可不该忘了，是去法院的时候了。今天法院里要打一场重大官司，它恰好是和您念念不忘的那个火流星有关的。因此，如果这位太太来我家的话，那您就向她表示一下我的歉意。”

约翰·普罗思先生讲着话，就打点好出门。他迈着从容的步子走下楼梯，从朝着波托马克河的那扇小门走了出去，随后便隐没在法院里面。法院巍然矗立在他家对门，在街的对面。

女佣人没弄错：这正是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她今天早上和她的侍女贝尔莎一起来到威斯顿。她们俩一面不耐烦地来回走着，一面用眼睛瞟着爱克司特路那长长的坡道。

市政府的钟敲了十下。

“他居然还没到那儿！”斯坦福太太叫了起来。

“他也许忘了约会的日子了？”贝尔莎启发道。

“忘了！……”少妇用气呼呼的声音重复道。

“除非他在考虑。”贝尔莎又接着说。

“考虑！……”她的女主人怀着更加强烈的愤懑，又重复了一遍。

她朝爱克司特路走了几步，侍女紧紧跟着她。

“你没瞧见他吗？”她过了几分钟问道，语气很不耐烦。

“没有，太太。”

“太不像话了！”

斯坦福太太又回到了广场那边。

“没有……人影儿还没有！……人影儿都没有！……”她重复地说。“叫我等……在我俩约定了之后！……今天可是五月十八呀！”

“是的，太太。”

“快到十点半了吧？”

“再过十分钟。”

“好吧！他别以为我会耐不住性子！……我将在这儿呆上整整一天，必要的话，再长些！”

宪法广场那些开旅馆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少妇在那儿走来走去，这与两个月以前的情景十分相似，那时他们看到一个骑士心情焦躁地在等候着她，后又把她带到法官面前。现在，不论男女老少，大家所想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在整个威斯顿，除了斯坦福太太，大伙都已一个心眼儿扑在那个神奇的流星上头，他们关心的只是什么流星在天上经过啦，某月某日——尽管日子大有出入！——由本城两位天文学家宣告流星坠落啦等等。那些聚集在宪

法广场上的人群和站在旅馆门口的仆人们，简直没把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的光临放在心上。我们不知道月亮对人的大脑是否会产生某种影响——会不会像民间所相信的那样，能使人性情反复无常。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我们的地球上“流星”多得出奇。而这些人一想到一个价值多少亿万的星球正在他们头顶上徘徊，并且会在这几天之内砸扁在地面上，便都为之废寝忘食。斯坦福太太显然别有一番心事。

“你没看到他吗，贝尔莎？”她等了一会儿又重复地问。

“没有，太太。”

就在这当儿，广场尽头呐喊起来。行人都朝那边蜂拥而去。好几百人从邻近的大街小巷里赶来，顿时汇成了人山人海。同时，那些旅馆的窗口也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在那儿！……在那儿！……”

这话从一张张嘴上掠过，它正中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的下怀。她不禁失声大叫：“终于来了！……”仿佛人家是对她说的。

“不，太太，”她的侍女想必告诉她了，“人家可不是对您喊的。”

这倒是真的，大伙干吗会这样欢呼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所等待的那个人呢？干吗会注意到他的来临呢？

况且，万头攒动，一齐朝天仰着，条条胳膊都伸得长长的，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北方的地平线。是不是那个呱呱叫的火流星在城市上空露面了？居民们聚集在广场上，就是为了迎候这个过境的流星的吗？

不。此刻它正在地球的另一面划过长空呢。再说，即使它在地平线上空穿过天穹，而大白天也无法用肉眼看到它。

那末，大伙究竟向谁欢呼呢？

“太太……那是个气球！”贝尔莎说，“您瞧！……它正从圣·安德鲁教堂钟楼尖顶后头升起来。”

气球从大气层的上面缓缓下降，果真出现在大家眼前，并博得了异口同声的喝彩。干吗喝彩呢？气球上升会引起一种特殊的兴趣吗？公众对它这样喝彩，是不是有什么缘故？

是的，的确有个缘故。

头一天晚上，这个气球从邻近的一个城市升起，上面载着一位大名鼎鼎的航空飞行员华尔特·弗拉格，还有个助手陪着他。这回上天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试图对火流星作一次观测而已。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知道这个创举有何结果，这就是群情激昂的原因所在。

不用说，气球升天一事一定下来，迪安·福赛思先生便请求过“登天”，——法国人通常这样说——，这使老米茨大为恐慌。也不用说，迪安·福赛思先生发现，在他的对面赫德尔森先生有着类似的凌云壮志，而赫德尔森太太的恐慌，也不亚于米茨。但航空飞行员只能带一名乘客，局面显然很棘手。因此，在两位对手之间便以书信大开笔战，以同样的身分进行抗辩。到头来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双方都被回绝了。华尔特·弗拉格推荐了一个第三者当他的助手，并且一口咬定自己少不了他。

这时候，一阵和风把气球送到了威斯顿上空来，满城百姓都打算给宇航员以隆重的接待。

微风徐来，无限轻柔地吹拂着气球，使它继续从容下降，不偏不倚，恰恰在宪法广场中央着陆。上百只胳膊马上抓住了气球的吊篮，而华尔特·弗

拉格和他的助手便跳到地上。

后者让他的头头去管那麻烦的放气工作，自己却快步奔向那位等得不耐烦的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

当他走近她的时候：

“我来了，太太。”他鞠着躬说。

“十点三十五分了。”阿卡狄娅太太指着市政府那只钟，用一种冷冷的口吻证实道。

“我知道，我们的约会定在十点半，”这位初来者毕恭毕敬地表示歉意。

“我请您原谅，因为气球不会总是那么听话，像我们所指望的那么准时。”

“那末是我错了？和华尔特一起在气球里的就是您吗？”

“就是我。”

“您能对我说个明白吗？”

“那是再简单不过了。以这种方式来赴我们的约会，我觉得挺别致，如此而已。于是就花了几块美元，在吊篮里买了个座位。华尔特·弗拉格答应十点半钟一响就把我降落到这儿。我想，差五分钟是情有可原的。”“情有可原，”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让步了，“我想既然您来了，您的初衷没变吧！”

“丝毫未变。”

“您始终认为我们终止共同生活是个明智的举动。”“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们彼此并非天生地设的一对儿。”“我的想法完全和您的一样。”

“当然，斯坦福先生，我可远没有低估您的人品……”“对您的人品，我也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人往往能互相尊重，而并不互相爱悦。尊重不等于爱。如果两种性格水火不相容，光靠尊重是不行的。”

“这真是金玉良言。”

“显然，要是我们相爱过的话！……”

“那就又当别论了。”

“可是我们并不相爱。”

“千真万确。”

“我们彼此不甚了了，就结了婚，而且彼此都大失所望……唉！要是我们彼此曾帮过什么大忙，那末事情也许会不至于此。”“可惜不是那么回事。您大可不必牺牲您的家财使我免于破产。”

“我会这么办的，斯坦福先生。您那方面，也不必冒生命危险救我的命。”

“我会毫不迟疑的，阿卡狄娅太太。”

“我相信会这样，只不过没遇到过这种机会罢了。我们以前无异路人，如今依旧是路人。”

“这种可悲的说法十分贴切。”

“我们本来以为气味相投。至少在旅行方面是如此……”“可我们在去向问题上，从来都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倒是真的，我要向南，您偏要向北。”

“而我向西，您偏要向东！”

“在火流星事件上弄得不可收拾。”

“是不可收拾。”

“因为您始终决心站在迪安·福赛思先生一边，不真是如此吗？”

“的确有此决心。”

“而且您还决心要到日本去观光流星坠落？”

“的确如此。”

“不过，因为我，我是坚决以西德尼·赫德尔森的意见为准的……”

“并且坚决要去巴塔哥尼亚……”

“这可没有调和的余地。”

“没有调和的余地。”

“那么我们就只有一件事要办了。”

“一件！”

“就是去见法官，先生。”

“我跟您走，太太。”

两人一先一后，在一条直线上相隔三步，朝着普罗思先生家里走去，背后跟着侍女贝尔莎。她出于礼节，与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

老凯特此刻正站在门口。

“普罗思先生在家吗？”斯坦福先生和太太同时间。“不在家。”凯特回答说。

这两位待判决者的脸同样都拉得长长的。

“得好久才回来？”斯坦福太太问。

“在中饭之前。”凯特说。

“他吃中饭吗？”

“一点钟吃。”

“那我们一点钟再来。”斯坦福先生和太太齐声说着走了开去。他们到了广场中央停了下来。那儿，一直被华尔特·弗拉格的气球给堵住了。

“我们要白等两个钟头。”阿卡狄娅·斯坦福太太说。

“两小时零一刻钟。”塞思·斯坦福先生确切地说。

“您乐意和我一起度过两个钟头吗？”

“如果承蒙同意的话。”

“到波托马克河边散散步，您意下如何？”

“我正要向您作此建议。”

夫妻俩便开始朝爱克司特路那个方向走去，才走三步就停了下来。

“您允许我议论一番吗？”斯坦福先生问。

“行。”斯坦福太太回答说。

“那末我想证实这一点：我们意见一致。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啊，阿卡狄娅太太！”

“这也是最后一次！”她边反唇相讥，边举起步来。

要到爱克司特路路口，斯坦福先生和太太得在那团团围住气球的越来越稠密的人群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如果说，人群还不是太稠密，如果说威斯頓的居民并未全部聚集在宪法广场上，那是因为此时此刻有另一桩更为耸动视听、更为引人入胜的事情，引起了人们极其浓厚的兴趣。天刚刚破晓，人群便倾城而出，来到法院，法院门前的“长蛇阵”迅速延长起来。几扇大门一开，大伙便乱哄哄地一拥而入，转眼间把审判厅挤得满满的，几乎要炸开来。那些无法立足的人非得倒退出来不可，而正是这些不走运的或者迟到的人在那儿观看华尔特·弗拉格着陆，以此聊作补偿。

他们是多么希望和那些得天独厚者挤在一起，把审判厅填得满满的，因为此刻，里头正在打一场法官们过去和将来所能见到的头号大官司呢！

当然，在巴黎天文台宣布火流星（或者至少是它的核心）是一团纯金的时候，群众的狂热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当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斩钉截铁地断言这颗小行星会坠落时，此间的狂热恐怕更是天下无匹的了。发疯病例不计其数，几天之间，没有一个疯人院不嫌小了。

然而，在所有这些疯子当中，最疯狂的当然要数那掀起这惊天动地的激情的人。

迄今为止，迪安·福赛思先生也好，赫德尔森博士也好，都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说他们曾热中于争夺发现火流星的优先权，那并非因为它的价值，因为它价值多少亿万——这是谁都不会有份的，——而是一个为了把福赛思的大名，另一个为了把赫德尔森的大名与天文学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当他们在五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夜间发现流星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受到扰乱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一个非常急切的问题马上涌上他们的心头。

火流星坠落后会归谁所有呢？火流星的核心光轮环绕，光彩四射，这个价值亿万黄金的核心又会归谁所有呢？光轮消失之后——况且，这种捉摸不到的光芒并没有什么用场——核心会依然存在。人们会毫不为难地把它变成响当当的、合乎标准的金元！……

它们又会归谁所有呢？

“归我！”迪安·福赛思先生毫不犹豫地喊道，“归我！我是第一个指出它出现在威斯顿的天边！”

“归我！”赫德尔森博士同样信心十足地喊道：“因为我是它的发现者！”

这两个狂徒少不了通过报纸的途径来宣传这些相互抵触的不可调和的要求。两天之间，威斯顿的报纸的版面，充斥着两个对手的怒气横溢的文章。他们把种种有关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流星的不堪入耳的形容语，劈头盖脸地彼此泼过来泼过去。而那颗火流星却似乎正在四百里高空嘲笑他们。

不难理解，在这种境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拟议中的婚礼。因此五月十五日过去了，而弗朗西斯和珍妮依旧是未婚夫妻。

但他们自称为未婚夫妻是否站得住脚呢？迪安·福赛思先生的外甥还想在福赛思先生跟前作最后的尝试，而福赛思先生却一板一眼地回答他说：

“我认为那医生是个无赖，我永远不同意你和这么一个赫德尔森的女儿结婚。”

而差不多就在这同时，上述这位赫德尔森博士正在用恰如其分的字眼大叫着，打断他女儿的声声悲叹：

“弗朗西斯的舅舅是个刁徒，我的女儿永远不嫁这么一个福赛思的外甥。”

这些斩钉截铁的话，叫人非低头不可。

华尔特·弗拉格驾气球升天，又给这两位死对头的天文学家提供了泄私愤的机会。一家酷好披露丑闻的报纸赶忙登载了他们的信件，双方在信中所使用的言词之激烈真是闻所未闻。谁都会承认，这样做并不是想扭转局势。

然而，对骂可解决不了问题。当人们不能和睦相处的时候，只有照例地诉诸法庭。这乃是了结争端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

两个死对头最后都同意照此办理。

迪安·福赛思先生在五月十八日知照赫德尔森博士，打第二天起到德高望重的约翰·普罗思先生的法院出庭对质；而赫德尔森博士马上同样地知照迪安·福赛思先生。因此，五月十八日早上那乱哄哄、闹嚷嚷的人群，终于侵入了法院接待室。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都到了。双方被传唤到法官面前，面对面站着。

刚才，在开庭之初，已有好几桩案件匆匆地了结了，双方来时都是捋袖挥拳的，而离开审判厅时却手挽手地走了，普罗思先生自是得意非常。这两个行将来到他跟前的冤家对头，是否也会如此呢？

“下一个案件。”他命令道。

“福赛思控告赫德尔森，赫德尔森控告福赛思。”法院书记员传呼道。

“叫两位走近些，”法官说着，在安乐椅上挺了下身子。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举步向前，从他们那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支持者当中走了出来。他们站在那儿，挨得近近的，彼此虎视眈眈，双手握拳，活像两尊已经上了炮弹的大炮，只要一点火星，就会引起双倍的爆炸。

“有什么问题，诸位？”法官问，他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

迪安·福赛思先生首先发言。

“我是来维护我的权利的……”

“我维护我的权利。”赫德尔森先生马上打断他的话头。

于是单刀直入，开始了一场震耳的二重唱。在这场二重唱中，既不是唱三度，也不是唱六度，而是违反和声学的整套规则，唱的尽是连续不断的不和谐的调门儿。

普罗思先生用一把象牙刀急骤地敲打着他的办公桌，仿佛乐队指挥要刹住不堪入耳的不和谐音调似的。

“先生，”他说，“请你们务必一个接着一个说！我按照字母表次序，让福赛思先生先发言，然后由赫德尔森先生平心静气地回答。”

于是，迪安·福赛思先生先来陈诉，而博士则极力克制着自己。福赛思先生讲他三月十六日七时三十七分二十秒，如何在伊丽莎白路圆塔上观测到自北而南横空而过的流星，如何在看得见流星的时间里一直盯着它，如何在几天之后，终于寄信给匹兹堡天文台，提请注意他的发现并要求确认他为第一个发现流星者。

轮到赫德尔森博士发言时，势必也作了同样的说明。在双方各自辩护之后，法庭大概并没有比以前了解更多的情况。

然而，看来情况也够明白的了，因为普罗思先生没要求作任何补充说明。他打了个颇为触目的手势，仅仅是要大家安静，待到静下来以后，他便宣读他在两个对手发言时拟就的判决。

其判决文如下：

“鉴于迪安·福赛思先生声称，曾于三月十六日上午七时三十七分二十秒发现火流星穿越威斯顿上空大气层；

“鉴于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曾于同一小时、同一分、同一秒发现同一火流星……”

“对！对！”博士的支持者们大喊着，发狂地朝天挥动拳头。

“不对！不对！”福赛思先生的支持者们用脚踏着地板回敬道。

“然因本起诉立足于分秒问题，并纯属科学范畴；

“又因法律上无可适用于天文发现之优先权的专门条款；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兹宣布本院无权管辖，并认为双方咎责各半。”

这位司法官员显然无法以其他方式作出答复。

况且——这也许是法官的用意所在，——将双方一起驳回，至少无须担心他们会在这种局面下彼此大打出手。这可大有好处。

但是，当事人也好，支持者也好，都不认为此案就此了结。如果说普罗思先生指望借助“无权管辖”的声明以求脱身的话，那他就得放弃这个办法了。

两个声音压倒了全场由判决书引起的一片唧唧喳喳声。

“我要求发言，”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异口同声地喊道。

“虽说我的判决无可反悔，”法官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他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从不摒弃这种说话的语气）：“我完全同意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发言，只要他们肯一个接着一个说。”

这对两位对手未免要求过高了。他们总是一起回答，口齿同样流利，言词同样激烈。彼此不肯迟慢一个字，甚至不肯迟慢一个音节。

普罗思先生懂得，听之任之恐怕是个绝顶明智的办法。于是，他就洗耳恭听。就这样，他终于弄清了他们这场新起的争论的旨意何在。他们争的已不再是有关天文学的问题，而是一场利害之争，是要求所有权的问题。一句话，既然火流星终究该落地，它会属于谁呢？归迪安·福赛思先生？归赫德尔森博士？

“归福赛思先生！”圆塔的支持者们呐喊。

“归赫德尔森博士！”方塔的支持者们呐喊。

普罗思先生露出一脸哲学家的动人的微笑，容光焕发。他要求大家安静下来，顿时就鸦雀无声。大家的兴趣是何等浓厚啊！

“诸位，”他说，“请允许我首先奉劝你们，要是火流星果真坠落……”

“它会落下来的！”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的支持者们争先恐后地叫道。

“好吧！”法官彬彬有礼地屈尊附和道。这种事例在司法官员中间是罕见的，尤其是在美洲。“从我本身来说，并未发现流星坠落有任何不便之处，我只希望它别掉在我花园里的花儿上头。”

阵阵笑声在听众中间盘旋回荡。普罗思先生利用这个缓和机会，满怀好意地朝他那两位受审人望了望。唉！好意也是白搭。驯服残杀成性的老虎会比调解这两个不共戴天的诉讼人还要容易得多。

“那么，”慈父般的法官又接着说，“既然涉及一个价值五亿七千八百八十亿的火流星，我奉劝你们共同分享吧！”

“不！”

这个断然否定的字眼从四面八方爆发出来。福赛思先生也好，赫德尔森博士也好，永远都不会同意分享！毋庸置疑，两人对分的话各人将会得近三万亿；然而，几万亿哪能抵得上个体面问题啊。

普罗思先生深谙人类的弱点，全场一致反对他如此明智的劝告，他并不感到十分惊讶，更没有仓皇失措，而是再次等待骚乱平息下来。

“既然任何调解都不行，”一到听得见他说话的时候，他便说道，“法

庭行将撤回本判决。”

一听到这话，顿时鸦雀无声，仿佛施了魔法似的。谁都不敢打断普罗思先生的话，他正在用平和的声调口授，由他的书记官笔录：

“本庭，“听取诉讼双方之理由及申辩；

“鉴于双方所作申辩具有同等价值，且基于同样证据；

“鉴于流星之发现与上述所有权并无必然关系，鉴于法律本身对此不置可否，又鉴于既无法律可循，又无任何类似案情的判例；

“鉴于此种所谓之所有权，纵使有其充分理由得以行使，而由于诉讼之特殊性，实际上可能会遭到重重不可克服的困难，又鉴于任何判决均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此将危及任何文明社会所立足之各项原则，未免会削弱所判决之事在公众心灵中具有的正权威；

“鉴于在这类特殊诉讼案件中须慎重从事；

“最后，鉴于不论双方所提供的证明如何，本起诉乃是环绕假设的、大有可能无法实现的事件；

“鉴于流星尚有可能坠落于占地球四分之三的海洋之中；

“鉴于在某种情况下，任何足以引起纷争的问题一旦消失，本案势必会一笔勾销；“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兹决定本案延迟至所争执之火流星真正坠落并经正式验证之后再作定论。

“句号。”普罗思先生口授着，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审问就此结束。

听众依然陶醉在普罗思先生那一大串明智的“鉴于”的威力之下。的确，火流星大有可能落入海洋，而到了海底，简直就别想把它打捞上来了。另外，法官所指的究竟是哪些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些神秘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都耐人寻味，而寻思往往能使过度激奋的心灵恢复平静。

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看来并没有在思索，因为他们至少没有平静下来。他们在大厅两头，一面朝对方抡着拳头，一面向他们的支持者慷慨陈词。

“我才不会承认这个判决，”福赛思先生叫喊着，声如洪钟。“简直荒唐透顶！”

“判决荒谬绝伦！”赫德尔森博士也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居然说我的流星会掉不下来！……”

“竟怀疑我的流星会不会落地！……”

“它将落在我宣布过的地方！……”

“我已确定它坠落的地点！……”

“既然我得不到公平待遇……”

“既然对我不公道！……”

“我将誓死捍卫我的权利，我今晚就动身……”

“我将全力以赴，维护本人的权利。我今天就出发……”“去日本！”福赛思先生嚎叫道。

“去巴塔哥尼亚！”赫德尔森博士同样地嚎叫道。“好啊！”两个对垒的阵营各自发出这仅有的一声回答。

当大伙涌到了外头，便分成两部分，原先在审判厅里找不到一席之地的好事者们也加入进来。可真是乱成一团糟；满耳是叫喊、煽动、威胁、恫吓。毋庸置疑，眼看就要动武，因为福赛思先生的支持者显然巴不得干掉赫德尔森先生，而赫德尔森先生的支持者则热中于杀死福赛思先生，这乃是一种超

美国式的收场办法……

幸好当局已采取了措施。大批的警察前来干涉了，他们既坚决又及时，于是把殴斗者们隔开了。

对手们彼此刚刚分开，那种形于其表的怒气就平息下来。但是，他们却必须保留一个借口，以极尽其喧哗之能事。他们即使不再对那位不得他们欢心的党魁呐喊，却还在拚命地大叫大喊，继续为他们集合于其麾下的这一位呐喊着。

“好啊，福赛思先生！”

“好啊，赫德尔森先生！”

这阵阵欢呼往返交错，声如巨雷，不久又化为一片单一的怒吼：

“去火车站！”两派终于一致地嚎叫着。

人群马上自行兵分两路，从宪法广场斜插过去。这时候，广场终于已失掉了华尔特·弗拉格的气球。福赛思先生在一个行列前头耀武扬威，赫德尔森博士则在另一行列前头大出风头。

警察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因为已不必担忧会发生什么骚乱了。这两路人马之间突然发生格斗的危险确已不复存在，他们一路雄赳赳气昂昂地伴随福赛思先生去西火车站，亦即去圣·弗郎西斯科和日本的起点站。而另一路则同样雄赳赳气昂昂地护送赫德尔森先生去东火车站，亦即到纽约乘船去巴塔哥尼亚一线的终点站。

怒骂声渐渐减弱，而后消失在远处。

普罗思先生站在家门口的梯级上，望着那乱哄哄的人群，倒也散了散心。于是想起吃午饭的时间到了，便举步回家。忽然，一个绅士和一位太太走近他身边，他们是绕着广场一直走过来的。

“劳驾，一句话，法官先生。”绅士说。

“悉听尊意，斯坦福先生，斯坦福太太。”普罗思先生和蔼地答道。

“法官先生，”斯坦福先生接着说，“两个月之前我俩来找您，是为了结婚……”

“我三生有幸，”普罗思先生声称，“能有这一机会认识您。”

“今天，法官先生，”斯坦福先生又说，“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是为了离婚。”

普罗思先生是个富有阅历、老于世故的人，他明白眼下不是试图调解的时候。

“我同样庆幸有机会重新结识您。”他说着并没露出惊惶的样子。

两位出庭人鞠了个躬。

“请驾临寒舍。”法官建议道。

“有此必要吗？”塞思·斯坦福先生象两个月前那样问道。

于是，普罗思先生也象两个月以前那样，冷冷地答道：

“大可不必。”

真是圆通之极。况且，新婚虽说一般都不是在如此反常的境况下宣布，但在伟大的合众国它却并不因此而难办一些。

看来再没什么比这更方便的了，而且在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洲国家里，解除婚约竟比结合要容易得多。在美国某些州里，只要有个冒充的正式住处，就不必亲自出场去办离婚。有一些专门事务所负责搜罗证人和提供替代者。这些事务所专门为此招收大员，并且，其中颇有些大名鼎鼎的行家。

斯坦福先生和斯坦福太太不必求助于诸如此类的鬼名堂。他们已在他们确有住宅的弗吉尼亚州中部里士满市办好了必要的手续程序。他们现在到威斯顿来，纯粹是出于一种奇思遐想，想在他们缔结婚姻的老地方来解除婚约。

“你们有正式证书吗？”法官问。

“这是我的。”斯坦福太太说。

“这是我的。”斯坦福先生说。

普罗思先生拿过证书，审阅了一番，确信他们完全合乎法律及各种必要的手续之后，只作了如下答复：

“这是一份印好的离婚证书，只要登上名字和签个字就行了。不过，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在此地……”

“请允许我向您推荐这支极好的钢笔。”斯坦福先生打断他的话说。

“这个文件夹当个垫纸板，真好极了。”斯坦福太太补充着，把一个大大的平底盒从她侍女手里拿过来递给法官。

“您真会随机应变。”后者赞许着，并着手填写起印就的证书上的空项。

这项工作完毕，他便把钢笔递给斯坦福太太。

斯坦福太太即没有仔细看看，也没有因迟疑而双手发抖，当下就签了名：阿卡狄娅·沃克。

塞思·斯坦福先生也同样冷静而沉着地在她之后签了名。然后，他们像两个月前一样，每人递上一张五百美元的钞票：“这个是手续费。”塞思·斯坦福先生第二次这么说。“这是给穷人的。”阿卡狄娅·沃克太太重复道。

他们不再稍事耽搁，向法官鞠了个躬，彼此招呼了一下，便头也不回走掉了。一位上威尔科克斯郊镇，另一位则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当他们走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普罗思先生才终于回到了家里，午饭已经等了他很久很久了。

“您知道吗，凯特，我该在我的招牌上写个什么？”他对老女仆说着，把一块手巾塞在下巴底下。

“不知道，先生。”

“我真该写上：‘此处可骑马结婚，徒步离婚。’”

第十三章

在这章里正如法官约翰·普罗思所预见的，可看到第三个、第四个窃贼相继出现

对于赫德尔森家的痛苦和弗朗西斯·戈登的绝望，我们还是不去详细地描绘为好。弗朗西斯本来是会毫不犹豫地和舅舅断绝关系的，他不一定非要他舅舅的准许不可。对他的怒气及其一切不可避免的后果，他都可以不加理会。但他可以用来对付迪安·福塞思先生的这套办法，却不能同样地用在赫德尔森先生身上。赫太太曾极力说服她丈夫同意这门亲事，并叫他收回自己的决定，可都白费力气。不论是她的恳求，还是她的责怪，都无法使这位固执的博士软下来。露露，那个小露露，尽管再三请求，也遭到无情的拒绝，她的花言巧语和眼泪都无济于事。

而后，就连这种尝试也无法进行了。那两个无疑已发了狂的舅舅和父亲已动身到遥远的国度去了。

然而，他们双双启程完全是白搭！而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因相信这两个天文学家所作的判断而离婚也是多此一举！如果说这四位人物仅仅花上二十四小时三思而后行的话，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大不相同的。

果然，打第二天早上起，威斯顿和别处的报纸就披露了由波士顿天文台台长 J·B·K 署名的纪事。这则纪事使局势大变。它对两位威斯顿之光简直毫不留情。纪事全文转载如下：

“近日由威斯顿城的两位天文爱好者发布的消息经常激动人心。我们责无旁贷，应予以更正。

“请先允许我表示遗憾，如此庄严郑重的通知竟然事前未经真正的科学家检查即行轻率发布。真正的科学家大有人在，他们的学识有执照和文凭为证，他们正在为数众多的正式的天文台发挥其作用。

“不容置疑，首先在对准天空的望远镜里发现一个惠顾并穿越他的视野的天体者是无上光荣的，然而，这种好运气却不能使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一举便变成成为职业的数学家。如果对此认识不足，便来贸然处理一些要求专门技能解决的问题，就有可能犯某些错误。对这类错误我们责无旁贷，必须予以矫正。

“的确，目前全球关注的火流星正遭到某种干扰。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仅凭一次观测，仅以不完全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运算，况且，这些运算还有差错。只要注意一下他们在五月十一日晚上或十二日早上所发现的那次扰乱，事实上就会导致与他们迥然不同的结果。然而更有甚者，火流星运行中遭到的扰乱，其开始和结束既不是在五月十一日，也不是在五月十二日。第一次干扰当追溯到五月十日，而直到现在还在延续。

“这种干扰，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连续的干扰，其结果一方面是使火流星接近地球，另一方面则使它越出本身的轨道。五月十七日，火流星与地球的距离曾减少了七十八公里左右，而其越轨则近乎 55 ”。

“这种物体原状的双重变化并非一次形成的。相反地，这种变化乃是种种微乎其微的变化的总和，而这些微小的变化则是从本月十日起即已相继出现了。

“迄今为止，还无法发现火流星遭到扰乱的原因。在天空中似乎没有任何现象可以作出解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对这种研究能否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看来没有理由表示怀疑。

“不管怎样，目前宣布这个小行星行将坠落至少还为期过早，更不必说确定其坠落的地点和日期。显然，假如那个干扰火流星的未知因素继续在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将以坠落而告终。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迹象可以断定它必将坠落。目前，既然它的运行轨道较前缩小，它的速度便相应地加快了，因而它不会有任何坠落的趋势。坠落只有在某种引力不再作用于它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从反面来讲，假设火流星在过境时被人们发现的那种干扰至今都不规则，而它们的强度变化又没遵循任何规律，人们虽预测到它会坠落，却无法确定其地点和日期。

“总之，由此可得出结论：火流星坠落似乎大有可能；但不肯定。无论如何，它的坠落并非指日可待的。

“因此，我们奉劝大家在一种尚属假设的可能性面前保持冷静。何况这种可能性纵然变成现实，亦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此外，我们今后将逐日公布每日纪事，报道事态的发展，让公众通晓有关情况。”

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是否已得悉 J·B·K·洛文赛的这些结论性的见解呢？这一点不得而知。至于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前者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后者则在纽约领教了波士顿天文台台长的凌辱。他们被弄得面红耳赤，就像挨了一记货真价实的耳光似的。

不管这种屈辱对他们来讲是怎样的残酷无情，他们也只得屈服。和 J·B·K·洛文赛那样的学者是无需争辩的。因而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威斯顿，前者扔掉了买好的前往圣·弗郎西斯科的票子，后者则将预定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舱的钱白白地丢给了一家贪婪的轮船公司。

他们回到了各自的住处，一个急急忙忙爬上圆塔，另一位急急忙忙爬上方塔。既然他们很难再看到那游荡的火流星，既然在他们计算确定的会面地点找不到它了，因而他们很快就承认 J·B·K·洛文赛言之有理了。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不久就领略了他们那难堪的过错所引起的后果。那些当初浩浩荡荡地送他上火车站的行列，如今又变得如何了？显然，公众的恩宠已离他俩而去。在久久地品尝过众望所归的滋味之后，猛地被剥夺了这醉人的美酒该多痛苦啊！

但是不久，他们却面临一个更加严重的忧患。正如约翰·普罗思法官隐隐约约地预言过的那样，第三个竞争者果然崛起在他们的前面。开头只不过是人群中间流传的似是而非的消息，随后，在几小时之间，似是而非的消息竟一变而为蜚声遐迩，天下皆知的正式发布的新闻。

这第三个竞争者集整个文明世界于一身，是很难与之抗衡的。如果说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在这一点上没有被他们的激情蒙住了眼睛的话，他们一开头便会预见到这第三者将插手其间，就不会去打什么荒唐的官司。他们还会想到，世界上各个政府势必会过问这多少个亿的财富，因为这笔突如其来的亿万黄金会使财政大乱。但是，这种“事有必至，势在必行”的简单道理，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居然没有推断出来，于是，

宣布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消息，便像个晴天霹雳似地打在他们头上。

他们四处奔走打听。这则新闻准确无误，甚至已在指派将在华盛顿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成员了。可惜的是，某些代表千里迢迢，致使开会日期不得不比人们所盼望的要迟一些。可是，由于情况紧急，有些政府已决定不等这些代表到齐，而先在华盛顿举行各国驻美国政府的外交官之间的筹备会议。在筹备会议进行期间，那些特使自会陆续到达。在筹备会议中，与会者先进行讨论、研究，以准备好有关资料。这样一来，正式代表大会从其第一次会议起，就会有一个完全确定的会议程序表。

没料到在这儿会发现一份准备出席代表大会的国家的名单。正如传说的那样，这份名单把整个文明世界都包括在内了。没有一个帝国、王国、共和国、公国对这个争议中的问题不表示关注。而且，所有的国家都派了一名代表，从俄国和中国（他们各自的代表为里加的伊凡·萨拉托夫先生和广州的李茅奇阁下）起，直到圣马力诺共和国和安道尔公国为止（伯芙拉吉和拉蒙卓先生则会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两个国家的利益）。

什么要求都可在会上提出，什么希望都属合法，因为就算它真的会落下来的话，谁也不知道流星会落在何处。

第一次筹备会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举行。它一开始便断然解决福赛思、赫德尔森问题，费时不到五分钟。这两位先生特地远道而来，本来硬要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可是白费力气。他们像两个可怜巴巴的闯入者似的被拒之门外。可以想见，当他们回到威斯顿的时候，会气成什么样儿。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指责没引起什么反响。在那个长期以来给他俩身上缀满鲜花的新闻界，现在没有一家报纸替他们说话了。唉！什么“可敬的威斯顿公民”呀，“灵慧的天文学家”呀，还有什么“既出类拔萃又虚怀若谷的数学家”呀，他们当初听都听腻了，而现在呢，调调儿已经变了。

“这两个木偶来华盛顿干吗呢？……他们是最先发现流星的吗？……下文又将如何呢？……难道这种偶然情况给了他们什么权利了吗？……在流星坠落一事中，难道他们也算个什么名堂？……说实在的，甚至大可不必去讨论如此可笑的勃勃野心！”这就是目前报界的种种高论。世界之光也就这样消逝了！

两个人的问题解决以后，正经的事就开始了。

首先，开了好几次会来确定主权国家的名单。是主权国家才会有权参加代表大会。许多国家在华盛顿没有正式代表，在大会开始讨论实质问题时，他们原则上将有权参加合作。制订名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讨论颇为激烈。例如，匈牙利和芬兰要求派遣直接代表，这个要求遭到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内阁的强烈反对。另外，法国和土耳其在有关突尼斯问题上，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勒贝的个人发言又使这场争论复杂化。日本方面在有关朝鲜的问题上十分恼火。总之，大多数国家都碰到了类似的困难。连续开了七次会，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正在这时，六月一日发生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它把大家的心都搅乱了。

J·B·K·洛文赛按照他的诺言，每天按时地以简短的纪事形式在报刊上发布有关火流星的消息。迄今为止，这些纪事并未提供任何特殊情况，而只是通知全世界，流星的运行继续有微小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总和使流星坠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但是还不可能认为它一定会掉下来。

然而，六月一日发布的纪事却和先前大不相同。简直要叫人相信火流星

所受到的扰乱具有传染性，因为 J·B·K·洛文赛本人也显得心神不安了。

“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他那天说，“向公众宣告我们亲眼看到的奇异现象。这些现象丝毫无损于天文科学所立足的基础，亦即科学本身，因为人类知识是个整体，其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然而，由于这些现象未解释清楚，也无法解释，我们就不能认为它具有无可争辩的可靠性。

“我们行前的纪事曾告知公众，威斯顿的那颗火流星在运行中遭到连续不断的干扰，而迄今为止，尚无法确定这种干扰的原因及其规律性。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总是反常的。不错，一个天文学家观测天空也同看书一样，平常在天上不论发生什么，他都预见得到，或者至少能预言其后果。几百年前预告的日月蚀现象，后来果然如当初所预告的那样在确定的某一秒钟内发生了，仿佛是听从于人的指挥一样。科学有先见之明，在未来的迷雾缥缈中有人看出了蚀的现象。而在这个预言成为现实的片刻，预言者却已在永恒的梦里里沉睡了数百年之久了。

“然而，假如观测到的种种干扰系反常现象，那它就不会和科学的数据不符；假如原因不明，我们理应谴责我们的分析方法不完善。

“今天，情况变了。打前天（五月三十日）起，火流星的运行受到了新的扰乱，而这些扰乱和我们最稳固的理论知识截然相反。这就是说，我们不应指望日后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具有数学公理威力的，作为我们计算基础的那些定理在这个种类里失去效用了。

“最蹩脚的观测者都能轻易地看到，当火流星在五月三十日下午第二次经过时，它不是像五月十日以来所持续发生的那样，不是仍然向地球靠拢，反而是明显地与地球远离了。另外，它的轨道的倾斜度在二十天以来，越来越变成北—东—南—西，而现在却忽然停止这种加剧的现象了。

“昨天，五月三十一日，流星在日出后第四次经过上空，我们不得不证实，它的轨道再度相当准确地变成北—南，而它与地球的距离则恢复原先的状态。于是这种陡然发生的现象就大为费解了。

“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虽说在自然界里面可能存在这些互不连贯的现象，但科学已无法解释这种毫无连贯的现象。

“我们在发表第一则纪事时，曾说过流星坠落尚不能肯定，至少只能认为有此可能。而现在，我们甚至再也不作如此断言，宁愿反躬自省，来忏悔自己的无知。”

要是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第八次筹备会议中间扔一枚炸弹的话，恐怕都收不到能与 J·B·K·洛文赛的纪事媲美的效果。会场上人人争夺着披露这则纪事的报纸。报上还发表了字里行间塞满感叹号的评论，注释……把这则纪事围得水泄不通。整个下午全都消磨在谈天和异常激动的议论上，使代表大会的艰巨工作遭到了莫大的妨碍。

后来的几天就更糟糕了。J·B·K·洛文赛的纪事接踵而来，而且是一个比一个惊人。在这一场群星翩翩起舞的极有规则的芭蕾舞当中，唯独火流星似乎在大跳其喧闹而怪诞的康康舞，在大跳其毫无节拍的离奇古怪的独舞。它的轨道时而在东边倾斜三度，时而又朝西面倾斜四度。如果说，在它某一次经过时，略微向地球靠拢的话，下一次经过时，却要远离地球几公里。简直要叫人发疯！这种疯狂渐渐地感染了代表大会，外交官们因为对讨论的实际效益心中无数，工作起来都没精打采的，没有什么谋求成功的决心。

但是，时光在流逝。各个国家的代表从世界各地飞速地奔向美国，奔向

华盛顿。其中许多人已经到了。不久，他们的人数就已经足够，可以不必等待那些旅程较远的同行的到来，便正常地举行大会了。那么，他们是否将发现问题还原封未动，甚至连第一个小点都没弄清楚呢？

筹备会议的成员们死要面子，于是便拚命工作，终于在八次补充会议期间，将那些可以派代表与会的国家分定。与会国家的数目定为五十二个，即欧洲二十五个，亚洲六个，非洲四个，美洲十七个。它们包括十二个帝国，十二个世袭王国，二十二个共和国和六个公国。这五十二个帝国、王国、共和国和公国，要么是凭它们本土，要么是凭他们的附庸国和殖民地而被认为是地球绝无仅有的主人。

筹备会议作出这个决定正是时候。获准参加商谈的五十二个国家的代表绝大多数都已来到华盛顿，而且天天还有代表到达。

国际代表大会于六月十日下午二时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年高德劭者、摩纳哥公国代表、海洋学教授索里艾斯先生主持，并立即着手成立大会正式领导机构。

为了表示对东道国的敬重，大会便在第一轮选举中选出美国代表、杰出的法学家哈维先生担任大会主席。

副主席的职位则争议较多，最后落到了俄国头上，其代表为萨拉托夫先生。

法国、英国和日本代表接着被选为秘书。

这些正式手续办完后，由主席彬彬有礼地致开幕词，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随后他宣布即将任命三个小组委员会。这些小组委员会受大会委托，从人口统计学、财政和司法这三重观点着眼，来研究一个最完善的工作方法。

投票刚刚开始，忽见一个传达人员走到主席席位那儿，交给哈维先生一份电报。

哈维先生开始看电报，他越往下看，脸上越是流露出诧异的表情。但是他稍加思考之后，便不屑地耸耸肩。尽管如此，他还是再考虑了一下，并叫人打铃，以引起各位同行的注意。

当全场安静下来之后：

“诸位，”哈维先生说，“我想应当告诉大家，我刚才收到了这份电报。无疑，这不是出自恶作剧的家伙之手，便是出自疯子之手。但是，我觉得向你们宣读一下似更合乎规则。这份电报没有落款，其内容如下：

“主席先生：

“我很荣幸地通知国际代表大会，那颗想必成为大会讨论对象的火流星，乃是‘个人之物’，因为它是我的个人财产。

“国际代表大会因而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并且，如果坚持存在的话，那末它的工作预先就被宣告无效。

“火流星接近地球乃是出于我的意志，它将落在我的家里：因此它是属于我的。”

“这份电报没有落款？”英国代表问。

“没落款。”

“既然如此，最好还是不予理睬。”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声称。

“我的意见也是如此，”主席赞同地说，“将这份电报干脆作为大会资料归档，想必合乎诸位的心意……不知诸位意下如何？……没有异议？……继续开会。”

第十四章

在这章里蒂波寡妇冒冒失失地热衷于解决天体力学尖端问题；而银行家罗伯特·勒格尔惶惶不可终日

聪明睿智之士都认为，民情风俗的进步使挂名差使日趋消亡，我们将相信他们的话总是对的。然而，在这异端频仍的年头，却至少还有那么一个挂名差使。

这个挂名差使归蒂波寡妇所有，她本是个女屠户，现在泽费兰·西达尔先生家料理家务。

蒂波寡妇的差使仅仅是收拾这精神失常的学者的卧室，而这间卧室的家具则只剩下它的最最简单的字面的意思了。收拾这么个房间的劳动简直是无法和大力士赫克里士的第十三桩奇迹相提并论。至于住宅的其余部分，则大都使她英雄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在第二个房间里，人家早已关照她，绝对禁止她以任何借口去碰一下这儿的乱纸堆，这些乱纸在室内堆成一圈儿。按照老规矩，她的扫帚只限于在房间正中的一个方块中来回活动。这小方块的地板倒是抛头露面，毫无遮挡的。

蒂波寡妇生性好洁，又爱整齐。这小方块地板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团团围住，仿佛汪洋大海当中的一个小岛。她看到这一片混乱景象，简直痛心疾首，始终如饥似渴地巴不得来它一个大清理。有一次，她单独一个在家，便大着胆子动手干了起来。谁知泽费兰·西达尔出其不意地突然回来了。他顿时大发雷霆，那平常温和宽厚的面孔露出那么凶恶狰狞的样子，以致蒂波寡妇为此整整一星期都神经质地直打哆嗦。从此，她再也不敢冒风险对这块不复归她管辖的领土，有丝毫的侵犯。

羁绊重重，使蒂波寡妇在其职业中无法大大施展身手，竟至落到几乎无所事事的地步。再说，这也并不妨碍她每天在那位布尔乔亚家里消磨两个小时。她就是这样来称呼泽费兰·西达尔的，还自以为这才是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呢。在这两个钟头里面，有七刻钟是用于聊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于文雅的独白。

的确，蒂波太太除了为数众多的优点之外，还具有一种言辞流畅、滔滔不绝的惊人本领。某些人认为她已饶舌得出奇。但是这纯粹是恶意中伤。她只是爱说话，如此而已。

这并非因为她听凭自己的想象力的恣意驰骋。这个人家的高贵门第（而且把她也算在内）构成她头一道话题，继之而来的是诉说自己悲惨身世的篇章。她说明一个女屠户如何因重重祸事而沦落为女仆的。人家知道这段伤心事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蒂波太太在追述往事的时候总是体会到同样的愉快。这个话题一完，她就会谈起她正在服侍或者曾经服侍过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会把泽费兰·西达尔的种种看法、习惯、生活方式，去和那些人的看法习惯、生活方式作一番比较，并且铁面无私，不偏不倚地分头进行褒贬。

她的主人从来不搭腔，却显出一副经久不变的耐心。说实在的，他沉迷在梦境之中，并没有聆听她的废话，而无论如何，这可大大减低这些废话的价值。不管怎么样，多年来事情却一帆风顺，她总是讲她的，而这一位则总是不听她的。总之他们两人彼此非常满意。

五月三十日那天，蒂波太太一如既往，在上午九点钟走入泽费兰的家门。

这位学者头一天已经和他的朋友马赛勒·勒鲁一起出门去了，房子里空空的。

蒂波太太并不感到分外惊奇，以往一连串的外出，使她认为这一次突然的失踪乃是正常现象。她只是因为少了听众而感到无聊罢了。她像平常那样做了家务，卧室收拾完了，她便进入了另一个堂而皇之地名之曰工作室的房间。在那儿，啊呀，她可真是大大地激动了一番！

一个怪物，一个发黑的箱子似的东西竟大大地减少了方块地板上保留给她的扫帚的合法面积。这是什么意思？蒂波太太毅然决然，决不容忍对她的权利作如此的侵犯。她用一只结实的手搬动了这个东西，然后才平心静气地从事她的例行公事。她的耳朵有点背，听不见箱子里传出的隆隆声。同样的，那个金属反光镜的浅蓝色的幽光是如此微弱，以致始终没有被她那涣散的目光所觉察。然而有一个怪现象却必然地引起了她的注意。当她走过那个金属反光镜前面的时候，一股不可抗拒的推力竟使她跌倒在那个方块上。到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发现有腰上泛起一片青紫，她觉得真离奇，因为她是跌倒在左边的。可是，机不再来，她已无缘重返那个反光镜的轴心之中，那种现象再也不会重新出现了。所以，她也就不会思索她的这场横祸和那只为她大胆的手所激动过的箱子有什么关系，她以为是自己失足跌倒，再也不想别的。

蒂波太太怀着深深的责任感打扫完毕，便把箱子放回原处。说句公道话，她甚至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准确无误地安放在她原先发现它的地方。要是她只做到差不多，那应当予以原谅，她可绝不是处心积虑地把那个尘埃纷扬的小圆柱体对着和原先略微不同的方向的。

在后几天，蒂波寡妇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因为，只要她的习惯合乎道德而且令人赞叹，干吗要去改变它呢？

然而，必须承认，习惯成自然，在她的心目中，那个发黑的箱子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并且，必须承认，她天天在打扫之后将箱子放回原处时，其小心翼翼的程度也渐渐降低。不容置疑，她总少不了把这只箱子拖回窗前，因为西达尔先生认为把它放在那儿好。但是这个金属反光镜时而朝这儿，时而朝那儿，张开它的小孔，而且方向越来越多样化。有一天，它将那尘埃纷扬的圆柱体朝稍稍偏左的方向伸出去，改天又稍稍偏右。蒂波寡妇觉得其中并没有多少鬼名堂，而且更不会料到她那位异想天开的合伙人所加于J·B·K·洛文赛的不堪忍受的苦恼。甚至有一次，由于不当心，她在其支轴上转了转，只见它笔直地迎着天花板微微张开，她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便之处。当西达尔先生七月十日下午回到家时，他发现他的机器就是这样朝着天顶的。

他在海上度过了一些日子，惬意之极。要不是十二天后，心血来潮，想换换内衣，他也许还会多盘桓一些时候。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他只好去翻他的包裹。这下他可怔住了，包裹里竟发现二十七个大口瓶。于是泽费兰·西达尔瞠目结舌，不知这二十七个大口瓶到这儿来干啥？然而，回忆的链条不久就重新互相联结起来，他记起了有关电池的计划，一个如此迷人而又遗忘得如此干干净净的计划。

他狠狠地用拳头把自己捶了几下以示惩罚。然后，就赶忙把那二十七个大口瓶重新包好，于是就让他的朋友玛赛尔·勒鲁在海上扎根，而自己急忙跳上火车，径直将它们送到了巴黎。

在旅途中，泽费兰·西达尔大有可能忘了他赶回来的十万火急的原因，

这是不足为奇的。当他踏上圣拉萨尔码头的时候，碰上一件小事，才使他重新记了起来。

他本来是异常细心的将二十七个大口瓶重新包好的，在踏上码头时，那包裹竟突然爆裂，瓶子里的东西全部都倒在柏油马路上，砸得粉碎，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两百个人都转过头来，还以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呢。可他们只见泽费兰·西达尔目瞪口呆地望着这场横祸出神。

至少这场灾祸有个好处，就是使那些突然破裂的大口瓶的主人想起了他巴黎之行的目的。在回到家之前，先到卖化学产品的店里去了一趟，在那儿买了二十七个个崭新的大口瓶，而后又到了木匠家，他在那儿定做的架子已经白白地等了他十天了。他背着这些大包小包，内心颤动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愿望，匆匆忙忙地打开他的房门。然而，他一看到机器上的反光镜朝天半开着，不觉钉在房门口。

顿时往事如潮，滚滚而来。泽费兰·西达尔心里乱糟糟的，以致双手无力，让大包小包一起掉了下来。这些包包马上依从重力定律，毫不迟疑，笔直地朝着地心落了下去。假如没有那不知趣的小方块地板挡驾的话，毋庸置疑，它们都会到达地心的。当那二十七个大口瓶打碎后发出噼噼啪啪的巨响时，那放在方块地板上的支架也折成了两截。不到一小时，总共打了五十四个大口瓶。长此下去，要不了多久，泽费兰·西达尔就会把银行里的那笔大大的存款花个精光，这位卓绝的砸瓶者竟然还觉察不到这场希腊百牲祭似的大屠杀，他木然不动地呆在门口梯级上，流露出一副梦悠悠的神情，在端详着他的机器。

“这个，这是蒂波寡妇干的，该死！”他说着便决心跨进房门，这至少还证明一下他高超的辨别力。

他抬眼一看，发现天花板本身和天花板的上端的屋顶有一个小洞，它正好位于金属反光镜的轴线上。在反光镜的中心，一个灯泡继续狂热地跳着华尔兹舞。这个小洞有铅笔那么粗，其边缘清晰，活像是用冲头冲出来的。

泽费兰·西达尔咧开嘴，满脸堆笑，他毅然决然地开始寻欢作乐了。

“啊！……啊！”他低声说。

不过，最好是干预一下。他俯身在机器上头，中断了它的运转，嗡嗡声马上停止，浅蓝色的微光熄灭了，灯泡渐渐地不动了。“啊！……啊！……”泽费兰·西达尔重复道：“该有好看了！”

他手忙脚乱地把堆在桌上的那捆报纸上的带子弄断了，便一份接一份地读起 J·B·K·洛文赛的那些纪事来了。后者就是靠这些纪事，将有关威斯顿的火流星的种种荒诞的、异想天开的名堂告知全世界的。泽费兰·西达尔笑得前俯后仰。

读到某几份报纸时，他却皱起眉头。国际代表大会在筹备会议之后宣布在当天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个国际代表大会究竟干什么的？有什么必要将火流星的所有权授人？难道它不是当然属于那个把它引向地球的人吗？要是没有这个人，它便会永远遨游在太空之中。

然而，泽费兰·西达尔考虑到谁都不知道他所作的干扰，因此，应当揭示这件事，以免国际代表大会浪费时间，去干那种分明已经毫无效果的工作。

他用脚推开二十七个大口瓶的碎片，奔赴最近的一个邮局，发了一个电报，这就是哈维先生在高高在上的主席席位上收读的那份电报。说真的，要是他忘了署名的话，并不是谁的过错，这乃是出于一个颇为专心的人身上异

常惊人的一次分心。

办完了这件事，泽费兰·西达尔回到他的府上，在一份谈及流星往返的科学杂志上了解了一下有关情况。然后，再一次在他的望远镜里进行搜索，作了一番卓绝的观测。这次观测可用来作为新的计算的基础。

夜半时分，一切都决定了，他又开动他的机器，朝着一个适宜的方向将辐射能射向太空。过了半小时，机器停下来，他便平平静静地上床睡了个安稳觉。

泽费兰·西达尔搞试验已有两天了。他刚才是当天下午第三次中断机器的运转，这时有人敲门了。他跑去开门，站在他对面的是银行家罗伯特·勒格尔！

“好！你在这儿！”银行家喊着跨过门槛。

“正如您亲眼所见。”泽费兰·西达尔说。

“运气不错！”勒格尔先生反唇相讥道。“我都弄不清爬你的七层楼已经爬了多少回了，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我没出过门。”西达尔回答着话，脸上不由得微微发红。

“出门！……”勒格尔先生又叫了起来，声音愤愤然。“出门，简直该死！……可能把人弄得这么坐立不安哪。”

泽费兰·西达尔不胜惊讶地望着他的教父。当然，他可以指望教父对他的感情来摆脱眼前的困境，可是事情到这个地步！……

“啊！可是，我的舅舅，有什么跟你过不去的？”他问。

“有什么跟我过不去？”银行家重复道，“你不知道，该死的，我的全部家当都系在你的脑袋上头呢。”

“我不明白。”泽费兰·西达尔说着往桌子上一坐，并把他唯一的座椅奉献给客人。

“当初你来告诉我，你那想入非非的计划，”勒格尔先生接着说下去，“我承认你最后使我信服了。”

“天哪！……”西达尔赞叹道。

“因此，我就断然地把赌注下在你的运气上，并在交易所里坚决主张跌价。”

“跌价？”

“是的，我当了售货员。”

“售什么货？”

“售金矿。你懂得，要是火流星掉下来，金矿将会跌下去，于是……”

“将会跌下去？……我越弄越糊涂。”西达尔打断了他，“我不明白我的机器对一个金矿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不会对金矿有什么影响，”勒格尔承认。“影响到金矿股票的涨落，这是另一码事。”

“好吧！”西达尔不再坚持，让步了，“那么说您已经把金矿股票卖掉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证明您有的是股票。”

“恰恰相反，我只有一张。”

“呵！……”西达尔大为震惊，说道：“出卖自己没有的东西，这可太恶劣了，我，我可不赞成这一手。”

“这就是所谓的买空卖空，我亲爱的泽费兰，”银行家解释道，“待到该支付证券的时候，我就去买了来，就是这样。”

“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卖是为了买，乍一看似乎并不巧妙呀。”

“就是这个叫你上当，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金矿股票就不那么贵了。”

“干吗它们会不那么贵呢？”

“因为火流星将扔下比目前地球所拥有的还要多的黄金，黄金的价值将因而至少降低一半，而金矿股票将跌到一钱不值，或者差不多一钱不值，你现在懂了吗？”

“当然。”西达尔没啥把握地说。

“首先，”银行家接下去说，“我有幸信赖了你。人们发现的火流星运行中受到的扰乱，以及它肯定会坠落的预告，已经引起金矿方面头一次跌价百分之二十五。我高兴极了，我深信跌价还将大大加剧，所以，我在这个大幅度的涨落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就是说？……”

“就是说，我卖掉了还要多得多的金矿。”

“都是您所没有的？……”

“当然……只要你弄清楚了这些事儿，就该想到我有多着急。你跑得无影无踪，火流星又不再往下掉，而在天上东逛西逛的，结果金矿回涨，我就大大亏本。你对此作何感想？”

泽费兰·西达尔简直在好奇地端详着他的教父。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这个冷静、沉着的人激动到如此地步。

“我还没有完全领会你那一整套玩艺儿，”他终于说道。“对这些麻烦事儿，我只能望洋兴叹。不过，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一点。对您来说，看到火流星落地会是一件大喜事。好吧！您放心好了，它会掉下来的。”

“你可以向我担保？”

“我向您担保。”

“说了算数？”

“说了算数……不过您，您那方面，您替我买了地皮了？”

“当然，”勒格尔先生回答。“我们规规矩矩，照章办事。地产证券就在我袋里。”

“那就万事大吉了。”泽费兰·西达尔赞同地说，“我甚至可以向您宣布，我的实验将在七月五日结束。到了那一天，我就要离开巴黎，去迎接火流星。”

“掉下来的火流星？”

“掉下来的火流星。”

“我和你一起去！”勒格尔先生叫了起来，欣喜若狂。

“要是您高兴的话！……”泽费兰·西达尔说。

不论是出于对勒格尔先生的责任心，或由于醉心于科学，反正总有一种有益的东西在影响着他，使他不至于再干蠢事。已经开了头的实验正在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着，那个神秘的机器在嗡嗡叫，每二十四小时叫十四次多一点，一直叫到七月五日止。

泽费兰·西达尔时而对流星进行天文观测。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一切顺利，并且合乎他的预见。

七月五日上午，他最后一次把镜头对准天空。

“行了，”他说着离开了这个器械。“现在可以听之任之了。”

他马上收拾起他的大包小包来了。首先是他的机器，还有几个备用的灯

泡和望远镜，他非常熟练地把这些东西包扎起来，用一些小盒子垫上，以防旅途中的意外。然后，轮到他个人的行李。

打一开步走，差点儿叫一个重大的困难挡住了路。究竟如何包装这些该带走的東西呢？用旅行箱？泽费兰·西达尔从来没有这玩艺儿。那么手提箱？……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记起了他可能有一只手提箱的。他的确是真的拥有一只手提箱，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他翻箱倒篋，大力寻找，终于在一个黑洞洞的小间的尽头找到了它。那个小间堆着乱七八糟的破烂，——他家庭生活的排泄物。在这一片混乱当中，连最在行的古董商都难免会晕头转向。

泽费兰·西达尔把这只手提箱弄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以往是整个儿蒙着布面的，这一点无可否认，因为现在还有几块破布头粘在它那纸板做的骨架上头。至于箱子上的几根皮条嘛，当年可能存在过，但却不能肯定，因为已毫无遗迹可寻了。泽费兰·西达尔在卧室中央打开了箱子，面对着它那两片空空如也的、张得大大的侧翼，他将放些什么在里头呢？

“只放必需的东西，”他对自己断然说道，“因此最好有次序地进行，并且作一番合理的挑选。”由于采取这个方针，他便先放好三只鞋子。他以后想必会感到大大的遗憾，这三只鞋子里面，不巧有一只是带钮扣的高帮皮鞋，另一只是系鞋带的皮鞋，第三只则是拖鞋。但是，从目前来说，至少这件事还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只是箱子的一角已经装满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嘛！

三只鞋装了箱，泽费兰·西达尔已疲劳不堪，在额上擦起汗来了，然后，他又重新开始琢磨。

琢磨之后，他朦胧地意识到从装箱技术的特定观点看来，自己未免不高明，因此，他大失所望，既然照传统的老办法不行，便决定随心所欲了。因而，他就用手一大捧一大捧地把抽屉搬空，把一大堆衣服——这衣堆相当于他的衣橱——也都搬得空空的，转眼间，扔在箱子里的拉拉杂杂、东拼西凑的东西堆成了一堆，都满出来了，很可能另外一格还是空的，但泽费兰·西达尔却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势必要用一只脚后跟势不可当地去把他这堆货物全都塞进箱子，直到那容器和其容纳物之间达到完全协调为止。

于是他便用一根满是结头的牢牢实实的绳子把箱子捆起来，这些绳结打得如此复杂，以致这位打结者今后恐怕无法把它们松开。而后，他便带着沾沾自喜的心情凝视起自己的杰作来了。

现在只须去火车站了。不管泽费兰·西达尔走起路来是何等勇敢无畏，却别想徒步把他的机器、望远镜和箱子扛到火车站去。这可就麻烦啦！

可以想象，他终于会发现巴黎有出租马车。然而，他这一番脑力劳动被免掉了，因为罗伯特·勒格尔先生出现在门口。

“怎么？”他问，“你准备好了，泽费兰？”

“您瞧，我在等您呢。”西达尔天真地回答，而他其实早就把他教父要他同行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动身吧，”勒格尔先生说。“有几个包？”

“三个。我的机器，我的望远镜和我的箱子。”

“给我一个，你拿另外两个。我的车在下头。”

“好主意！”泽费兰·西达尔赞赏着，随手关上了房门。

第十五章

在这里 J·B·K·洛文赛选定天字第一号的中彩者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的差错受到 J·B·K·洛文赛铁面无私的揭发，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桩倒霉事儿，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国际代表大会那儿又遭到了不光彩的挫败。从此以后，他们感到生活没有乐趣。他们被人遗忘了，并且转入了普普通通、无足轻重的公民的行列。他们曾经陶醉在光荣之中，因而公众的冷漠，简直使他们受不了。

他们在和最后几个忠实信徒的谈话中，狠狠地谴责群众的盲目性，并添加种种强有力的论据，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进行辩护。即使他们搞错了，难道就可以责备他们吗？他们那位严厉的批评家 J·B·K·洛文赛自己不也同样弄错了，并宣布自己无能为力了吗？除了他们的火流星既特殊又反常这一点之外，又能得出另外什么结论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过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而且完全情有可原的吗？

“当然是的！”最后的忠实信徒们赞同地说。

至于那个国际代表大会，谁能想得出来有比它更不公正的呢？好吧，让它去采取种种处心积虑的措施来捍卫全世界财政的良好秩序吧！可是怎么敢抹杀流星发现者的权利呢？要是没有这位发现者指出它并因而使全世界瞩目的话，火流星就会仍然默默无闻，即使它最后该落到地球上，谁也不会预见到它的坠落！

“而这个发现者就是人啊！”迪安·福赛思先生劲头十足地声称。

“是我！”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那一边也这样声称，其劲头毫不逊色。

“当然是如此！”最后的信徒们再次表示赞同。

不管这种赞许给两位天文学家带来多大的鼓励，总代替不了群众的热情洋溢的喝彩。但是，要向所有的行人去进行分批的宣传，并且使他们信服，这在人力物力上是无法办到的，因此他们就只好满足于稀稀拉拉、零零落落的赞赏者菲薄的恭维和奉承了。

他们的沮丧情绪并没有使他们的劲头稍减。人们越是要抹杀他们对于火流星的权利要求，他们就越热中于要求这些权利；别人越是不把他们的要求当一回事，他们就越坚持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流星之主的身分。

在如此这般的精神状态下，和解简直不可能。所以也就别去想它了。与此相反，两个不幸的未婚夫妻却似乎一天更比一天地遭到拆散。

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大声宣布，他们将谴责这种他们自认为是深受其害的掠夺行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并且，他们还要向拥有司法权的各级机构一直控告到底。这样一来，就会有好戏看了！福赛思先生为一方，赫德尔森博士为另一方，而全世界其他的人又都是他们的对立面。如果能找到一个有权裁判的法庭的话，这简直是一场了不起的大官司！……

这两位变成了死对头的老朋友暂且呆在各自的家里，足不出户，怯于见人，孤寂地在圆塔平台上或在方塔平台上度日子。从平台上他们可以守着那颗曾使他们发狂的流星，而且，一天数次，看到它继续在天穹深处划着那光华夺目的曲线。他们很少从高处下来。在那儿至少可以躲避周围那些近在咫尺的亲人。他们深感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而那些人所表示的敌意又要给他们添加一层痛苦。

弗郎西斯戈登满脑子都是青梅竹马的往事，心头丢不下伊丽莎白路上的那个人家。但是，他现在再也不跟他舅舅讲话了。吃午饭也好，吃晚饭也好，大家都一声不吭。米茨也不再开口，不再打开她那津津有味的话匣子。房子里一片沉寂，一片凄凉，活像个修道院。

在赫德尔森家里，家庭关系也不见得愉快些。小露露不顾她爸爸投来的一道道哀求的目光，她赌着气，样子十分无情；珍妮则不顾她妈妈的劝告，没完没了地哭着；至于她妈妈，只是一味地唉声叹气，指望时间这贴灵丹妙药给这种既丑恶又可笑的局势带来转机。

赫德尔森太太是对的，因为据说时间会安排得诸事如意。然而，可得承认，它这次似乎并不急于改善这两个不幸的家庭的现状。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对周围亲人的责怪并非麻木不仁，只是这种责怪没引起他们在别处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他们那种固定的思想，使他们对于与火流星无关的其他任何情感一概无动于衷，冷若冰霜。啊！这个火流星！……他们内心全部的爱，他们的全部心思，他们活在世上的全部愿望统统都属于它！

当他们阅读 J·B·K·洛文赛的每日纪事和国际代表大会历次会议公报时，他们是多么感情冲动啊！那些人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终于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了。

因此，当他们得悉筹备会议困难重重时，便得意非常；当他们知道国际代表大会为达成一个靠不住的、大成问题的协议，进展是何等缓慢、何等迂回曲折时，情绪又是何等兴高采烈啊！

用一种通俗的话来说，华盛顿的国际代表大会无异是在抽签摸彩！

国际代表大会打第二次会议起，似乎使人感到它并不是顺顺当当就能完成任务的。尽管在小组委员会内部作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会议一开头，人们就会明白那种融洽无间的气氛是难以实现的了。

第一个提案坚决要求将火流星的所有权留给那个接管自天而降的火流星的国家，这无异于抽签摸彩。在这场摸彩中，只会会有一个彩头，而且是个大大的彩头！

这个提案由俄国提出，得到英国和中国的支持。这些都是些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提案引起了所谓议会式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其他的国家都摇摆不定。于是不得不暂时体会。体会期间，就少不了密谋策划啦，暗施诡计啦……最后，为了推迟一场尴尬的表决，瑞士提出有关延期投票的动议，并获得了多数票。

只有等公平分摊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大家才会再来讨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

然而，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什么叫公正，什么又叫不公正呢？这是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如果说通过讨论无法在这个方面得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国际代表大会的一大堆会议就白开了。其中有的会议乱成一团，弄得哈维先生不得不戴上帽子，离开主席席位。

虽说他的这种做法，目前可以使人声鼎沸的大会平静下来，以后还会一直如此有效吗？人们的情绪是这样的激动，言论是这样的激烈，看来事情就很难说了。事实上，群情激昂已达到了如此地步，诉诸武力已指日可待。而这种行径未免会大大有损于派代表出席大会的大多数国家的声望。

然而，这样的丑事却是合乎事物的逻辑的。没有什么因素能使那种狂乱情绪平息下来。相反，它似乎还在一天天激化，因为据 J·B·K·洛文赛每

日纪事来看，应该认为火流星坠落的可能性是一天大似一天了。

十来个异常激动的公报发布了，它们报道了流星所跳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萨拉班德舞，以及观测者的绝望和痛心。在这些公报发表之后，这位观测者倒似乎恢复了平静。突然，在六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夜间，他发现流星已停止了它那任性的遨游，而重新为一种规则的、有恒的力所牵引。这种引力虽说是未知的，但不再违反常规了。从这时起，J·B·K·洛文赛恢复了数学家所固有的宁静心境，且等日后再来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天体在过去的十天时间内好像患上了癡狂症。

全世界不久就从他那儿获悉了流星已恢复常态的消息。而打那天起，流星所受到的缓慢的干扰一直被他记录在每日纪事上。流星的轨道又开始偏向北一东一南一西，它和地球的距离则依照一种 J·B·K·洛文赛无法确定的渐进规律在逐渐减少。因此坠落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了。如果还不能完全肯定的话，那也是一天天临近了。

这对国际代表大会来说，是个何等巨大的动力呀，它促使它加紧去完成它的各项任务。

波士顿天文台台长兼学者在他的七月五日到十四日最后的几次纪事中，作了更为大胆的预测。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了流星在运行中突然出现的新的重大变化，并且预言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公众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明白一切。

恰恰是在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国际代表大会彻底陷入僵局。凡是讨论过的办法都相继遭到否决，现在已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代表们面面相觑，啼笑皆非。重提从各方面都已进行过探讨并且毫无结果的问题，其目的究竟何在呢？

将流星的亿万黄金按领土面积大小由各个国家分摊的提案，从头几次会议起就被否决。不过，这个办法倒是合乎人们所寻求的公平原则的。因为幅员辽阔的国家需要量大一些。另外，它们既然同意分摊，就等于失去了它们独吞的机会，而这机会比起小国来，它们要多得多，这是理应得到报偿的。但这个办法不免遭到人口稠密国家的反对，并且最后遭到了否决。

人口稠密的国家马上提议，不按平方公里数的比例，而按居民人数的比例来进行分配。

这个办法也颇为公平，因为它符合人权平等的原则。但却遭到俄国、巴西、阿根廷及好几个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的抨击。哈维主席身为门罗主义的心悦诚服的信徒，他只能站在美洲两个共和国所表示的意见一边，而他的影响对表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十票弃权，十九票反对，使天平侧向了否定的一边。

于是一些财政拮据的国家——还是不明确指名为好——提议，分配天上掉下来的黄金用如下方法才会公平合理，就是要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命运达到尽可能的均衡。大家马上起而反对，说这个体系会鼓励怠情，会导致一种异常复杂的分配方法，实际上行不通。尽管如此，其他几位演说家却仍然发表演说，要求实行更加复杂的方法。他们主张通过修正、改良的途径，注意下列三个因素：面积、人口和财富，并给其中各项一个合乎公平原则的比例。

公平！光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心底里就不大靠得住了。所以，不容置疑，大家都指望时间会带来点什么好处，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一如既往，一个个被驳回。

最后一次投票表决是在七月十四日。当时代表们面面相觑，啼笑皆非，面临一片空虚。

俄国、中国估计时机已到，便挖掘出那个一开头就被延期投票的动议所埋葬的老提案，只把锋芒太露的内容稍加缓和。这两个国家提出，天上的亿万黄金的所有权应当授与领土得天独厚的国家，只要这国家向别国付出一大笔按每人一千法郎计算的赔款。

因为大家厌烦已极，要是不遭到瓦尔唐道尔共和国的干扰的话，也许这个妥协性的办法会在当晚表决通过。瓦尔唐道尔的代表拉蒙卓先生，发表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演说，要不是主席看到席位全都空了，决定宣布散会的话，这位代表先生的演说可能还在延续呢。这样，讨论便被推迟到第二天再继续进行。

瓦尔唐道尔共和国宁愿采取只以人数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假如它以为这对俄国提案的表决进行阻挠是正确而策略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管怎么样，俄国提案还会保证它获得颇为可观的利益，而它却很可能连一个子儿都捞不到。拉蒙卓先生可没指望落到这么个倒霉下场，他本来该保持缄默的，但却让这个美好的机会错过了。

从第二天的七月十五日起，一起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它将使国际代表大会威信扫地并将使之最终一事无成。只要火流星坠落地点不明，人们则可以继续讨论种种可行的分配方式，但是，当这种无知状态一旦结束，还能不能继续讨论下去呢？在摸彩之后，难道就没有人硬要中了大头彩的获利者来个分摊吗？

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样的分摊再也不会和睦地进行了。得天独厚的国家永远不会自愿地同意这一点。从此以后，永远不会再看到格陵兰国的代表德·施奈克先生前来开会和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了，因为这个国家是个吉星高照的中彩者，J·B·K·洛文赛当天上午在他的每日纪事中，已宣布把那飘泊于太空的亿万黄金归它所有了。

“近十天来，”这位波士顿天文台台长兼学者写道，“我曾多次谈到流星运行中突如其来的重大变化。今天我将更加准确地重提此事。逝去的时光使我们对这种变化的明确性质深信不疑，而计算又使我们得以断定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后果。

“这种变化仅仅在于，从七月五日以来牵引火流星的力已不复出现了。从那天起，再也看不到火流星偏离轨道。它只是在其活动条件所限定的严格限度内接近地球。今天它和地球相距约五十公里。

“假如作用于火流星的力早几天消失的话，它由于离心力的缘故，有可能离开地球，直至恢复它原先与地球保持的那段距离为止。但今后，如此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流星的速度由于与更加稠密的大气层摩擦而减低，仅够维持它在现有的轨道运行。因此，假如排除流星速度变慢的原因——空气阻力的话，它便会永远维持原状。但这种原因却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可以认为，火流星一定会降落。

“另外，因为空气阻力是一种经过透彻研究和了如指掌的现象，所以从今天起即可划出流星坠落的曲线。除了出现意外的复杂化现象，——以往种种复杂化现象也并未能推翻我们的假设——从现在起，可以断定以下几点：

“1. 火流星将要坠落。

“2. 落坠时间在八月十九日上午二时至十一时之间。

“ 3.火流星将坠落在格陵兰共和国的首都乌贝尔尼维克市周围十公里的范围内。”

要是银行家罗伯特·勒格尔有可能了解 J·B·K·洛文赛这则纪事的话，他就该心花怒放了。果然，这消息刚一传开，在所有的市场物价就发生惨跌现象，旧大陆新大陆的金矿开采股票的价值竟跌了五分之四。

第十六章

在这里可看到大批好事者利用这个机会去格陵兰观光神奇的流星坠落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莫齐克”号轮船启航时，船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这条船即将离开南卡罗来纳的大港查尔斯顿。这条一千五百吨的轮船虽不是租来去那个目的地的唯一轮船。但由于这些想去格陵兰的好事者蜂拥而至，几天来已挤得使它连一个空舱都没有了。其他许许多多不同国籍的大客轮也都正在溯大西洋北上，一直开往戴维斯海峡，开往位于北极圈边界那面的巴芬海。自从 J·B·K·洛文赛轰动全球的通告发布以来，万众沸腾，人流涌集到这儿是不足怪的。

这位天文学家是不可能弄错的。他把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狠狠训了一顿之后，自己总不会去招惹同样的训斥吧。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信口开河简直不可饶恕，并且一定会成为众矢之地，这一点他是有数的。

因此，应当认为他所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火流星应该坠落的地点既不在南北极无法到达的地区，也不在鞭长莫及的海洋的深渊里。不，火流星会砸烂在格陵兰的土地上。

这一带广袤的地区从前属于丹麦，而丹麦王国在流星出现的前几年已慨然同意这个地区独立。这次得天独厚、福星高照的正是这个地方。

这儿可真是广阔无垠，简直说不出它是大陆还是岛屿。这个金球当然会有可能摔在远离海岸，深入内陆数百法里的地方，那么去找它可就会难于上青天了。但毫无疑问，大家会排除万难，会冒着北极的酷寒，冒着暴风雪，万不得已时，还会一直登上北极之巅，去追寻那亿万黄金的。

然而，真是三生有幸，谁都不会被迫去作如此艰苦的奋斗，有关流星坠落的地点将会被非常精确地指出来的，大家只要到格陵兰就行了，谁都不必去眼红佩利·南森或者极北纬度上的其他航海家那种冰冷的荣誉。

倘若读者在“莫齐克”号上数百个乘客——其中有几名妇女——中巡礼一番的话，就会发现五个并非素昧平生的旅客。他们五位的光临，或者至少是其中四位的光临，可不会使读者格外惊讶。

一位是迪安·福赛思先生，他在奥米克隆的陪同下，远离伊丽莎白路的圆塔，过着飘洋过海的生涯。另一位则是离别了莫里斯路的方塔的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

当消息灵通的运输公司一筹备去格陵兰的旅行时，这两位对头便毫不犹豫地买了来回票。不得已时，他们会各自租用一只轮船前往乌贝尼维克的。显然，他们无意去攫取那个大金城，把它据为己有，并带回威斯顿。然而，他们却要在流星坠落的时刻守在现场。

不管怎么样，有谁知道那独占火流星的格陵兰政府会不会将天赐的亿万黄金分一份给他们？……

不用说，在“莫齐克”号上，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都煞费苦心，避免使他们的船舱挨在一起。在航行过程中，就像在威斯顿一样，他们之间是不会有半点瓜葛的。

老米茨劝过她主人勿作这次旅行，赫太太倒并没有反对过她丈夫出门——

指法国古里，约合 4 公里。

—反正不比米茨劝得更多些。但博士却面临他女儿珍妮再三要去的请求。再说，他由于固执己见，曾大大地伤了她的心，这也激起了他的疼爱 and 姑息之情，于是他终于同意带她一起去了。

这姑娘硬是要去，是有一番用意的。经过那几场大吵大闹，两家便完全闹翻了。那以后，珍妮就和弗朗西斯·戈登快快分手了。她猜想他这回会陪舅舅一起去的。对两个未婚夫妇来说，在船上彼此近在咫尺，仍不失为一种幸福。此外，在旅途中总该少不了交谈和相聚的机会。

事实证明，她的推断丝毫不错。弗朗西斯的确已决意奉陪他的舅舅。可以肯定，在博士外出期间，他恐怕也不愿违反他的严命，去莫里斯路那个人家登门造访。于是，他宁可像奥米克隆那样去参加旅行，以便在必要时置身于两个对手之间。只要出现会改变那种可悲局面的苗头，他就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火流星坠落后，要么会变成格陵兰的财产，要么会消失在深不见底的北冰洋里。到那时，也许对峙的局势就会自行缓和下来。再说，J·B·K·洛文赛毕竟只是个人，是人就难免有错。格陵兰不是位于两个海洋之间吗？那末，只要由于某种大气情况使流星偏离轨道，就足以叫这个被人们垂涎三尺的对象从人类贪欲的角逐中逃之夭夭。

这种结局却不会叫某个人物满意，他就是国际大会的格陵兰的代表爱德华·德·施奈克先生。他目前也在“莫齐克”号的乘客之列。他的国家行将不费吹灰之力，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要放这么多亿的黄金，这个政府的保险柜就会既不够大也不够多了。何等幸运的国度呀，它那儿就再也不会有什么赋税了！贫困就会绝迹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种族的聪明和灵慧，这个庞大金块无疑只会小心翼翼地销售出去。因此，人们可以指望货币市场不会因这阵朱必特用来淹没达娜埃公主的瓢泼大雨而大乱起来。（如果我们相信那些神话的话）。

施奈克先生眼看要成为船上的英雄了。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这两个知名人物在这位显赫的格陵兰的代表面前，不免黯然失色。他们在对这位代表的共同仇恨中相遇了。正是这位代表的国家攫取了他俩不朽的发现，却连一份都没分给他们，即使只是装装门面的一份也没有。

从查尔斯顿飘洋过海到格陵兰的首都去估计行程有三千三百海里，亦即六千多公里。包括在波士顿的停泊，一共要走十五天光景。“莫齐克”号在波士顿将还要装些船上需用的煤。至于粮食，它像别的开往同一目的地的轮船一样，带的够吃几个月了。由于好事者云涌集，乌贝尼维克有人满之患，可能将保证不了他们的生活。

“莫齐克”号先溯流北上，驶往美国东海岸。但是，启程的第二天，轮船就把北卡罗来纳的极北岬尖——哈特拉斯角——撇在后头，驶进汪洋大海之中。

七月里，在大西洋这一带海域，天空大都晴朗无云。只要有和风从西方吹来的时候，轮船便以海岸为屏障，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滑行。可惜有时候风从大海上吹过来，于是轮船就照例地颠簸起来。

如果说德·施奈克先生有一颗百亿富翁的心，壮壮实实，不会恶心，那么，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的心可就不然了。

达娜埃是神话中阿戈斯的国王的女儿，与天神朱必特生了希腊英雄佩尔塞。达娜埃曾被囚禁在一座青铜塔内，朱必特化作金雨进入塔中。

这是他们初次航海，两人都难受得要命。然而，他们对投身于这样一次远征却没有片刻的懊悔。

晕船把他们都弄垮了。那两个未婚夫妇是否利用了他们不舒服的机会，那就不必去说了。他俩可一点儿不晕船，所以，当父亲和舅舅在那该死的阵阵颠簸下痛苦呻吟之际，他俩却在追回那失去了的大好时光。他们只有去细心护理两个病人时才离别一下。然而，每次着手干这活儿，也总是挖空心思耍点儿花招。当珍妮在这儿安慰迪安·福赛思先生的时候，弗朗西斯·戈登则在给赫德尔森博士打气加油，以提高他那晃悠悠的勇气。

风浪略微小一点的时候，珍妮和他便扶着两个不幸的天文学家走出各自的船舱，带他们到轻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他俩让病人各坐一张藤椅，彼此相隔不远，并且还小心翼翼地逐渐缩短这段距离。

“您身体好吗？”珍妮说着，把毯子朝福赛思先生的腿上拉拉。

“我难受极了！”病人叹道，连谁在同他说话都不知道。

而弗朗西斯则一面让博士靠在摆得妥妥帖帖的靠垫上，一面用亲切的口吻重复着：“赫德尔森博士，身体好些吗？”仿佛他从来没有给莫里斯路那人家赶出来过似的。

两个对手在那儿坐上几个钟头，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的近邻而已。要给他们添几分生机，就得德·施奈克先生打他们身边走过才行。这位先生结结实实，稳稳当当，像个对风浪不在话下的桅楼水手似的。他的头昂得高高的，俨然是个陶醉在黄金梦里的人物，对他来讲，满眼都是金子做的东西。德·施奈克先生一走过，只见一道垂死的闪光掠过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的眼睛。他们自语一般地结结巴巴吐出了几声狠狠的咒骂：

“打劫火流星的拦路贼！”福赛思嘟哝着。

“偷流星的贼！”赫德尔森先生嘟哝着。

德·施奈克没有在意；他甚至都没发现船上有他们俩。他傲然地走来走去，摆出一副拿稳了的派头，仿佛他本国行将黄金遍地，替全世界偿还一百倍的共同债务都还绰绰有余似的。

然而，轮船大体上顺风顺水。可以想见，从东海岸各港口出发的别的船只也正在北上，朝着戴维斯海峡的方向驶去，而另外还有他俩可一点儿不晕船。一些船，目的地相同，这时却正在横渡大西洋。

“莫齐克”号开过了纽约海面，没有停下来，而是航向西北，继续朝波士顿开去。七月三十日上午停泊在麻省首府面前。只要用一天时间就可以把船舱装满，因为轮船更新燃料的地方可不是在格陵兰嘛。

如果说这次飘洋过海还不坏的话，那就是大部分乘客因为方才都叫晕船考验了一番，其中有五六个人已经感到够受了，不愿再长途跋涉，便在波士顿上了岸。当然，这可既不是迪安·福赛思先生，也不是赫德尔森博士。他们哪怕给颠得只剩下奄奄一息也无关紧要，起码这阵阵的颠簸能把他们送到流星——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面前。

那几位忍耐力稍差的乘客上了岸，“莫齐克”号便空出了好几个船舱。这些舱位自不乏其爱好者。他们乘虚而入，在波士顿搭上船。

可以看到他们中间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是头几名前来看空舱的爱好者中的一个。这位绅士不是别人，原来就是阿卡狄娅·沃克太太那结了婚又离了婚的丈夫塞思·斯坦福先生。至于他在法官普罗思面前结婚、离婚的始末你们都是知道了的。

他们分离已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之后，塞思·斯坦福先生回到了波士顿。他始终爱好旅行。J·B·K·洛文赛的纪事迫使他放弃了日本之行。他曾到加拿大几个大城市魁北克、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观光了一番。他是不是在设法忘却他的前妻呢？这似乎不大可能。这一对夫妇起先合得来，后来合不来，最后反目了。他们的结婚别具一格，离婚也同样别具一格。离了婚就分道扬镳了。凡此种种，已见上述。他们无疑永远不会相见了，或者也许是相见不相识了。

塞思·斯坦福先生刚刚到达多米宁的现有首府多伦多时，就得悉J·B·K·洛文赛的轰动天下的纪事。即使流星会掉在几千法里之外的亚洲或非洲最偏僻的地区，他也会想方设法前去的。这并非因为他对流星现象深感兴趣。不过，前去看看观众不多的壮观场面，看看几百万人没眼福看到的景象，这等事倒颇能打动一个好冒险的绅士，一个特别好动的人的心。而且，他有的是钱，大可以作种种异想天开的旅行。

而眼下却并非动身到地球直径两端的对应点去。这个天文梦幻剧的剧场就座落在加拿大的门口。

因此，塞思·斯坦福先生就搭上头一辆开往魁北克的火车，接着又改乘穿过多米宁和新英格兰平原开往波士顿的火车。

这位绅士在波士顿上船后四十八小时，“莫齐克”号便进入波茨茅斯海面，尔后到波特兰海面，一直与大陆遥遥相望，而且处在信号台的信号所能及的地方。也许信号能够发来有关火流星的消息。现在，当天空无云的时候，用肉眼都能看到它了。

信号台却默不作声。哈利法克斯的信号台的话也不见得有些。这时轮船开到了新苏格兰大海港的侧翼。

有多少旅客该感到遗憾啊，因为位于新苏格兰和新不伦瑞克之间的芬迪湾竟没有一条向东或向北的出路！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必去受大风大浪的煎熬，而可以平平安安地一直驶到布列塔尼海角。病人简直数不胜数。尽管有珍妮和弗朗西斯的细心照料，但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仍然是病人之中的出类拔萃者。

“莫齐克”号船长眼看乘客如此不景气，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驶进了圣洛朗湾，以新大陆的海岸为屏障，经贝尔岛海峡，再进入浩瀚的大海。然后，他又横渡海峡，去寻觅那格陵兰的西海岸。打那以后，航行就平静得多了。

八月七日上午，信号指明康福特海角在望。格陵兰的陆地末端略略偏东，在非尔威海角那儿。北大西洋滚滚而来的海浪，都撞碎在这个海角上。这些浪涛咆哮着，来势汹汹，新大陆和冰岛海边勇敢的渔夫们对此真是领教得太多了。

幸好轮船并不打算沿着格陵兰的海岸溯流而上。这一带海岸几乎是无法停靠的。它没有一个可供停泊的港口，而且巨浪排空，惊涛拍岸。相反，在戴维斯海峡里，避风港却不少。要么在峡湾的尽头，要么在岛屿的背后，都很容易找到避难之处。除了南风迎面吹来的时候，航行是平安而顺利的。

轮船还在继续渡海，不过乘客们已毋须叫苦了。

这部分格陵兰的海岸，从非尔威海角起直到狄斯戈岛为止，沿岸大体上都是原始的悬崖绝壁。它们高高地耸立着，挡住了海风。甚至在严冬时刻，海岸线也不会被北极寒流所带来的冰块所堵塞。

就在这样的天然环境中，“莫齐克”号的螺旋桨转动如飞，在吉尔伯特港湾的海面上破浪前进。它来到戈德霍普停泊了几小时，船上的厨师可在这儿弄到大量的鲜鱼。格陵兰的老乡们难道不正是从大海里获得主要食品的吗？接着，“莫齐克”号又相继驶过霍尔斯特因斯堡港和克里斯蒂安斯霍普港的外口。这些小市镇都深深地幽禁在高大的岩壁之中，其中第二个小镇隐藏在狄斯戈湾的尽头，以致谁都猜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都是广大渔民的非常好的退路。这些渔民都是乘风破浪，穿过戴维斯海峡到这儿来追捕鲸鱼、一角鲸、海象、海豹的，他们往往一直登上巴芬海的终极边界。

这只轮船从八月九日凌晨起就抵达狄斯戈岛。这个岛屿是这一带所有岛屿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儿的岛像散了串的念珠似的，一颗颗地散落在格陵兰海岸的沿线。由玄武岩构成的悬崖林立的狄斯戈岛，其首府叫做戈德豪恩，它建立在岛的南岸。这个站头不是由石屋构成，而全是些木屋。这些木屋都有近乎方形的梁墙，墙上涂了厚厚的一层沥青，以防空气透入。这个黑乎乎的小镇处处点缀着红瓦朱窗，黑里间红，分外显眼。弗朗西斯·戈登和塞思·斯坦福作为未对流星着迷的旅客，对这小镇留下了强烈、鲜明的印象。在数九寒天，这儿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呢？你要是向他们担保，这儿的生活和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的家庭生活差不多，这将完全叫他们感到诧异。某些房子，虽说家具陈设简陋，却丝毫不失其舒适之处。房子里有客厅、饭厅，甚至有图书室，因为这个原籍丹麦的“高等社会”（要是可以这么表达的话），并非粗俗少文之邦。当局在这儿派有一名代表，代表那设在乌贝尼维克的政府。

“莫齐克”号开过了狄斯戈岛，然后，于八月十日晚上六时左右前来停泊在乌贝尼维克市的港口。

第十七章

在这一章里，神奇的火流星和地球相会；“莫齐克”号的一位乘客与“俄勒冈”号上的一位乘客相会

格陵兰的意思是“绿色大地”。对这个白雪覆盖的国家来说，叫“白色大地”倒更合适些。它所以如此命名，只是由于它的命名人的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它的命名人名叫红·爱里克，是十世纪的一个水手。他的红可能与格陵兰的绿是一码事。也许，归根结底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想让他同胞下决心来到这一片绿色的极北地区殖民。可他不太成功。这个诱人的名儿丝毫没能打动那些殖民者的心。于是，包括当地土著在内，格陵兰的人口至今还未超过一万人。

必须承认，假如地球上存在一个完全不宜于接受一个价值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的火流星的地方，那就要算这个国家了。在好奇心驱使下的这一大群到乌贝尼维克来的乘客中，有这种想法的想必不止一个。对这个火流星来说，落到偏南几百法里的多米宁或美国的辽阔无垠的平原上，岂不是会一样妥当吗？在那些地方找火流星该多方便啊！……不，偏偏就是这个极难通行的和极不好客的地方行将成为扮演这一难忘的事件的大舞台！

说真的，有些先例得重提一下。有些火流星不是已经落在格陵兰吗？在狄斯戈岛，诺尔登斯几奥岛，不是找到了三块各重二十四吨的铁块吗？它们很可能是陨星，现在还陈列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

万幸的是，假如 J·B·K·洛文赛没弄错的话，火流星将落在一个颇易到达的地方。而且时值八月，气温升至冰点以上。有的地方的土地还可以用来证明，那赠给这块新大陆的含有嘲讽意味的雅号“绿色大地”实属不谬。有些花园里长着几棵蔬菜和某些禾本科植物。而在内陆，植物学家则仅仅只能收获到苔藓。在海岸线上，冰融化了之后便出现一些牧场，人们可以饲养少量的家畜，当然，不是数以百计也不是什么公牛、母牛，而是可以碰上一些鸡和山羊，它们都具有那种乡村独有的耐力，别忘了还有驯鹿和“人丁”兴旺的狗。

至多持续两三个月的夏季一过，冬天便重返大地，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黑夜和来自极顶地区的凌厉、酷寒的气流，还有那骇人的暴风雨。在那覆盖着地面的表层上头，一种叫做冰尘的灰蒙蒙的尘土纷纷扬扬，盘旋飞舞，这是一种充满微生物的东西。

如果流星落在这片大地的内陆，那它就一定归格陵兰所有了。

乌贝尼维克市不仅座落在海滨，而且四面环海，是散在海岸沿线的群岛中部的一个岛屿。这个岛方圆不到十法里，却要给天弹提供一个——这是公认的——又窄又小的靶子。如果天弹不能以数学的准确性命中靶子的话，它就会偏离目标，巴芬海的浩瀚烟波就会淹没了它。而这些极北海域都是很深很深的，探测器要探到一千或二千米才见底，那就到这个万丈深渊里去捞一个重约九十万吨的大金块吧。

这样的可能性不免使德·施奈克先生忧心忡忡，他曾不止一次向赛思·斯坦福吐露自己的隐忧，他是在这次远渡重洋的过程中和斯坦福先生结识的。但是要对付这种危险，简直毫无办法，于是只能信赖科学家 J·B·K·洛文赛的计算了。

德·施奈克先生所惧怕的这个灾祸，弗朗西斯·戈登和珍妮·赫德尔森却恰恰相反，把它看作是个大吉大利的解决办法。火流星绝迹了，他们的幸福所依附的那两个人就再也无所求了，甚至也不要以他们的名字给流星命名了，这乃是朝他们所日夜盼望的和解迈出了一大步。

要说“莫齐克”号以及当时停泊在乌贝尼维克的其他十来只各国家的轮船上许许多多乘客，都持有与两个年轻人一样的看法，那就大可怀疑了。那些人既然是为此才不远万里来到这儿，一定要看到点什么东西才肯罢休。

不管怎么说，并不是黑夜作梗，不让他们如愿以偿。在这八十天当中，其中有一半是夏至之前，一半在夏至以后。这个期间，在这样的纬度上太阳总是既不升也不落的，因此，要是正如 J·B·K·洛文赛所断言的那样，老天爷把它送到了附近一带的话，大家将会运交华盖，看得清清楚楚，尽可以去走访那个火流星。

从抵达后的第二天起，由各色人种组成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便四散开来，绕着乌贝尼维克那几座小木屋转来转去。其中为首的一座树起了一面饰有格陵兰红十字的白色旗帜。格陵兰的男男女女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云集到他们这遥远的海岸上来。

这些格陵兰人是颇为奇特的人物。他们都是矮个儿或中等身材，又粗又壮，短短的腿，纤纤的手，连肌肉附着点也很纤细；肤色白里透黄，脸面宽阔扁平，几乎没有鼻子，眼睛棕色并微微向上吊，头发黑且硬，一直披散到脸上。他们和海豹略微有点相似，颇有海豹那副温柔的面相，也有一层防寒的凝脂。男女衣着相同：靴子、长裤或风帽。而那些女人，年轻时个个风姿绰约，笑嘻嘻的；头发朝上梳成冠毛状，穿着洋布的奇装异服，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饰带。他们文身刺花的风尚，从前非常盛行，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现在已经绝迹了。不过这些部落依然酷好歌舞，歌舞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和消遣。他们喝的是水，吃的是海豹和可食的狗、鱼和浆果。总之，格陵兰人过的是凄苦的生活。

如此众多的外国人来到了乌贝尼维克岛上，使居住在岛上的几百个土著大为震惊。当他们晓得了人流涌来的原因后，他们的惊愕反而不见减少。这些可怜的人已不再是对黄金的价值一无所知了。然而，这笔意外之财是不会给他们的，要是亿万黄金掉在他们的土地上，那可不会装满他们的口袋，虽说格陵兰人的衣服上有的是口袋，可这并不是西玻里尼亚人的衣服呀。其原因就不必说了。这么多亿都会藏在国家的保险柜里，按照惯例，人们也不会看到它们从保险柜里出来的。然而，这些土著却不应该不关心这件“大事”，谁知道会不会给这些格陵兰可怜的公民们带来某些福利呢？

不管怎么样，这件“大事”的结局开始来到了。

如果说还有别的轮船要来的话，乌贝尼维克港就再也容纳不了了。另外，八月在一天天流逝，这些船只在这么高的纬度上是不可能拖延宕很久了。九月份，冬天就来临了，它会带来北方海峡的冰块。巴芬海不久就会无法通航。得逃走，得远离这些海域，得跑到非尔威角前头去，否则就要吃苦头，就要为飘浮的冰块群所困，在北冰洋的严冬里给困上七八个月。

在等待的时日里，那些大无畏的游客都在悠然漫步，横跨全岛。岛上的岩石地近乎平坦，只有中间部分高一些，隆起几个包块。地面是宜于行走的。这儿，那儿有一片片平原，平原上铺着地毯似的苔藓和草，与其说它们是绿的，不如说是黄的。在苔藓和草的上头，长着一些永远成不了树的小灌木，

另有几棵生长不良的矮小的桦树，它们倒是在第七十二道纬线上还生长着。

天空通常都是雾蒙蒙的，大团大团低沉的云块，在东风的吹拂下，穿过天空。气温不超过零上十度。因此，乘客们都为他们的船上备有暖气等设备和食物而感到欣慰，因为这个村落是不会给他们提供这种舒适设备的，而且不论在戈德豪恩和这条海岸线的其它任何一个停泊站，都弄不到那些食物。

“莫齐克”号到达已经五天了。就在这一天，八月十六日的上午，人们发现最后一艘轮船出现在乌贝尼维克海面上。这是一条汽船，它驶过群岛的大小岛屿，前来泊岸停靠，那船尾四角帆的角上飘扬着一面美利坚合众国的五十一颗星的国旗。

毋庸置疑，这艘轮船把又一批好事者带到了这个天文大事发生的场所。他们姗姗来迟，不过，既然那个金球还在大气中因引力而旋转，那这批人就不算迟到。

上午十一点光景，轮船“俄勒冈”号在这一片小舰队中央抛了锚。一只小艇立即驶离大船，并把一位乘客送上了岸，无疑，此人比他的旅伴们要匆忙一些。

正如马上传开的风声一样，他果然是波士顿天文台的一位天文学家，叫什么华尔夫先生。他要到政府首脑家去。此人没稍事耽搁，很快就知照德·施奈克先生。于是这位代表便到那座屋顶上飘扬着国旗的屋子里去。

可急死人了，火流星万一偷偷地躲开大家呢？它会不会像弗郎西斯·戈登所祝愿的那样不告而别，溜到附近别的天域去呢？

对这一点，不久大家就放心了。J·B·K·洛文赛通过计算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华尔夫先生万里迢迢跑了来仅仅是作为他上司的代表前来观光火流星的坠落。

那天是八月十六日，因此，还得等三乘以二十四小时，火流星才会安歇在格陵兰的大地上。

“除非它沉到海底去！……”弗郎西斯·戈登嘟哝着，他是独自在那儿转着这个念头，并自言自语地表达着这个希望的。

但是，这件大事会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这得等三天之后才能见分晓。三天，这没什么，但有时却是长而又长的，特别是在格陵兰这种地方。如果有人认为这儿是花天酒地的话，那简直太过分了。因此，大家都感到无聊，传染性的呵欠使这些无所事事的游客的颌骨都脱臼了。

对于其中的一位游客来说，时间似乎并不那么长，此人肯定是塞思·斯坦福先生，因为他已决心做“跑地球者”。哪里有什么特别的玩艺儿可看，他就心甘情愿奔向哪里。他习惯于孤独和寂寞，并且，正如人们所说的，善于“自己给自己作伴儿”。

这最后几天的等待，单调得令人厌烦，而斯坦福先生却从中得到唯他独享的好处——世上的事本身就存在着这种不公平之处。

塞思·斯坦福先生在海滩上漫步，看着“俄勒冈”号的乘客下船上岸。正在这时，一只小船把一位夫人送到沙滩上，他一眼瞥见这位夫人，不觉陆地停了步。

塞思·斯坦福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走向前去，用一种表示惊讶而并无半点不快的口吻说道：

“阿卡狄娅·沃克太太，要是我没弄错的话？”

“斯坦福先生！”那位女乘客回答。

“我可没料到在这个遥远的岛上再见到您，阿卡狄娅太太。”

“我也是一样，斯坦福先生。”

“您身体好吗？阿卡狄娅太太？”

“很好，好极了！”

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客套了，于是便开始聊天，就像两个刚刚邂逅相遇的老相识似的。

阿卡狄娅·沃克太太边举手指向太空，边问：

“它还没掉下来？”

“没有，您放心吧！还没有，不过不会再拖了。”

“那么，我将上那儿去！”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得意洋洋地说。

“和我一样。”塞思·斯坦福先生回答。

不容置疑，这两位贵人，两个上流社会人士（就不说两个老朋友了），是在同样的好奇心驱使下，在这乌贝尼维克的海滩上聚在一起。

为何不然呢？的确，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在塞思·斯坦福先生身上连她的理想的影子都找不到，也许她的理想人物压根儿就不存在。小说中描写的“触电般”一见钟情的那种情感连一点火星儿也从未在她身上迸射过。正因为没有这种传奇式的火星儿。因此谁都没有以其汗马功劳来激起她的感恩之情，并因而攫住她的心。

她已亲身体验过了，结婚对她并不适宜，对塞思·斯坦福先生也是如此。但是，她对一个不肯做她丈夫的男人倒是颇有好感，而这个男人则牢牢记住他的前妻是个聪明、别致、在离婚后变得完美无瑕的女人。

当初他们毫无怨尤地分手了，他，塞思·斯坦福先生，旅行他的。她，阿卡狄娅太太，旅行她的。他们出于猎奇的念头，两个人都来到了这个格陵兰岛上。他们干吗假装不相识呢？还有什么比甘受成见和陈规陋习的束缚更庸俗的呢？交谈了开头的那几句话以后，斯坦福先生便奉阿卡狄娅·沃克太太之命行事，而她也十分乐意地让塞思·斯坦福先生帮忙。现在他们之间只谈那快要见分晓的天文学现象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聚集在这遥远的海岸上的好奇者的紧张、激动的情绪也与日俱增，个个心神不定，特别是那几个主要的当事人，其中除了格陵兰国之外，就要数迪安·福赛思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因为他们硬要以当事人的身分自居。

“但愿它掉在岛上！”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在想。

“可不要偏了！”格陵兰政府首脑在想。

“可别落在我们头上！”几个胆小鬼心下补充了一句。

的确，太近或者太远，乃是唯一烦人的两点。

八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平平淡淡地过去了。糟糕的是，天气变坏了，气温开始明显地下降。也许，冬天会提早来临。沿海地带的山上已是白雪皑皑了。从山这边吹来的风，是如此凌厉、刺人肌骨，使人不得不躲到轮船的客厅里去。最好别在这样的纬度上逗留了，这些好事者的好奇心一得到满足，他们便会自觉自愿地动身南下。

或许，唯独那硬要维护所谓“他们的权利”的两个对手，会愿意留在那个宝贝身边。如此疯狂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于是，弗郎西斯·戈登便想到他那亲爱的珍妮，他面对这漫长的冬季停航期的惨淡前景，自不免忧心忡忡。

八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群岛上风暴大作。二十个小时之前，波士顿的天文学家曾观测到火流星的运行速度在不断减低。但是，风狂雨骤，未免会使人想到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把火流星刮走。

八月十八日白天，风暴毫无平息的迹象，继之而来的夜晚的头几个小时里，又是如此的骚扰不安，以致停泊的轮船船长们都感到焦急万分。

但是，八月十八日到十九日夜半时分，风暴显然逐渐减弱下来。从凌晨五点起，全体乘客便乘机叫人送他们登岸。八月十九日，不正是早已确定的流星坠落的日期吗？

这可正是时候。到七点钟，只听传来一阵低沉的响声。它是如此厉害，以致这个岛都连根儿抖动起来。……

过了一会儿，一个土著奔向德·施奈克先生住的那座房子里。他带来一个大大的消息。……

火流星已落在乌贝尼维克岛西北的尖角上。

第十八章

在这章里，为了到达火流星那儿，德·施奈克先生及其同伙们犯下翻墙、破门罪

顿时，到处是一群群蜂拥而出的人流。

这消息在转眼间传开之后，震动了那些游客和格陵兰的百姓，船员们都抛弃了他们在泊的船只。人流滚滚，朝着土著信使所指点方向冲去。

如果说大家不是这样地一个心眼儿扑在流星上，此时此刻，就会注意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停泊在港湾里的一条海船，它的烟囱从拂晓起就在冒烟了，这时仿佛听从某种神秘的暗号似的，起了锚，飞快地开向大海。这是一艘长长的轮船，看上去活像个机灵的飞毛腿。几分钟之间，它就隐没在悬崖的背后了。

这样的行径真叫人诧异。干吗不远万里一直跑到乌贝尼维克来，而又恰恰在好戏开场的时刻离此而去呢？然而，因为大家是如此匆忙，尽管它走得颇为蹊跷，可是谁也没有发觉它走了。

尽快去，这是大伙儿唯一的心事，他们当中有几个女人，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大家乱哄哄地往前跑，你推我挤，你撞倒我，我撞倒你。然而，至少，其中有一个人依旧十分镇静沉着。塞恩·斯坦福先生身为“跑地球者”，而且是个老手。什么都动不了他的心。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他仍然保持着那不屑一顾、浅尝辄止的情趣，甚至——是否单纯为了讲究礼节，或具有其他迥然不同的情绪？——他干脆转过身来，与大伙背道而驰，迎上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并且陪着她。鉴于他们的友谊关系，他们一起去发现火流星，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它终于掉下来了，斯坦福先生！”这是阿卡狄娅·沃克太太的第一句话。

“它终于掉下来了！”塞恩·斯坦福先生回答。

“它终于掉下来了！”大伙儿都再三地重复了并且还在重复着这句话，朝着岛西北的尖角奔去。

有五个人一直跑在他人的前头。首先是国际代表大会的格陵兰代表爱德华·德·施奈克先生，就连最最性急的人也对他礼让三分。

这样一让就让出了空间，而两个游客便马上乘虚而入。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现在也走在前走，弗朗西斯和珍妮忠心耿耿地陪着他们，这两个年轻人继续把他们的角色颠倒过来，就象在“莫齐克”号所做的那样。珍妮在迪安·福赛思先生身边匆匆赶路，而弗朗西斯·戈登则体贴入微地围着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转。他们的关心并非总是深受欢迎的，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回，两个对手是如此的心慌意乱，根本就没注意到对方的在场，因此压根儿谈不上去声讨那两个并肩走在他们之间的年轻人的恶作剧。

“那个代表就要第一个占有火流星。”福赛思先生嘀咕道。

“第一个霸占它。”赫德尔森博士补充道，还以为是在回答弗朗西斯·戈登呢。

“但这阻止不了我行使我的权利！”迪安·福赛思先生向珍妮声称。

“当然！”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表示赞同，他想到了他自己的权利。

这一位的女儿和那一位的外甥简直是高兴至极，似乎这两个对手真的忘却私怨，并将他们的仇恨合二而一，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了。

由于种种有利条件凑在一起，大气状况大变。随着风向的南转，暴风雨已停息了，虽说太阳还才升到地平线上几度，却至少已透过残云在闪闪发光了。在阳光的照耀下，云朵都变得薄薄的。没有雨，没有狂风，天气晴朗，天空一片宁谧，气温保持在摄氏零上八九度。

从停泊站到那岛尖，得步行足足一法里。乌贝尼维克是不会提供任何车辆的。另外，在一片相当平坦的岩质地上走路还挺顺当，只有在中央和海岸附近，这一带的地形起伏才大大地显现出来。

火流星恰好落在悬崖的那一边。从停泊站是看不到它的。

第一个前来报信的土著在领路。他后面不远，跟着德·施奈克先生、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先生，还有珍妮和弗郎西斯。他们后头是奥米克隆、波士顿的天文学家以及一大群的游客。

稍后一点，塞思·斯坦福先生在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旁边走着。这一对前夫妇对于那两家传奇式的绝交一事并非一无所知。在飘洋过海时，弗郎西斯结识了塞思·斯坦福先生，并向他倾吐了衷曲，这就使斯坦福先生得悉了两家绝交的种种后果。

“会万事大吉的。”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听说了以后预测道。

“但愿如此。”塞思·斯坦福先生赞同地说。

“当然！”阿卡狄娅太太说，“凡事都到后来才称心一些，您明白，斯坦福先生，如果在结婚前有点儿磨难，有点儿提心吊胆，不见得不好。过于顺利的结合同样有拆伙的危险啊！……您不同意这个看法？”

“完全同意，阿卡狄娅太太。由此看来，我俩，我们就是个富有说服力的例子，五分钟之内……骑在马上……只来得及解决问题“到六个星期后再次解决问题，这一回是彼此一起解决了问题，”阿卡狄娅·沃克太太笑着打断他的话。“而弗郎西斯·戈登和珍妮·赫德尔森小姐，因为不是骑马结婚，倒将更有把握得到幸福。”

不用说，在这群好事者中间，大概只有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太太两个（假如将那两个年轻未婚夫妻除外），这时既不把流星放在心上，也不去谈论它；而是像约翰·普罗思先生那样，——他很可能会这样做——大谈其哲学。他们刚才说的几句话，倒使他们回想起普罗思先生那副机灵精明、而又是老好人的面孔。

大伙快步走上一块零星散布着一簇簇瘦棱棱小灌木的高地，这时，一大群受了惊的鸟儿——这可比它们以前在乌贝尼维克附近受到的惊扰厉害多了——从灌木丛中四散逃窜。半个小时走完了四分之三法里，还要走一公里，便可到达火流星那儿了，火流星在凹凸起伏的悬崖背后，还是看不见。据格陵兰的向导说，在那后头就会找到它。这个土著是不会错的，当他正在耕地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流星的闪光，并且听见了流星落地的响声。其他许多人虽说离得远一些，也都听到了这声音。

一个在本地区显得十分反常的情况使这些游客们不得不歇一会儿。天气很热。是的，这似乎难以相信，可大伙儿都在擦额头的汗，简直就像呆在一个较为温和的纬度上似的。这难道是由于奔跑使这些好事者冒起汗来的？无疑，奔跑是有助于这种液化现象。然而，无可否认，空气的温度也趋向升高，在这个邻近岛西北岬尖的地方，其温度计所标的度数一定和乌贝尼维克那边

相差好几度，甚至好像是越走近目的地，就越热得厉害。

“火流星的光临会改变这群岛的气候吗？”斯坦福先生笑着问。

“这可真是格陵兰人的大喜事！”阿卡狄娅太太以同样的口吻回答。

“很可能是这样，这个金块由于在大气层上摩擦变热了，现在仍处于炽热状态。”波士顿的天文学家解释道：“而且，直到这儿都感觉到它的辐射热。”

“好，不错！”塞思·斯坦福先生叫了起来，“我们是不是要等它冷却呢？”

“要是它掉在岛外，而不是在岛上，那就会冷却得快得多。”弗郎西斯·戈登提醒他自己，又重弹他那称心如意的老调了。

他也一样感到热，但他可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德·施奈克先生、华尔夫先生，都像他一样在冒汗，那一大群人和所有格陵兰人，也同样在冒汗，这些格陵兰人可从来没过过这样的良辰佳节呢。

喘息了好一会儿以后，大家又上路了，还有五百米，拐过悬崖，流星就会呈现在眼前，光彩夺目！豪华壮观！

不幸的是，走完两百步，走在头里的德·施奈克先生竟再次停下来，而在他身后的福赛思和赫德尔森先生，以及在他们后头的人群都不得不再照样停步。这并非是为热气所迫，而是碰上了意外的拦路虎，一个在这样的地方万万预料不到的突如其来的障碍物。

这是一道用穿上三道铁丝的桩子做成的围栅。它逶迤曲折，望不到头，左右两边都一直延伸到海岸，从四面八方挡住了去路。每隔一个地段，就树有一些更高的桩子，桩子上有告示牌，用英文、法文和丹麦文重复地写着同样的字句，德·施奈克先生面前正好有一块字牌，他不胜惊愕地看到上面写着：“私有财产，禁止入内。”

在这个边远海域里的私有财产，这可真是非同寻常！在地中海的阳光灿烂的海滨，或者在大西洋的烟雾溟蒙的海岸上，海滨度假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北冰洋的海边！……他那别出心裁的业主究竟能拿这片岩石垒垒的不毛之地变成个什么玩艺儿？

不管怎么样，德·施奈克先生是没奈何的了。荒唐也好，不荒唐也好，反正一个私有财产已挡住了他的去路，而这个纯精神的障碍物一下就把他的那股猛劲打了下去。一个官方代表当然是尊重文明社会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原则的，不侵犯私宅乃是一致宣告的公认原则。

况且，这位业主还着意提醒那些想忘记这项公认原则的人。“禁止入内”几个字以三种文字表达了字牌上的这个大道理的真正含意。

德·施奈克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对他来说，呆在那儿似乎非常难堪。但是，侵犯他人的财产，无视人类的一切神圣法律！……

喃喃声一分钟比一分钟大了，先是从这个队伍的前头传来，刹那间就扩散到队伍的末尾。最后的几排人，因为不知道这些低语的起因，极不耐烦地对前头提出了抗议。当了解了事情真相之后，他们仍不满意，于是，这种不满情绪逐渐蔓延开来，不久便就变成一片震耳的喧嚣。在这片喧嚣声中，大家都在同时大发议论。

是不是就在这个围栅前头无限期地拖下去呢？不远万里来到这儿，难道就眼巴巴地让这点儿可恶的铁丝挡住去路吗？这块土地的主人总不会有那么疯狂的野心，妄图兼任流星之主吧。因此，他没有任何理由拦路。况且，如

果他拦路的话，那很简单，只要闯过去就是了。

德·施奈克先生在这汹涌澎湃的议论面前动摇了没有呢？可以肯定的是他这些原则最后是让步了。在他正对面的围栅上有一扇小门，只用根细绳系着，德·施奈克先生用小刀子割断这根绳子。他也没想想，干这种道地的破门撬锁行径已变成了贼骨头。他就这样闯进了这片禁地。

有的人从小门走，有的人跨铁丝网，其余的也都步其后尘，拥进了这片禁地。不大一会儿，三千多人便侵占了这个“私有财产”。大伙闹哄哄、乱嚷嚷，在大议特议这场意外的风波。

然而，突然人群鸦雀无声，仿佛着了魔法似的。

在围栅的百米之外，有个木板搭的小棚子，原先一直叫地面凸起部分挡着，这时已陡地竖起在眼前。这间陋室的门刚才打开，门框里站着个怪模怪样的人物。那个怪人正在大声吆喝这伙长驱直入的侵略者。

“喂，喂！”他用法语叫喊着，声音硬梆梆的，“别拘束。别客气！”

德·施奈克先生懂得法语，所以他便就地停下，在他背后的游客们也都同样地停了下来，并把他们那三千个目瞪口呆的脸儿同时一律地转向那个离奇古怪的吆喝者。

第十九章

在这一章里谈到泽费兰·西达尔对火流星的日益憎恶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如果说泽费兰·西达尔曾是单独行动的话，是不是会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呢？这倒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世上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嘛。不过，断言说不可能，却似乎更谨慎些。

不管怎么说，既然他已幸运地得到了芒多尔的保护和指引，拿这个题目打赌已经是迟了。芒多尔那讲求实际的智慧征服了这个怪人的登峰造极的奇想。泽费兰·西达尔虽说把旅行中的什么事都看得颇为复杂，到头来却并不知道旅行之艰难。而对于罗伯特·勒格尔先生，旅行比到郊区踏青还要简单。

快车在几个小时之内将他们载到了勒阿弗尔，这两个旅客在那儿受到了一艘豪华的轮船的殷勤接待。这艘船没等别的乘客，马上就解缆启碇，驶入大海。

原来，“大西洋”号并不是一艘大客轮，而是一只五六百吨的机动快艇，是由罗伯特·勒格尔先生租来供他们专用的。因为重大的切身利益关系，银行家认为拥有一个能与文明世界随意交往的交通工具大有好处。另外，在金矿投机生意中他已发了大财，巨额利润已纳入了金库，因此也就能象王孙公子似的大手大脚了。这样，他便稳稳当地享用起这只在英国上百条船只中被他选中的快艇。

这只快艇乃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奇妙设计，它是为求得行驶如飞的最高速度而建造的。形状修长而精巧，在四千匹马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二十个节的高速。勒格尔先生的选择也是取决于这个特点的。

泽费兰·西达尔这样就有了一只轮船供他使唤，他却并没对此表现出丝毫的惊奇。说真的，也许他压根儿就没觉察到这个细节。不管怎么样，他毕竟跨过了轮船栏杆上的开口处，住进了自己的船舱，而没发表任何意见。

在勒阿弗尔和乌贝尼维克之间，大约相距八百海法里，“大西洋”号要是全速前进，六天之内就可走完这段行程。而勒格尔先生却不慌不忙，用十二天时间来远渡重洋。这样，到七月十二日晚间才到达乌贝尼维克停泊站。

在这十二天当中，泽费兰·西达尔几乎没开过口。吃饭时他们总要聚在一起，但在吃饭的过程中，勒格尔先生作了二十次的努力，要把话题引到他们旅行的目的上，可他从没得到回答。他同他谈流星也是白搭，他的教子似乎已记不得什么流星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目光中，竟没有一丝儿智慧的光影。

西达尔目前正在“向内”看，正在寻求解决其他问题的办法。什么问题呢？他可没有吐露。不过，看上去可能是以海洋为对象，因为泽费兰·西达尔白天在船头或在船尾，都在凝视滚滚的波涛。也许这并非是过于大胆的设想：他思想上正在进行关于表面张力的研究。因为他以往曾有一次向一大串行人略略谈起过这个问题，而当时他还以为在同他朋友玛赛尔·勒鲁谈论呢。也许甚至可以说他当时所作的推理和他日后的几项即将震惊全球的非凡发明并非毫不相干。

希腊传说中国王尤利斯的朋友。此名已成为导师、顾问的同义词。

航速单位。

到达乌贝尼维克的第二天，勒格尔先生简直绝望了。他极力想重新引起他教子的注意，于是便把那个去掉防护罩的机器摆在他教子的眼前。他估计得很对，这可真是个最根本的办法。一看到他的机器，泽费兰·西达尔如梦初醒，马上抖擞起精神，环顾四周，目光显得坚毅而果敢，并且异常清醒。

“我们是在哪儿？”他问。

“在乌贝尼维克。”勒格尔先生回答说。

“我的地呢？”

“我们这会儿就上那儿去。”

这话可不十分确切。他们得先上北方督察长比安·海尔多森先生家去。他的住处凭上头的那面旗子便可辨认出来，他们很容易地找到了它。寒暄了一番之后，便通过翻译的渠道开始谈正经事。勒格尔先生幸亏有先见之明，早就把翻译请好了。

他们很快就碰到了第一道难关。倒不是因为比安·海尔多森会心血来潮，对提交他审议的产业所有权证书有所争议；而是因为证书上的有关说明有些不清不白。这些证书倒是十分正规的，上面的签名和公章应有尽有。证书的条款是这样规定的：格陵兰政府，由其驻哥本哈根的外交官员作为代表，将一块九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让与泽费兰·西达尔先生。这块土地周围四边相等，每边长三公里，按东南西北基本方位确定其方向，并以位于北纬 $72^{\circ} 51' 30''$ 和西经 $55^{\circ} 35' 18''$ 的中心点为原点，划直角座标，各直角边与中心点等距离。谨依此法切割该土地面积。土地价格一律为每平方公里五百克朗，即总计六千余法郎。

比安·海尔多森先生巴不得点头同意。然而还需要了解一下中心点所在地。当然，他并不是没有听说过纬度和经度，不是不知道存在这一类的玩艺儿。可是，比安·海尔多森先生的学问到此为止了。纬度是动物还是植物，经度是矿物还是家具陈设，这在他看来似乎都一样可以接受，而且无所偏颇。

泽费兰·西达尔几句话就补足了北方督察长关于宇宙志的知识并校正了其中的错误。他继而建议由他本人借助“大西洋”号的仪器，来进行必要的观测和计算。另外，一只在泊的丹麦轮船的船长可以负责检验观测、计算的结果，以便使比安·海尔多森阁下完全放心。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两天之内，泽费兰·西达尔就结束了他的工作，丹麦船长则只能证实其工作极度精确。这时候又遇到了第二道难关。

以北纬 $72^{\circ} 51' 30''$ 和西经 $55^{\circ} 35' 18''$ 为其座标的那个土地面积的点，竟位于茫茫大海之中，在乌贝尼维克岛北部大约二百五十米！

勒格尔先生被这一大发现吓得手足无措，接着便大发雷霆。怎么办？难道来到这穷乡僻壤，就是为的眼巴巴地呆看流星戏水吗？简直轻浮、孟浪透顶！泽费兰·西达尔——一个科学家！——怎么能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呢？

解释这个错误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乌贝尼维克”一词不仅是指居民点，而且是指一个岛屿，泽费兰·西达尔不知道这一点，如此而已。他从数学的观点确定了火流星坠落的地点后，竟然依赖一份从学生小地图集上节选出来的蹩脚地图，他把这地图从他那大大小小的口袋中的某一口袋里抽了出来，放在气乎乎的银行家眼前。这份地图清清楚楚地标明，位于北纬 $72^{\circ} 51' 30''$

和西经 $55^{\circ}35'18''$ 的地球点接近乌贝尼维克镇，但却出于疏忽，没指出这个小镇竟胆敢冒进，座落在与它同名的岛屿之上，濒临大海之滨。泽费兰·西达尔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就任凭这份未免过于“近似”的地图说了算。

但愿这件事能当作一个教训！但愿本书的读者能专心致志于研究地理，别忘了乌贝尼维克是一个岛！有朝一日，当读者们需要接收一个价值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的火流星时，这将会大有用处！

但是对于出现在威斯顿上空的这颗火流星来说，问题却没能解决了。

如果说这块地至少可以划得偏南一些，那么在流星偏离轨道的情况下，这个作弊手法还颇有些好处。但是，泽费兰·西达尔早已冒冒失失地给比安·海尔多森阁下补上了文化教育课，又接受了丹麦船长的检查——这种检查目前已变得碍手碍脚了——，这一下连这种蹩脚的冒充顶替的办法都行不通了。得不惜血本把即成事实原封不动地全盘承受下来，并收下所购买的半在陆地半在海面的那块地。

其中最有趣的是陆地部分。根据最新的分析研究，它的南部边界位于乌贝尼维克的北海岸，长度为三公里，超过了这个地区岛的宽度。由此可得出结论，这块地的东西边界都在大海之中。因此，泽费兰·西达尔实际上所接受的只有略多于二百七十二公顷，而不是花了钱买下来的九平方公里，这笔产业交易就大大亏本了。真倒霉！

专从火流星坠落的观点来看，这件倒霉事儿甚至叫人咬牙切齿！泽费兰·西达尔过于机智灵巧，瞄准的那个点儿竟然在海上！当然，他说过流星既然曾围绕着这个点在五百米之上的高空到处悠哉游哉，那它就有偏离轨道的可能性。但是，会在哪一边发生偏离现象呢？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要是泽费兰·西达尔能有本事叫流星掉在归他所有的那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的话，那末出现相反的情况也就没什么好惊奇的了。因此，勒格尔先生惶惶然不知。

“现在你怎么办呢？”他问他的教子。

后者朝天举起两只胳膊，表示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总得让我们走出这条死胡同呀。”

泽费兰·西达尔寻思了一会儿。

“第一件要做的事，”他终于说，“就是把那块地围起来，并在那儿搭一个能住得下我们两人的木棚子。我再想想看。”

勒格尔便着手干起来。八天之内，“大西洋”号的水手，在几个用高报酬招引来的格陵兰人的帮助下，竖起了铁丝的围栅。围栅的两端一直深入到海里。接着又用木板条盖了个小屋，里面简简单单地摆了几样绝不可少的用物。

七月二十六日，即在火流星应该坠落的前三个星期，泽费兰·西达尔动手干了起来。他对运行于高空大气带的流星作了几次观测之后，他便展翅高飞，翱翔在数学的高空地带。他所作的新的计算只能证明他以前的计算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半点儿差错。流星没有发生任何偏离轨道的现象。它会准确地落在预见的地点，变即北纬 $72^{\circ}51'30''$ 和西经 $55^{\circ}35'18''$ 。

“因此就落到海里。”勒格尔先生下了断语，简直掩饰不住一腔怒火。

“显然是落到海里。”西达尔安详地说。他身为真正的数学家，证实了自己计算的高度精确性，只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几乎立即出现在他眼前。

“见鬼！……”他说着连语气都变了，并带着一副狐疑的神情望着他的教父。

后者勉强保持了平静。

“喂，泽费兰，”他接着说，打起一副与小孩子说话的好性儿的腔调，“我想，我们不会束手无策的。干了傻事，得设法补救。既然你有本事在茫茫太空中寻找火流星，你就能叫流星偏离轨道几百米。”

“您，您相信这一点！”泽费兰·西达尔摇着头回答说。“当我运动流星的时候，它距地球四百公里。在这个距离上，地球引力在一定的限度内起着作用。在这个限度内，我对着流星的一个面所发射的能，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破平衡状态。现在可就不然了。火流星离得比较近了，地球作用于它的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作用于它的力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将无济于事，改变不了什么。另外，假如火流星的绝对速度已经减低，那它的角速度便已大大增加。现在它正在闪电似地转到最有利的位置上，我们简直来不及对它起什么作用了。”

“那你就毫无办法了？”勒格尔坚持着，紧紧咬着嘴唇，以免突然发作。

“我并没这么说，”泽费兰·西达尔更正说。“但这事可难呢。不过，当然可以试试。”

他果然试起来了，并且在试验中是如此地执著、倔强，以致八月十七日那天，他将肯定他的试验大功告成。火流星已偏离了轨道，会正好掉在坚实的陆地上，离海滨约摸五十米。这已足以避免任何的危险了。

糟糕的是，后来的几天当中，风暴来势凶猛，剧烈地摇撼停泊在乌贝尼维克的轮船，席卷了大地上的一切。于是，西达尔理所当然的担心火流星的轨道会因如此剧烈的空气流动而起变化。

大家知道，这场风暴在十八日到十九日夜间平息下来，但是那座小木棚里的居民却并未好好利用风平浪静的时光。他们在等待着那件大事，不可能享有一分钟的休息。他们在晚上十点半钟左右看到夕阳西下，过了不到三个小时，又看到这颗日星在万里晴空中升起来。

火流星不早不迟，恰恰在泽费兰·西达尔所宣布的时刻坠落下来。在六点五十七分三十五秒，一道闪光划破北方的上空。几乎使勒格尔先生及其教子的眼睛都半瞎了。他俩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严密监视着地平线，已有一个钟头了。几乎就在闪光的同时，只听传来一个低沉的声响，于是，陆地巨大的震撼下抖了起来。

当泽费兰·西达尔和勒格尔先生恢复了视力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相距五百米的那个大金块。

“它在烧着呢。”勒格尔先生激动万分，结结巴巴地说。

“是。”泽费兰·西达尔回答说，他只能发出这个简单的单音节。

但他们还是渐渐平静了下来，并且更加准确地弄明白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火流星果真是炽热状态。它的温度可能超过一千度，已接近熔点。一眼可以看出，它是个多孔性的结构。格林威治天文台把它比作一块海绵，倒也十分恰当。它的表面由于放热而逐渐冷却，而冷却则使它表面的色彩变得暗淡起来。表面上沟渠密布，数不胜数，可以一直看到流星的内部，里头的金属红彤彤的，一道道的裂沟纵横交错，支离破碎，被弯曲成成千上万道弯儿，使球面形成了无数的孔，超热的空气嗤嗤地叫着，从这些孔里往外直冒。

虽说火流星在旋转着坠落时砸扁了，但它的球形却还清晰可辨。上部仍然是颇为正规的圆形，而崩裂、砸烂了的底部则和凹凸不平的地面紧紧地吻合在一起。

“不过，……它就要滑到海里去的！”过了好一会儿，勒格尔先生失声大叫。

他的教子没有作声。

“你说过它会落在离海岸五十米的地方！它现在离海岸只有十米，因为必须把它的半径计算在内，十与五十是不等的呀。”

“它会叫风暴刮偏的。”

这两个对话者再没交谈什么，而是默默地凝望着那个金球。

事实上，勒格尔先生的提心吊胆不是没有道理的。火流星是掉在离海岸的悬崖绝壁的尖脊仅十米的地方，在一片连接这尖脊与岛的其余部分的坡地上。因为流星的半径长五十五米——正如格林威治天文台所正确断定的那样——，所以它就有四十五米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个庞大的金属块已因炽热而软化了，而且又这样突出在外面，简直可以说是顺着笔直、陡峭的悬崖在流着，并且凄然地悬在与海面相差无几的地方。然而，它的另一部分，却实实在在地印在岩石上，把流星的整体稳住海洋的上方。

当然，它没掉下去，就因为它是处于平衡状态。但是这平衡状态似乎很不稳定。谁都明白，只要略微推动一下，就足以使这个神奇的宝贝滚入深渊。它一上了斜坡，就会一往无前，随便什么都挡不住它，它便会滑进大海，惨遭灭顶。

这下更得赶紧想办法才是。勒格尔先生猛然想到，当即清醒过来。像这样站着呆看，浪费了时间，又白白地使自己的利益蒙受巨大的损失，这简直是胡闹！

于是他分秒必争地打小屋背后走过去，把一面法国国旗用绳子吊在一根相当高的桅杆上，好让停泊在乌贝尼维克的船只都看到它。谁都知道，有人看到这个标志并懂得它的意思的，“大西洋”号当即开往离得最近的电报局，在那儿发出一份用清楚明白的语言拟就的电报：“流星坠地。卖。”将发往巴黎德劳特街罗伯特·勒格尔银行。

在巴黎，人们将赶忙执行这个命令，于是这又会给稳操胜券的勒格尔先生赚一大笔钱。待到流星坠落的消息一传开，金矿无疑要来个最后的大跌价。勒格尔先生那时就会在一本万利的条件下再买进来。好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是笔赚钱的生意，勒格尔先生少不了要有一笔几百万的数目可观的进款。

泽费兰·西达尔对这一套庸俗的生意经麻木不仁，依旧在凝望着，沉醉在深思默想中。这时忽地听见人声鼎沸，震耳欲聋。他转过头去，只见一大群游客在德·施奈克先生的率领下，竟胆敢闯进他的领地。啊呀呀，这简直不能容忍！西达尔买了块地，成了一家之主，对于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为不禁义愤填膺。

他飞快地向那些冒失的入侵者走过去。

他走了一半，格陵兰的代表便迎了上来。

“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西达尔说着走近了他。“你们跑到我家里来？你们没看见告示牌？”

“对不起，先生，”德·施奈克彬彬有礼地答道。“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认为，由于情况如此特殊，违犯一下公认的规章制度乃是情有可原的。”

“特殊情况？……”西达尔天真地问。“什么特殊情况？”

德·施奈克先生理所当然地流露出惊愕的神情。

“什么特殊情况？……”他重复地说。“那么，先生，是不是得由我来奉告，威斯頓的火流星方才落到了这个岛上？”

“这事我再清楚不过了，”西达尔声明道。“可是其中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呀。流星坠落是很平凡的事嘛。”

“当它是个金流星的时候，可又当别论了。”

“是金的或者是别的什么的，流星就是流星嘛。”

“这些先生和这些太太可不是这么看的，”德·施奈克先生指着那一大群游客反驳道。绝大多数的游客对这番对话却一个字都没听懂。“他们大伙儿来到这儿，无非只是为了观光威斯頓的火流星坠落。您得承认，他们不远万里而来，竟被一道铁丝栏栅挡住，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这倒是真的。”西达尔承认，并准备和解了。

当事情正在这样地顺利进行的时候，德·施奈克先生却不当心，多了一句嘴：

“至于我，我就更不会被您的栏栅挡住，因为这要妨碍我完成政府所赋予我的正式使命。”

“什么使命？”

“就是以格陵兰国的名义来占有这个火流星，我就是格陵兰国派到这儿来的代表。”

西达尔不觉惊跳起来。

“占有火流星！……”他叫道：“您发疯了，我的好先生！”

“我干吗发疯？”德·施奈克先生以冷冰冰的语气回敬道，“这个火流星落在格陵兰的领土上。既然它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它是属于格陵兰国的。”

“您开口就胡说八道，”泽费兰·西达尔抗议道，逐渐开始发狠了。“首先，火流星不是落在格陵兰的领土上，而是落在我的领土上，因为格陵兰国已的确确实把这块地卖给了我，收了现金。再说，火流星是有主的，而这个主人就是我。”

“您？……”

“正是我。”

“您有什么资格？”

“要什么资格有什么资格，我亲爱的先生。没有我的话，这个火流星现在还会在天上转呢。您这位代表先生，要去找它恐怕困难重重吧。既然它在我家里，而且又是我把它从天上弄下来的，它怎么会不是我的？”

“您说的是？……”德·施奈克先生坚持不让。

“我说的是，是我把它从天上弄下来的。况且，我还郑重其事地通知过那个好像是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我还以为我的电报能叫它中断工作呢。”

德·施奈克先生满腹狐疑打量着他的对方，他是不是在跟一个疯子或者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打交道？

“先生，”他回答：“我是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这个大会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还在开。另外，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

对您所说的那个电报一无所知。”

德·施奈克先生倒是说的真话。他的耳朵不大灵。这份电报倒是遵照任何一个正统、体面的议会都遵守的惯例当众宣读过的，可当时大家都在个别交谈，吵得要命，所以他连一个字都没听见。

“反正我是打电报去的，”泽费兰·西达尔断然地说，开始发火了。“不管它到还是没到目的地，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权利。”

“您的权利？……”德·施奈克先生反问了一句。这场意外的争论也使他生气了。“您敢正式提出什么要求，来占有这个流星？”

“不，可是我也许要给自己找找麻烦呢！”好开玩笑的西达尔大声说：

“一个价值六百亿法郎的火流星！”

“又怎么样？……它就是个无价之宝，也少不了是我的。”

“是您的！……开玩笑……一人独吞比全世界其他所有人还要多的金子！……这简直忍无可忍。”

“我不知道什么可忍不可忍，”泽费兰·西达尔气冒三丈大叫起来，“我只知道一点，就是火流星是我的！”

“那就走着瞧吧，”德·施奈克先生冷言冷语地收了尾，“目前，您总肯忍受一下，让我们继续赶路吧。”

说罢，这位代表就轻轻碰了碰他的帽檐。于是，那个土著向导在他示意之下，便重新开步走，德·施奈克先生亦步亦趋，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三千游客亦步亦趋，踏着德·施奈克先生的足迹前进。

泽费兰·西达尔挺着两条长腿站着不动，眼巴巴地看着大队人马开了过去，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他愤慨至极，因为居然可以不得他允许就闯进他家，而且这副样子简直就像在占领国里的行径！要争夺他的权利！这太过分了吧。

然而，对这么一大群人简直无可奈何，因此，当最后一个外人走过去以后，他只能朝着他的陋室撤退下来。可是，如果说他被征服了，那他不会心悦诚服，他边走，边发脾气。

“真可恶……可恶！”他一面破口大骂，一面信号机似的在指手划脚。

但人流滚滚，在向导后面匆匆赶路。那个向导终于在岛尖的最前端停了下来，不能走得更远了。

德·施奈克先生和华尔夫先生马上赶上去，随后是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弗郎西斯和珍妮、奥米克隆、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最后是一大堆从小舰队里涌到这巴芬海海岸上来的好事者。

是的，没法走得更远了。炎热难熬，简直再走一点都不行了。

况且，这一步也不必再走了，那个金球就在不到四百米的地方，大家都望得见它，就像泽费兰·西达尔和勒格尔先生在一个钟头之前望着它似的。它已不再像当初遨游太空时那样光芒四射，但是它的光彩仍照得眼睛都很难睁开。总之，流星行空时固然无法抓到，而现在当它安歇在大地上的时候，却同样难以抓到。

这块地方的海岸隆起成圆形，这是个土名叫“乌纳来克”的岩石。这块圆岩石俯临海面，其末端是海拔三十米的陡峭的悬崖绝壁。火流星就落在这块高地的边缘上。偏右几米，它就会沉没在悬崖脚下的深渊里。

“哦，原来如此！”弗郎西斯·戈登站在二十步之外情不自禁地低语道，“它底部着地……”

“因此，要把它弄回去，真是谈何容易。”阿卡狄娅·沃克太太续完了这句话。

“呀！德·施奈克先生还没有把它弄到手呢，”塞思·斯坦福先生提醒说，“就差格陵兰政府把它装入金库了。”

的确，迟早总有一天会装进去的，只不过是个耐心问题罢了，只要等它冷却就行了，而且，北国的寒冬降临，要不了多久就会冷却的。

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呆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大金块烧灼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却看得简直入了迷。两人都拚了老命往前走，而两人都不得不退了回来，就像那个急性子的奥米克隆一样，奥米克隆差一点就成了烤牛肉了。相距四百米，温度仍达到摄氏五十度。流星散发的热使空气都变得不好呼吸了。

“但是它终于……来到这儿……呆在岛上……而不是在海底……对大家来说，它并没有消失……它是在财星高照的格陵兰国手里！……等待……只要等待就行了。……”

这就是那些好事者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他们都被那令人窒息的热气挡在悬崖的拐角上。

对，等待……但是要等多久呢？火流星不会一两个月不冷却的吧？这样一大堆金属块，温度这么高，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是灼热的。大家都见到过那些体积比它不知小多少的陨星嘛。

三个小时过去了，谁都不想离开这个场地，他们是想等在那儿，一直等到他们能接近它的时候才肯罢休吗？然而，这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一定得回到船上去，除非在这儿扎个营，再带些粮食来。

“斯坦福先生，”阿卡狄娅·沃克太太说，“您认为只要几个钟头这炽热的金块就会冷却下来吗？”

“几个钟头不行，几天也不行，沃克太太。”

“那么我就要回到‘俄勒冈’号船上去了，哪怕以后再回来都行。”

“您说得真对，”塞思·斯坦福先生回答：“我学您的样，朝‘莫齐克’号那边走。我想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这样做是最明智不过的了。可是，这个明智的办法，弗朗西斯·戈登和珍妮却无法使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先生予以采纳。

人流渐渐地流走了，最后一个德·施奈克。他也决定返回乌贝尼维克停泊站，但这两个怪癖的人却仍然执意要留在那儿，单独与他们的流星呆在一起。

“爸爸，您来吧？”珍妮·赫德尔森在下午两点钟光景第十次问。

得到的回答却是，赫德尔森博士向前跨了十二步，然而，他却不得不急急忙忙地退回来。仿佛他到炉火熊熊的大炉上冒了下险似的；迪安·福赛思先生曾步他的后尘，朝前冲了上去，也不得不同样仓促地撤下来。

“好啦，我的舅舅，”又轮到弗朗西斯·戈登接下去说，“好啦，赫德尔森先生，是回船的时候了，……见鬼！火流星现在不会跑掉了。你们老盯着它看就是用眼睛把它吞了，那也充不了饥呀。”

但这些劝说全都是白费气力！直到晚上，他们又累又饿地倒下来了，这才甘心离开这个场地，但却下定了决心第二天再来。

到了第二天，从一点钟起，他们果真又回到了这儿，但是这次可撞上了五十个武装人员——格陵兰的全部军队，他们是负责在那价值亿万黄金的流

星周围维持秩序的。

格陵兰政府采取这种防范措施，是对付什么人的呢？是对付泽费兰·西达尔的吗？要是这样，五十个人未免多了。何况火流星本身就可以自卫，它那不堪忍受的热可以把最胆大妄为的家伙拒之于数百米之外。

从头一天到现在，差不多一米都前进不了。长此下去，得多少多少个月才能使德·施奈克先生名副其实地代表格陵兰拥有这个无价之宝啊！

管它三七二十一，还是叫人把它看守起来。在事关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的时候，小心谨慎总不会过头的。

在德·施奈克先生的请求下，在泊的一艘轮船开走了，为的是把这个重大消息通电全世界。这样，四十八小时之后，火流星的坠落就将家喻户晓，天下皆知了。这岂不是要打乱勒格尔先生的计划吗？绝对不然。“大西洋”号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启航的，而快艇航行起来显然强得多，所以银行家方面早了三十六小时，这个期限已足够使他的金融投机获得圆满成功。

如果说格陵兰政府因五十个卫兵出场，而感到高枕无忧了的话，那末当天下午，当它发现有七十个人在看守流星时，又该是怎样的放心啊？

晌午时分，一艘巡洋舰停泊在乌贝尼维克。前面，在它那尖角上，一面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在迎风招展。这艘巡洋舰刚抛好锚，便有二十个人下了船。他们在一个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指挥下，现在正扎营在火流星的四周。

德·施奈克先生得知维持秩序的人员增加了，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要是说他知道珍贵的火流星得到了如此热心的保卫而感到心满意足，那末，这些全副武装的美国水兵在格陵兰的国土上登陆，又不免使他忧心如焚。他向那个海军军官学校学员吐露了这种心情，但后者并未向他提供什么情况。他是奉上司之命来的，而没有过问更多的事儿。

于是，从第二天起，德·施奈克先生断然决定到巡洋舰上去诉诉苦情，然而当他想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谁知竟面临了双重的任务。

头一天夜间，第二艘巡洋舰——英国兵舰开到了，那个舰长得知流星坠落已是既成事实，便仿效他的美国同行，也派了二十个水兵上岸。这些水兵在又一位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率领下，快步奔向岛东北偏南的地方。

德·施奈克先生真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的惶惑、慌乱与日俱增，那天下午，第三艘打着三色旗的巡洋舰又到了。两个小时之后，二十个法国水兵，在一个海军下级军官的指挥下，也依次前往火流星周围去站岗、放哨。

局势势必越演越烈，不可能到此为止。二十一日夜里，俄国的巡洋舰突然来到。这是第四艘了。尔后，在二十二日白天，只见一只日本船、一只意大利船和一只德国船相继来到。二十三日，一艘阿根廷和一艘西班牙的巡洋舰略早于智利的船联翩而来。在智利船之后又紧跟着两只别的船，一只葡萄牙的，另一只是荷兰的。

八月二十五日，十六艘军舰在乌贝尼维克前面，组成了极北海域前所未见的一个国际分舰队。“大西洋”号重新前来停靠，小心翼翼地侧身在这个舰队中间。每一艘军舰上都派出二十个人在一个军官的率领下登陆，这时就有各种国籍的三百二十个水兵和十六个军官，在践踏格陵兰的土地。格陵兰的五十名士兵尽管英勇，却捍卫不了自己的国土。

每只船都带来自己的一套新闻，这些新闻从其实际效果来说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说国际代表大会始终驻在纽约的话，那它继续开会，也始终

徒有形式而已。那以后，发言全是外交辞令……而外交却暂且（咱们私下说说）是从属于大炮的。大家在外交使团中的讨论坚定有力，而且不无火药味儿。

随着舰只的相继到达，传来的消息就更加使人不安。虽说没有一点确切的消息，但是传说纷纷，在那些参谋部和各船的全体船员中间不胫而走，而在各国占领军之间，关系正日益紧张。美国的海军准将曾首先邀请他的英国同行赴宴。这位英国人还礼回请，并借此机会向法国巡洋舰舰长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凡此种种礼尚往来之举，现在已经终止。他们各自驻屯在自己船上，窥伺时机，以便看风使舵。那乍起的几丝风儿，似乎正是暴风雨的先驱。

在这期间，泽费兰·西达尔怒气未平，他成天骂声不绝，弄得勒格尔先生的耳朵都耷拉下来了。他想尽办法叫他的教子恢复理智，却都白费力气。

“我亲爱的泽费兰，你该知道，”他对他说道，“德·施奈克先生是对的，要让单独一人随意支配如此巨大的金额是办不到的，因此，有人干涉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你让我来处理此事吧。待到头几阵激动情绪平静下去以后，就将轮到我来干涉了。对于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完全不予理睬，我认为这也是办不到的，我总会得到某些东西，这是不成问题的。”

“某些东西！”西达尔又大叫起来。“啊！我才看不上您的某些东西呢。您想叫我把这块黄金变成什么？我，我难道需要黄金？”

“那么，”勒格尔先生反问道，“那你干吗这么激动呢？”

“因为火流星是我的。人家要把它拿走，这使我非常气忿，我决不会容忍他们这么干。”

“你有什么办法与全世界作对呢，我可怜的泽费兰？”

“我要是有办法的话，我就会干的，不过，且慢！……当初那个什么代表野心勃勃，表示要拿走我的火流星，固然可恶，而今天又怎么说呢？……现在这么多国家，全都是贼。它们之间眼看要自相残杀，人们都这么认为。……见它的鬼，我让火流星留在原地，居然会没干好事！我本来觉得把它弄下来挺滑稽，是个挺有趣的试验。要是早知道！……这些一文不名的穷鬼，眼下就要为这亿万黄金互相厮杀！……您想说什么都行，这真是越来越可恶了！”

西达尔沉溺于这种情绪之中。

不管怎样，他生德·施奈克先生的气可不对，那个倒霉代表，用一句俗话来说，他可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对格陵兰领土的侵犯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在他看来格陵兰共和国的惊人财富已有累卵之危。但是怎么办呢？他能把那三百二十个外国水兵连同他自己的五十个人一起扔到海里去吗？他能用炮轰、用鱼雷袭击，使周围那十六个装甲的庞然大物沉到海底去吗？

显然不行，他做不到。然而，他所能做的，至少他该做的，就是代表他的国家来抗议这种侵犯国土的罪行。

有一天，英国和法国的两个舰长以普通游客的身分一道上了岸，德·施奈克先生抓住这个机会，要求他们作出解释，并向他们提出半官方的抗议。这种抗议虽有外交上的节制，却并不排斥其强硬激烈的性质。

英国的海军准将作了答复。“德·施奈克先生，”他大致讲了这么几句话：“您激动是不对的，停在这儿的军舰的舰长只不过是奉各自的海军部的命令行事。他们无权讨论，也无权解释这些命令，只能执行这些命令。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种国际性登陆的目的无非只是维持秩序而已，并无其他用意。事实上，好事者云集此地为数众多，但是，可以预料，拥来的人数无疑

还会更多。再说，德·施奈克先生也应该冷静些。问题正在研究中。各国的权利都会得到尊重，这是无可怀疑的。”

“完全正确。”法国舰长赞同地说。

“既然所有的权利都得到尊重，那么我就要行使我的权利。”突然有个人物毫不客气地介入了这场讨论。

“请问贵姓？……”那位海军准将问。

“迪安·福赛思先生，威斯顿天文学家，真正的火流星之父及其合法的主人。”这位插话者自命不凡地回答，而德·施奈克先生则在微微地耸动肩膀。

“噢！好极了！”海军准将说：“久仰大名，福赛思先生……不过，当然罗，倘若您有权利的话，为什么您不能让它们发挥作用呢？”

“权利！……”这时第二个插话者叫了起来，“那么我的权利又怎么说？难道不是我，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我一个人，第一个让全世界注意到这个流星的吗？”

“您！……”迪安·福赛思先生指责着，突然转过来，仿佛叫毒蛇蜇了似的。

“我。”

“您这个郊镇的蹩脚医生，竟妄想贪天之功为己功！”

“就像您这种外行人一样。”

“您这个吹牛大王，连在望远镜里朝哪边看都不知道！”

“您这个嘻嘻哈哈的家伙，您从来没见过望远镜。”

“我外行！……”

“我，蹩脚医生！……”

“我还没外行到撕不下一个骗子的画皮！”

“我并没蹩脚到无法叫你承认是个贼。”

“太不像话！”迪安·福赛思先生口吐白沫，仿佛喉咙被卡住了似的，用一种嘶哑的声音喊道：“你当心点，先生！”

两个对手捏紧拳头，横眉怒目，摆出一副斗殴的架势。要是弗朗西斯和珍妮没冲进这两个斗士之间，这场争吵很可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舅舅！……”弗朗西斯喊着，用一只有力的手拉住了迪安·福赛思先生。

“爸爸！……我求求您，……爸爸！……”珍妮泪流满面地哀求着。

“这两个暴跳如雷的人是谁哪？”泽费兰·西达尔问塞思·斯坦福先生。他无意间站在斯坦福先生的身旁，离那个滑稽悲剧的场面不远，他正在看热闹呢。

在旅客中，自然不大讲究那套社交界的礼仪。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不大客气地问他，斯坦福先生也就不客气地回答。

“您又不是没听说过迪安·福赛思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

“威斯顿那两个天文爱好者吗？”

“一点不错。”

“他们曾发现刚才掉在这儿的那个火流星吗？”

“就是他们。”

“他们这样吵架，要争个什么呢？”

“他们达不成协议，究竟谁先发现火流星。”

“妙。”他说。

“他们两人都要求火流星的所有权。”塞思·斯坦福先生又说。

“借口偶然在天上看到过它？”

“就是这样。”

“真是厚颜无耻，”泽费兰·西达尔说，“可是，这个小伙子和这个姑娘，他们又在里头干什么？”

塞思·斯坦福先生挺殷勤地对这个局势作了一番解释。他讲了由于种种什么原因，这对未婚夫妻不得不放弃拟议中的婚事；又由于什么荒唐的妒忌心，引起了不共戴天之仇，使两家断了交，并破坏了他们感人的爱情。

西达尔的心被震惊了。他带着注视自然现象的神情，望着被弗郎西斯拉住的迪安·福赛思先生和珍妮小姐。她这时正用纤弱的双臂抱着她那怒冲冲的爸爸。塞思·斯坦福先生一讲完故事，泽费兰·西达尔没道一声谢，便大叫起来：“这回可太不像话了！”于是便迈开大步走了。这位讲故事的人冷冷地看着这个怪人走远，随即把他丢在脑后，并回到了阿卡狄娅·沃克太太身边。在这一番短短的对话中，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没有在场，而是破例地被撇在一边。

泽费兰·西达尔怒不可遏，粗暴地用手打开了他那小木屋的门。

“我的叔叔，”他对勒格尔先生说。他这种刻薄的称呼使勒格尔先生不禁惊跳起来，“我说这可太可恶了。”

“又怎么啦？”勒格尔先生问。

“当然是火流星喽！总是这该死的火流星！”

“火流星干什么来的？”

“它正在糟蹋地球呢，这可一点不假。它作恶多端，数都数不清了。它把那些人都变成盗贼还不够，又到处散布争端和战乱，大有血洗世界的危险。还不止这些。它不是还拆散未婚夫妻吗？您去瞧瞧那个小姑娘，您将会给我带来一些新闻的。她简直叫石头见了都要掉泪。这一切实在是太可恶了。”

“什么未婚夫妻？你说的是哪个姑娘？这又是什么新起的怪念头呀？”勒格尔先生目瞪口呆地问道。

泽费兰·西达尔不屑作答。

“是呀，太可恶了，”他激烈地宣称。“啊！这样下去简直不行。我就要让大家和睦相处，言归于好。简直太不像话！”

“你要干什么蠢事，泽费兰·西达尔？”

“当然，并不复杂！我即将把他们的火流星扔到海里去。”

勒格尔先生不禁蹦了起来。一阵强烈的激动使他脸色发白，使他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不一会儿，他想到用发怒来叫西达尔服从，他可以用一些话威胁他，恫吓他，尽管他无力付诸实行。于是他便大大地逞了一下威风。他这个人应该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你不能这么干，泽费兰，”勒格尔叫道。

“我偏要这么干。什么都拦不住我。我，我简直够了，我马上就动手。”

“可是，倒霉鬼，你就不想一想……”

勒格尔先生陡地刹住话头。他的脑袋瓜里直冲冲地冒出了一个天才的思想，它像闪电般突如其来，并且叫人眼睛都发花了。只要一会儿工夫，这员金钱战役中的猛将就能看出谁强谁弱。

“不管怎么都行！……”他喃喃地说。

重新努力思索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计划其妙无比。于是他对泽费兰·西达尔说：

“我不再跟你顶牛下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俨然是个匆忙的、抢时间的人。“你要把火流星扔到海里去吗？好吧。不过，你能不能暂缓几天呀？”

“我非要缓几天不可，”西达尔大声说。“我得改一改我的机器，以便适应我要它干的新活儿。改装工作得五六天。”

“那么要推迟到九月三日喽。”

“是的。”

“好极了，”勒格尔先生说。他走出门，一溜烟似的奔向乌贝尼维克，这时他的教子正在着手工作。

勒格尔先生毫不耽搁地叫人把他送上“大西洋”号，而这只船的烟囱顿时就黑烟滚滚，冲天而起。两个钟头以后，这位船主回到了岸上，而“大西洋”号却又飞也似的溜走，消失在天际。

正如一切天才的东西一样，勒格尔先生的计划是极其简单的。

对于勒格尔先生来讲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但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向国际联军揭露他的教子，叫他无法行动；要么听之任之。勒格尔先生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要是走第一着，他照理可以指望有关政府会感激他，这个无价之宝，多亏他的干预而得救，他无疑会分得一份儿。然而，多大的一份呢？很可能只是一丁点儿。何况金潮涌来之后，势必引起黄金跌价，这个份额就更少得可怜了。

相反，倘若他守口如瓶，那就不但会消除作孽的金块所带来的种种祸端，杜绝那像洪水猛兽般遍及全球的浩劫，而且还可避免个人的种种麻烦，甚至反而会发一笔大财。五天之间，就他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要从中取利可便当得很。因此，他只要借重“大西洋”号另发一份电报就行了。这份电报的译文是这样的：德劳特街：“惊人之举在即，速购金矿，数量不限。”

这个命令会顺利执行的。此刻，火流星一定已尽人皆知，金矿股票想必已大跌特跌，几乎近于零。人家无疑会不管价值相当与否就以微不足道的价格抛售金矿，相反地，一旦得悉这场冒险壮举的结局时，可热闹了！那时金矿便会迅速回涨到原先的市价，而它们的走运的买主就会大发其财了。

我们马上便可断言，勒格尔先生眼力可真准。电报发到了德劳特街，当天在交易所里，有人便准时地执行了他的指示。勒格尔银行以现金和赊欠方式买进了市场上抛售的全部金矿。第二天又买进了同样多的数字。

两天之间这家银行获得了特大丰收！几乎一文不值的金矿，其证券每张只卖几个生丁！往日里十分兴旺的金矿现在竟跌到两三个法郎，头等的金矿都跌到十或十二个法郎。这家银行不论好坏一概收了进来。

四十八小时以后，这场大抢购的风声开始传遍世界各地的交易所，并引起了某种骚动。勒格尔银行是一家以嗅觉敏锐著称的字号，总不至于轻举妄动，扑在一项特殊的有价证券上，其中总有什么文章，这是普遍的反映。于是，行情又显著回升。

太迟了。已经捞完了。罗伯特·勒格尔先生当时已拥有地球上半数以上的金矿生产。这些大事正在巴黎进行的时候，泽费兰·西达尔却利用一些零件在改造他的机器。这些零件都是他临行前随身带来的。在机器内，他按复杂的电路，把一些电线纵横交错地连接起来。在外部，在两个新的反光镜的

中心，加上几个奇形怪状的灯泡。在预定的日期，九月三日，大功告成。于是，泽费兰·西达尔便宣布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行动了。

这回，他的教父在场，破例地当了他的洗耳恭听的听众。这是他发挥其演说才能的唯一机会，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我的机器，”他说着关上了电路，“并没有什么神秘或魔幻之处，它只不过是个转换器而已。它按通常的形式接收电流，并使它转变成一种高级形式（此形式是我发现了的）。您看到那个像个小疯婆似的旋转着的灯泡吗，它就是我用来自吸引火流星的。这灯泡位于反光镜的中心，借助反光镜把一种特殊性质的电流送到太空之中。这种电流我美其名曰螺旋形中性电流。正如它的名儿所表明的，这种电流是螺旋式地活动的。另外，它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它能猛烈地排斥触及它的任何物体。它的全部螺旋线圈构成一个中空的圆柱体。圆柱体里的空气和其他任何物质一样，被驱逐一空，成为‘真空’。我的叔叔，您可懂得这个词的意义：真空？在茫茫太空之中，到处充满着某种物质，而我这无形的圆柱体就像螺丝似的紧紧旋在大气里面。在短促的瞬间，它成了宇宙中唯一的真空点，您是这样想的吗？这一刹那是很短的，比闪电还要短促，而这个唯一的‘绝对空虚’点，就是那种滚滚急浪式的不灭的能外溢的出口。这种能被禁锢在地球上，凝聚在物质的沉重的链环之中。因此，我的作用只不过是扫除障碍罢了。”

勒格尔先生因为休戚相关，十分用心地倾听着这离奇的讲解。“唯一有点儿微妙的东西，”泽费兰·西达尔接下去说，“就是调整螺旋形中性电流的波长。假如它能及到某个要接受其作用的物体，它就予以排斥，而不是吸引。因此，在该物体与这种电流之间相隔一定距离时，就得把电流断掉。不过，要尽可能隔得近一些，使得释放出来的能辐射到它邻近的地方。”

“可是，要叫火流星滚到海里，就得推它而不是拉它。”勒格尔先生反驳道。

“这话也对也不对，”泽费兰·西达尔回答说。“您听我讲，叔叔，我了解我们与火流星之间的距离。精确地说，是五百一十一米四十八厘米。因此，我正在调整我的电流作用所及的距离。”西达尔边说边摆弄着一个联入电路的安在电源和机器之间的变阻器。

“这下弄好了，”他又说，“现在电流在离火流星东北凸面不到三厘米的地方断掉了，因而释放的能产生着强烈的辐射，集中在火流星的这一面。然而，这也许还不足以推动这样一个紧紧粘合在地面上的庞然大物。为了谨慎起见，我将使用其他两个附加的方法。”

西达尔把手插进机器内部，两只新灯泡中的一个马上开始发出猛烈的噼啪啪的声响。

“您将看到，叔叔，”他以评论的方式说道，“这只灯泡不像另一只那样转动。因为它具有另一个性质的作用。它所散发的气味也是特别的。我称它为直线中性电流，以区别于前面的那一种。这种直线电流的波长不需要调整。假如我把它投射在挡着电流的那个流星的西南凸面上的话，它会在无形之中跑到无垠的宇宙里去。我可不劝您站在这道电流的通道上。要不，您就会像那些运动迷所说的那样，狠狠地摔上一跤，运动员正是这样锻炼出来的。不过，言归正传吧。这种直线电流究竟是什么？不是别的，它像螺旋形电流，像其它任何电流，像声、热，甚至像光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简化到最低限度的物质原子的移转而已。当我告诉您，这时候，这些原子正在敲打那金

块的表面，并以每秒七亿五千万的数量嵌入金块之中，您就会知道这些原子是多么渺小了。由此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炮击。投射物分量过轻，却由无限大的数量和速度予以抵偿。把这种推力和作用于流星另一面的引力加在一起，就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了。”

“但是火流星却呆着不动。”勒格尔先生又顶了一句。

“它会动的，”泽费兰·西达尔从容地断言。“稍微耐心一点。再说，这儿是个起加快作用的玩艺儿，我用这第三个反光镜，发出其它定向原子弹。这些原子弹不是投在火流星本身，而是投在海洋那一面的托住流星的土地上。您即将看到这块地逐渐土崩瓦解，再加上重力作用，火流星便会滑上那道斜坡。”

泽费兰·西达尔将胳膊插入机器里，第三个灯泡也依次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瞧吧，叔叔，”他说。“我相信我们就要笑了。”

第二十章

也许读到这一章将深感遗憾，但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作者不得不写下这一章，正如天文年鉴所记载的一样

当金块乍一颤动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呼叫声顿时汇成了一声单一的呐喊，仿佛从人群中冒出来的一声可怖的怒吼。

众目睽睽，一齐向同一个方向望去。出了什么事了？大家都被幻觉捉弄了？还是流星真的动起来了？要是真的动了，其原因何在呢？土地不是渐渐挺不住了吗？这不是会叫这无价之宝最后滚入大海吗？

“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竟会有这么个奇怪的结局。”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提醒道。

“也许并不是个最坏的结局。”塞思·斯坦福先生回答说。

“会是个最好的结局。”弗朗西斯·戈登说得更过分了。

不，大家没错。火流星继续逐渐滑向大海那边。土地无疑渐渐软下去了。倘若金球的这种移动不刹住的话，它最终会一直滚到高地的边缘，并沉没在大海的深渊里。

大伙都怔住了，而且多少掺杂着对这块土地的鄙夷心情，它与如此非凡的重负实在不相称！多可惜啊！流星竟坠落在这个岛上，而不是在那撼不动的格陵兰海滨的玄武岩的悬崖上。如果在那儿的话，对贪婪的人类来说，这亿万黄金就不会永远完蛋！

不错，流星是在滑动。或许这只是几个小时的问题，或者更少些，是几分钟的问题，如果那块高地竟至在巨大的重压之下突然塌下去的话。

这近在眼前的大祸弄得大家大喊大叫，而德·施奈克先生的叫声又是多么惊心动魄啊！永别了，这个使他的祖国富冠全球的绝无仅有的大好机会！永别了，这个使格陵兰全体公民发财致富的锦绣前程！

至于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真叫人为他们的理智担忧。他们绝望地伸着两条胳膊，大喊救命，仿佛流星真会得救似的。

火流星更加显眼地动了一下，这一下终于使他们发了狂。赫德尔森博士竟不顾生命危险突破卫兵们的防线，冲向那个金球。

他不能再走下去了。他叫灼热的空气闷住了。他跑完一百步，忽然打了个趔趄，颓然倒在地上。

迪安·福赛思先生该会高兴了，他的竞争者呜呼哀哉，任何竞争也就呜呼哀哉了！然而，迪安·福赛思先生在成为狂热的天文学家以前，本是个正人君子，此刻一种万分强烈的情感使他恢复了本性。那人人为的仇恨犹如苏醒时消逝的噩梦一般，顿时烟消云散，心中只留下往日的回忆。因此，迪安·福赛思先生不假思索，条件反射似的飞奔过去——愿他因此而流芳百世！——抢救遇难的旧友，而不是为对手的死幸灾乐祸。

但他力不从心，刚刚赶到赫德尔森博士身边，将他往后拖了几米，自己也叫熊熊烈火的热气窒息了，倒在他朋友身边，不省人事了。

幸亏弗朗西斯·戈登从他背后扑上去，塞思·斯坦福先生也毫不踌躇，紧紧跟上。可以想见，阿卡狄娅·沃克太太也不会冷眼旁观的。

“塞思！……塞思！……”她本能地喊道，仿佛她前夫大祸临头，把她吓坏了。

有几个勇敢的观众也跟了上去，他们都不得不在地上匍匐而行，并用手帕捂着嘴。因为空气热得简直不好呼吸。他们终于爬到了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身边，把他们扶起来，抬回那不可逾越的界线一面，要不然，五脏六腑都要给烧焦了。

这两个因孟浪而遭殃的人幸好及时得救，在人们的精心护理之后，他们终于苏醒过来。但是，唉！却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希望破灭！

火流星果真在继续缓缓地滑下去，要么由于它本身在坡地上移动，要么因为它的表面在重压之下逐渐塌了下去。火流星的重心正临近悬崖的尖脊。而在尖脊的那一面，便是直挺挺地插入海水之中的悬崖绝壁。

大伙激动万分，喊声遍野，而且还莫名其妙地东奔西窜。有些人——其中有塞恩·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太太，飞也似地奔到海那边，唯恐看不到这场灾难的任何一个细节。

但是，又有了片刻的希望。金球不动了！……

然而，仅仅是片刻而已。忽然传来了可怕的爆裂声……岩石撑不住了，流星沉入了大海。

人群喊声震天，海滨却没传来回声，那是因为在这顷刻之间，喊声被一阵比霹雳还响的爆炸声淹没了。这时，气浪汹涌，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岛面。观众们都被刮倒在地，无一幸免。

火流星刚才爆炸了。海水从它表面成千上万个气孔渗入了这块金海绵的无数个洞里。水一碰到炽热的金属，转眼就气化了。于是，流星便像个过热的锅炉似的炸了开来。此刻，它的碎片一束一束地重新落进了波涛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

这猛烈的爆炸，激得海水汹涌澎湃。一个滔天的巨浪窜上了海岸，又气势汹汹地落了下来。那些原先走近海边的冒失鬼，个个吓得拔腿就逃，拚命要窜上坡顶。这可并不是人人都能上得去的。其中某些人由于恐惧而变得象野兽似的，竟至把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推开，然后又把她抓住，再掀翻在地。要是怒涛骇浪再次窜上海滩，那她眼看就要被卷走！……

但是，塞恩·斯坦福先生在留神着她。他眼看已没希望救她了，却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抢救，简直是千钧一发！牺牲的无疑会是两个而不是一个……

不，塞恩·斯坦福先生终于赶上那个少妇，自己则使劲地靠在一块岩石上，这就可以抵挡那骇人的回浪。许许多多游客马上冲上去拯救他们，并把他们带到后面来。他们终于得救了。

如果说塞恩·斯坦福先生还没有失去知觉，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可已是不省人事了。由于大家殷勤照料、细心护理，她不久就苏醒过来。她一开口就先问起她的前夫：

“我所以能得救，多亏了您。”她说着紧紧握住他的手，并投给他一个柔情脉脉的感激的目光。

那个神奇的火流星却远不如阿卡狄娅·沃克太太那么走运，它竟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眼下，它的碎片已葬身海底，埋在那谁都到不了的地方。纵然有可能以超人的努力把如此庞大的物体从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拉回来，那也该放弃这个希望。事实上，从那个被炸开的金块核心中飞出来的无数碎片都已散落在大海中。德·施奈克先生、福赛思先生和赫德尔森博士，在海滨寻找最小的碎片，都白费力气。不，那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亿已分毫不剩，那神

奇的火流星已化为乌有，连踪影都不复存在了。塞思·斯坦福先生去救那个少妇。

第二十一章

这最后一章包括故事的尾声；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于威斯頓法官约翰·普罗思先生之口

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后，这一大群好事者已无所事事，只有开路了。

他们满足了吗？不一定。这个结局难道值得花大钱，受大累，不远万里而来吗？无法在四百米之内看到流星，这可算是收获甚微，但却不得不以此为满足。

他们是不是至少能指望有朝一日得到补偿呢？第二颗火流星会不会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呢？……不。这种奇遇是不会再有了。无疑会有别的金星飘浮在太空中，但它们留在地球引力范围内的机会是如此渺茫，以至没有理由予以重视。

总的说来，还算万幸。假如价值六十兆的黄金投入货币流通，就会使金价惨跌。对于有些人来说——没有黄金的人——，黄金不过是个贱东西，但是照另一些人的说法，却是珍贵异常！因此，不应当为失去火流星感到惋惜。这个金球不只会使世界金融市场大乱，也许还会引起全球大战。

但是，一些当事人却有权对这种结局大失所望。迪安·福赛思先生和西德尼·赫德尔森博士，去凭吊他们的火流星爆炸的地方时，是何等伤心呀！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没有带回一丁点儿天上的金子，这未免太难堪了。就算德·施奈克先生不会为国争球了，他俩连个天金制的领带别针或者袖扣都没捞到手，连一颗可留作纪念的小金粒儿都没有。

他俩同病相怜，竟至把前一度的争斗都忘光了。要不，又能怎么样呢？赫德尔森博士难道能对冒死救他的恩人衔恨吗？而从对方来说，赤诚对待自己差点儿为之捐躯的人难道不是人情之常吗？火流星既已消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重修旧好。何苦去争那一去不复返的流星的名字呢？

这两个旧日的冤家，当他们一面手挽手地散着步，初度言归于好的蜜月，一面争着为他人着想时，是否意识到他们那马后炮式的慷慨大度已毫无意义了呢？

“失去福赛思火流星真是天大的不幸。”赫德尔森博士说着。

“是赫德尔森火流星，”迪安·福赛思先生更正道。“它是您的，我亲爱的朋友，完全是您的。”

“不对！我写给辛辛那提天文台的信尚欠准确，必要时这倒是个明证。我只说过在几点到几点之间，而不是像您所说的从几点到几点。这可大不相同呢！”

这位呱呱叫的博士不肯松口，而迪安·福赛思先生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又重新争执起来，好在这些争执并不伤人。

他们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拐弯虽说颇为感人，总未免有点滑稽可笑。但是，有个人可不想笑话这一点，此人就是弗朗西斯·戈登。他已正式恢复为他心爱的珍妮的未婚夫。两个年轻人经历了这么多场暴风雨之后，便拼命利用这两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以弥补那些失去了的大好时光。

泊在乌贝尼维克的军舰和大客轮都在九月四日上午起锚，开往偏南一些的纬度上。那些曾使这个地处北极的岛屿盛极一时的好事者几乎全都走了，只剩下罗伯特·勒格尔先生和他的假侄子。因为他们非得等“大西洋”号返

航不可。那只快艇到第二天才回来。勒格尔先生和泽费兰·西达尔马上上船，他们在乌贝尼维克多呆了二十四小时简直呆够了。

他们的木板棚早就叫火流星爆炸所激起的滔滔海浪冲光了。他们不得不在露天过夜，境况苦不堪言。海水不只席卷了他们的家，同时还把他们两个人里里外外都浸透了。北极惨淡的阳光又晒不干他们。他们甚至连在短短几小时的黑夜里用以御寒的毯子都没有了。什么都被洗劫一空，乃至露营需用的零碎东西，手提箱，以及泽费兰·西达尔的种种仪器都未能幸免。他那个观测过多少次流星的忠心的望远镜已寿终正寝，还有那个先把流星拉上地球后又将它推入海底的机器也是同样完蛋了。

这个仪器何等奇妙，勒格尔先生忘不了这失物之痛，西达尔反而一笑置之。既然他造了个机器，他就大可以再造另一个更好、更强有力的机器。

他当然可以做到，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惜的是，他却从不想它。他的教父催促他动手，也是白搭。他总是一天天地往后推，一直推到晚年的某一天，终于带着他的秘密进了坟墓。

人类永远失去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机器，而且，只要地球上不出现第二个泽费兰·西达尔，那机器的原理就将始终没人知晓。总之，泽费兰·西达尔从格陵兰回来时，要比去的时候更贫穷了。除了各种仪器和他那阔绰的行头之行，他还撒下了一大片土地。这片地很难重新卖掉，何况这项产业的主要部分还位于海底之下。

相反地，他的教父却在这次旅行中，捞到了多少钱哪！这些钱，他一回到巴黎德劳特街就可以到手。这笔势必使勒格尔银行与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金融机构平起平坐的财富，就是这样来的。说实在的，勒格尔先生大发横财之后，泽费兰·西达尔并非不知内情。勒格尔先生现在知道了他的特长，便大加利用。凡是从这个天才的脑袋瓜里出来的发明，这家银行都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加以采用。在这点上，他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虽说没捞到天上的黄金，却把地上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黄金聚敛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了。

当然，勒格尔先生并不是个歇洛克式的守财奴。在这笔他一手创造的财富中，泽费兰·西达尔会分得一份，而且，要是他想要的话，还可以分到最大的一份。然而，在这一章的开头，西达尔那么呆头呆脑地望着你们，所以大家还是不太想过分坚持这一点了。钱？金子？他能派什么用场？不定期地去领些小款子，够他起码的生活需要，这个办法倒是对他十分合适的。他直到去世之前，始终都是抱着这个目的步行来看望他的“叔叔”兼银行家，并且从来不肯离开他那卡塞特街的七层楼，也不肯离开那位旧日的女屠户蒂波老寡妇，她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唠唠叨叨的女佣人。

在勒格尔先生把他的意见通知巴黎的银行一星期之后，全世界都已知道火流星彻底完蛋了。法国巡洋舰从乌贝尼维克返航时，把这个消息传给了第一个信号台，并由这信号台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传播到全世界。

不出所料，普天下都激动万分，但这种情绪很快就平息下来。面临一个既成的事实，最好还是别去想它。过不了多久，人们便照常各操各的心，而不再去想那个遭到悲惨——甚至可以说是可笑下场的“天使”。

当“莫齐克”号九月十八日在查尔斯顿抛锚停泊的时候，大家已经不再谈论这件事了。

“莫齐克”号回来后，下船的除了原先的乘客之外，还有一位在去的时候没有搭过这条船的乘客。她就是阿卡狄娅·沃克太太。她渴望更加长久地表示对她前夫的感激之情，曾赶紧住进了德·施奈克先生留下的那个空舱。

从南卡洛来纳到弗吉尼亚，距离并不远，况且，在美国有的是铁路。打第二天即九月十九日起，迪安·福赛思先生、弗朗西斯和奥米克隆为一路，西德尼·赫德尔森和他女儿为一路，都回来了。前三位要回到伊丽莎白路的圆塔，后两位回到莫里斯路的方塔。家里人正等得心焦呢。当查尔斯顿的火车卸下这几位旅客的时候，赫德尔森太太和她的女儿露露，和可敬的米茨一样，正待在威斯顿的火车站。这几位远道归来的旅客对于她们的迎接自是深受感动。弗朗西斯·戈登拥抱了他未来的岳母，而迪安·福赛思先生则诚恳地和赫德尔森太太握了握手，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要不是露露小姐因为总有点儿提心吊胆想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话，甚至可能连半句都不会提及那痛苦的往事。

“总算了结了，不是吗？”她喊着搂住了福赛思先生的脖子。是的，了结了，彻底了结了。这就是了却冤仇的明证；九月三十日那天，圣·安德鲁教堂洪亮、起伏的钟声一下子响彻这个弗吉尼亚的城市。奥迦思主教在济济一堂的盛会上——其中包括父母，两家的至亲好友，以及本城的知名人士——主持了弗朗西斯·戈登和珍妮·赫德尔森的婚礼。他俩在受尽挫折，历尽沧桑之后，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毋庸置疑，露露小姐是以女傣相的身分出席婚礼的。她穿着那件做了已有四个月的漂亮的连衣裙，真标致极了。米茨也在场，她为她的“教子”的喜事又是笑又是哭。她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她向那些愿意理会她的人这么说。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刻，另一个地方正在举行另一个婚礼，只是排场小一点罢了。这一回，塞思·斯坦福先生和阿卡狄娅·沃克太太既不是骑马，也不是徒步，也不是乘气球去法官约翰·普罗思家。不，他们这回是肩并肩坐着一辆舒适的车子上那儿去的，是破天荒第一回手挽手进了法官家的，为的是在不那么奇特、别致的境况下向他呈上他们那完全合格的证书。

法官履行了他的职责，让这对离婚才几个星期的前夫前妻重新结了婚，然后彬彬有礼地向他们欠了欠身。

“谢谢，普罗思先生。”斯坦福太太说。

“再见。”塞思·斯坦福先生补充说。

“斯坦福先生，斯坦福太太，再见。”约翰·普罗思先生答道，立即回去照料他那花园里的花儿。

然而，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心下大为踌躇。当他在浇第三壶时，他的手竟停住不动，不再给那些焦渴的天竺葵浇洒甘霖了。

“再见？……”他喃喃地说着，思绪涟漪，不觉在花间小径中间停了下来。“也许，对他们说声‘后会有期’更好一些。”

环月旅行

〔法〕儒勒·凡尔纳著

金志平朱延生译

前 言

186.....年期间，科学界中史无前例的一项科学试验震动了全世界。“大炮俱乐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在巴尔的摩市建立的炮兵俱乐部的会员们，忽发奇想要同月球——不错，要同月球！——建立联系，发射一颗炮弹到月球上去。俱乐部主席巴比卡纳，这项事业的发起人，在征询了剑桥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的意见之后，为促成这次不寻常的壮举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大部分权威人士都宣称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他发起一场公开的募捐，筹得了近 3000 万法郎，便着手去进行这项巨大的工程。

按照天文台工作人员起草的意见，为了瞄准天顶的月球，用来发射炮弹的大炮应当建造在赤道和南北纬 28° 之间的地区。炮弹应当具有每秒 12000 码的初速。炮弹于 12 月 1 日晚上 10 点 46 分 40 秒射出，应当在四天后，即 12 月 5 日午夜击中月球，这时月球正抵达近地点，就是说处在离地球最近，恰好 86410 法里的地方。

大炮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巴比卡纳主席、埃尔菲斯顿军医、J·-T·马斯顿秘书和其他学者们举行了好几次会议，讨论炮弹的形状和结构，大炮的位置和种类，使用的火药的性质和数量。会议决定：第一，发射体要用一个铝制炮弹，直径 108 英寸，壳厚 12 英寸，净重 19250 磅；第二，大炮要用一座哥伦比亚铸铁炮，全长 900 英尺，在地里直接浇铸而成；第三，所装的火药要用 40 万磅硝化棉火药，在发射体下面化作 60 亿公升气体之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送往月球。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巴比卡纳主席在墨奇森工程师协助下，将工程基地选在佛罗里达州北纬 $27^{\circ}7'$ 和西经 $5^{\circ}7'$ 的一个地方。正是在这儿，经过一番出色的劳动之后，哥伦比亚炮完满地铸成了。

事情进展到这里，忽然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大大增加了这一壮举引起的兴趣。

一个法国人，一个异想天开的巴黎人，一个既聪明又大胆的艺术家的要求搭乘这个炮弹到月球上去考察地球的卫星。这位大无畏的冒险家名叫米歇尔·阿尔当。他来到美国，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主持集会，被听众举起庆贺成功。他使巴比卡纳主席同他的死敌尼科尔船长和解，并且作为言归于好的保证，说服他俩和他一起登上发射体。

他的建议被接受了。炮弹的形状改成了圆锥形的空心体。这个类似空中车厢的东西装上强韧的弹簧和盛水的隔板，用来缓和出发时的反冲力。内部备有够吃一年的食物，够用几个月的水，够烧几天的煤气。一部自动仪器制造并供应三个旅行者呼吸必不可少的氧气。同时，大炮俱乐部请人在落基山脉最高峰上筑起一架巨大的望远镜，以便观测发射体飞越太空时的情景。一切都准备就绪。

11 月 30 日，预定的时刻一到，在万众欢腾声中，炮弹发射出去了。破天荒第一次，三个人离开地球，差不多怀着必将到达目的地的信心，冲向星空。这三位勇敢的旅行者，米歇尔·阿尔当、巴比卡纳主席和尼科尔船长应当在 97 小时 13 分 20 秒钟内飞完全部行程。因此他们要到 12 月 5 日午夜，正当满月的时候才能抵达月球的表面，而不是在 4 日，就像某些消息不灵通

指法国古里，每里约合 4 公里。

的报纸所报道的那样。

但是事出意外，哥伦比亚炮发射炮弹的直接后果是搅浑了地球的大气层，使大气层中积聚了巨量的雾气。这个现象激起了普遍的愤慨，因为雾气遮蔽了月亮，接连几个夜晚挡住了观看的人们的视线。

马斯顿不愧是三位旅行者最坚毅的朋友，他在可敬的剑桥天文台台长贝尔法斯特陪同下赶往落基山脉。他登上朗峰观测站，那里矗立着那架能将月球拉近到两法里的望远镜。大炮俱乐部这位可敬的秘书要亲自观察他勇敢的朋友们的飞行工具。

12月5日、6日、7日、8日、9日至10日，大气层里堆满云雾，没法进行任何观测，有人甚至认为必须将观测推迟到来年的1月3日，因为从11日起，下弦月露出的盘面部分越来越小，这种情况是不便于追踪发射体的运行的。

但是，终于使大家感到满意的是，12月11日到12日夜间，一阵强烈的暴风扫清了大气层，半边明亮的月盘在漆黑的天空里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当晚，马斯顿和贝尔法斯特从朗峰观测站给剑桥天文台全体工作人员拍了一个电报。

这个电报说了什么呢？

电报宣称：12月11日晚上8点47分，贝尔法斯特和马斯顿两位先生发现了哥伦比亚炮自小石山射出的发射体——由于一个未知的原因，炮弹偏离了方向，没有抵达目的地，然而它离月球已很近，以致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炮弹的直线运动转变成了弧线运动，正沿着一个椭圆形轨道围绕月球运行，它已成了月球的卫星。

电报接着说，这颗新天体的轨道参数还没有计算出来——事实上，为了确定这些参数，必须从三个不同的方位对天体进行三次观测。继而，电报指出，发射体同月球表面相隔的距离“可能”是近2833英里，合4500法里。

电报最后提出下面两个假设：或者月球的引力终于占了上风，于是三位旅行者抵达了目的地；或者发射体保持在不变的轨道上，环绕月球运行直到世界的末日。

在这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三位旅行者的命运会是哪一种呢？不错，他们有够吃一个时期的食物。然而，即使他们大胆的计划得以成功，他们又如何回来呢？他们会一去不复返吗？人们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吗？当代最有见地的学者议论的这些问题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兴趣。

这儿有必要提一点意见，值得那些急于下结论的研究家深思。当一位学者要向公众宣布一项纯粹理论性的发现时，他应当格外谨慎从事。没有人被迫去发现一颗行星、一颗彗星或者一颗卫星，在这种情况下谁犯了错误，谁就该受到群众的讥笑。因此不如等待一个时期，这就是冒失的J·-T·马斯顿在向全世界拍出这个电报以前本来应当做的；可是在他看来，这个电报已道出了这次试飞的最后结论。

事实上，就像后来所证实的，这个电报包含两方面的错误：第一，观测的错误，即发射体同月球表面之间距离的错误，因为在12月11日那天是根本无法发现这个发射体的，马斯顿所看见的，或者他认为看见的东西不可能是哥伦比亚炮的炮弹；第二，理论上的错误，即关于发射体遭遇的错误，因为使发射体成为月球的卫星，是跟理论力学的规律绝对矛盾的。

朗峰站的观察家唯一可能实现的假设，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三位旅行

者——要是他们还活着的话——会齐心协力利用月球引力争取到达月盘的表面。

却说这三位既聪明又勇敢的人已从出发时可怕的反冲力中逃生出来；正是他们搭乘这个“炮弹车厢”的旅行记要在本书中讲述，直到其中最富于戏剧性、最离奇的详情细节。这篇故事会打破很多幻想，推翻不少预言；然而它也会给予一次这样的飞行所能碰到的种种奇遇的正确概念，并突出显示巴比卡纳的科学天赋，尼科尔的多才多艺和米歇尔·阿尔当的幽默大胆。此外，这篇故事也会证明，他们忠诚的朋友马斯顿一直俯身于那架巨大的望远镜上，观测月球在星空中运行，他这样做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第一章 晚上 10 点 20 分到 10 点 47 分

10 点钟刚一敲响，米歇尔·阿尔当、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就向他们留在地球上的许许多多朋友告别。两条打算作为狗种移到月球大陆上去的狗，已经被关在发射体里。三位旅行者走近巨大的铸铁炮口，一架吊车将他们送上到炮弹的圆锥形顶端。

那儿专门开有一个洞口，让他们可以进入铝制车厢。吊车的复滑轮被拉到炮筒外面之后，哥伦比亚炮口剩下的脚手架立刻被拆除了。

尼科尔一旦同他的两个伙伴进入发射体之后，便忙着用一块坚实的金属板封闭洞口，这块金属板是从里面用强大的加压螺钉拧紧的。其他几扇舷窗的玻璃上也牢牢地装配着金属板。三位旅行者严密地关在他们的金属牢房里，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

“现在，亲爱的伙伴们，”米歇尔·阿尔当说，“我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要拘束。我是善于治家的人，对家务事很内行。问题在于尽可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新居，使我们过得舒舒服服。首先，我们要设法看得清楚点儿。见鬼！煤气灯不是为鼯鼠发明的！”

这么说着，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将一根火柴在鞋底上划出了火，然后把它凑近煤气灯嘴，用高压装入一个容器的液态煤气足够供这个炮弹照明和取暖用 144 小时，即六天六夜。

煤气灯点着了。在灯光照耀下，发射体内显得好似一个舒适的房间，壁面装有软垫，底部陈设着环形沙发，房顶呈尖圆状。

发射体里装载的物件，诸如武器、工具、器皿之类都牢牢地固定在四周的壁垫上，无疑经受得住出发时的震荡。为了完满实现一个如此大胆的计划，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戒备都做到了。

米歇尔·阿尔当仔细检查了一切，表示对新居的设备非常满意。他说：

“这是一间牢房，然而是一间会旅行的牢房，只要我能从玻璃窗往外观望，我情愿签订 100 年的租约！你笑什么，巴比卡纳？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想说这间牢房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坟墓？就算成为坟墓吧，我也不愿用它去换神的坟墓，因为他的坟墓飘浮在空间，却不能飞行！”

米歇尔·阿尔当这样议论时，巴比卡纳和尼科尔正在作最后的出发准备。

当三位旅行者最终将自己关闭在炮弹里的时候，尼科尔的精密计时表正指着晚上 10 点 20 分。这只表同墨奇森工程师的表对过，相差不到十分之一秒。巴比卡纳瞧了瞧表，说道：

“朋友们，现在是 10 点 20 分。等到 10 点 47 分，墨奇森工程师就要向连结哥伦比亚炮火药室的引火线放射电火花。就在这一刹那，我们要离开自己的星球了。因此，我们在地球上还能待 27 分钟。”

“只能待 26 分零 13 秒。”一丝不苟的尼科尔订正说。

“好吧！”米歇尔·阿尔当兴致勃勃地嚷道，“在 26 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我们能够讨论最严肃的道德问题或政治问题，甚至加以解决！充分利用 26 分钟比一事无成的 26 年有益得多！帕斯卡或牛顿的几秒钟比那些蠢人懒汉的整整一生更加宝贵……”

“你要得出什么结论，没完没了的演说家？”巴比卡纳主席问道。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还有 26 分钟。”阿尔当回答。

“只有 24 分钟了。”尼科尔说。

“好吧，就算只有 24 分钟，正直的船长，”阿尔当接口说，“在 24 分钟时间里我们可以深入……”

“米歇尔，”巴比卡纳说，“在旅途中，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深入讨论最艰难的问题。现在我们照管出发的事吧。”

“不是都准备停当了吗？”

“不错。但为了尽可能减轻最初的震荡，还要采取一些谨防的措施。”

“我们不是有那些易碎隔板中间的水层，它们的弹性足够保护我们了吗？”

“但愿如此，米歇尔，”巴比卡纳低声回答说，“不过我没有十分把握！”

“哎哟！促狭鬼！”米歇尔·阿尔当大叫起来。“什么‘但愿如此’呀！……什么‘没有十分把握’呀！……他等到我们被装进铁桶之后才来作这种令人泄气的坦白！我要求退出！”

“请问办法呢？”巴比卡纳反驳说。

“确实，现在很困难了，”米歇尔·阿尔当承认。“我们上了列车，而司机不出 24 分钟就要拉响汽笛……”

“不出 20 分钟。”尼科尔说。

三位旅行者面面相觑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仔细检查了同他们一起装在炮弹里的东西。

“一切都在恰当的位置上，”巴比卡纳说。“现在要看我们怎样最有利地安顿自己才能经受得起出发时的震荡。摆好姿势不是无所谓的事，应当尽可能防止血液一下子猛然冲进我们的头脑。”

“完全正确。”尼科尔说。

“那么我们就像大马戏团里的小丑那样头朝下、腿向上地倒立好了！”米歇尔·阿尔当说着准备按照这话做示范动作。

“不是这样，”巴比卡纳说，“而是应当侧着身子躺下。侧身睡可以较好地经受得起震荡。请注意，炮弹射出时，我们无论在里面还是在前面，这是差不多一回事。”

“倘若这只是‘差不多’一回事，我就放心了。”米歇尔·阿尔当回答说。

“你同意我的意见吗，尼科尔？”巴比卡纳问道。

“完全同意，”船长回答。“还有 13 分 30 秒。”

“尼科尔简直不是一个人，”米歇尔嚷道，“而是一只带擒纵机构的秒表，有八个轴空……”

然而他的两个伙伴不再听他罗唆，他们正以不可想象的冷静态度在作最后的安排。他们的神情显得是两个有条理的旅客上了一节车厢，尽力使自己安顿得舒适一点。真不知道这些美国人的心脏是用什么材料构成的，即使面临最可怕的危险，也不会使他们的心跳得快一些！

发射体内早就放着三张结结实实的厚床垫。尼科尔和巴比卡纳将它们铺在当作活动地板的圆盘中央。三位旅行者必须在出发前一会儿躺在这些床垫上。

在这段时间内，阿尔当没法呆着不动。他好似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狭窄的牢房里团团转，一会儿同他的两个朋友漫谈，一会儿向他的两条狗“月亮女神”和“卫星”闲扯，我们看到，他方才给这两条狗起了意味深长的名字。

“喂！月亮女神！喂！卫星！”他嚷着逗引它们。“你们要像月球上的狗作出地球上的狗的好榜样！这会替狗族增加光彩的！当真！要是有一天我们重返人间，我一定要带回一条杂种的‘月狗’，那肯定会引起轰动！”

“如果月球上有狗就好了。”巴比卡纳说。

“当然有的，”米歇尔·阿尔当的语气非常肯定，“就像有马，有母牛，有驴，有母鸡一样。我打赌我们会在月球上找到母鸡！”

“赌 100 美元，那边不会有母鸡。”尼科尔说。

“一言为定，我的船长。”阿尔当紧紧握了握尼科尔的手。“至于打赌，你已经输给我们的主席三次了：首先，必要的事业基金已经筹到；其次，铸炮工程已经成功地完成；最后，哥伦比亚炮的火药也已经装好，没出事故——三项合起来总共 6000 美元。”

“不错，”尼科尔回答说。“现在是 10 点 37 分零 6 秒。”

“说定啦，船长。好吧，不出一刻钟，你还要付给主席 9000 美元；4000 美元是哥伦比亚炮不会爆炸；5000 美元是炮弹将要升入天空 6 英里以外。”

“我有钱，”尼科尔回答时拍了拍他的衣袋，“我愿意付款。”

“得啦，尼科尔，我看你是个正经人，我就永远做不到这点。不过，请允许我告诉你，总之，你打的这一连串赌对你都不大有利。”

“那为什么？”尼科尔问道。

“因为假如你赢了第一宗赌注，那么哥伦比亚炮就得爆炸，炮弹也将同归于尽，巴比卡纳就不会活在世上来还你的钱了。”

“我的赌金存在巴尔的摩银行里，”巴比卡纳回答得很干脆，“要是尼科尔不在了，这笔钱就归他的继承人所有！”

“啊！”米歇尔·阿尔当叫了起来，“多么善于处理事务的人！多么求实的精神！我愈是不理解你们，就愈是佩服你们。”

“10 点 42 分！”尼科尔说。

“只有 5 分钟啦！”巴比卡纳跟着应了一句。

“是啊，短短的 5 分钟！”米歇尔·阿尔当接着说。“而我们正关在一个炮弹里，位于长达 900 法尺的炮筒底部！在这个炮弹下面堆着 40 万斤火棉，相当于 160 万斤普通火药！墨奇森老友手里拿着秒表，眼睛盯着指针，手指按着电钮，嘴里一秒一秒地数着，就要将我们送到星际空间中去了……”

“够了，米歇尔，够了！”巴比卡纳的语气很严肃。“我们作好准备吧。我们离一个崇高的时刻只有一会儿工夫了。让我们拉拉手吧，朋友们。”

“好吧。”米歇尔·阿尔当大声说，比他愿意表现出来的更为激动。

于是三位勇敢的伙伴最后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愿上帝保佑我们！”虔诚的巴比卡纳说。

米歇尔·阿尔当和尼科尔躺在圆盘中央的床垫上去了。“哦，10 点 47 分！”船长喃喃地说。

还有 20 秒钟！巴比卡纳急忙熄掉煤气灯，躺在他的两个伙伴的身边。

只有精密计时表滴答滴答的声音打破深沉的寂静。突然，可怕的震荡发生了。发射体在火棉爆燃时释放出来的 60 亿升气体的推动下，冲进了天空。

第二章 最初半小时

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次可怕的震荡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发射体制造旨的心血有没有获得美满结果呢？靠着那些弹簧、四个缓冲器、水垫、易碎隔板，震荡有没有削弱呢？他们能不能经受住这个初速达 11000 米、足够在一秒钟内越过巴黎或纽约的惊人推力呢？这显然是目击这一惊心动魄场面的成千上万观众内心要提出的问题。他们忘掉了旅行的目的，一心只牵挂三位旅行者的命运！假如他们中间的某个人——譬如 J·-T·马斯顿——能够向发射体内部看一眼，他会看见什么呢？

“什么也不会看见。炮弹里一片漆黑。然而它那圆柱形和圆锥形的壁面很好地经受住了。没有一条裂缝，一丝弯曲，一点变形。奇妙的发射体在火药的强烈爆燃之下甚至没有一点损伤，也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化作一阵铝雨。

发射体内部总的说来没有混乱。少数东西由于震荡被猛烈地抛到了尖圆状拱顶。但是最重要的物品看来并没有受到损坏，所系的绳索都完整无缺。

三个人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僵卧在活动圆盘上，这圆盘由于隔板破裂和盛水溢出而降到了发射体底部。巴比卡纳、尼科尔、米歇尔·阿尔当，他们还在呼吸吗？莫非这个发射体成了一口金属的棺材，把三具尸体带到天空？……

炮弹射出几分钟后，三个人体中的一个动弹了一下。他舞动手臂，探探脑袋，最后跪了起来。这是米歇尔·阿尔当。他周身摸了一摸，哼了一声，然后说：

“米歇尔·阿尔当，安然无恙。看看别人吧！”

这个勇敢的法国人要想站起来，可是他不能站稳。他的头东摇西晃，猛烈上冲的血液使他头晕目眩。他好像是一个喝醉了的人。

“哎唷唷！”他说。“这一下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就像喝了两瓶考尔通葡萄酒。只是也许没有那么好喝罢了！”

说完，他几次三番用手按摩前额，揉揉太阳穴，同时用坚定的语气大声叫起来：

“尼科尔，巴比卡纳！”

他好不心焦地等待着，可是没有回音。甚至连表示他的伙伴们的心还在跳动的呻吟声都听不见。他反复呼唤。还是寂静。

“见鬼！”他说，“他们好似从六层楼上头向下跌了下去！——呵！”他怀着不屈不挠的信心补充说，“要是有一个法国人能够跪起来，那么两个美国人就能够毫不费事地站起来。不过，让我先把情况弄清楚。”

阿尔当觉得生命迅速复苏了。他的血液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的循环。他又作了一次努力，终于保持平衡。他站起身子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火柴，将磷划着，随即移近灯口，点亮了灯。煤气筒未受到损坏，没有漏气。否则，煤气味会闻得到的，如果漏气，米歇尔·阿尔当把一根点着的火柴在充满氢气的地方摇晃，那就不会不受到惩罚。煤气和空气混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爆燃性气体，于是爆炸也许将完成震荡所开始的毁灭作用。

灯点着以后，阿尔当立即弯下身子察看他的两个伙伴的身体。这两个人体好像毫无知觉的肉块似的一个叠着一个。尼科尔在上边，巴比卡纳在下边。

阿尔当扶起船长，让他斜靠在长沙发上，用力按摩。尼科尔受了这种巧

妙的推拿，苏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立刻恢复镇定，握住阿尔当的手，看了看周围，问道：

“巴比卡纳呢？”

“就要轮到他了，”米歇尔·阿尔当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从你开始，尼科尔，因为你在上边。现在我们按摩巴比卡纳吧。”

说罢阿尔当和尼科尔抬起大炮俱乐部主席，将他平放在长沙发上。巴比卡纳所受的震荡看来比他的两个伙伴要重。他流了血，但尼科尔看到巴比卡纳的流血只是由于肩上一处轻伤引起的，便放心了。他仔细地包扎了这个普通的擦伤处。

然而巴比卡纳久久没有恢复知觉，这使得不断为他按摩的两个朋友惊慌起来。

“他可是在呼吸呢。”尼科尔将耳朵贴在负伤者的胸部说。

“不错，”阿尔当回答，“他在呼吸，好像对于这种手术已经习以为常了似的。我们按摩吧，尼科尔，用力按摩。”

两个急救的人按摩得既卖劲又巧妙，巴比卡纳终于恢复了知觉。他睁开双眼，坐了起来，握住两位朋友的手，他的第一句话是问：

“尼科尔，我们飞行了吗？”

尼科尔和阿尔当面面相觑。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发射体。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旅行者，而不是车厢。

“的确，我们飞行了吗？”米歇尔·阿尔当跟着问了一句。

“或许我们依旧安安稳稳地停在佛罗里达的地面上？”尼科尔问道。

“或许已经沉在墨西哥湾的海底？”阿尔当补充道。

“你们说什么？”巴比卡纳叫了起来。

他听了两个伙伴提出的这两种假设，头脑立刻清醒过来。

不管怎样，他们还不能对炮弹的处境作出判断。炮弹显然的静止状态，与外边联系的中断，使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发射体正沿着自己的轨道在空中飞行？也许在急速上升之后，它又坠到了地面？也许由于佛罗里达半岛不够宽广，它甚至很有可能掉进了墨西哥湾？

情况十分严重，问题很紧迫，必须尽快解决。巴比卡纳激动异常，用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虚弱的身体，他站了起来。他倾听着，外边一片寂静。厚厚的壁垫足以隔绝来自地球的一切声音。然而有一种情况引起了巴比卡纳的注意。发射体内部的温度升得异乎寻常地高。大炮俱乐部主席从保护套里抽出一支温度表，瞧了瞧。表上指着摄氏45度！

“我们飞行啦！”他嚷了起来，“是的，我们飞行啦！这种令人窒息的热量透过发射体内壁传了进来！热能是由于发射体同大气层摩擦产生的。高温很快就会降低，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真空，在热得几乎闷死之后，我们就要忍受彻骨的寒冷了。”

“什么，巴比卡纳？”米歇尔·阿尔当问道，“依你说，我们从现在起已飞出地球的大气层了吗？”

“毫无疑问，米歇尔。你听我说。现在是10点55分，我们出发已经8分钟左右了。假如我们的初速没有由于空气摩擦而减低，那么我们穿过包围地球的16法里厚的大气层只消6秒钟就够了。”

“完全正确，”尼科尔表示同意，“但是你认为这个初速会由于空气摩擦按照怎样的比例减低呢？”

“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尼科尔，”巴比卡纳问答说。“这种减速是可观的，然而根据我的计算该是这样。因此，假如我们的初速是 11000 米，那么出了大气层这个速度就要减低到 7332 米。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穿过了这层大气，并且……”

“并且，”米歇尔·阿尔当接着说，“尼科尔老友又输了两笔赌注：4000 美元是因为哥伦比亚炮没有爆炸；5000 美元是因为发射体已上升到 6 英里以外。所以，尼科尔，你付钱吧。”

“让我们先把事实弄确切了，”船长回答说，“然后才谈得上付钱。很可能巴比卡纳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就输了 9000 块钱。可是我脑子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假设，它可能取消这场打赌。”

“什么假设？”巴比卡纳赶紧问道。

“假设是由于一个什么原因，火药未曾点燃，我们没有出发。”

“你见鬼啦，船长，”米歇尔·阿尔当叫了起来，“这样的假设要我接受！你真是胡扯！难道我们没有给震得半死不活吗？难道我没有把你救醒过来吗？难道主席的肩膀没有受到反冲力的打击而还在流血吗？”

“我同意你说的，米歇尔，”尼科尔回答说，“但是只提一个问题。”

“你说吧，船长。”

“你有没有听见该是非常可怕的炮声呢？”

“没有呀，”阿尔当十分惊讶地说，“的确，我没有听见炮声。”

“您呢，巴比卡纳？”

“我也没有听见。”

“怎么回事？”尼科尔问道。

“毕竟，”大炮俱乐部主席喃喃地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见炮声呢？”

三个朋友困惑不解地面面相觑。他们碰到了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炮弹既然已经射出，照说应该发出巨大的炮声。

“让我们先弄清楚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巴比卡纳说，“将舷窗盖放下来吧。”

这个工作非常简单，很快就做好了。他们用一把活动扳手拧下固定右舷窗外护窗板螺钉的螺帽，将螺钉全部推到外面，立刻用带橡皮的金属塞子堵住螺丝孔。护窗板像盖子似的在铰链上垂下，封住的舷窗就露了出来。对面壁上开了个同样的舷窗，另一个在拱顶，第四个在底部的中央。因此他们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方向进行观察。从左右两侧的玻璃窗观察天空，而更直接的，从上下两个窗口观察月球或地球。

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个伙伴立刻扑向坦露了的玻璃窗。窗外没有任何亮光。发射体周围一片漆黑。尽管如此，巴比卡纳主席还是叫了起来：

“不，朋友们，我们没有坠回地面！不，我们也没有沉到墨西哥湾海底！对啦，我们升到了太空中！你们瞧瞧这些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星星，还有凝聚在地球和我们之间的这片不可透视的黑暗！”

“乌拉！乌拉！”米歇尔·阿尔当和尼科尔齐声高喊。

的确，这片浓密的黑暗证明发射体已经飞离地球。因为如果三个旅行者还停留在地面上，那么这时给月光照得雪亮的土地就该展现在他们的前面。这片黑暗也证明发射体已经冲过大气层，因为散播在空气中的光线本来会给金属的外壁带来反光，可是反光却没有。这种光线本来也会照亮舷窗的玻璃，而玻璃是漆黑的。不容置疑，三个旅行者已经离开地球。

“我输了。”尼科尔承认。

“我向你道喜啦！”

“这儿是 9000 美元。”船长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沓钞票。

“您要收据吗？”巴比卡纳边接钱边问。

“要是不太麻烦您的话，”尼科尔回答，“这样更加符合手续。”

听了这话，巴比卡纳主席就像在自己的出纳处似的，既严肃又冷静地取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白纸，用铅笔开了一张规规矩矩的收据，注上日期，签了名，画了押，然后交给尼科尔船长，船长将收据仔细地放进皮夹里。

米歇尔·阿尔当摘下帽子，一言不发地向他的两个伙伴深深鞠了一躬。在这样的场合还要如此讲究形式，他只能哑口无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美国方式”。

手续办完，巴比卡纳和尼科尔重新回到窗前观察星座。漆黑的天空上繁星密布，一颗颗粲然发光。月亮正从东向西地运行，冉冉升向中天，可是从这一边不可能望见。为此阿尔当心中纳闷，他问：

“月亮呢？它会不会偶然错过同我们的约会？”

“请你放心，”巴比卡纳回答。“我们即将访问的星球在自己的岗位上，然而从这边无法看见它。让我们打开另一边的舷窗吧。”

巴比卡纳正打算离开这个窗口，去打开对面的舷窗时，他的注意力忽然被一个迅速移近的发亮的物体吸引住了。这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盘状物，体积大得不可估量。它的转向地球的一面光彩夺目，宛如一个反射着月光的小月亮。它以惊人的速度前进着，看来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恰好要截断发射体前进的路线。这个运动物体的转移运动伴随着自转运动。因此它的表现跟一切在太空中自在运行的天体完全一样。

“哎哟！”米歇尔·阿尔当大叫一声，“这是什么东西呀？是另外一个发射体吗？”

巴比卡纳没有回答。这个巨大物体的突然出现使他既惊奇又不安。相撞是可能的，那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或者使发射体偏离自己的航向；或者经过撞击之后，发射体失去冲力，坠回地面；最后，或者发射体被这个小行星强大的引力不可抗拒地卷走。

巴比卡纳主席很快明白，这三种假设的后果不管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会使他的试验归于失败。他的两个伙伴，一声不出地向空中凝视。来物的体积随着距离越来越近而不可思议地增大，同时由于某种视错觉，仿佛是发射体正迎着它扑去。

“上帝保佑！”米歇尔·阿尔当大叫起来，“两列火车就要相撞啦！”

三个旅行者出于本能把身子往后一退。他们的恐怖达到了极点，然而时间不长，也许仅仅几秒钟。小行星在离发射体几百米的地方掠过，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倒不是由于它的速度快而是由于它背对月球的这一面同绝对黑暗的太空骤然混淆在一起了。

“好哇，一路平安！”米歇尔·阿尔当大声喊道，满意地松了一口气。

“怎么！宇宙还不够大，竟不能让一颗可怜的小炮弹在里面无忧无虑地遨游！哎哟！这个险些儿撞了我们的自命不凡的球体究竟是什么星球呀？”

“我知道。”巴比卡纳回答。

“当然！你无所不知。”

“这是一个普通的火流星，”巴比卡纳说，“然而是一个巨大的，受地

球引力影响成了卫星的火流星。”

“真的吗？”米歇尔·阿尔当嚷道。“难道地球跟海王星一样有两个月亮吗？”

“是的，朋友，有两个月亮，虽然通常被认为只拥有一个。这第二个月亮体积既小，速度又那么快，地球上的居民不可能望见它。由于注意到某些天体干扰现象，一位法国天文学家珀蒂先生才能够确定这第二颗卫星的存在，并计算出它的轨道参数。按照他的观测，这个火流星绕地球一周只消 3 小时 20 分钟。这就意味着它的速度快得惊人。”

“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承认这颗卫星的存在吗？”尼科尔问。

“不是所有的，”巴比卡纳回答，“但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同它劈面相逢的话，就不会再怀疑了。事实上我在想，这颗假如撞到发射体就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的火流星，倒使我们能够确定我们在太空里的位置。”

“怎样确定呢？”阿尔当问。

“这颗火流星和地球的距离是已知的，所以在同它相会的地点，我们正好离地面 8140 公里。”

“啊，2000 法里以外！”米歇尔·阿尔当嚷道。“面对这样的速度，我们叫做地球的这颗可怜的星球上的特别快车只好望尘莫及啦！”

“我完全相信，”尼科尔回答，瞧了瞧表，“现在是 11 点，我们离开美洲大陆才 13 分钟。”

“才 13 分钟吗？”巴比卡纳问。

“是的，”尼科尔回答，“如果每秒 11 公里的初速保持不变，我们每小时就将近飞行 1 万法里！”

“一切都很顺利，朋友们，”大炮俱乐部主席说，“但是那个疑团始终悬而未决。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见哥伦比亚炮的炮声呢？”

没有人答复，谈话到此中断。巴比卡纳一边沉思，一边着手放下另一侧舷窗的护窗板。护窗板刚一放下，皎皎的月光就从坦露的玻璃窗泻入发射体内部。尼科尔为了节约，他熄灭了煤气灯，何况这灯光不但变得没用，反而妨碍对星际空间的观察。

这时一轮皓月当空，无比皎洁。月光不再经过地球的云雾缭绕的大气层过滤，而直接透入舷窗，使发射体内部的空气里充满银色的光辉。漆黑的天幕把月亮衬托得格外耀眼。在不适于光线漫射的以太空间里，月亮并不遮蔽邻近的星星。如此望去的天空，呈现出人类的眼睛从未见过的崭新的面貌。

这三个勇敢的人仔细观察着黑夜的天体——他们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兴致勃勃是可想而知的。地球的卫星在运行中不知不觉地接近天顶，按照计算，它应当在 96 小时左右以后抵达这一位置。在他们眼里，月球的山峦、平原和整个轮廓并不比在地球的任何地点观看时显得更为清楚，然而透过真空，它的光芒却达到无比强烈的程度。月盘亮堂堂的，宛如一面白金镜子。至于在三个旅行者脚下逃遁的地球，他们早已置之脑后了。

尼科尔船长首先想起来，才唤起对这个消逝中的星球的注意。

“是呀！”米歇尔·阿尔当响应道，“我们不要对地球忘恩负义。既然我们正在远离故乡，就让我们把最后的目光献给它吧。在地球没有完全从我眼前隐去以前，我要再瞧瞧它！”

为了满足伙伴的愿望，巴比卡纳着手去清理发射体底部的窗子，通过这扇窗子可以直接观察地球。拆除由于发射时的坐力而落到弹底的金属圆盘，

这并不是不费事的。卸下的零部件全都仔细地堆放在弹壁下，必要时还可以利用。这时在炮弹底部露出一个圆形窗口，直径 50 公分。一块配着黄铜框架、厚达 15 公分的玻璃封住了它，玻璃下面紧贴着一块铝板，由螺钉固定。拧下螺帽，松开螺钉，铝板随即降下，内外的视线畅通无阻了。

米歇尔·阿尔当跪在窗上。玻璃很暗，好像并不透光似的。

“哎哟！”他叫了起来，“地球呢？”

“地球吗？”巴比卡纳说，“瞧，它在那里。”

“怎么！”阿尔当感到奇怪，“就是这条细弧线，这个银白色的新月形东西？”

“不容置疑，米歇尔。再过 4 天，当月亮圆了时，也就是说我们抵达月球时，地球就会全部看不见了。现在它看上去好似一弯细长的蛾眉，不久将完全消失，那时它会接连几天隐没在一片不可透视的暗影里。”

“啊！这居然是地球！”米歇尔·阿尔当反复说，睁大眼睛望着那个弧形的薄片——他出生的星球。

巴比卡纳主席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从发射体上看来，地球已经相对进入最后的阶段。它的一弯蛾眉，合地球盘面的八分之一部分，在天空漆黑的背景上精致地勾勒出来。它的光辉经过稠密的大气层折射，显得蓝莹莹的，不如同样的月牙儿的光辉强烈。这弯蛾眉面积是那样可观，宛如张在苍穹中的一个巨弓。几个灿烂的亮点，尤其在球面的下凹部分，表明耸立着高峰。但是这些亮点时常隐没在一些浓厚的斑迹下面，月球表面上从未见过这种斑迹，那是凝聚在地球周围的朵朵浮云。

然而由于一种自然现象，同月球处在八分之一弧面受光时的情景完全一样，他们也能看清地球的全部轮廓。地球的整个盘面，由于一种比月球的灰光较浅的灰蒙蒙光的作用，历历可见地显现出来。

这种亮度较小的理由是不难理解的。当反光在月球上产生的时候，它得自地球向自己卫星反射的阳光。这儿情况相反，它得自月球向地球反射的阳光。由于两个星球的体积不同，月球的反光为地球反光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产生这种结果：在灰蒙蒙的光线里，地球盘面的阴暗部分要比月球盘面的阴暗部分显得模糊一些，因为光线的强度是同两个星球的照明能力成正比的。还应当补充说，地球的蛾眉状形成的弧线看上去要比实际盘面的弧线更长，这纯粹是光渗作用。

就在三个旅行者努力透视黑沉沉的太空时，一束明亮的流星忽然在他们眼前开出万朵灿烂的银花。无数颗流星一接触大气层就燃烧起来，用稠密的火线划破黑天，在地球盘面灰蒙蒙的部分布满了亮闪闪的条纹。这时节，地球正处在近日点，流星群在 12 月里显得特别多，天文学家们算出每小时竟达 24000 颗。可是米歇尔·阿尔当不接受科学的解释，他宁可相信这是地球在用五彩缤纷的焰火为它的三个儿郎送行。

总之，这就是他们看到的这颗在黑天里隐遁的星球的全部景象。这颗太阳系中的次等星，对于那些大行星来说，它升起、落下只不过像一颗普通的晓星或晚星！哦，太空之中微不可辨的一点，匆匆逸去的一弯蛾眉状天体，这就是他们寄托了全部感情的地球！三个朋友一声不出，但是心连着心，久久地凝视着，这当儿发射体正以递减的速度远远飞去。接着，他们觉得难以抵制的昏昏欲睡。这是身心的困乏吗？当然，因为在地球上度过了最后几个小时过度兴奋之后，这种反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

“好哇，咱们该睡就睡吧。”米歇尔·阿尔当说。三个朋友一齐躺在了铺位上，很快全都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然而他们还没睡满一刻钟，巴比卡纳倏地爬起来，用大得怕人的嗓子唤醒他的两个伙伴。

“我找着了！”他嚷道。

“你找着什么啦？”米歇尔·阿尔当跳下铺位问。

“找着了我们没有听到哥伦比亚炮声的原因！”

“原因是？……”尼科尔问。

“因为我们的发射体的速度超过音速！”

第三章 最初半小时

这个不可思议的，然而肯定正确的解释一旦作出之后，三个朋友重新沉入梦乡。他们能上哪儿找一个更安宁，更平静的地方去睡觉呢？在地球上，城市的住房、乡村的茅屋都感受着地球外壳一切震动的影响。在海洋上，船只受到波涛的颠簸，有的只是冲撞和摆动。在天空中，气球在不同密度的气流层里不停地摇晃。只有这个发射体，飞行在绝对的真空中，周围是绝对的静寂，这才能向自己的旅客提供绝对的休息。

因此三个大无畏的旅行者很可能会无穷无尽地昏睡下去，如果没有一个出其不意的声音在他们出发八小时之后，于12月2日清晨7时左右唤醒他们的话。

这是一阵非常真切的狗叫声。

“哦，狗！是狗！”米歇尔·阿尔当嚷着，一骨碌爬起来。

“它们饿了。”尼科尔说。

“天哪！”米歇尔接口说，“我们竟把它们忘了！”

“它们在哪儿呢？”巴比卡纳问。

三个人搜索了一阵，发现一条狗蜷缩在长沙发下面。它给起飞时的震荡吓瘫了，躲在这个角落里直到肚子饿了才不得不叫起来。

这是可爱的月亮女神，经过三邀四请后才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兀自垂头丧头的。这当儿，米歇尔·阿尔当一直在用最动听的话儿鼓励它。他说：

“来吧，月亮女神！来吧，我的女儿！你呀，你的生平一定会在犬类史册里记载下来！异教徒们会请你去给安努毕斯神做女伴，基督徒们也会请你去给圣罗克做女友！你呀，就像朱庇特送给美丽的欧罗巴换取一吻的那条小狗一样，即使给冥王铸成铜像也当之无愧！你的芳名将盖过蒙塔尔齐和圣贝尔纳山的那些英雄的美名！你呀，冲向星空，也许会成为月狗的夏娃！你将在天上证实图斯内尔的那句名言：‘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看见他如此脆弱，就给了他狗！’来吧，月亮女神！上这儿来！”

月亮女神不知是不是受到这番奉承话的鼓舞，逐渐蹭向前来，发出可怜巴巴的呻吟声。

“好！”巴比卡纳说，“我看见了夏娃，但亚当在哪儿呢！”

“亚当吗？”米歇尔应了一句，“亚当不会离得远的。它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必须大声唤它才行！卫星！上这儿来，卫星！”

然而卫星没有露面。他们检查了一下，月亮女神明明没有受伤，直到给它吃了一盆开胃的混合饲料，才堵住它的悲叫。

至于卫星，它好似失踪了。寻了很久，才在发射体顶部一个格子里发现了它。相当难以解释，反冲力竟将它猛烈地抛到那里，可怜的狗伤势严重，处于可悲的状况。

古埃及死神，豺头人身。

14世纪圣徒，传说他曾治愈鼠疫病人，自己染病后为一条狗所救。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腓尼基公主。

指瑞士圣贝尔纳山区救济院中担任引路和救护的狗，曾救活许多人的性命。

19世纪法国作家。

“见鬼！”米歇尔说，“瞧，我们的风土驯化工作受挫啦！”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不幸的狗抱下。它的脑袋在舱顶上撞碎了，看来它很难从这样沉重的一击中复原。虽然如此，它还是被周到地挪在一个垫子上，躺在那儿发出一声哀嚎。

“我们会给你治的，”米歇尔说，“我们对你的生命负责。我宁可自己丢掉一只胳膊，也不愿我可怜的卫星失去一只爪子呀！”

这么说着，他给受伤的狗喂了几口水，狗贪婪地喝了。

给了两条狗这些照料之后，三个旅行者又聚精会神地去观察地球和月亮了。这时地球仅仅露出一个灰蒙蒙的盘面，所剩的一弯娥眉比前一天更加狭窄了。可是与圆周渐趋完满的月亮相比，娥眉形的地球还是非常巨大的。

“天哪！”米歇尔·阿尔当说，“真遗憾，我们不是在‘满地球’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地球和太阳面对面的时候出发的。”

“为什么呢？”尼科尔问。

“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在日光下远眺我们的大陆和海洋了。海洋在太阳光芒的照射下金光闪亮，大陆的颜色则深暗一些，就像某些世界地图上所画的那样，我真想瞧瞧地球的两极，人类的视线还从来没有在上面停留过呢！”

“不错，”巴比卡纳回答说，“但假如地球是‘满’的，那么月亮就会是新月了，也就是说在阳光照射下看不到了。而对我们来说，看见目的地要比看见出发点更有利。”

“你说得对，巴比卡纳，”尼科尔船长表示同意，“何况抵达月球之后，在月球的漫漫长夜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悠闲自在地观察这个麇集着我们的同类的地球！”

“我们的同类吗？”米歇尔·阿尔当叫喊起来。“可现在他们跟月球人一样不是我们的同类了！我们住在一个新世界——发射体里，居民只有我们三个！我是巴比卡纳的同类，巴比卡纳是尼科尔的同类。除了我们，在我们之外，就没有人类了。我们三个人是这个小小世界里仅有的居民，直到我们成为普通的月球人为止。”

“那是大约 88 个小时以后的事。”尼科尔接口说。

“你的意思是？……”米歇尔·阿尔当问。

“现在是 8 点半。”尼科尔回答。

“好吧，”米歇尔又说，“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马上用早餐。”

的确，这个新天体的居民们不可能不吃饭而在里面过活，他们的胃这时正接受着饥饿的至高无上的律令。米歇尔·阿尔当以他法国人的身分自命为炊事长，这么重要的职位竟没有引起旁人的竞争。煤气炉发出的热能尽够烹饪之用，食品柜为这第一次盛宴提供了各色作料。

早餐从三杯美味的汤开始，那是用南美大草原的上等牛肉精制的李比希片剂在热水里溶化成的。牛肉汤之后是几块经过水压机压缩的牛排，鲜嫩好吃如同英国咖啡馆厨房里的出品，想入非非的米歇尔甚至咬定这些牛排还是“带血的”。

牛排之后是一些罐头蔬菜——“比天然的还要新鲜”的蔬菜，也是可爱的米歇尔语。接着是美国式的奶油面包和几杯酹茶。这种可口的饮料是由头等茶叶泡成的，俄国沙皇送了三个旅行家几箱这样的茶叶。

最后，为了给这次会餐锦上添花，阿尔当在食品库里“偶然”找到一瓶黑夜牌美酒。三个朋友为地球和它的卫星的结合干杯。

仿佛勃艮第山冈上酿成的醇醪还不够味似的，太阳也来参加联欢了。这当儿，发射体飞出了地球投下的圆锥形阴影，由于月球轨道和地球轨道形成的交角，明亮的阳光竟直接照射在炮弹底部的圆盘上。

“哦，太阳！”米歇尔·阿尔当叫了起来。

“不错，”巴比卡纳回答。“我等着它露面呢。”

“可是，”米歇尔说，“地球投在太空中的圆锥形阴影能伸展到月球以外吗？”

“能伸展到月球以外很远的地方，如果不考虑大气层折射的话，”巴比卡纳回答。“然而当月球被笼罩在这片阴影里的时候，也就是太阳、地球和月球这三个天体的中心处在一条直线上之时。那时它们的交点与满月的盘面迭合，于是发生了月食。倘若我们在月食的时候出发，我们的全部行程都将在阴影中完成，这就令人不愉快了。”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飘游在真空中，我们的发射体沐浴在阳光中，仍然能吸收到光和热。这样可以节约煤气，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节约都是可贵的。”

确实，在这片没有经过任何大气冲淡温度和强度的光线照耀下，发射体仿佛一下子从严冬过渡到了炎夏，变得既暖和又明亮。月亮在上，太阳在下，将发射体淹没在一片光海之中。

“啊！这儿真舒服！”尼科尔说。

“我也这样认为！”米歇尔·阿尔当大声附和。“只要我们的铝制行星上铺有一点儿腐殖质土，我们就可以在24小时内使青豆长出来。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炮弹的外壳可能熔化！”

“我可敬的朋友，请你放心，”巴比卡纳回答。“发射体穿过大气层的时候，经受了比现在高出许多的温度。即使它在佛罗里达的观众眼里成了一颗烈焰飞腾的火流星，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但是那时马斯顿该以为我们给烤熟啦。”

“我觉得奇怪的倒是我们没有给烤熟，”巴比卡纳回答说。“这是一个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危险。”

“我却一直担心来着。”尼科尔随口回答。

“可是你一句都没有跟我们提过呀，了不起的船长！”米歇尔·阿尔当嚷着紧握伙伴的手。

这时巴比卡纳正在安排新居，仿佛他永远不打算离开发射体了。我们记得，这个空中车厢的底部面积是54平方英尺，从底部到拱顶高12英尺。内部的陈设安排巧妙，旅行用的工具和器皿各得其所，并不拥挤，给三个主人留出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嵌在底部的窗玻璃非常厚实，经受得起巨大的压力而无后顾之忧。所以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个伙伴尽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好像走在牢固的地板上一样。但是太阳光直接照射窗玻璃，自下而上照亮发射体内部，产生了光怪陆离的阴暗效果。

他们从检查水箱和食品柜的状况开始。靠着缓冲撞击的装置，这些容器都完好无损。食品的储量非常丰富，足够三个乘客食用整整一年。巴比卡纳采取的预防措施，足使发射体降落在月球上的绝对不毛之地也有恃无恐。至于水和50加仑烧酒的储备，只够饮用两个月。然而根据一些天文学家的最新观测结果，月球上有一层低矮、浓密、饱和的大气，至少在月球的深谷里，溪流和泉水是不会缺少的。因此三个无畏的探险家在整个旅途中，在他们定

居在月球大陆的第一个年头中，绝不会遭受饥渴的痛苦。

剩下发射体内部的空气问题，这也是万无一失的。专门用来生产氧气的雷塞特和勒尼奥设备，装上了够用两个月的氯酸钾。为了将原料加温到 400 ° 以上。这套设备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煤气。但是这也作好了储存。此外，这套设备是自动化的，很少要求看管。在这样的高温下，氯酸钾转化成为氯化钾，释出所含的全部氧气，18 磅氯酸钾能提供多少氧气呢？正好是发射体内三个主人每天消耗所需的 7 磅氧气。

然而仅仅更新氧气是不够的，还得吸掉呼出的碳酸气。而 12 小时以来，炮弹里的空气已经充满这种绝对有损健康的气体，肯定是由于吸进去的氧气燃烧了血中的元素产生的。尼科尔看到月亮女神呼吸困难的模样，就明白空气的这种情况。的确，与著名的“狗岩洞”里发生的现象完全一样，碳酸气由于自身的重量沉积在发射体底部。可怜的月亮女神耷拉着脑袋，不得不在三位主人之前受这种气体的罪。尼科尔船长急忙进行抢救，他在发射体底部放了几个盛着苛性钾的容器，摇晃了一定时间。这种物质极易吸收碳酸气，不一会儿将它全部吸光，就这样净化了舱内的空气。

然后清点仪器。除了一支最低温度计的玻璃管震碎以外，所有的温度计和气压计都保存了下来。他们从衬有棉絮的盒子里取出一只精密的无液气压表，挂在了壁上。自然，它所经受并标出的只是发射体内部的空气压力。不过它也指示空气中包含的水蒸汽的数量。这当儿表上指针摇摆 在 735 和 760 毫米之间，正是“晴朗天气”。

巴比卡纳带来的几个罗盘也完整无缺。我们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指南针是失常的，就是说没有固定方向的。确实，炮弹离地球那么远，磁极不可能对仪器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但是这些罗盘给带到月球上之后，也许能在那里发现一些特殊的现象。不管怎样，检验地球的卫星是否像地球一样顺从磁力的影响，毕竟是有意思的事。

还有一个用来测量月球山脉高度的沸点测高器，一个确定太阳高度的六分仪，一个经纬仪——用于测绘地形图和测量与地平线角度的大地测量学仪器，几个接近月球时肯定非常有用的望远镜，所有这些仪器都仔细检查过了，尽管起飞时受过猛烈的震荡，仍然处在良好的状态。

至于那些器皿、锄头、鹤嘴镐和尼科尔精心挑选的五花八门的工具，那些米歇尔·阿尔当打算移植到月球土壤上去的一袋袋品种繁多的种子和一株株树苗，它们都还在发射体上层的原位上。那儿的角落自成一个阁楼，堆满了慷慨的法国人塞在里面的各式物件。它们是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快乐的小伙子对此也不作解释。他不时顺着铆在壁上的一个个 U 形钉爬上这个杂物库，那是他要留着亲自检查的。他收拾这边，又整理那边，一面将手迅速探进某些神秘的盒子，一面用最不入调的嗓子反复哼着某支法兰西古老的曲子，把气氛弄得很活跃。

巴比卡纳看到他的火箭和其他火炮没有损坏，满心喜欢。这些重要的火器威力强大，要在发射体超越地心引力之后，受了月球的引力掉到月球表面的时候，用来减低下坠的速度。由于两个星球质量不同，发射体掉到月球表面的速度应该是掉到地球表面的速度的六分之一。

检查在皆大欢喜之中结束。接着他们又都回来通过两侧的舷窗和底部的

窗玻璃观察太空。

景色如前。整个天穹布满了繁密的星星和星座，晶莹透澈，奇妙得会叫天文学家欣喜若狂。这一边，太阳宛如一个烧得通红的炉口，光彩夺目的圆盘不带日晕，在天空黑色的背景上清晰呈现。那一边，月亮将太阳的光线反射回去，仿佛在星辰世界中纹丝不动。下面，一个相当可观的斑点，好似在苍穹上形成一个洞，还镶着细细的银色滚边，那是地球。到处是一团团星云，犹如一些巨大的星星构成的雪片。从天顶到天底，悬着一条由微不可辨的星尘构成的硕大无朋的环状光带，那是银河，在银河系里，太阳只算得上是一颗四等星！

三个观察者没法将他们的目光从这样新奇的景色上移开，那不是用笔墨可以形容的。这景色引起了他们多少的奇思遐想呵！它又在他们心中唤醒了怎样的无以名状的激情！巴比卡纳在这些印象的感召下着手写他的旅行记。他把飞行开始时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按钟点逐一记载下来。他用方正的大字和稍带商业性质的文体静静地写着。

这时，数学家尼科尔在核算弹道公式，无比敏捷地运用着数字。米歇尔·阿尔当一会儿找巴比卡纳交谈，巴比卡纳不睬他，一会儿找尼科尔说话，尼科尔也不听他，一会儿找月亮女神论说，月亮女神又不懂他的理论，末了他只好同自己对话，自问自答，走来走去，什么琐事都要照管，一忽儿俯身在下边的窗玻璃上，一忽儿又爬到发射体的最高处，还不停地哼着歌儿。在这个小世界里，他代表着法国人的好动和健谈，而且请读者相信，他将这种品质表现得十分出色。

白天，或者更恰当地说——因为这个说法不准确——构成地球上一个白天的12个小时一段时间，以一顿精心准备的、丰盛的晚餐结束。任何足以动摇三个旅行者信心的意外事件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满怀准能成功的希望，安心地入睡了。这时发射体正以均匀递减的速度穿越太空。

第四章 学点代数

一夜平安无事地度过。说实在话，“夜”这个字眼用在这里是不恰当的。

发射体的位置跟太阳比较并没有改变。从天文学的观点看，发射体的底部是白天，顶部是黑夜。因此，本书中沿用的这两个字眼，表示地球上太阳升起和落下之间的一段时间。

三个旅行者睡得非常安稳，尤其因为发射体前进的速度虽然极快，从内部看来却是绝对的静止。没有任何动作表露出发射体正在太空中飞行。这种物体的移动不论速度多么快，在真空中进行也罢，有大气层环绕着一起进行也罢，都不会对有机体产生明显影响。地球以每小时9万公里的速度载着人前进，可是哪一位地球上的居民觉察出这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并不比静止更加可以“捉摸”。任何物体都是随遇而安的。一个物体处在静止状态，只要不受外力推动，就不改变位置。一个物体处在运动状态，只要没有遇到阻碍，就不停止前进。这种对运动或对静止的随遇而安的态度，便是惰性。

因此，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个伙伴关在发射体里，满可以自认为处在绝对不动的状态。何况，即使他们处在发射体外面，结果也是一样。倘若没有月亮在他们上面越来越大，没有地球在他们下面越来越小，他们就会赌咒发誓，说自己是在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下飘浮着呢。

12月3日清晨，三个旅行者被一阵欢乐的，然而出乎意料的声音唤醒了。车厢里荡漾着公鸡的叫声。

米歇尔·阿尔当抢先跳起来，爬上拱顶，关上一只半开的箱子。

“还不住嘴！”他低声呵斥。“你这畜牲要把我的计策暴露啦！”

这时尼科尔和巴比卡纳也已醒了。

“是只公鸡吗？”尼科尔问。

“哦，不是的！”米歇尔赶紧回答说，“朋友们，是我想用这支农村的歌曲叫醒你们。”

这么说着，他发出一阵嘹亮的打鸣声，活像一支最骄傲的公鸡。

两个美国人不禁笑出声来。

“呱呱叫的绝技。”尼科尔一边称赞，一边用猜疑的神气瞧了瞧他的伙伴。

“不错，”米歇尔回答，“这是我们家乡爱开的一种玩笑，纯粹高卢式的。在上流社会里，大家也像这样扮公鸡玩儿的！”

接着他扯开话题，问道：

“巴比卡纳，你知道我整夜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大炮俱乐部主席回答。

“在想我们剑桥的朋友们。你已经看出我对数学的事情一窍不通。因此，天文台的专家们怎样算出发射体离开哥伦比亚大炮时需要多大的初速才能到达月球，我是不可能猜出来的。”

“你是想说，”巴比卡纳纠正他，“到达地球引力和月球引力互相平衡的那个中性点吧。因为发射体一到处在全程近十分之九地方的那个中性点，就会纯粹凭借自身重量掉到月球上。”

高卢人性格爽朗，爱开玩笑。高卢雄鸡是法国的象征。

“好吧，”米歇尔同意说，“可是再问一遍，他们怎样能算出这个初速的？”

“再容易不过了。”巴比卡纳回答。

“那么你也会做这道算题罗？”米歇尔·阿尔当问。

“当然会。尼科尔和我，我们本来会算出这个初速的，如果天文台的报表没有替我们代劳的话。”

“哎唷，我的老兄，”米歇尔回答，“我宁可让人家从头到脚劈成两半，也不愿解答这样的难题！”

“那是因为你不懂代数。”巴比卡纳心平气和地解释。

“啊！你们这些靠X过活的人！你们以为说出‘代数’，就把什么都解决了。”

“米歇尔，”巴比卡纳说，“你以为不用锤可以打铁，不用犁可以耕地吗？”

“太难了。”

“那么代数像犁或锤一样也是一种工具。对于会使用的人来说还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你能当着我的面使用这种工具吗？”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也能告诉我，人家怎样算出我们的车厢的初速吗？”

“能的，我尊敬的朋友。掌握了这个问题的所有数据——地球中心到月球中心的距离、地球半径、地球质量、月球质量，我就能正确地算出发射体的初速应当多少，只用一个简单的公式。”

“让我们看看这个公式。”

“等一等。不过，我并不打算告诉你炮弹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实际飞行的曲线，考虑到这两个星球也在环绕太阳运行。不，我把它们当作静止不动的，这就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然的话，这会成为企图解决所谓‘三体问题’的问题了。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积分学还不够先进。”

“依你说，”米歇尔·阿尔当的口气含讥带讽，“数学还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当然没有。”巴比卡纳回答。

“好哇！也许月球人在积分学方面比你们更加先进！顺便问问，什么是积分学？”

“这是一种与微分学相反的计算方法。”巴比卡纳认真地回答。

“多谢啦。”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已知微分用来求得有限数量的计算方法。”

“至少，这够明白啦。”米歇尔回答时的神气满意极了。

“现在，”巴比卡纳接着说，“只需要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不出半小

在天文学中，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研究三个天体在相互引力作用下的运动问题，叫做“三体问题”。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到目前尚未完全解决。

时，我就能找到你要求的公式。”

说罢，巴比卡纳全神贯注到计算中去了。这时尼科尔还在观察太空，剩下他的伙伴米歇尔·阿尔当去弄早餐。

半小时还没过去，巴比卡纳就抬起头来，把一张涂满代数符号的纸递给米歇尔·阿尔当看，在那些代数符号中间，列着这个总公式：

$$\frac{1}{2}(V^2 - V_0^2) = gr \left[\frac{r}{x} - 1 + \frac{m'}{m} \left(\frac{r}{d-x} - \frac{r}{d-r} \right) \right]$$

“这公式是什么意思呢？……”米歇尔问。

“意思是说，”尼科尔回答，“二分之一的V平方减V零平方，等于gr乘以方括号x分之r减1，加m分之m撇乘以小括号d减x分之r，减d减r分之r小括号与方括号……”

“x踩在y上又跨着z和骑上p，”米歇尔·阿尔当嚷着，哈哈大笑。“你懂得这个吗，船长？”

“再清楚不过了。”

“什么！”米歇尔说。“原来这是一看就明白的，我不多问了。”

“你尽管笑吧！”巴比卡纳回答。“你要学代数，一定会给代数噎死的！”

“啊，我宁可让人家吊死！”

“事实上，”尼科尔很内行地审阅了公式，“我认为这个公式完全正确，巴比卡纳。这是那些作用力的方程式的积分，我不怀疑它会给我们提供所求的答案。”

“哦，我真想弄明白！”米歇尔嚷道，“我愿意拿出尼科尔10年的寿命来弄明白！”

“那么你听着，”巴比卡纳接着说。“二分之一的V平方减V零平方，这是给我们求出作用力的半变数的方程式。”

“好，尼科尔懂得这个方程式的意思吗？”

“懂得的，米歇尔，”船长回答。“所有这些在你看来像谜一样的符号，对于我们这些会读的人都构成了最明白、最清楚、最符合逻辑的语言。”

“你的意思是说，尼科尔，”米歇尔问，“用了这些比埃及神符更不可理解的象形文字，你就能找到适合发射体具有的初速吗？”

“不成问题，”尼科尔回答，“用了这个方程式，我甚至能随时告诉你发射体飞行途中任何一点的速度。”

“这话不假？”

“当然不假。”

“那么，你跟我们的主席一样聪明罗？”

“不，米歇尔。最困难的事巴比卡纳已经做了，那就是列出一个考虑到问题全部条件的方程式。剩下的只不过是算术问题，只要求懂得四项运算法则。”

“哦、那已经够了不起啦！”米歇尔·阿尔当回答，他生平从来没有做过过一次加法，因此他把运算法则说成“中国七巧板一样的拼板游戏，可以得出无穷无尽的不同答案”。

这时巴比卡纳断定说，尼科尔只要去想，也准能找到这个方程式的。

“我不清楚，”尼科尔说，“因为我越研究，就越觉得这个方程式列得

尽善尽美。”

“现在，你听着，”巴比卡纳对他的外行伙伴说，“你马上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字母都有具体的意义。”

“我听着呢。”米歇尔说，显出一副顺从的样子。

“ d 代表地球中心到月球中心的距离，”巴比卡纳说，“因为计算引力必须从两个星球的中心算起。”

“这我明白。”

“ r 代表地球的半径。”

“ r ，半径，同意。”

“ m 代表地球的质量； m 撇代表月球的质量。事实上，既然引力是和质量成正比的，那就必须考虑两个互相吸引的物体的质量。”

“言之有理。”

“ g 代表重力，物体坠向地球表面一秒钟后达到的速度。明白吗？”

“清清楚楚。”米歇尔回答。

“现在我用 x 代表从地球中心到发射体的可变距离，用 V 代表发射体在这个距离的速度。”

“好的。”

“最后，方程式里出现的 V_0 代表炮弹飞出大气层时具有的速度。”

“的确，”尼科尔说，“必须在这一点上计算发射体的速度，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发射体的初速正好等于它飞出大气层时的速度的一倍半。”

“唉，不明白啦！”米歇尔说。

“这可是非常简单的。”巴比卡纳说。

“对我并不那么简单。”米歇尔回答。

“这就是说，当我们的发射体到达地球大气层的最后边缘时，它已经丧失初速的三分之一。”

“丧失这么多吗？”

“是的，朋友，这仅仅是由于发射体同大气层摩擦的缘故。你一定明白，它飞行得越快，受到空气方面的阻力就越大。”

“这我承认，”米歇尔回答，“我懂得了这个道理，虽然你的 V^2 和 V_0^2 就像装在袋子里的铁钉似的，在我脑袋里碰来撞去！”

“好，这是代数的第一个效果，”巴比卡纳接着说，“现在为了成全你，我们就列出这些不同符号的数字内容，也就是说标出它们的数值。”

“快成全我吧！”米歇尔回答。

“这些符号里，”巴比卡纳说，“有些是已知的，有些是有待计算的。”

“我负责计算数字。”尼科尔说。

“我们看 r ，”巴比卡纳往下说，“ r 是地球的半径，在我们的出发点佛罗里达的纬度下，地球半径等于 637 万米。 d ，就是说地球中心到月球中心的距离，等于 56 个地球半径，合……”

尼科尔飞快地计算着，他说：

“合 3.5672 亿米，如果这时月球处在近地点，也就是说处在离地球最近的地方的话。”

“对，”巴比卡纳说。“现在 m 分之 m 撇，即月球质量与地球质量之比，等于 1 比 81。”

“好极了。”米歇尔说。

“g，重力，在佛罗里达是每秒 9.81 米。因此 gr 等于……”

“等于 6242.6 万平方米。”尼科尔回答。

“那么现在呢？”米歇尔·阿尔当问。

“现在这些符号全部标出了数字，”巴比卡纳回答说，“我来求速度 V 零，就是说来发射体必须具有怎样的速度离开大气层，才能到达地球和月球引力相等的那一点时速度降为乌有。既然到那时速度降为乌有，我假设它等于零，而 x，中性点所在的距离，就将是两个星球中心之间的这段距离 d 的十分之九。”

“我模糊地觉得应当是这样的。”米歇尔说。

“那么我就有了如下的结果：x 等于十分之九的 d，V 等于零，于是我的公式将变成……”

巴比卡纳飞快地写在纸上：

$$V^2_0 = 2gr \left[1 - \frac{10r}{9d} - \frac{1}{81} \left(\frac{10r}{d} - \frac{r}{d-r} \right) \right]$$

尼科尔用贪婪的目光扫了一眼。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大声说。

“明白吗？”巴比卡纳问。

“这公式是用火字写成的呀！”尼科尔回答。

“喝，好家伙！”米歇尔喃喃地说。

“你终于懂了吧？”巴比卡纳问他。

“当然，我懂啦！”米歇尔·阿尔当叫道，“但也就是说，我的脑袋爆裂啦！”

“这样，”巴比卡纳接着说，“V 零平方等于两个 gr 乘以方括号 1，减 9d 分之 10r，减 81 分之 1，乘以小括号 d 分之 10r 减 d 减 r 分之 r 小括号方括号。”

“现在，”尼科尔说，“为了求出炮弹飞离大气层时的速度，只要计算就行啦。”

船长作为善于解决一切难题的熟练实践家，以惊人的快速开始计算。除法和乘法在他手指下不断延伸，数字像冰雹似的落下，盖满整页白纸。巴比卡纳两眼紧盯着他，至于米歇尔·阿尔当，他双手捂头，感到脑袋越来越疼。

“成了吗？”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巴比卡纳问。“成了！全部计算好啦！”尼科尔回答，“V 零，就是说为了到达引力相等的那一点，发射体飞离大气层时的速度必须是……”“多少？……”巴比卡纳问。

“必须是 11051 米，在第一秒钟内。”

“什么！”巴比卡纳一跳而起，“你说什么！”

“11051 米。”

“该死！”主席大叫一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你怎么啦？”米歇尔·阿尔当非常惊奇地问。

“我怎么啦！要是这时的速度由于大气层的摩擦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么初速就必须是……”

“必须是 16576 米！”尼科尔回答。

“然而剑桥天文台宣布，出发时的初速只要 11000 米就够了。我们的炮

弹仅仅是以这个速度射出的！”

“怎么样？”尼科尔问。

“怎么样！初速肯定不够！”

“哎哟！”

“我们肯定不能到达中性点！”

“老天爷！”

“我们甚至肯定不能飞完一半路程！”

“该死的炮弹！”米歇尔·阿尔当嚷着，弹跳起来，好像发射体马上就要撞上地球了。

“总之，我们肯定会坠回地面！”

第五章 太空的寒冷

这个发现不啻是晴天霹雳。谁料想得到会出现这样的计算错误？巴比卡纳不肯相信。尼科尔将数字重新审查了一遍。数字正确无误。至于决定这些数字的公式，也无法怀疑它的正确性。核对完毕，发射体为到达引力中性点所必须的初速在第一秒钟内仍然是 16576 米。

三个朋友一声不吭，你看我，我看你。谈不上吃饭了。巴比卡纳紧咬牙关，愁眉不展，痉挛性握起拳头，隔着舷窗观察。尼科尔抄起手，检查他的算法。米歇尔·阿尔当在低声发牢骚：

“瞧，这些学者！他们干不出好事来！我愿意出 20 个皮斯托尔金币，掉下去把剑桥天文台连同里面所有耍数字的人一起砸个稀烂！”

突然，船长细想了一下，随即把他的想法告知巴比卡纳。

“啊！”他说，“现在是早晨 7 点，因此我们已飞了 32 个小时，飞过了一半以上的旅程，然而据我所知，我们并没有坠落！”

巴比卡纳没有回答。但他很快瞥了船长一眼，拿起一个罗盘，测量地球的角距。接着，鉴于发射体表面上静止不动，他又隔着底座的窗玻璃，进行精确的观测。然后，他抬起头来，擦去额上冒出的汗珠，在纸上写下几个数字。尼科尔明白俱乐部主席想根据地球直径算出发射体至地球的距离。他焦急地盯着巴比卡纳。

“不错！”巴比卡纳过了片刻之后嚷道，“对，我们没有坠落！我们离地球已 5 万多法里！倘若发射体的初速只有 11000 米。它早该停下了，可我们飞过了这个坠落点！我们一直在上升！”

“显然，”尼科尔回答，“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40 万磅硝化棉火药推动下，我们的初速超过了原先要求的 11000 米。我的理由是，仅仅过去 13 分钟，我们就遇到了离地球两千多法里运行的第二颗卫星。”

“这种解释很可能是对的，”巴比卡纳补充说，“尤其因为发射体泄掉了易碎隔板中间的水之后，突然减轻了很大的重量。”

“说得有理！”尼科尔表示赞同。

“啊！正直的尼科尔，”巴比卡纳嚷道，“我们得救了！”

“好吧，”米歇尔·阿尔当平静地回答，“既然得救了，我们就吃早饭吧。”

确实，尼科尔没有搞错。幸亏发射体的初速超过了剑桥天文台指定的速度，然而剑桥天文台并不因此就正确了。

三个旅行者从一场虚惊中恢复过来，坐下开始愉快地用餐。他们不但吃得更多，还更加健谈。他们的信心比“代数事件”以前更足了。

“为什么我们会不会成功呢？”米歇尔·阿尔当反复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抵达月球？我们已经出发。前面没有障碍物。路上没有绊脚石。航路畅通无阻，比一艘与大海搏斗的船或一只与狂风斗争的气球的航路更畅通无阻！既然海船可以不论去哪里，气球可以不论升多高，为什么我们的发射体就不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呢？”

“一定能到达的。”巴比卡纳说。

“哪怕是仅仅为了美国人民的荣誉，”米歇尔·阿尔当补充说，“唯有美国人民能完成这样一种事业，唯有他们能产生一个巴比卡纳主席！啊！我在想，现在我们不用再提心吊胆，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就要百无聊

赖了吧！”

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

“可我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朋友们，”米歇尔·阿尔当又说，“你们只要开口说一声。我有象棋、跳棋、纸牌、骨牌供你们消遣！只缺一张弹子台！”“什么？”巴比卡纳问，“你把这类的小玩艺儿也带来了？”“当然，”米歇尔回答说，“这不单纯是为了给我们解闷，而且也为了捐赠给月球咖啡馆，这个意图值得称赞吧！”

“我的朋友，”巴比卡纳说，“如果月球上有人居住，它的居民肯定比地球上的居民早出现几千年，因为我们无法怀疑这个星球比我们的星球更古老。所以，如果月球人已存在几十万年，如果他们的大脑结构和人类的大脑相同，那么他们早已发明出所有我们已经发明的，甚至未来几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能发明的东西。他们没什么要向我们学习的，而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一切。”“什么！”米歇尔回答说，“你以为他们也有像菲迪亚斯、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那样的艺术家吗？”

“有的。”

“也有像荷马、维吉尔、弥尔顿、拉马丁、雨果那样的诗人吗？”“我相信有。”

“也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那样的哲学家吗？”“我不怀疑。”

“也有像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帕斯卡、牛顿那样的科学家吗？”“我发誓保证有。”

“也有像阿纳尔那样的喜剧演员，像……像纳达尔那样的摄影家吗？”

“我相信有。”

“那么，巴比卡纳朋友，如果这些月球人同我们一样能干，甚至更能干的话，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射一个月球的发射体到地球上来呢？”

“谁对你说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巴比卡纳一本正经地回答。

“的确，”尼科尔补充说，“他们这样做比我们容易，理由有两点：首先月球引力只是地球引力的 $1/6$ ，发射体升空比较方便，其次，他们把发射体送到 8000 法里高空就够了，不必送到 8 万法里，

这样只需要 $1/10$ 的发射力量。”

“那么，”米歇尔又说，“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

“我也再说一遍，”巴比卡纳反驳道，“谁对你说他们没有这样做过？”

“什么时候做过？”

“很多很多年前，地球上出现人类之前。”

“那么炮弹呢？炮弹在哪儿？我要求看看炮弹！”

“朋友，”巴比卡纳回答说，“海洋覆盖着我们的地球三分之二的面积。因此，有充分理由假设，即使月球人发射过炮弹，现在也已沉入大西洋或太平洋的海底。除非在地壳还没有充分形成的时候，它陷入了某道裂缝之中。”

“巴比卡纳老兄，”米歇尔接着说，“你应答如流，我佩服你的智慧。可是有一个假设对我特别有利，那就是月球人虽然比我们更古老，更聪明，却还没有发明火药！”

这时，月亮女神通过一声响亮的吠叫参加了谈话。它在要求吃早饭。

“啊！”米歇尔·阿尔当说，“我们只管这样辩论，把月亮女神和卫星给忘了！”

他随即给这条母狗拿来一盆美味的饲料，它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你瞧，巴比卡纳，”米歇尔说，“我们应当把这个发射体改建成第二艘挪亚方舟，把所有的家畜都带一对到月球上去。”

“无疑该这样做，”巴比卡纳回答，“可是缺少地方。”

“好吧！”米歇尔说，“稍微挤一挤就够了！”

“事实上，”尼科尔补充说，“耕牛、母牛、公牛、马，所有这些反刍类动物在月球大陆上对我们都很有用。可惜，这节车厢既不能变成牛圈，也不能成为牲口棚。”

“可是，”米歇尔·阿尔当说，“至少我们可以带一头驴，仅仅一头小毛驴就够了。这种既勇敢又有耐力的动物，连西勒诺斯老头也喜欢骑它！我也喜欢这种可怜的驴！它们肯定是最不受造化照顾的动物。不但生前挨打，甚至死后还要挨打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巴比卡纳问。

“当然啦！”米歇尔说，“鼓面都是驴皮蒙的！”

听了这种荒唐的说法，巴比卡纳和尼科尔不禁笑了，然而他们欢乐的伙伴的惊叫声使他们停了下来。米歇尔正俯身探望卫星的窝，随即抬起头来说道：

“好！卫星不再生病了。”

“哦！”尼科尔说。

“不错，”米歇尔又说，“它死了。唉。”他用可怜巴巴的口气补充说，“这一来就麻烦了。我可怜的月亮女神，我担心你在月球地区不可能成为始祖了！”

的确，不幸的卫星未能受伤后活下来。它死了，真的死了。米歇尔·阿尔当不知所措，望着他的两个朋友。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巴比卡纳说。“我们不能把这条狗的尸体再在我们身边保留48个小时。”

“当然不能，”尼科尔回答，“不过我们的舷窗是用铰链固定的，都能够放下来。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舷窗，把这个尸体扔到太空中去。”

主席沉思了片刻，说道：

“好，必须这样做，但一定要小心谨慎。”

“为什么？”米歇尔问。

“为了两个理由，你就会明白的，”巴比卡纳回答。“第一个理由同发射体内的空气有关，应当尽可能少损失空气。”

“但是这种空气，我们不是可以制造吗？”

“只能部分制造。我们只能制造氧气，我正直的米歇尔——顺便说，我们必须管好装置，不要让这种氧气生产过度，因为过度的氧气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十分严重的生理混乱。但是，即使我们能制造氧气，我们却不能制造氮气，这种媒介物虽然不为肺吸收，却不应让它损失。然而，只要打开舷窗，氮气就会很快逸出。”

“啊！把这个可怜的卫星扔出去，用不了多大会儿。”米歇尔说。

据《圣经》记载，挪亚是洪水后人类的始祖。洪水泛滥时，他带全家和用来留种的各种动物躲进方舟，才得以幸免。洪水消退后，挪亚一家及各种动物出了方舟，重新繁殖。

希腊神话中人物，为一追求享乐的老头，喜欢骑驴，常常喝醉了酒，又唱又笑。

“同意，但行动务必迅速。”

“第二个理由呢？”米歇尔问。

“第二个理由是不应当让外边的凛凛严寒侵入发射体，否则我们都会被活活冻死。”

“可是，那太阳……”

“太阳使我们的发射体温度升高，因为发射体能吸收阳光，但是太阳却不能使我们眼下正在其中飞行的真空温度升高。凡是没有空气的地方，就既没有热量也没有漫射的光线，同样，凡是阳光直接照射不到的地方，就既黑暗又寒冷。这种低温不是别的，仅仅是星光照射产生的温度，换句话说，如果太阳有朝一日熄灭的话，地球接受的温度也只有这些。”

“这倒不用担心。”尼科尔说。

“谁知道呢？”米歇尔·阿尔当说。“何况，即使太阳不熄灭，也可能地球会远离太阳！”

“好啊！”巴比卡纳说，“米歇尔有他的独到见解！”

“噯！”米歇尔又说，“地球曾于1861年穿过一颗彗星的尾部，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我们假设这颗彗星的引力比太阳的引力

大，那么地球的轨道就会向这颗流浪的天体弯曲；地球变成它的卫星之后，会被它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以致阳光对地球表面不再起任何作用。”

“的确，这可能发生，”巴比卡纳回答说，“但是这样一种移位的后果很可能不像你设想的那么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地球上的冷与热还是会保持平衡的。有人计算过，如果地球被1861年的那颗彗星带走，那么它在离太阳最远的距离处所感受到的热量，不会超过月球反射给我们的热量的16倍，即使把这时的阳光聚集在最大透镜的焦点上，也不会产生任何感觉得到的热力。”

“怎么样？”米歇尔问。

“请稍等片刻，”巴比卡纳回答说。“他们还计算过，在近日点，也就是说在离太阳最近之处，地球经受的热量相当于夏天的28000倍。但这样的热量会把地球上的物质熔成玻璃状溶液，使大片的水汽化，于是就会在地球外面形成一圈厚厚的云层，从而降低这种过高的温度。因此，远日点的酷寒和近日点的炽热就会互相抵消，得出的平均温度或许还是可以忍受的。”

“然而，星际空间的温度估计是多少度？”尼科尔问。

“从前，”巴比卡纳回答说，“大家认为这种温度非常低。根据计算，有人甚至推断为摄氏零下几百万度。后来是米歇尔的同胞，法国科学院一位著名科学家傅立叶否定了这个数据，重新作出比较正确的估计。按照他的计算，太空的温度不会低于摄氏零下60度。”

“嘿！”米歇尔松了一口气。“这差不多就是，”巴比卡纳又说，“在梅尔维尔岛或在勒利昂斯要塞测量到的两极地区温度，即大约摄氏零下56°。”“傅立叶的估计有没有错误，”尼科尔说，“还有待证明。倘若我没有搞错的话，另一位法国科学家普耶先生估计太空的温度在摄氏零下160

约瑟夫·傅立叶（1768—1830），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著有《热的分析理论》（1822）等。1817年进入法国科学院，1822年起任该院常务秘书。

克洛德·普耶（1790—1868），法国物理学家。1837年进入法国科学院。

。我们可以马上进行核对。”

“这会儿不行，”巴比卡纳回答说，“因为阳光直接照在我们的温度计上，相反，会使温度显得很高。不过抵达月球之后，在月球的两面轮流经受的 15 天黑夜期间，我们会有充裕的时间来做这个实验，因为我们的卫星也是在真空内运行的。”

“可是你所谓的真空是什么意思？”米歇尔问，“是绝对真空吗？”

“是绝对没有空气的真空。”

“在绝对真空内，空气没有被任何东西替代吗？”

“不，被以太替代了。”

“啊！以太是什么？”

“我的朋友，以太是一种不可称量的原子的凝聚体。据分子物理学的著作说，这种原子彼此相隔的距离与它们的体积比较而言显得十分遥远，犹如太空中天体之间的距离一样。然而它们的实际距离却小于 300 万分之一毫米。正是这些原子通过它们每秒 430 兆次的振动，产生光和热，可是振幅却只有 4 万至 6 万分之一毫米。”

“亿万之亿万！”米歇尔·阿尔当叫起来，“这么多次振动，难道有人真的测量过，计算过？巴比卡纳朋友，所有这些数字都是那些科学家用来耸人听闻的，毫无意义。”

“可是总得用数字来表示……”

“不。最好用比较的办法。一兆什么意思也没有。用物体比较就都说清楚了。例如，当你对我重复说：同地球的体积比，天王星的体积大 76 倍，土星的体积大 900 倍，木星的体积大 1300 倍，太阳的体积大 130 万倍，我的了解并没有多大增进。因此，我更喜欢，或者说最最喜欢《双重的列日人》那些古老的比较法，它会傻呵呵地告诉你：太阳是一个直径两法尺的南瓜，木星是一只橙子，土星是一只小苹果，海王星是一颗樱桃，天王星是一颗大樱桃，地球是一粒豌豆，金星是一粒小豌豆，火星是一枚大头针针头，水星是一粒芥子，至于天后星、谷神星、灶神星、智神星，仅仅是几粒普通的沙子！这样具体比较，至少能让人明白是怎么回事！”

米歇尔·阿尔当针对科学家以及他们泰然自若地列出的一行天文数字这样发泄一通之后，三个人便着手埋葬卫星。很简单，只要把它扔到太空中去就行了，方式如同水手们把死尸扔到海里一样。

但是，正如巴比卡纳主席叮嘱过的那样，操作必须迅速，尽可能使空气少受损失，因为空气容易扩散，很快会渗漏到真空中去。右舷窗口有约 30 厘米大，窗上的螺钉被仔细旋出之后，黯然神伤的米歇尔准备把他的狗扔进太空。强大的杠杆克服内部空气对墙壁的压力，刚使舷窗在铰链上转动起来，卫星就被快疾抛到外边去了。只有一点点空气逸出。这次行动完成得十分出色，以后，巴比卡纳再也不用为这样清除车厢里的垃圾担心了。

第六章 互相问答

12月4日，当三个旅行者经过54个小时飞行之后醒来时，时钟正指着地球上清晨5点钟。从时间上算，他们超过预定待在发射体内时间的一半，仅仅5小时40分钟；然而从旅程上算，他们已经完成了近7/10。这种特殊现象是由于发射体正常的递减速度形成的。

通过底部舷窗观测地球时，他们只能看到一个暗色斑点，淹没在阳光里。再看不见“娥眉月”，也看不见灰蒙蒙的圆盘。要到第二天午夜月球成为满月时，地球才会变成“新月”。在他们上面，月亮越来越接近发射体飞行的路线，到了指定的时刻，两者便会相遇。周围，黑沉沉的天穹布满了晶莹的星星，它们似乎正在缓缓移转。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的相对大小看上去并没有改变。无论太阳或者星星，都和在地上看到的完全一样。至于月亮，它显得大了许多；但三个旅行者的望远镜毕竟倍数太小，还无法对月球表面进行有效的观测，因而也就不可能查清楚它的地形或地理的情况。

因此，时间便在无尽无休的谈话中流逝。他们谈得尤其多的是月亮。每个人都谈自己的特殊知识。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始终保持严肃态度，米歇尔·阿尔当却总是异想天开。发射体及其位置、方向，可能发生什么事故，降落到月球上时必须采取哪些预防措施，这些都是他们进行推测时用之不竭的材料。

恰好用早餐时，米歇尔提出一个有关发射体的问题，引起巴比卡纳作出一番相当奇妙的答复，值得在这儿报道一下。

米歇尔设想炮弹在它可怕的初速推动下，突然停了下来，他想知道这样一停会产生什么后果。

“可是，”巴比卡纳回答说，“我看不出发射体怎么可能停下来。”

“我们假定发生这种情况。”米歇尔回答。

“不会实现的假设，”注意实际的巴比卡纳反驳他。“除非他失去了推动力。但即使是这样，它的速度也只会逐渐下降，不可能突然停下来。”

“假定它在太空中撞上一个物体。”

“哪个物体？”

“那个我们遇见过的大火流星。”

“在那种情况下，”尼科尔说，“发射体就会带着我们一起撞得粉碎。”

“岂止这样，”巴比卡纳回答，“我们还会活活烧死。”

“烧死！”米歇尔嚷道。“当然！真遗憾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好‘开开眼界’。”

“你会看到的，”巴比卡纳回答说。“我们已知热只是一种运动的转化。我们烧水，就是给水加热，也就意味着促进水分子的运动。”

“啊！”米歇尔说，“这真是一种巧妙的理论！”

“而且是正确的理论，我可敬的朋友，因为它能解释所有的热学现象。热只是分子的运动，即物体的粒子的振动而已。当我们紧紧扳动刹车装置时，列车停下来了。推动列车前进的运动哪儿去啦？它已转化成热，于是刹车装置发热了。为什么我们要给车轴加润滑油？就是为了防止车轴发热，而这种热，正是失去的运动转化的产物。你听懂了吗？”

“当然听懂了！”米歇尔回答说，“融会贯通了。这样，比如说吧，我长时间奔跑之后，浑身是汗，汗水淋漓，为什么我停下来啦？很简单，因为

我的运动已转化成热！”

巴比卡纳听了米歇尔这样有趣的应答，忍不住笑了。然后，他接着讲述他的理论：

“因此，万一发生了碰撞，我们的发射体就会像一颗子弹击中金属板似的，掉下来变得滚烫，这是因为它的运动已转变成热量。依据这个原理，我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的炮弹撞上了那颗火流星，它的速度一下子全部转化成热，那就足以使它随即化为一阵烟雾。”

“那么，”尼科尔问，“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转动，会有什么后果？”

“它的温度会升得非常高，以致直接化为蒸汽。”巴比卡纳回答。

“好吧，”米歇尔说，“整个世界就这样完事大吉，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如果地球落到太阳上呢？”尼科尔问。

“按照计算，”巴比卡纳说，“地球落到太阳上所产生的热量，相当于1600个地球体积的煤球能够产生的热量。”

“太阳的这部分温度增加得好，”米歇尔·阿尔当接口说，“天王星或海王星上的居民肯定不会抱怨，因为他们在各自的星球上都快要冻死了。”

“因此，朋友们，”巴比卡纳继续说，“一切突然停止的运动都会产生热。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太阳的热量是由不断坠落在太阳表面上的大量火流星造成的。有人甚至计算出……”

“我们别信他的，”米歇尔低声说，“下面又会冒出一连串数字。”

“有人甚至计算出，”巴比卡纳坚定地往下说，“每一颗坠落在太阳上的火流星应当产生相当于它的体积4000倍的煤炭所能产生的热量。”

“太阳的热量怎么样？”米歇尔问道。

“相当于太阳表面27公里厚的煤层燃烧产生的热量。”

“这种热量有多少？”

“能每小时煮沸29万亿立方米水。”

“怎么没有把你烤焦？”米歇尔大声问。

“不会的，”巴比卡纳回答说，“因为地球的大气层能吸收太阳热量的4/10。何况，地球截获的热量只是全部太阳辐射热的20亿分之一。”

“我早看出来，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米歇尔还嘴说，“这个大气层真是一种有用的发明，它不仅能供我们呼吸，还能防止我们被太阳烤焦。”

“是的，”尼科尔说，“可惜月球上没有这样的大气层。”

“不见得，”米歇尔说，始终充满信心。“如果月球上有居民，他们也要呼吸。如果不再有居民，他们总会留下够供三个人呼吸的氧气，哪怕氧气由于重量关系都积聚在山谷深处！好吧，我们不要爬到山上去！这就行了。”

说罢，米歇尔站起身子，观看亮得耀眼的月盘去了。

“糟了！”他说，“那上面必定很热！”

“还没有算上，”尼科尔回答，“月球的白昼长达360个小时！”

“作为抵消，”巴比卡纳说，“黑夜也同样长；由于热量通过辐射释出，黑夜的温度将降低到只有星际空间的温度。”

“一个奇妙的地方！”米歇尔说。“没关系！我但愿已经到了月球上！嗯！亲爱的伙伴们，在月球上相当有趣，我们可以把地球当作月亮，看到地球在天边升起，认出地球上所有大陆的外形，对自己说：这儿是美洲，那儿是欧洲；然后，目送它渐渐消失在太阳的光芒里！顺便问问，巴比卡纳，月球上能看到天体的被食吗？”

“是的，能看到，”巴比卡纳回答说，“当三个天体的中心处在一条直线上，而地球又居中的时候，就能看到日食，但仅仅能看到日环食，这时地球的影子投射到太阳上，剩下的大部分日轮仍能望见。”

“为什么没有日全食呢？”尼科尔问。“地球的圆锥形阴影没能伸展到月球以外去吗？”

“不，能伸展到月球以外去，如果不考虑地球大气层的折射作用的话。是的，确实没能伸展到月球以外去，如果把这种折射作用也考虑在内的话。因此，我们以 Δ 代表横视差，以 P 代表视半径……”

“喔唷！”米歇尔叫道，“又是 $1/2$ 的 V 零平方！……请你讲得通俗些吧，代数学家！”

“好吧，用通俗语言来说，”巴比卡纳回答，“月球至地球的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的 60 倍，而地球的圆锥形阴影的长度，由于大气层的折射作用，缩短到不足地球半径的 40 倍。因此，发生日食的时候，月球就处在真正的圆锥到阴影以外，不仅太阳边缘的光，连它中心的光也都能照到月球上。”

“那么，”米歇尔用挖苦的语气说，“既然不应当有日食，为什么又有什么日食呢？”

“只是因为这些阳光由于折射关系而受到削弱，因为它们穿过大气层时已经失去大部分光辉而变得暗淡！”

“这个理由使我满意，”米歇尔回答。“何况，我们登上月球后就会看到的。现在，请你告诉我，巴比卡纳，你认为月球从前是一颗彗星吗？”

“啊，这又是一个新见解！”

“是的，”米歇尔洋洋得意地说，“我有一些这类的见解。”

“但这不是米歇尔的创见。”尼科尔回答。

“好！这么说我只是一个剽窃者？”

“毫无疑问，”尼科尔回答。“根据古人的记载，阿卡迪亚人自称他们的祖先在月球变成地球卫星之前就已居住在地球上。从这个史实出发，某些科学家就认定月球曾经是一颗彗星，由于它的轨道有一天距离地球太近，受了地球的吸引，成了地球卫星。”“这个假设中有真实的成分吗？”米歇尔问。

“丝毫没有，”巴比卡纳回答说，“证据是月球上没有保存那种总是环绕彗星的气体的痕迹。”

“但是，”尼科尔又说，“月球在成为地球卫星之前，不也可能经过近日点时离太阳太近，它所有的气体都由于太阳的作用而留在那里了？”

“这有可能，尼科尔朋友，却又不大可能。”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我对此也一无所知。”

“啊！”米歇尔嚷道，“对于这些不知道的东西，人们可以写好几百册书！”

“算了！现在几点钟？”巴比卡纳问。

“3 点钟。”尼科尔回答。

“像我们这样的学者在一起交谈，时间过得真快！”米歇尔说。“确实，我感到获益匪浅！我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博学的人了！”

这样说着，米歇尔爬上发射体拱顶，声称去“更好地观察月亮”。这段时间里，他的两个伙伴也隔着底部的舷窗在观察太空。没有任何新鲜事儿值

得报告的。

米歇尔·阿尔当下来之后，走近侧面的舷窗，突然，他不禁惊叫了一声。

“又有什么事？”巴比卡纳问。

俱乐部主席走近玻璃窗，瞥见一只扁平的袋状物在发射体外边几米处飘荡。这个物体似乎与炮弹一样静止不动，所以它一定具有同样的上升运动。

“那是什么玩艺儿？”米歇尔·阿尔当一再重复说。“是不是太空里的一种微型天体，受到发射体的吸引，就要陪伴我们到月球上去？”

“我奇怪的是，”尼科尔回答，“这个物体的重量肯定比炮弹轻得多，竟能与它保持绝对平行！”

“尼科尔，”巴比卡纳沉思片刻之后说，“我不知道这个物体是什么，可我完全知道为什么它能保持在发射体近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在真空中飘荡，我亲爱的船长，而在真空中，物体不管重量、形状怎样，都以同样的速度坠落或移动——两者其实是一码事。重量不一的物体坠落的速度不同是由空气的阻力造成的。在抽尽空气的真空管里，抛下的物体，无论是尘土还是铅粒，都以同样的速度坠下。这儿，在太空里，也是同样的原因和同样的结果。”

“非常正确，”尼科尔说，“凡是我們扔到发射体外边的东西都将一路陪伴着它，直到月球。”

“唉！我们真蠢！”米歇尔叫道。

“为什么这样形容？”巴比卡纳问。

“因为我们本来就该将发射体装满有用的东西，书籍、器物、工具，等等。我们可以把一切全扔出去，而‘一切’也都会浩浩荡荡地跟着我们！不过我又想起一件事。我们干吗不像这颗火流星似的到外边去散步？我们干吗不从这个舷窗跳到太空里去？能感到自己这样悬浮在以太里，比不断鼓翼以求腾空而起的鸟儿还要悠哉游哉，这会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啊！”

“同意，”巴比卡纳说，“但是怎样呼吸呢？”

“可恶的空气，关键时刻偏偏又缺少了！”

“然而，如果有空气，米歇尔，你的密度比发射体的小，你就会很快落在后边。”

“那么，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罗？”

“最糟糕的恶性循环。”

“我们必须关在自己的车厢里？”

“必须这样。”

“啊！”米歇尔用可怕的噪音叫喊起来。“你怎么啦？”尼科尔问。

“我知道，至少猜出这颗所谓的火流星是什么啦！这决不是一颗陪伴我们的小行星！也决不是一小块行星的碎片！”“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巴比卡纳问。

“这是我们那条不幸的狗！这是月亮女神的配偶！”确实，这个变了形的、难以辨认的、彻底萎缩的物体，正是卫星的尸体。它像一个瘪掉的风笛一样呈扁平状，一直在上升，上升！

第七章 陶醉的时刻

因此，在这种奇特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个既不可思议又合乎逻辑，既怪诞不经又可以解释的现象。凡是被扔到发射体外边的物体，都该沿着与发射体同样的轨道前进，并最终与它一起停止。这是他们一晚上探讨不尽的话题。何况，随着旅行的终点越来越接近，三个旅行者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他们期待着意外和新奇的现象，然而在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下，再也没有什么会使他们感到惊讶了。他们那异常兴奋的想象力已超越了发射体，根本没有觉察到发射体的速度已显著降低。不过月球在他们眼里已显得越来越大，好像只要一伸手就能够抓到似的。

第二天，11月5日，早上5点钟，三个人都已起床。如果计算没有错误，这该是他们旅行的最后一天。再过18个小时，到了午夜，正当满月的时候，他们就要抵达光辉灿烂的月球表面。因此早上起身之后，他们便隔着被月光镀成银色的舷窗，满怀信心地向黑夜的天体欢呼一声：“乌拉！”

月亮在繁星密布的苍穹里庄严地前进。再转几度角，它就要抵达太空的某一点，该与发射体会合了。巴比卡纳根据自己的观察预测，发射体将要在月球的北半球着陆，那儿到处是辽阔的平原，山脉稀少。如果月球的大气层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仅仅蓄积在低洼地方的话，这种着陆的环境是有利的。

“何况，”米歇尔·阿尔当提醒说，“平原比高山更适合着陆。如果把一个月球人放在欧洲的勃朗峰或亚洲的喜马拉雅山高峰上，那他就不能算完全到达地球！”

“不仅如此，”尼科尔船长补充说，“在平坦的地方，发射体一着陆就能停稳。相反，在斜坡上，它就会像雪崩似的往下滚，我们既然不是松鼠，就无法安然脱身。因此，一切都好极了。”

确实，这次大胆的尝试成功已无可置疑。这时，有一个问题使巴比卡纳忧虑；但他不愿引起两个伙伴不安而对此保持沉默。

问题在于发射体的方向偏向月球北部，证明它的轨道已略微有些改变。按照数学计算，应当把炮弹发射到月盘中心。如果不能到达这个目的地，那就说明方向已有偏差。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由于缺乏方位标，巴比卡纳既想象不出原因，也无法确定偏差的大小。可他希望这种偏差不至于产生其他后果，而仅仅使发射体偏航到月球上半部更适合着陆的地区。

所以，巴比卡纳没有把他的忧虑告诉两个朋友，他只是随时观察月球，力求看清发射体的方向是否又有改变。因为万一炮弹击不中目标，滑到月盘以外，冲入星际空间，那他们的处境就太可怕了。

这时，月球不再显得像一个扁平的圆盘，而是已经使人看出它的凸面。如果阳光斜照下来，这样造成的阴影就能衬托出巍峨的山势，使高山的轮廓清晰地显示出来。他们的目光也就能看到巨大的火山口深处，分辨出辽阔的平原上一道道蜿蜒伸展的沟壑。但是在耀眼的强烈阳光下，他们还看不清任何地势的起伏。连那些巨型斑点都难以辨认，而正是这种黑斑使月球看上去像一张人脸。

“人脸？就算像吧，”米歇尔·阿尔当说，“可我为阿波罗可爱的妹妹感到难过，她长了一张麻脸！”

这时，三个旅行者离目的地这样近，他们不停地观察着这个新世界，再不松懈。他们的想象力引导他们在那些未知的地方漫游，他们爬上高峻的山巅，又下降到宽阔的环形山底。这儿那儿，他们仿佛看到稀薄的大气层下勉强容纳的广阔海洋，望见深山中倾泻出来的激流。他们俯身在深渊上，希望能听到这个天体的声音，然而在寂静的真空中，这个星球保持着永恒的沉默。

最后这天的旅行给他们留下了一些扣人心弦的回忆。他们连最小的细节都记录下来。然而离终点越近，他们越焦虑不安。倘若觉察到他们的速度已降到多么小，他们还会加倍着急。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速度远远不够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当时发射体几乎不再“有重量”。它的重量在不断减轻，到了月球引力和地球引力互相抵消的中性线上就该完全消失，于是就会产生一些令人惊异的现象。

尽管操心的事很多，米歇尔·阿尔当还是没有忘记像平常一样准时做早饭。大家胃口都很好。没有比这种用煤气烧出来的浓汤更鲜美的了。没有比这种罐头肉更可口的了。这顿饭最后以饮几杯法国好葡萄酒而圆满结束。关于葡萄酒，米歇尔·阿尔当提醒说，在这样的烈日培育下，月球葡萄——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应该能酿造出最醇的葡萄酒。不管怎样，这位有先见之明的法国人绝对没有忘记在他的包裹里放几株珍贵的梅多克和科多尔葡萄秧，他特别相信这两种葡萄。

雷塞特和勒尼奥制氧设备一直在准确地工作着。空气保持着完全纯净的状态。没有任何碳酸气的分子抵挡得住苛性钾吸收，至于氧气，正如尼科尔船长说的，“肯定是一级品”。发射体内包含的一点水蒸汽混进这种空气，正好减轻干燥。巴黎、伦敦或纽约的许多公寓和剧场也决不会有如此卫生的条件。

但是，这套设备必须保持完好状态才能正常运转。因此，每天早晨，米歇尔都要检查气流调节器，试试龙头，用高温计调整煤气的火力。迄今为止，一切都进展顺利，三个旅行者仿效可敬的 J·-T·马斯顿，开始发福了，如果他们的禁锢生活延长几个月，他们就会胖得难于认出了。一句话，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笋鸡一样“长膘”了。

巴比卡纳隔着舷窗观看那只狗的幽灵和所有扔到发射体外边的杂物，它们照旧伴随着发射体。月亮女神瞥见卫星的尸体。不时发出令人伤感的叫声。这些飘流物如同放在坚实的土地上似的，看上去一动也不动。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米歇尔·阿尔当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个人在出发时反冲力的撞击下死去，我们很难将他土葬，怎么说呢，只好将他‘以太葬’，既然这儿以太代替了土地！你们瞧，这个尸体会在太空里追随我们，像块心病似的一直责备我们！”

“那可太悲惨了。”尼科尔说。

“啊！”米歇尔又说，“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到外边去散步。在这光芒四射的以太中间漂浮，在这明净的阳光里沐浴、打滚，该是多么惬意！要是巴比卡纳当初想到带上一套潜水衣和一个打气筒就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到外边去冒险，爬上发射体尖顶表演希梅拉和伊波格里夫！”

梅多克，法国西南部葡萄酒产区。

科多尔，法国中东部省份，省名意为“金色的山脊”，由当地种植葡萄的山岭而来。

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怪物。

“嗨！米歇尔老兄，”巴比卡纳回答说，“你扮伊波格里夫不可能扮太久的，因为尽管穿上潜水衣，你身内的空气膨胀起来，你仍然会像一颗炮弹，或者不如说像一个升得太高的气球一样炸得粉碎。所以你用不着遗憾了，别忘记：只要我们在真空中飘荡，那就必须禁止你感情用事地到发射体外边去散步！”

米歇尔·阿尔当在某种程度上让巴比卡纳说服了，他承认事情难办，但并不是“办不到”，他从来不说这句话。他们从这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津津有味地谈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三个朋友似乎觉得他们的思想是从头脑里长出来的，犹如春天刚刚暖和时抽出来的新叶。他们感到自己已根深叶茂。

在这天上午互相问答的过程中，尼科尔提出了某个问题，未能立即找到答案。

“啊！”他说，“到月球上去固然很好，但我们怎样返回呢？”

他的两个交谈者以惊奇的神情面面相觑，仿佛这种可能性是第一次在他们面前提出来似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尼科尔？”巴比卡纳严肃地问道。

“还没有到一个地方就问怎样返回，”米歇尔补充说，“在我看来是不合时宜的。”

“我说这话可不是打退堂鼓，”尼科尔反驳说，“但我要重提我的问题，我问：我们怎样返回？”

“我对此一无所知。”巴比卡纳回答。

“我呀，”米歇尔说，“倘若知道怎样返回，我压根就不去了。”

“瞧他回答的。”尼科尔叫道。

“我同意米歇尔的话，”巴比卡纳说，“补充一句，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以后我们认为适宜返回的时候，再考虑也不迟。即使哥伦比亚大炮不在那儿，发射体终归在的。”

“多么美好的前景！一颗没有枪的子弹！”

“枪，”巴比卡纳回答，“可以制造。火药，也可以制造！月球深处不会缺乏金属、硝石和煤炭。何况，我们要回来，只需要克服月球的引力，只需要飞行 8000 法里，就能仅仅依靠重力定律坠落到地球上。”

“够了，”米歇尔说着兴奋起来。“别再讨论返回的问题！我们已经谈得太多了。至于同地球上我们的老同事们联系的问题，这并不困难。”

“怎么办？”

“可以借助于月球火山发射流星。”

“高招，米歇尔，”巴比卡纳用信服的口气回答说。“拉普拉斯 计算过，只要超过我们的大炮 5 倍的力量，就可以把一颗流星从月球送到地球。事实上，所有的火山都具有超过这个力量的推动力。”

“乌拉！”米歇尔叫道。“这些流星是方便的邮差，而且不用花钱！我们该怎样笑话邮政部门！不过，我想到……”

“想到什么？”

“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我们干吗不在我们的炮弹上挂一根电线？这样

神话中鹰头、马身、有翅膀的怪物。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宇宙体系论》、《天体力学》等。

我们就可以给地球打电报了！”

“见鬼！”尼科尔反驳说。“长达 86000 法里的电线，它的重量你就不当一回事？”

“不当一回事！可以把哥伦比亚大炮的火药增加 3 倍！增加 4 倍、5 倍！”米歇尔嚷道，声调越来越高了。

“对你的计划只有一个小小的异议，”巴比卡纳回答说，“那就是地球自转时，我们的电线会像绞盘上的铁链似的缠在地球上，最终不可避免地把我们拉回到地球上去。”

“以合众国的 39 颗星的名义起誓！”米歇尔说，“今天我想出来的净是些不能实行的主意！一些与 J·-T·马斯顿不相上下的主意！不过，我在想，如果我们不返回地球的话，J·-T·马斯顿就有可能来找我们！”

“对！他会来的，”巴比卡纳表示同意，“他是一位可敬的、勇敢的朋友。况且，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呢？哥伦比亚大炮不是还埋在佛罗里达地底下吗？制造火棉的棉花和硝酸会缺少吗？月亮还能不再经过佛罗里达天顶吗？18 年后，月亮不又会正好回到现在的位置上来吗？”

“是的，”米歇尔一再说，“是的，马斯顿会来的，我们的朋友埃尔菲斯顿、布洛姆斯伯里、大炮俱乐部的所有成员也会同他一起来的，他们会受到很好的款待！以后，我们还要开辟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发射体列车路线！乌拉！马斯顿！”

很可能，即使可敬的 J·-T·马斯顿听不见向他发出的“乌拉”声，至少他会耳鸣吧。这时，他在做什么呢？无疑，呆在落基山朗峰观测站里，他正在力求发现在太空里运行的这颗肉眼看不见的炮弹。如果说他在想念亲爱的伙伴们，那么应当承认，他的伙伴们也不欠他的情分，因为他们以一种特别兴奋的精神状态下，也在向他致以最好的祝愿。

但是发射体的旅客们身上越来越明显的亢奋状态是什么引起的呢？他们向来饮酒有节制，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这种奇怪的大脑亢奋现象是不是应当归因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离月球太近，只隔几小时的路程，所以神经系统受到月球某种秘密的影响？他们满脸通红，像是刚在炉前烤过火；他们呼吸急促，两只肺好似打铁铺的风箱；他们目光如炬，亮得特别；他们声如雷鸣，大得可怕；他们的言语好像被碳酸气顶出来的香槟酒瓶塞，连珠般地脱口而出，他们指手划脚，令人担心空间太小，使他们活动不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们根本没有发觉自己这种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

“现在，”尼科尔用生硬的口气说，“现在既然不知道我们能否从月球返回，我倒想弄清楚我们上那儿去干什么。”

“上那儿去干什么？”巴比卡纳回答，像在练武厅里似的跺着脚，“我一无所知！”

“你一无所知！”米歇尔大叫一声，在发射体内引起响亮的回声。

“是的，我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巴比卡纳针锋相对地反驳，声调同他的对话者不相上下。

“好吧。我知道去干什么，我。”米歇尔回答。

“那么，你就快说吧。”尼科尔叫嚷，克制不住埋怨的口气。

“等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我会说的。”米歇尔大声说，一把抓住他的伙伴的胳膊。

“你应当认为眼下就是合适的时候，”巴比卡纳说，眼中冒火，做着威胁的手势。“正是你撺掇我们参加这次可怕的旅行，我们倒想弄清楚为什么！”

“对！”船长说，“现在既然不知道要去哪儿，我倒想弄清楚为什么要去那儿！”

“为什么？”米歇尔叫道，一跳一米高，“为什么？为了以美国的名义占领月球！为了给合众国添上第40颗星！为了移民于月球地区，在那里耕种，在那里繁殖后代，传播一切艺术、科学和工业的奇迹！为了使月球人开化，除非他们比我们更文明。为了在那里建立共和国，如果还没有的话！”

“要是没有月球人呢？”尼科尔反驳说，他在这种不可解释的兴奋支配下，变得非常爱争辩了。

“谁说没有月球人？”米歇尔叫道，口气咄咄逼人。

“我说的！”尼科尔大吼一声。

“船长，别再说这种混帐话，”米歇尔命令道，“否则我就撬开你的门牙，给你塞回喉咙里去！”

两个对手眼看要扑在一起，这种逞性妄为的争吵有转变为打架的危险，这时巴比卡纳纵身跳过来，进行干预。

“住手，你们这两个疯子，”他说着将他的两个伙伴背对背分开，“即使没有月球人，我们也完全可以不需要他们！”

“对！”米歇尔叫道，他不再坚持别的意见，“我们也完全可以不需要他们。我们要月球人有什么用！打倒月球人！”

“月球帝国属于我们。”尼科尔说。

“属于我们三个人，让我们建立共和国！”

“我将是众议院。”米歇尔大声说。

“那我将是参议院。”尼科尔说。

“巴比卡纳将是总统！”米歇尔叫道。

“不是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巴比卡纳回答。

“好吧，是一位议院选举出来的总统，”米歇尔大声说，“既然我将是众议院，那么众议院一致选你当总统！”

“向巴比卡纳总统欢呼，乌拉！乌拉！乌拉！”尼科尔叫道。

“乌拉！乌拉！乌拉！”米歇尔·阿尔当跟着呐喊。

接着，总统和参议院用可怕的声音开始唱著名的《扬基歌》，同时，众议院也用雄壮的嗓子大声唱《马赛曲》。

于是他们开始发狂似的跳圆舞，蓬头散发，手舞足蹈，像表演柔功的小丑一样翻筋斗。月亮女神也来参加这场舞蹈，它叫着身子往上一蹿，一直跳到发射体拱顶。传来一阵没法解释的家禽振翅声和公鸡响得出奇的叫声。五六只母鸡飞舞起来，像疯狂的蝙蝠一样撞击墙壁……

然后，三个旅伴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影响下，犹如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呼吸器官开始被空气烧毁，肺部组织遭到破坏，他们终于倒在发射体底部，失去知觉。

《扬基歌》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流行的一首歌曲。

《马赛曲》是法国国歌。

第八章 在离地球 78114 法里之处

发生了什么事啦？这种奇特的烂醉如泥，结局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原因究竟何在？其实这只是米歇尔一时不小心造成的，幸亏尼科尔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

在真正昏厥了几分钟之后，船长第一个苏醒，恢复了知觉。

虽然两小时以前刚吃过早餐，他却感到饥肠辘辘，难受得不得了，仿佛他已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身上的一切，胃和大脑，都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他爬起来，要求米歇尔给他增加一顿点心。然而米歇尔昏过去了，没有回答。于是尼科尔想自己动手泡几杯茶，吃一打三明治。他首先忙于点火，迅速擦了一根火柴。

看到火柴的硫黄头发发出异样的亮光，眼睛几乎难以忍受时，他感到多么惊奇。他所点燃的煤气灯迸发的火焰，可以与电光射束相比。

尼科尔顿时有个领悟，这种强烈的亮光，他突然感受到的生理混乱，他的精神和情绪的异常亢奋状态，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他都明白了。

“氧气！”他叫道。

他随即俯身检查空气设备，发现龙头开着，这种无色、无味、无臭的气体正在大量逸出。氧气本来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然而在纯粹状态下也会对人体产生最严重的破坏作用。米歇尔由于丢三落四，竟然让空气设备的龙头大开着！

尼科尔赶紧关好氧气龙头，空气里的氧气已经饱和，它可能导致三位旅客死亡，不是由于窒息，而是由于烧毁。

一小时以后，空气中氧气少了，他们的肺功能才趋于正常。三个朋友渐渐恢复神志，但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使吸氧过多产生的醉意消散，就像醉汉需要醒酒一样。

当米歇尔知道他对这个意外事件该负怎样的责任时，他并没有显得特别难堪。这次意想不到的酩酊大醉打破了旅途的单调。他们在醉态下说了许多蠢话，不过说得快也就忘得快。

“再说，”快活的法国人补充道，“我并不因为尝到一点这种醉人的气体而生气。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将来需要建立一个奇妙的场所，带氧气室，身体衰弱的人可以到这里来享受几个小时精力充沛的生活！假设在会议厅的空气里，使这种有功效的气体达到饱和程度，在剧院内使它保持高剂量的状态，那么会议参加者、演员和观众会多么欢欣鼓舞，会多么热情，多么兴高采烈！如果不限定范围，使全国人民都充分享受到这种气体，那他们又会发挥多么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生活又会多么充实！我们也许能够把一个衰微的民族改造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在我们古老的欧洲，我知道不止一个国家应该进行这种氧气治疗，这对他们的健康大有好处！”

米歇尔越说越兴奋，使人以为氧气龙头仍然开得太大。然而巴比卡纳只用一句话就使他冷静下来。

“这一切都很好，米歇尔朋友，”他说，“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参加大合唱的母鸡是从哪儿来的？”

“这些母鸡？”

“是的。”

确实，五六只母鸡和一只漂亮的公鸡正在这儿那儿转悠，一边飞来飞去，一边咕哒咕哒地叫。

“啊！这些笨家伙！”米歇尔大声说。“它们在氧气的刺激下也都造反啦！”

“可是你要这些母鸡干什么？”巴比卡纳问。

“将它们引进月球，当然罗！”

“那你干吗把它们藏起来？”

“开个玩笑，我可敬的主席，一个普通的玩笑，可惜流产了！我本来想不告诉你们，悄悄把它们放到月球大陆上去。哼！等你们看到地球上的家禽在月球的田野上啄食时，不知会怎样目瞪口呆呢！”

“啊！淘气鬼！永远是个淘气鬼！”巴比卡纳回答，“你用不着氧气来冲昏你的头脑！你永远和我们在这种气体影响下的时候一样！你永远是个疯子！”

“嗨！谁说那时我们不是明智的哲人！”米歇尔·阿尔当反驳说。

经过这番哲理思考之后，三个朋友开始整理发射体内散乱的东西。母鸡和公鸡重新关进笼子里。可是，就在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个伙伴这样忙着的时候，他们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一个新的现象。

从离开地球的时候起，他们自身的重量，炮弹及其所载东西的重量都在逐渐减少。即使他们不可能察觉发射体的失重现象，迟早有一个时刻他们还是会感觉到自身和他们所使用的器皿、工具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不言而喻，一架天平不可能指出这种失重现象，因为用来称物体的砝码同物体本身一样失去了重量；但是比如弹簧称就不同了。因为弹力不受地球引力的影响，便能精确指出这种失重现象。

众所周知，地球的引力即重力，与质量成正比而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结果是：如果太空中只有地球，其他天体都突然消失了，那么按照牛顿定律，发射体离地球越远，它就越轻，但永远不会完全丧失重量，因为地球的引力不论在什么距离都是能感受到的。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天体几乎近于零的引力的话，到了某一时刻，发射体就会完全不受重力定律的支配了。

确实，发射体是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运行的。随着发射体离地球越来越远，地球的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越来越小，但月球的引力却按照同样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是，发射体到达这两种引力互相抵消的一点时，就不再有重量了。如果月球和地球的质量相同，这一点就会在两个天体的正中间。可是考虑到它们质量的差别，我们不难算出这一点应该在发射体旅程的 52 分之 47 的地方，用数字来表示，就是在离地球 78114 法里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如果一个物体本身没有速度或不自行移动，就会永远保持不动，因为两个天体对它的引力相等，都不能使它移向一边，离开另一边。

然而，如果推动力当初计算得完全正确，发射体抵达这一点时速度应当等于零，它就会和所载的物体一样失去重量。

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不外乎三种假设。

要么发射体还保持一定的速度，越过引力相等的那一点，它就会由于月球引力大于地球引力而降落到月球上。

要么速度不够，不能抵达引力相等的那一点，发射体就会由于地球引力大于月球引力而降落到地球上。

最后，要么速度够抵达中性点，可又不够越过它，这样发射体就会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方，犹如悬在天顶和天底之间的所谓神的坟墓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处境。巴比卡纳向他的两个旅伴清楚地解释了这三种可能的后果。两人对这件事极其感兴趣。可是，他们怎样知道发射体已经抵达离地球 78114 法里的这个中性点呢？

只有当他们的发射体内的物体不再受重力定律支配的时候，他们才可能觉察。

直到此时，三个旅行者虽然注意到重力越来越小，却认为还没有到完全失重的地步。但是就在这一天，上午 11 点光景，尼科尔失手让一只玻璃杯滑落，不料杯子没有坠下，反而悬在空中不动了。

“啊哈！”米歇尔叫道，“这倒是个颇为有趣的物理现象！”

话音未落，各种各样的物体，武器、玻璃瓶等，也都奇迹般自由自在地悬浮起来。月亮女神也是这样。米歇尔把它放在空中，不使用任何手法，竟然再现了那些卡斯顿和罗贝尔·乌丹表演的奇妙的空中悬物的戏法。况且这条狗似乎并没有发觉自己浮在空中。

这三个冒险的伙伴突然置身于这样的奇境，虽然懂得科学推理，还是惊讶得瞠目结舌，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一点重量也没有了。他们伸开胳膊，胳膊不再自动下垂。脑袋在肩膀上摇摇晃晃。两只脚也不再固定在发射体底部。他们像醉汉似的失去了平衡。幻想的作品曾创造出一些隐身人和没有影子的人。但这儿却是现实，由于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互相抵消，使人失去了自身的重量，体内的结构也无不如此！

突然，米歇尔一跃而起，离开地面，像牟利罗画的《天使的厨房》里的修道士一样，悬在空中不动了。

他的两个朋友随即同他会合，三个人悬在发射体中央，构成一幅奇迹般的升天图。

“这是可信的吗？这是确实的吗？这是可能的吗？”米歇尔嚷道。“不可能。然而事实如此！啊！要是拉斐尔看见我们这副神态，他会马上画出怎样美妙的《升天图》啊！”

“升天不可能持久，”巴比卡纳回答。“如果发射体越过中性点，月球的引力就会把我们拉向月球。”

“那时，我们的脚就要放在发射体的拱顶上罗。”米歇尔接口说。

“不会的，”巴比卡纳说，“因为发射体的重心很低，它会逐渐掉头。”

“那时，我们的一切设备就要彻底大翻个了，就是这句话！”

“请你放心，米歇尔，”尼科尔回答。“不用担心什么大翻个。没有一样东西会移动，因为发射体是在不知不觉中掉头的。”

“确实，”巴比卡纳接着说，“发射体越过引力相等的那一点之后，由于底部相对比较沉，将要和月球保持垂直。但是要发生这个现象，必须先越过中性线。”

“越过中性线！”米歇尔叫道。“那么让我们效法越过赤道线的水手们，也饮酒庆祝吧！”

罗贝尔·乌丹（1805—1871），法国魔术师。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画家。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

米歇尔向旁边轻轻移动一下，身子就朝墙垫滑了过去。那儿，他取出一瓶酒和几只玻璃杯，将它们“凌空”放在他的两个伙伴面前，于是他们高兴地碰杯，向中性线连呼三声“乌拉”致敬。

这种引力抵消的影响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三个旅行者觉得自己又逐渐回到发射体底部。巴比卡纳以为注意到发射体的圆锥顶已有点偏离原来指向月球的方向。底部通过相反的运动慢慢趋向月球。月球引力终于战胜了地球引力。发射体开始向月球降落，暂时几乎还感觉不到，初速每秒仅1又1/3毫米，即千分之590法分。但以后随着月球的引力渐渐增大，下降也会增快。发射体将把圆锥顶转向地球，在底部的牵引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降落，直到月球大陆的表面。这样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现在，什么都不能阻止这次壮举获得成功，尼科尔和米歇尔·阿尔当共同分享着巴比卡纳的快乐。

接着，他们谈论所有这些一个接一个使他们惊叹的现象。尤其是失重现象，成了他们无尽无休的话题。米歇尔·阿尔当兴奋不已，想从中得出一些纯粹只是异想天开的结论。

“啊！我可敬的朋友们，”他大声说，“如果在地球上，我们也能摆脱这种重力，摆脱这条把我们系牢在地球上的锁链，那将是怎样的进步啊！恰如一个囚犯获得了自由！无论胳膊还是大腿，都再不会疲劳了。如果要在地球上飞翔，要单凭肌肉的作用在空中保持平衡，真的需要比我们拥有的力量大150倍力量的话，那么只要摆脱了地心吸力，我们单凭意志的作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飞到空中去了。”

“确实，”尼科尔笑着说，“如果我们能消灭重力，就像通过麻醉消除痛苦一样，那么现代社会的面貌就会改观了！”

“对，”想入非非的米歇尔叫道，“让我们消灭重力，这样就再也没有沉重的负担了！从而再不需要起重机、千斤顶、绞盘、曲柄和其他机械，它们都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讲得好，”巴比卡纳反驳说，“但是，如果什么东西都不再有重量，那就什么东西都不再能连在一起了。不仅你头上的帽子没有了，可敬的米歇尔，连你的房子也没有了，因为建造房子的石块是由于重量才粘着在一起的！船只也没有了，因为船是凭借重力的作用才平稳地漂在水上的。甚至海洋也没有了，因为波浪不再由于地心吸力而保持平衡。最后连大气层也没有了，因为空气的分子不再留在地球表面，通通散布到太空中去了！”

“唉，这倒是令人遗憾的事，”米歇尔回答。“没劲，这些讲究实际的人总要猛然把你拉回到现实里来。”

“但你还可以聊以自慰，米歇尔，”巴比卡纳又说，“即使没有任何天体能排除重力定律，至少，你将要访问的一个天体上，重力比地球上的小得多。”

“月球？”

“是的，月球。在月球上，物体的重量仅为在地球上的1/6，这个现象不难证实。”

“我们能够觉察吗？”米歇尔问。

“当然能够，因为200克的物体到了月球上就只重30克了。”

“我们肌肉的力量在那儿会不会减少？”

法分，法国古长度单位，约合2.25毫米。

“一点也不减少。你本来只能跳一米高，将来就可以跳 18 法尺高。”

“啊哈！我们都变成月球上的大力士了！”米歇尔叫道。

“不仅如此，”尼科尔接口说，“如果月球人的身材同他们的星球的质量成正比，那他们就只有一法尺高。”

“小人国！”米歇尔说。“那么我就扮演格列佛的角色！我们都要成为神话里的巨人了！这便是离开自己的行星到太阳系世界游历的好处！”

“且慢，米歇尔，”巴比卡纳回答。“如果你想扮演格列佛，就只能访问较小的行星，例如水星、金星或者火星，它们的质量都比地球小一些。但你不要到那些大行星，例如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上去冒险，因为在那儿角色会颠倒过来，你将成为小人国的人了。”

“那么在太阳上呢？”

“在太阳上，尽管它的密度为地球的 1/4，但它的体积比地球大 1324000 倍，因此它的引力是我们的星球的 27 倍。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太阳居民的平均身高应该是 200 法尺。”

“活见鬼！”米歇尔叫道。“那我只不过是一个俾格米人，一个侏儒了！”

“大人国里的格列佛。”尼科尔说。

“正是这样！”巴比卡纳回答。

“那么我们带几尊大炮不是没有用处的，可以用来自卫。”

“好！”巴比卡纳反驳说，“你的炮弹在太阳上不起任何作用，放出去几米之后就会落在地上。”

“这太过分了！”

“必须如此，”巴比卡纳回答说。“这个巨大的天体引力极大，地球上一个 70 千克重的物体，到了太阳上就重 1930 千克。你的帽子重 10 来千克！你的雪茄烟重半磅。最后，如果你降落在太阳大陆上，你的体重——大约 2500 千克——会大得使你站不起来！”

“见鬼！”米歇尔说。“那么必须有一架手提式小起重机罗！好吧，朋友们，今天我们以访问月球为满足吧！那儿，至少我们可以充充好汉！以后，我们再看有没有必要到太阳上去，在这个太阳上，不用绞盘把自己的杯子升到嘴边就无法喝水！”

格列佛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曾到过小人国、大人国。古代神话里的矮子，现专指个子小的人种。

第九章 轨道偏差的后果

今后，除了这次旅行的结局以外，巴比卡纳至少再也不用为发射体的推动力担心了。它已有的速度会使它越过中性线。因此，发射体不会退回到地球上去。因此，它也不会停留在引力中性点上。剩下唯一可能实现的假设，那就是炮弹将要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抵达它的目的地。

事实上，这是从 8296 法里的高空降落到一个天体上。诚然，这个天体的重力只有地球的重力的 $1/6$ ，这样的降落仍然是可怕的，必须毫不延缓地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有两种：一种旨在缓冲发射体在月球上着陆时的撞击；另外一种旨在减缓发射体降落的速度，从而减轻撞击的猛烈程度。

在缓冲撞击方面，真遗憾，巴比卡纳不能再使用出发时那些如此有效地减轻撞击的设备了，也就是说不能再使用当作弹簧用的水垫和易碎隔板了。那些隔板虽然都还存在，但是缺乏水，因为他们总不能把贮存的水这样用掉呀。这种宝贵的储备，是留作登月初期，月球上可能缺水时使用的。

何况，这点储备用作水垫也是远远不够的。出发时，在发射体 54 平方米密封的底盘上，贮存了不少于 3 法尺高的水。总体积为 6 立方米，重量为 5750 千克。而现在水箱的容量还不及那时的 $1/5$ ，因此，无论这种缓和抵达时撞击的手段多么有效，也只好放弃了。

幸亏巴比卡纳不仅仅使用水垫，当初在底部的活动圆盘下还装了弹性很强的弹簧垫，用来在水层的横隔板破碎之后对发射体底部起缓冲的作用。这些弹簧垫都还在，只要重新装配，放回活动圆盘下边就行了。所有这些部件都不难操作，因为它们几乎没有重量，所以很快就能重新装上去的。

他们这样做了。各种零件都毫无困难地重新装好。这不过是安上螺钉，拧紧螺帽的事。工具并不缺少。不一会儿，活动底盘就装上钢弹簧，像一张桌面装上了桌腿一样。放上这个圆盘之后，只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那就是底部舷窗被堵塞了。因此，当三个旅行者垂直降落时，他们就不能透过这个舷窗观察月球了。但也只好这样放弃。况且，透过两侧的舷窗，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广阔的月球地区，正像从气艇吊舱里能够观察大地一样。

安放活动底盘的工作花费了一个小时，准备工作完成后，还没有到中午。巴比卡纳对发射体的倾斜度重新进行观察。使他心烦意乱的是发射体转身不够，难以下降；它似乎正沿着一条同月面平行的曲线前进。黑夜的天体在太空里光彩夺目，对面白昼的天体则在熊熊燃烧。

这种情景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

“我们能抵达月球吗？”尼科尔问。

“就当我们能抵达这样做吧。”巴比卡纳回答。

“你们心里发怵了吧，”米歇尔·阿尔当顶了一句。“我们一定能抵达月球，比我们所希望的还要快。”

这句话提醒了巴比卡纳，使他继续做准备工作，赶紧把减低降落速度的机械装置安放好。

大家想必还记得佛罗里达州坦帕镇集会的情景，那时尼科尔船长是巴比卡纳的仇敌，米歇尔·阿尔当的对头。尼科尔船长认为发射体会像玻璃杯一样摔得粉碎，针对他的这种意见，米歇尔回答说他能用事先装置好的火箭，减低下降的速度。

确实，威力强大的火箭以发射体底部为支点发射出去，这时产生的坐力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发射体的速度。诚然，这些火箭将要在真空中燃烧，但氧气并不缺乏，因为火箭本身就能供给氧气，犹如月球火山，决不会由于月球周围没有大气层而停止爆发。

巴比卡纳配备的火箭都装在螺旋小钢炮里，炮筒可以旋入发射体底部。这些炮的炮底在发射体内部与底部相齐，炮口在发射体外部突出半法尺。一共有 20 架火箭炮。活动底盘上留了一个孔，可以从这儿点燃火箭的导火线。一切效应都产生在发射体外部。混合炸药早已紧压在炮筒里了，因此，只须旋出底部的金属塞子，然后把炮筒严丝合缝地旋进去就行了。

这件新的工作于 3 点左右完成，既然一切预防措施都已采取，那就只有等着降落了。

这时，发射体显然离月球越来越近。很明显，它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月球的影响；但它在自身的速度推动下，正沿着一条斜线前进。在这两种力量影响下，发射体的路线可能变成一条正切线。不过可以肯定，发射体不会正常地降落在月球上，因为不然的话，它的底部由于重力关系，早该转向月球。

看到发射体抗拒万有引力的影响，巴比卡纳心里更加不安了。这是在他面前展现的一个未知之物——穿过星际空间而来的未知之物。他作为一位科学家，认为已预断到三种可能的假设：退回到地球上，降落到月球上，停留在中性线上！不料现在又有第四种假设，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恐怖，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只有像巴比卡纳这样坚定的科学家，像尼科尔这样冷静的人，或者像米歇尔·阿尔当这样大无畏的冒险家，才能正视这个假设而不至于昏厥。

他们马上转到这个话题。换了别人，肯定会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肯定会寻思这个炮弹车厢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他们不这样做。他们要寻找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

“难道我们脱离了轨道？”米歇尔问。“到底为什么？”

“我很担心，”尼科尔回答说，“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哥伦比亚炮仍然没有瞄准。哪怕是最小的误差也足以把我们抛到月球引力圈外面去。”

“真的瞄得不准吗？”米歇尔问。

“我不这样认为，”巴比卡纳回答。“大炮是绝对垂直的，它的方向正对天顶，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月球经过天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抵达月球的正中心。这里一定另有原因，但我想不出来。”

“是不是我们来得太迟了？”尼科尔问。

“太迟了？”巴比卡纳反问一句。

“对，”尼科尔接着说。“剑桥天文台通知，这段旅程必须在 97 小时 13 分 20 秒内完成。也就是说，来得太早，月球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来得太迟，它又走过去了。”

“同意，”巴比卡纳回答。“但我们是 12 月 1 日晚上 11 点差 13 分 20 秒动身的，应该在 5 日半夜满月的时候准时抵达月球。那么，今天已经是 12 月 5 日。现在是下午 3 点半，再过 8 小时 30 分钟，就该把我们载送到目的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抵达呢？”

“是不是速度过快呢？”尼科尔回答说，“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初速比原先设想的更大。”

“不！决不是这个原因！”巴比卡纳反驳说。“即使速度过快，只要发

射体的方向正确，仍然不会妨碍我们抵达月球。不！一定是有了偏差。我们脱离轨道了。”

“由于谁的过错？由于什么东西的过错？”尼科尔问。

“我说不上来。”巴比卡纳回答。

“好吧，巴比卡纳，”这时米歇尔说，“至于怎么会发生这种偏差，你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吗？”

“请说吧。”

“我决不会拿出半美元来了解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已经脱离了轨道，这是事实。我们将要去什么地方，这有什么关系！等着瞧吧。见鬼！既然我们已被送入太空，迟早总会落在某个引力中心里呀！”

米歇尔·阿尔当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不可能使巴比卡纳觉得满意。这倒并不是因为巴比卡纳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发射体脱离了轨道，这是他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弄清楚。

这时炮弹继续带着所有抛出来的东西，在月球旁边移动。巴比卡纳甚至能根据距离不到 2000 法里的月球上的一些基准点，测出发射体的速度已变得均匀。这又一次证明它还没有降落。目前，发射体的推动力还大于月球引力，但它的轨道肯定会使它接近月面，因此可以希望在距离较近的时候，重力能占优势，从而最终引起降落。

三个朋友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继续观察。可是，他们还不能确定月球的地形。在阳光照射下，所有的地势起伏看来都成了同一水平面。

他们就这样透过两侧的舷窗朝外望，直到晚上 8 点。在他们眼里，月球已变得那样大，仿佛遮住了半边天。太阳在一边，月亮在另一边，把发射体淹没在一片亮光中。

这时，巴比卡纳认为他们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只有 700 法里了。他认为发射体的速度是每秒 200 米，即每小时约 170 法里。炮弹底部在向心力影响下逐渐转向月球；但离心力仍占优势，直线轨道很可能变为曲线轨道，只是现在还无法确定这条曲线的性质。

巴比卡纳一直在寻求他的疑难问题的答案。

几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发射体离月球显然越来越近，但同样显然的是，它不可能抵达月球了。至于发射体经过月球的最近距离，那将是引力和斥力作用于这个运动中的物体的结果。

“我只求一件事，”米歇尔不断说，“那就是离月球再近一点。好让我们可以窥探月球的秘密！”

“这个使我们的反射体脱离轨道的原因，真该死！”尼科尔嚷道。

“真该死，”巴比卡纳回答说，仿佛突然恍然大悟，“该死的是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的那颗火流星！”

“嗯！”米歇尔·阿尔当应了一声。

“你想说什么？”尼科尔大声问。

“我想说，”巴比卡纳用确信的口气回答，“我想说我们之所以脱离了轨道，唯一的原因就是遇见了这颗流浪的天体！”

“可它并没有擦到我们呀。”米歇尔回答。

“这有什么关系？同我们的发射体相比，它的体积是巨大的，它的引力足以影响我们的方向。”

“影响极小！”尼科尔嚷道。

“是的，尼科尔，但不管怎样小，”巴比卡纳回答，“对于84000法里的距离来说，已足以使发射体击不中月球了。”

第十章 月球的观测者

巴比卡纳显然已经找到关于这次发射体发生偏差的唯一说得过去的原因。尽管偏差很小，还是足以改变发射体的轨道了。这是命乖运蹇。大胆的壮举竟由于一次纯属偶然的遭遇而流产了，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他们再也不能抵达月球了。他们会不会离月球足够近，可以解决直到现在还没能解决的某些物理学或地质学的问题呢？这就是眼下这三个旅行者唯一关心的问题。至于未来的命运，他们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然而，在这无穷无尽的孤独中，他们会怎么样啊？空气很快就要用完了。再过几天，他们就会在这颗漫无目的地飘荡的炮弹里窒息而死了。然而对这三个大无畏的人来说，几天就等于几个世纪，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观察这个他们再也没有希望抵达的月球。

当时发射体和地球卫星之间的距离估计是 200 法里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从月面细部可见度的观点看，三个旅行者与地球上那些据有强大望远镜的居民相比，离月球更远。

众所周知，确实，约翰·罗斯在帕森镇安装的那架望远镜能把月球放大 6500 倍，距离缩短到 16 法里；特别是朗峰上那架强大的望远镜能把黑夜的天体放大 48000 倍，距离缩短到两法里以内，凡是月球上直径 10 米的物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在这个距离，用肉眼观察月球地形的细部，却显然看不真切。人的眼睛可以望见那些不恰当地被称为“海”的辽阔洼地的大致轮廓，但无法确定它们的性质。那些突出月面的高山都隐没在灿烂的太阳反光里不见了。月球犹如一只注满银溶液的浴缸，令人眼花缭乱，不由得转过眼去。

这时，月球的椭圆形已显示出来。它好像一个巨大的蛋，小的一端朝着地球。事实上，月球形成初期，是一个液态或韧性的浑圆球体；但不久进入地球引力中心，它在重力影响下延长成了椭圆形。正是在成为地球卫星的过程中，它丧失了原来的浑圆状态，它的重心逐渐往外移。根据这种倾向，有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说，空气和水都躲到地球上永远看不见的月球那半面上去了。

地球卫星的这种椭圆形仅仅过了一会儿就看不出来了。发射体至月球的距离正在迅速缩小，它现在的速度比初速慢多了，但仍然比铁路的特别快车的速度快八九倍。由于发射体是歪斜的，它的方向的倾角，使米歇尔·阿尔当对它能在月球什么地方降落抱着一线希望。他不相信它不能抵达月球。不！他一再重复说他决不相信。但巴比卡纳是更权威的评判者，他用无情的逻辑不断答复说：

“不，米歇尔，不。除非突然坠落，我们不可能抵达月球，不可能在月球上降落。向心力使我们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可是离心力又不可抗拒地迫使我们离开月球。”

他说这话的口气驱除了米歇尔·阿尔当的最后一点希望。

发射体逐渐接近的是月球的北半球，即月面图的下边部分，因为这些月面图通常总是根据望远镜提供的图像绘制的，而大家知道望远镜里的图像是

颠倒的。巴比卡纳参考的比尔和马德累尔的《月面图》就是这样绘制的。北半球有一些广阔的平原和孤立的山岳。

到了午夜，月球成了满月。如果那颗讨厌的火流星没有使发射体偏离了航向，这时三个放行者就该登月了。黑夜的天体按照剑桥天文台严格测定的条件准时到达。它精确地处在它的近地点和 28° 纬线的天顶。如果有个人置身在和地平线垂直的巨大的哥伦比亚炮底部进行观测，他就会看到月球正好装在炮口内。大炮的中心线正好穿过黑夜的天体的中心。

不消说，12月5日至6日这个夜晚，三个旅行者一刻也没有休息。离这个新世界这么近，他们能闭上眼睛吗？不能。他们的全部感觉都集中在唯一的思想上：看！作为地球的代表，古往今来的人类的代表，人类正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在观察这些月球的区域，窥探他们的卫星的秘密！他们心里异常激动，悄悄地从一個舷窗走向另一个舷窗。

他们的观测经过巴比卡纳复审，严格地确定下来。他们有望望远镜可以观测。他们有月面图可以查对。

第一个观测月球的人是伽利略。他那只不够完善的望远镜只能放大30倍。然而，他都能在月盘上那些“像孔雀尾巴的眼睛”一样星罗棋布的斑点上，第一个分辨出一座座山峰，至于这些山峰的高度，他过分夸大地认为相当于月轮直径的 $1/20$ ，即所谓的8800米。伽利略没有根据他的观测绘制任何月面图。

几年之后，但泽天文学家海维柳斯——根据他的观测方法，每月只在上弦月和下弦月两次才正确的观测方法——仅仅把伽利略提出的高度降低为月球直径的 $1/26$ ，仍然是夸大。但多亏了这位科学家，我们才有了第一幅月面图。图上明亮的圆点是环形山，黑点指示广阔的大海，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些平原。他用地球上的名称给这些高山和大海命名。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半岛上出现了西奈山，西西里中央有埃特纳山，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亚平宁山脉、喀尔巴阡山脉，接着是地中海、亚速海、黑海、里海。况且，这些名称用得并不恰当，因为这些山和这些海与地球上同名的山和海的形状都无相像之处。只有南部连结广阔大陆的大白斑点，末端呈岬角形，使我们勉强可以认出印度半岛、孟加拉湾和交趾支那半岛的倒影。因此这些名称已不使用了。另一个月面图绘制者更了解人心，他建议使用人类的虚荣心乐意接受的新命名法。

这个观测者就是海维柳斯的同时代人里乔利神甫。他画的一张月面图既粗糙又错误百出。但他给月球的山起了一些古代伟人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的名字，此后有不少一直沿用至今。

第三张月面图是多米尼克·卡西尼在17世纪绘制的；这张图画得比里乔利的好，然而比例不正确。以后出版了几次缩印版，这张月面图的铜版长期保存在皇家印刷局里，但后来竟作为废铜烂铁论斤卖掉了。

比尔（1797—1850）和马德累尔（1794—1874）都是德国天文学家。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

月球的直径为3476公里，这里显然有误。

里乔利神甫（1598—1671），意大利天文学家。

多米尼克·卡西尼（1625—1712），意大利裔法国天文学家。

著名数学家和绘图家拉伊尔 测绘了一张月面图，高 4 米，但从来没有刻印。

拉伊尔之后，大约 18 世纪中期，有个德国天文学家托比·迈尔开始出版一张豪华的月面图，根据月球的比例严格核实，但他在 1762 年去世，未能完成这项出色的工作。

以后有利林塔尔的施罗德，他绘了许多月面草图，接着是德累斯顿的洛尔曼，多亏他，我们有了一张分为 25 个区的月面图，可惜只刻印了 4 个地区。

最后是 1830 年比尔和马德累尔两位先生用正投影法绘制而成的著名的《月面图》。这张图如实地再现了月盘的图形，不过，只有中央部分的山脉和平原的形状完全正确，其他部分，不论是北部还是南部，东部还是西部，所有这些部分地形的缩图都比不上中央部分。这张月球地形图高 95 厘米，分为 4 个部分，是月球制图学的杰作。

除了这些科学家之外，我们还应当提一提德国天文学家尤利乌斯·施米特的月面地形浮雕，塞基神甫的月球地形著作，英国业余天文学家沃伦·德拉吕精美的月面照片集，最后还有勒古蒂里埃和夏普伊两位先生的正投影图，美丽的原图于 1860 年制成，线条清晰，结构明朗。

这就是和月球世界有关的各种地形图的清单。巴比卡纳手头掌握两张月面图，一张是比尔和马德累尔的，另一张是夏普伊和勒古蒂里埃的。这两张图给他的观测工作带来不少方便。

至于他使用的光学仪器，那是一副极好的航海望远镜，专门为这次旅行定做的。它能把物体放大 100 倍。因此，它可以把地球至月球的距离缩短到 1000 法里以内。但这时是凌晨 3 点光景，发射体至月球的距离不会超过 120 公里，又没有大气层的干扰，这副望远镜就该把月面拉近到 1500 米以内。

拉伊尔（1640—1718），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塞基神甫（1818—1878），意大利天文学家。

沃伦·德拉吕（1815—1889），英国科学家。

第十一章 幻想与现实主义

“你从来没有见过月亮吗？”有一位教授用嘲弄的口气问他的一个学生。

“没有见过，先生，”学生用更加嘲弄的口气回答，“但应当承认，我曾听人谈论月亮。”

从某种意义上说，绝大部分在月下生活的人都会像这个学生一样作如此可笑的答案。多少人曾听人谈论月亮，却从来没有见过……至少从来没有通过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的目镜见过月亮！

又有多少人甚至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卫星的地形图！

在看月球地形图时，首先有一个特点会引人注意。与地球和火星的布局相反，月球大陆大都集中在南半球。这些大陆没有像南美洲、非洲和印度半岛那样鲜明、那样整齐的边缘线。月球大陆的海岸棱角突出，变化无常，支离破碎，到处是海湾和半岛。这些海岸使人不由得想起地形错综复杂的巽他群岛，那儿所有的土地都分割成零散小块。如果月球上曾经有人航海的话，想必特别困难，特别危险；海员从这种参差不齐的岸边启航，水文学家驶近这些险恶的海岸绘制地形图时，实在值得同情。

人们还会注意到，在月球上，南极的陆地比北极的多得多，北极只有一块小圆帽似的陆地，大海把它和别的大陆完全隔开。在南方，大陆几乎覆盖着整个南半球。因此，月球人很可能已在他们的一个极地插上了旗子，而那些富兰克林、罗斯、凯恩、迪蒙·迪尔维尔、朗贝尔，他们都还没能抵达地球上这个不为人知的地点。

至于月球上的岛屿，真是为数众多。几乎所有的岛屿都是椭圆的或浑圆的，好像用圆规画成，它们似乎形成一个辽阔的群岛，可以与散布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的那组可爱的岛屿媲美，古代神话里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给这些岛屿增添了生趣。我们一想起纳克奈斯岛、泰内多斯岛、米洛斯岛和卡尔帕多斯岛，就会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寻找奥德赛的大船或阿尔戈英雄们的“快艇”。至少，这是米歇尔·阿尔当说的，他在月面图上看到的是一群希腊的岛屿。在他那两位不那么好幻想的伙伴眼里，这些海岸的形状宁可说像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的七零八碎的地形。就在法国人找到神话里英雄行踪的地方，这两个美国人却测定了适合建立月球工商银行的地点。

在结束关于月球大陆部分的描述之前，还应当谈一谈月球的山岳形态。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分辨出山脉、孤立的高山、圆谷和沟槽。月球上一切高低起伏都包括在这种划分中。地形是非常崎岖不平的。有的地方像一个广阔的瑞士，有的地方又像一个连绵不断的挪威，这一切都是在火成岩形成时期

当然，我们使用“海”这个词，指的是从前很可能被海水覆盖的辽阔地区，但现在已只是广阔的平原了。

——原注

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

詹姆斯·罗斯（1800—1862），英国航海家。

凯恩（1820—1857），美国航海家。

迪蒙·迪尔维尔（1790—1842），法国航海家。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

指希腊神话中同伊阿宋一道乘快船阿尔戈号去取金羊毛的英雄们。

出现的。月球表面所以如此坑坑洼洼，是由于这个天体形成时期地壳不断收缩的结果。因此月球表面有利于对地质学一些重要现象的研究。根据某些天文学家的见解，月球表面虽然比地球表面古老，实际上却仍处于新生时期。这儿，没有水来侵蚀原始山脉，否则水的不断增长的冲击力会起一种普遍的平整作用，同时又没有空气的风化作用，否则也会改变山岳的形态。这儿火成岩不可能变质成为沉积岩，因此月球表面永远保持着它的原始纯洁性。地球在没有受到沼泽和水流的侵蚀，沉积层还没有覆盖地表以前，也是如此。

我们的目光在这些广阔的大陆上游览之后，就会被那些更加广阔的海洋吸引住。不但它们的形态、布局和外表使人想起地球上的海洋，而且同地球一样，这些海洋也占据着月球的大部分面积。不过，这些地方并不是充满液体的海域，而是一些平原，三个旅行者正希望不久就能确定它们的性质。

应当承认，天文学家给这些所谓的海取了一些至少科学界一直认为奇怪的名字。米歇尔·阿尔当拿这张月面图同斯居戴利或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画的《爱情国地图》相比较，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只不过，”他补充说，“这不再是17世纪的那种感情图，而成了一种生活图，它非常清楚地一分为二，一边是阴性的，一边是阳性的。右半球属于女人，左半球属于男人！”

米歇尔这样说着，对他那两位缺乏诗意的伙伴耸耸肩膀。与他们这位好幻想的朋友不同，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完全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待月面图的。然而，他们这位好幻想的朋友也不是毫无道理的，请读者来判断。

左边这个半球里有“云海”，人类的理性经常在里面淹没。不远处出现“雨海”，由人生所有的烦恼汇集而成。旁边是“风暴洋”，人不断在与自己的情欲作斗争，获胜的却往往是后者。接着，他由于失望、背叛、不忠和世上接连不断的苦难而心力交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这广阔的“幽默海”，他总算尝到几滴“露水湾”里的甘露而聊以自慰！云、雨、风暴、幽默，此外人生还包括什么别的东西？不都归纳在这四个字眼里了吗？

右半球是“献给女人的”，其中有一些较小的海，意味深长的名称概括了一个女人一生所有的变化。这是“澄海”，有个少女俯身望着它，而“梦沼”向她映出欢乐的未来！这是“酒海”，海上有柔情的波浪和爱情的微风！这是“丰富海”，接着是“危海”，随后又是“汽海”，不过这个海可能太小了，最后是这辽阔的“静海”，所有虚幻的情欲、无益的梦想、未满足的愿望都在这儿荡涤净尽，然后随着它的波浪平静地注入“死湖”！

这一连串名称多么奇怪！像这样把月球分成两个半球又是多么独特！同时这个半球和那个半球又像男人和女人一样结合在一起，形成这个具有生命力的星球，被带入太空！难道幻想家米歇尔没有理由像这样解释古天文学家的幻想吗？

但是，正当他的想象力如此周游“月海”的时候，他那两位严肃的伙伴却更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待事物。他们把这个新世界熟记在心。他们在测量它的角度和直径。

斯居戴利（1607—1701），法国女小说家。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1619—1655），法国作家，著有《月球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等科学幻想小说。

对巴比卡纳和尼科尔来说，“云海”不过是一片广漠的洼地，散布着一些环形山，它覆盖着南半球西部广大地区，占地 184800 平方里，中心位于南纬 15° 和西经 20°。“风暴洋”是月球表面最大的平原，面积为 328300 平方里，中心位于北纬 10° 和东经 45°。中部耸立着开普勒 和阿里斯塔恰斯 这两座奇妙的辐射状环形山。

“云海”北边，越过几条高高的山脉就是“雨海”，中心位于北纬 35° 和东经 20°，形状差不多是圆的，面积为 193000 平方里。旁边不远就是“幽默海”，这是一个只 44200 平方里的小池塘，位于南纬 25° 和东经 40°。最后，左半球海岸还有 3 个小湾：“酷热湾”、“露水湾”和“鸢尾草湾”，都是夹在崇山峻岭中间的小块平原。

“阴性的”那个半球自然更变幻多端，它的特点是海更小，数量更多。北边有“冷海”，位于北纬 55° 和经度 0°，面积为 76000 平方里，与“死湖”和“梦沼”邻接；“澄海”位于北纬 25° 和西经 20°，面积为 86000 平方里；“危海”界线分明，很圆，位于北纬 17° 和西经 55°，面积 40000 平方里，酷肖群山环抱的里海。下边在赤道地带，位于北纬 5° 和西经 25°，出现“静海”，占地 121509 平方里；南边是“酒海”，面积为 28800 平方里，位于南纬 15° 和西经 35°；东边是“丰富海”，这个半球面积最大的海，占地 219300 平方里，位于南纬 3° 和西经 50°。最后，在这个半球最北部和最南部还各有一个海，北部的叫做“洪保德海”，面积为 6500 平方里，南部的叫做“南海”，面积为 26000 平方里。

在月盘中心，有一个“中央湾”，横跨赤道，位于 0° 子午线上，仿佛是两个半球中间的一个连字符号。

在尼科尔和巴比卡纳眼里，地球卫星的永远能够看见的一面就是这样分解的。他们把这些不同的面积加起来，发现月球这个半球的面积是 4738160 平方里，其中 3317600 平方里是火山、山脉、环形山、岛屿，总之都是月球的坚实部分，另外 1410400 平方里是海、湖、沼泽，也就是有水的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对可敬的米歇尔来说都是完全无所谓的。

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半球只有地球半球的 1/13.5。但是月球学家已经在上边找到 5 万多个火山口了。可见月球表面鼓鼓囊囊，布满裂口，确实像一把漏勺，难怪英国人曾赠给它一个不大有诗意的绰号“发青的干酪”。

当巴比卡纳提到这个大不敬的绰号时，米歇尔·阿尔当气得跳了起来。

“瞧啊，”他嚷道，“这就是 19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美丽的狄安娜、金黄色头发的福伯、可爱的伊西斯、迷人的阿斯塔塔、黑夜的女王、拉托那和朱庇特的女儿、光辉灿烂的阿波罗的妹妹的态度！”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

阿里斯塔恰斯，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

第十二章 山岳形态的细部

我们已经使读者看到，发射体追寻的方向使它朝着月亮的北半球飞去。倘若不是无可挽回地偏离了轨道，发射体应该击中那个中心点。可是现在，旅行者们离中心点已经很远了。

已经午夜 12 点半钟了。巴比卡纳估计还有 1400 公里的路程，这比月球的半径稍微长一些。不过，随着他们向北极前进，这个距离还要缩短。此时，发射体并不在赤道上方，而是在越过北纬 10° 线。从在图上仔细测定的这个纬度一直到北极，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个同伴可以在最好的条件下观察月球。

果然，望远镜的使用使 1400 公里的距离缩短到 14 公里，相当于 3 法里半。落基山脉的天文望远镜可以把月球拉得更近，但是，地球的大气层大大地削弱了它的光学能力。因此，坐在发射体内的巴比卡纳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地球上的观测家无法看到的一些细节。

此时此刻，主席用庄重的声音说道：“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们飞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见到地球。不过，我们应该遵照有朝一日我们的工作能为人类服务的宗旨工作。请从头脑中排除任何忧虑。我们是天文工作者。这发炮弹是剑桥天文台送入太空的一个工作室。让我们来观测吧。”

说完了这番话，他们就开始了极其准确的工作。他们随着发射体与月球之间距离的不断变化，忠实地描绘出月球表面不同的外观。

当炮弹处在北纬 10° 上空的时候，又仿佛完全沿着东经 20° 的方向飞行。

这里，在用于观测的月面图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注意。月面图上，由于镜中物象倒立的原因，南在上，北在下；这么一颠倒，东在左、西在右似乎就是自然的事情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把图翻过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月球就是东在左、西在右，这和地图上的情况恰恰相反。这就是不正常的原因。比方说，欧洲的、处在北半球的观察者看见月球在他们的南面。他们观察月球时背朝北，这与他们观察地图时的位置正好相反。既然他们背朝北，那么东方就在其左侧，西方就在其右侧了。对于在西半球巴塔戈尼亚地区的观察者来说，月球的西部就完全在其左侧，东部则在右侧了，因为南方在他们背后。

这就是两个方位基点表面上倒置的缘由。我们在跟随巴比卡纳主席的观察结果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三位旅行者在比尔和莫德勒的“月面图”的帮助下，得以毫不犹豫地飞出进入望远镜视野内的月球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呢？”米歇尔问。

“云海的北部，”巴比卡纳回答道，“我们离得太远，还无法了解它的性质。早期的天文学家们认为：这些平原是由寸草不生的沙漠构成的吧？或者根据瓦朗·德·拉吕的说法，这些不过是一望无际的森林，他认为月球的大气层非常低，不过相当密实。我们以后就会了解这些情况。在没有权力肯定之前，不要肯定任何东西。”

月面图上，这片云海的范围确定得不大清楚。人们设想：在这片广袤的

巴塔戈尼亚地区在阿根廷境内。

原文为拉丁文。

平原上撒满了由岩浆凝固而成的石块，岩浆是附近右侧的名为托勒密、珀巴茨和阿扎歇尔的三座火山喷发出来的。不过，发射体继续前进，明显地接近了月球。不久，封闭这片云海北部边缘的山峰就出现了。迎面矗立起一座光芒四射、瑰丽无比的山峦，其峰巅仿佛隐没在喷薄进溅的阳光之中。

“这是……”米歇尔问。

“哥白尼山。”巴比卡纳回答。

这座山峰位于北纬 9° 、东经 20° ，高出月球表面3438米，从地球上看得十分清楚，天文学家可以非常好地研究它，特别是在下弦月至新月这个时期里。因为在此期间，阴影从东向西拖得很长，可以用来测量山的高度。

哥白尼峰构成了月球上仅次于南半球的第谷环形山的最重要的发光体系。它在与“风暴海”毗邻的“云海”的这个部分上孤峰挺立，仿佛一座巨大无比的灯塔，灿烂的光芒照亮了两个大海。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流光溢彩，拖曳绵延，满月时更加炫目耀眼；它们越过北部边缘的条条山脉，向前伸展，熄灭在“雨海”之中。地球上凌晨一时，发射体如同升入太空的一个气球，鸟瞰这座壮丽的山峰。

巴比卡纳可以辨认出哥白尼峰的主要态势了。它是一系列第一流的环形山中的一座山峰，属于大圆谷的范畴。俯视“暴风海”

的开普勒峰和阿利斯塔克峰也是如此，有时，哥白尼峰仿佛是一个透过灰蒙蒙的光线的明亮的光点，以致被认为是一座活动的火山。其实它和月球这一面所有的火山一样，不过是一座熄灭了的火山罢了。火山口的直径约为22法里。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接连不断地喷发造成的岩石一层一层的痕迹，周围似乎散布着火成岩的碎块，有一些碎块还在火山口内。

巴比卡纳说：“月球表面上有好几种圆谷，很容易看出来哥白尼山属于发光的火山。如果我们再接近一些，就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像刺猬一样有许多圆锥体，每个锥体从前就是一个喷火口。月球表面无一例外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结构，就是这些圆谷内部的平面明显地低于外部平原的平面，恰恰与地球上火山口的结构相反。因此，根据这些圆谷底部总的曲率算出的月球直径比实际的直径要小。”

“为什么有这种特殊的结构呢？”尼科尔问。

“不知道。”巴比卡纳回答。

“多么壮观的光芒啊，”米歇尔反复说道，“难以想象能够看到比这更美的景致了！”

“如果碰巧，”巴比卡纳答道，“我们能到南半球去，你会怎么说呢？”

“那我就说还要更美！”米歇尔·阿尔当回答。

这时候，发射体垂直地处在圆谷的正上方。哥白尼山周遭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无缺的圆环，十分陡峭的类似城墙的岩壁清晰地显现出来。甚至可以看见有两层环状的岩壁，四周是向外伸展的灰蒙蒙的平原，一派荒野的景象，平原上突出的高地呈现出黄的颜色。圆谷底部，两三个圆锥形的喷火口忽然闪烁了一下，宛若藏在首饰盒内的巨大宝石耀眼夺目。城墙北部地势较低，

托勒密，公元2世纪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

第谷（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者，近代光学的奠基人。

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前230），希腊天文学家。

大概是进入火山口的通道。

通过周围的平原上空时，巴比卡纳注意到许许多多不十分重要的山峰，其中有一座名为盖—吕萨克的环形山，宽 23 公里。平原向南十分坦阔，没有丘陵，甚至连一个土岗子都没有。向北一直到与暴风海相接的地方却正好相反，仿佛是被台风掀动的水面，山峦与丘陵呈现出层层波浪突然凝固的状态。在这个整体的上面，道道光带向四面八方流泻，最后汇集到哥白尼峰的山巅。某些光带宽达 30 公里，长度则是无法估量的了。

旅行者们讨论着这些奇怪的光带的起因，但是他们比地球上的观察家们也强不了多少，无法确定它们的性质。

“可是，为什么，”尼科尔说，“这些光带不仅仅是更强烈地反射出太阳光线的山脊的余脉呢？”

“不是的，”巴比卡纳回答，“倘若如此，在月球的某些条件之下，这些山梁就会投射出阴影。可是它们没有阴影。”

的确，这些光线只有在太阳正对着月亮的时期是才会出现，阳光一旦倾斜，它们就消失了。

“可是，为了解释这些光带，人们是怎么设想的呢？”米歇尔问道，“我难以相信专家学者们会无法解释！”

“是的，”巴比卡纳回答说，“赫歇尔提出过一个看法，但是他不敢肯定。”

“没关系，是什么看法？”

“他认为这些光线是冷凝的熔岩流体，它们在阳光的正常照射下能放射光芒。可能如此，但尚无任何可以确定的事情。不过，倘若我们能更近地飞过第谷山，对于认识这些光线的成因，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更加优越了。”

“朋友们，”米歇尔说，“你们知道从咱们所在的高度看上去，这片平原像什么吗？”

“不知道。”尼科尔回答。

“所有这些如纺锤一样的熔岩就像一把散乱丢在那里的游戏棒，只缺一个钩子把它们一个一个地钩出来。”

“请你严肃一些！”巴比卡纳说。

“咱们都要严肃一些，”米歇尔平静地回答，“不说游戏棒了，说它们像死人的骨骼吧。那么，这片平原不过是一个广阔无际的尸骨堆集场，上面安息着已经灭绝的一千代月球人的遗骨。你喜欢这种效果强烈的比喻吗？”

“两个比喻都一样。”巴比卡纳回答。

“见鬼！你太难缠了！”米歇尔回答。

“我尊敬的朋友，”讲究实际的巴比卡纳接着说，“在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知道它像什么无关紧要。”

“回答得好极了，”米歇尔嚷道，“这教会我如何与学者们理论！”

然而，发射体却沿着月球表面以几乎不变的速度前进。不难想象，旅行者们没有想到要休息片刻工夫。他们眼前的景物转瞬即逝，每一分钟都在移动。在大约凌晨一点半钟时，他们隐约看见了另一座山的巅峰。巴比卡纳查

盖—吕萨克（1778—1850），法国物理学家。

赫歇尔（1738—1822），英国天文学家。

阅月面图，飞出了厄拉多塞山。

这是一座高 4500 米的环形山，是这颗卫星上那么多的圆谷中的一个。说到这个问题，巴比卡纳把开普勒关于这些圆谷成因的奇特见解告诉了他的朋友们。依照这位著名数学家的观点，这些火山口形状的凹地是月球人用手挖掘而成的。

“什么意图呢？”尼科尔问。

“非常自然的意图！”巴比卡纳回答，“月球人实施这些巨大的工程，挖掘这些硕大无比的洞穴，为的是躲到里面去，避免阳光 15 天连续不断的照射。”

“月球人并不蠢啊！”米歇尔说。

“奇特的想法！”尼科尔回答，“也许开普勒并不了解这些圆谷真正的大小，因为挖掘它们是巨人的工作，月球人是无法进行的！”

“月球表面的重力只是地球上重力的六分之一，为什么不行呢？”米歇尔问道。

“假使月球人的身材是地球人的六分之一呢？”尼科尔反驳道。“倘使没有月球人呢？”巴比卡纳补充道，从而结束了讨论。厄拉多塞山很快就在地平线下面消失了，发射体还没有接近到足以进行严密观察的位置。这座山是亚平宁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的分界线。

在月球的山岳形态中，可以看出几条山脉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不过，南半球的几个部分也有几条山脉。

下面就是从南到北排列的月球山脉表，并标明纬度和最高点。

德尔菲尔山	南纬 84°，高 7603 米
莱布尼茨山	南纬 65°，高 7600 米
鲁克山	南纬 20°至 30°，高 1600 米
阿尔泰山	南纬 17°至 28°，高 4047 米
科迪耶拉山	南纬 10°至 20°，高 3898 米
比利牛斯山	南纬 8°至 18°，高 3631 米
乌拉尔山	南纬 5°至 13°，高 838 米
达朗伯山	南纬 4°至 10°，高 5847 米
赫穆斯山	北纬 8°至 21°，高 2021 米
喀尔巴阡山	北纬 15°至 19°，高 1939 米
亚平宁山	北纬 14°至 27°，高 5501 米
陶鲁斯山	北纬 21°至 28°，高 2746 米
里菲山	北纬 25°至 33°，高 4171 米
海西山	北纬 17°至 33°，高 1170 米
高加索山	北纬 32°至 41°，高 5567 米
阿尔卑斯山	北纬 42°至 49°，高 3617 米

这些不同的山脉中最重要的是亚平宁山脉，绵亘 150 法里，但是不如地球上大规模的山岳形态运动。亚平宁山脉沿着雨海的东边延伸，北部与喀尔

厄拉多塞（约公元前 276—约前 194），又译埃拉托斯特尼，希腊科学作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地球上意大利半岛的主干山脉。

达朗伯（1717—1783），法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石炭纪到二叠纪时期欧洲中部东西向的造山事件。

巴阡山相连，并继续伸展。喀尔巴阡山的侧影长约 100 法里。

旅行者们只能隐约看到亚平宁山脉的巅峰，它从西经 10° 一直延伸至东经 16° ，不过，喀尔巴阡山脉在他们的眼前从东经 18° 一直伸展到东经 30° 。因此，他们可以记录下这条山脉的布局。

他们觉得一种设想得到了非常好的证实。看到喀尔巴阡山脉周围散布着一些环状物体，上面是座座山峰，他们就得出结论，这座山从前是由重要的圆谷构成的。这些环形山的某些部分被“雨海”大面积的泛滥所突破。倘若过去发生大的变动，将珀巴茨、阿扎歇尔和托勒密三座圆谷左侧的岩壁推倒，并把它们连成一线，那么喀尔巴阡山脉的外观就是这副样子了。这种山脉的平均高度为 3200 米，可以与比利牛斯山脉的某些地点相比，比如说皮奈特山口。其南面的岩壁突然向辽阔的“雨海”倾斜下去。

凌晨二时，巴比卡纳处在月球纬度 20° 的上方，离名叫皮西亚斯的、高 1559 米的小山不远。发射体距离月球只有 1200 公里了，从望远镜中观察只相当于 3 法里。

“安布里尤姆池沼”如同一片广阔的洼地展现在旅行者们眼前，其细微的部分尚看不清楚。附近，在其左侧，耸立着朗贝尔山，高度约为 1813 米。稍远的地方，“暴风海”的边上，位于北纬 23° 、东经 29° ，欧拉山放射出奇光异彩。这座山仅比月球表面高出 1815 米，曾是天文学家施罗特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工作的对象。这位学者企图认识月球上山脉的成因，琢磨火山喷出的熔岩是否总是与四周形成的岩壁等量。因为这种关系一般是存在的，施罗特得出结论：一次喷发，火山熔岩就足以形成这些岩壁；若连续喷发，就会改变这种关系。只有欧拉山不符合这个普遍的规律，它的形成需要多次不断的喷发，因为其空穴的体积是周围岩壁的一倍。

对于地球上的观测者来说，这些设想都是允许的，因为他们的工具并不完善。然而，巴比卡纳并不以此为满足。看到他的发射体正在稳定地接近月球，即使不能到达月球，他也不感到失望，因为月球形成的奥秘很可能就能揭示了。

皮西亚斯（活动时期为公元前 3 世纪），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欧拉（1707—1783），18 世纪著作最多的数学家。

第十三章 月球风光

凌晨两点半钟。炮弹在实际距离 1000 米（望远镜中为 10 米）的上空飞越月球 30° 纬线。好像还是无法抵达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巴比卡纳主席难以解释它的相对缓慢的移动速度。在这个距离上，飞行速度一定要极高才能抵御月球的引力。这里存在着一个原因尚不明朗的现象。况且，他们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其原因。高低不平的月球表面在旅行者眼前展现，他们不愿漏掉任何细节。从望远镜中看上去，距离月球只有两法里半了。一位航空飞行家，被送到距离地球这么远的地方，他在月球表面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说不上来，因为在地球上最高的升空高度也没有超过 8000 米。

不过，下面是对巴比卡纳及其同伴们在这个高度看到的景物的准确描写。

月球表面出现了大块大块的相当不同的色彩。月面学家们对色彩的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颜色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朱利叶斯·施密特认为：假设地球上的海洋干涸，月球上的地面观测家也不可能像从地球上观看月球那样，把地球上海洋和陆地的区别看得那么清楚。根据他的说法，被称之为“海”的广阔的平原是深灰色的，其中还掺杂着绿色和棕色。某些大的火山口也呈现出这种颜色。

巴比卡纳知道这位德国月面学家的这个观点，比尔先生和莫德勒先生同意这种看法。他发现：观察使他们有理由反对某些只承认月球表面是灰色的天文学家。在某些地方，绿色非常鲜明，朱利叶斯·施密特认为“安详海”和“幽默海”就是如此。巴比卡纳同样注意到，一些内部没有圆锥形突起的宽大的火山口呈现出淡蓝色，类似刚刚打磨光的钢板反射出的颜色。这些颜色确实确实是属于月球表面的，而不像某些天文学家的说法：或者是望远镜头不良的结果，或者是地球大气层间隔的结果。对巴比卡纳来说，这方面不存在任何疑问。他越过真空进行观察，不可能产生视觉上的任何错误。他认为这些不同的颜色是科学上的事实。现在，这些深浅不同的绿色是不是低矮、稠密的大气层养护的热带植物呢？他还无法回答。

他在稍远的地方注意到一种相当引人注目的淡红色。方才在一个称为利希滕贝格山的孤立的圆谷底部已经看到了这种颜色。这座环形山坐落在海西山脉的附近，处在月盘的边缘上。但他不能认识这种颜色的性质。

对于月盘上的另一个特点，他也不能准确地指出它的原因。下面就是这个特点：

当米歇尔·阿尔当注意到被太阳的直射光线照得雪亮的白色线条时，他正在主席身边进行观察。这是一些连续不断的明亮的沟槽，与不久之前哥白尼山放出的光线非常不同。它们一条一条地平行延伸。

一向沉着冷静的米歇尔也情不自禁地嚷嚷起来：

“你们瞧！那是耕地！”

“是耕地？”尼科尔答话，并且耸了耸肩膀。

“至少是犁沟，”米歇尔·阿尔当反驳道，“这些月球人是什么样的耕种者啊！为了挖出这样的犁沟，他们的犁上需要套上多么巨大的牛啊！”

“那不是犁沟，”巴比卡纳说，“那是沟槽。”

“就算是沟槽吧，”米歇尔顺从地回答，“只是，在科学的领域里，沟槽是什么意思呢？”

巴比卡纳马上将他知道的关于月球沟槽的知识告诉了同伴。他知道这是在月盘上所有不是山地的区域内都能看到的沟沟壑壑。这些沟槽往往是零散的，长度从4法里到50法里，宽度为1000至1500米。它们的边缘是非常平行的。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么多，他既不知道它们的成因，也不知道它们的性质。

巴比卡纳举起望远镜，极其专注地观察这些沟槽。他注意到：沟槽的边缘是由极其陡峭的山坡构成，就像平行的、长长的城墙。稍加想象，就可以认为这是月球上的工程师设计修建的、绵延不断的堡垒。

在这些不同的沟槽中，有一些是绝对笔直的，像是用墨线拉成的一样；有一些既保持了边沿的平行，又有稍微的弯曲；有一些互相交叉；有一些被火山口截断。在这里，它们越过普通环形山内部的低地，如波塞多尼奥斯山和佩塔维奥斯山；在那里，它们又在不同的“海”上划出道道口子，如“安详海”。

这些自然的变故一定激发了地球天文学家的想象力。初期的观测并没有发现这些沟槽。赫维留、卡西尼、拉伊尔和赫歇尔似乎都不认识它们。是施罗特于1789年第一次揭示了它们，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后来的人研究了它们，如帕斯托夫、格瑞丢伊桑、比尔和莫德勒。今天，它们的数目已经达到70条。但是，人们虽然清点了它们，却尚未确定它们的性质。这些当然不是什么堡垒，也不是早已干涸的河床。因为一方面，水在月球表面极轻，不可能冲掘出这样的沟槽；另一方面，这些沟槽经常穿过地势很高的火山口。

然而，不得不承认米歇尔·阿尔当有一个想法，无意之间在这个方面与朱利叶斯·施密特不谋而合。

“为什么不能说，”他说，“这些无法解释的表面现象只不过是植物现象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巴比卡纳激动地问道。

“别生气，尊敬的主席，”米歇尔回答。“那些构成陡坡的昏暗的线条难道不可能是整齐排列的成行的树木吗？”

“那么，你坚持你的植物说罗？”巴比卡纳说。

“我坚持解释你们这些学者们没有解释的东西！”米歇尔·阿尔当反驳道，“至少，我的设想可能有利于指出为什么这些沟槽在有规律的时期里消失或者好像消失。”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落叶时，这些树木就看不见了；叶子长出来时，又可以看见了。”

“我亲爱的同伴，你的解释是聪明的，”巴比卡纳回答，“然而无法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这么说吧，月球表面上没有季节之分，因此，你谈到的植物现象就不可能产生。”

实际上，月球轴线的倾斜度很小，从而使太阳在每一个纬度上都保持着一个几乎固定不变的高度。在赤道地区上方，这颗光辉灿烂的太阳差不多一

波塞多尼奥斯（约公元前135—约前51），希腊斯多噶学派哲学家。

赫维留（1611—1687），波兰天文学家。

法国祖孙三代的天文学家。

成不变地占据着顶点的位置，在两极地区，又不超过地平线的界线。因此，根据地区的不同，那里永远是冬天、春天、夏天或者秋天。在木星上也是如此，因为木星的轴线与其轨道之间的倾斜度也很小。

这些沟槽的成因是什么呢？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们肯定是在火山口和圆谷形成之后产生的，因为不少沟槽冲破其环形的岩壁深入进去。因此，它们可能是最近的地质时期的产物，是自然力的膨胀造成的。

这时，发射体到达了月球纬度 40° 的上方，与月球的距离不超过 800 千米。物体出现在望远镜里仿佛只有两法里之遥。在这一位置，他们的脚下耸立着高 505 米的埃利孔山；左侧，圆圆地隆起微不足道的高地，高地封闭了“雨海”的一小部分，被称之为“虹湾”。

地球上的大气层必须比实际情况透明 170 倍，才能使天文学家们对月球表面进行全面的观察。可是在发射体飘浮的空间里，在观察者的双目与被观察的物体之间不存在任何流体。此外，巴比卡纳现在的位置与月球之间的距离是任何效能最大的望远镜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不论是约翰·罗斯的，还是落基山天文台的望远镜都没有达到这个距离。所以，为了解决月球上是否能居住这个重大问题，他处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之下。然而，他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只能看清广袤无边的平原寸草不生的底部和北面干燥无水的群山。没有一件出自人类之手的工程。没有一座可以证明人类经过的废墟。连说明生命在低层次上发展的、动物的集聚区都没有。任何地方都没有运动、没有植物的表象。在瓜分地球的三界之中，只有一界存在于月球上：矿物界。

“啊！这么说，”米歇尔·阿尔当表情有些尴尬地说，“就没有人类罗？”

“没有，”尼科尔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只动物，没有一棵树。话虽如此，假使大气跑到洞穴的深处、圆谷的内部，或者甚至跑到月球的反面去了呢？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能过早地作出判断。”

“况且，”巴比卡纳补充道，“对于最锐利的肉眼来说，也看不见 7 公里以外的人。因此，如果月球人存在的话，他们可以看见咱们的发射体，咱们可看不见他们。”

凌晨 4 时左右，发射体处在纬度 50° 的上方，与月球表面的距离缩短至 600 公里。左面有一条山脉向前伸展。充足的阳光任意勾勒出山的轮廓。右侧则恰恰相反，出现一个像巨井一样的黑洞，黑糊糊的，深不可测，像是在月球表面上钻凿而成的。

这个洞就是“黑湖”，就是柏拉图山，是一个很深的圆谷。在地球上，当月球处在下弦月至新月的时期里，阴影从西向东投射时，人们就可以对它适时地进行研究了。

在地球的这个卫星上很难见到这种黑颜色。只是在北半球“冷海”东部、恩底弥昂圆谷的底部和这颗星球的东部边缘、赤道上格里马尔迪圆谷的底部才看到过黑色。

柏拉图山是一座环形山，位于北纬 51° 、东经 9° 。它长 92 公里、宽 61 公里。巴比卡纳感到遗憾：不能垂直地经过它那宽大的开口上空。那里有

以地球上希腊的著名山峰命名。

约翰·罗斯（1777—1856），苏格兰海军军官，探险家。

柏拉图（公元前 428—前 348），古希腊哲学家。

希腊神话中埃特里俄斯儿子，埃利斯国王。

一个可以探查的深渊，也许会意外发现几个神秘的现象。然而，发射体的行程是无法改变的，只能毫无办法地接受它。当人们被关在里面时，他们无法指挥气球，更不能指挥炮弹凌晨 5 时左右。发射体飞越了“雨海”北部的边沿。现在，左侧是拉孔达明山，右侧是韦特奈尔山。从 60° 开始的月盘上的这个部分是绝对的山地。望远镜把它拉近到 1 法里的距离上来，比勃朗峰离海平面的距离还要短。整个地区布满了山峰和圆谷。大约在 70° 的位置上耸立着菲洛劳斯山，高 3700 米；火山口呈椭圆形，长 16 法里，宽 4 法里。

从这个距离上观察月球，月盘呈现出极为奇特的外观。景物是在与地球上非常不同的、也是更低的环境下呈现在眼前的。

月球周围没有大气层。没有大气的包裹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月球表面没有黄昏，夜与昼，昼与夜的交替变换非常突然，仿佛漆黑一团中的一盏灯突然熄灭或者点亮。从冷到热没有过渡阶段，温度从沸水点一下子降到太空的度数。

缺少空气的另一个后果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是绝对的黑暗。在地球上被称作漫射光、创造黄昏与黎明、产生阴影、半阴影以及所有明暗的魔法的、空气维持的这种发光的東西月球上并不存在。由此产生了只允许黑白两种颜色存在的强烈对比。月球人只要把眼睛避开太阳的光线，天空对他来说就是绝对的黑暗，星星在他们看起来仿佛是在最黑暗的夜里闪烁。

读者可以判断一下这种奇特的外观使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位朋友产生的印象。他们的双眼迷失了方向。他们分不清不同平面相对的距离。地球上的风景画家描绘不出因没有明暗变化使之变得柔和的月球上的景物。一张白纸上的几个墨点，仅此而已。

这种外观没有改变，甚至当发射体处在 80° 上空、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只有 100 千米时也是如此。甚至凌晨 5 时，发射体经过焦亚山上空时，距离还不到 50 千米（望远镜中为八分之一法里），月球的外观仍无变化。伸手似乎可以摸到月球了。好像炮弹很快就要撞上月球了，哪怕只撞在北极上，那里的光芒四射的山脊极其鲜明地显现在黑色的天幕上。米歇尔·阿尔当想打开一个舷窗，跳到月球表面上去。从 12 法里的高处落下！他没考虑这么多。况且，这是徒劳无益的尝试，因为倘若发射体无法到达这颗卫星的某个地方，运动中的米歇尔和发射体一样也到不了月球。

这时，6 点钟，月球的极点出现了。旅行者们看见的月盘的一半极其明亮，另一半则消失在黑暗之中。发射体突然越过了强烈的光明与绝对的黑暗的分界线，投入到深沉的黑夜之中。

夏尔—玛丽·德·拉孔达明（1701—1774），法国博物学家和数学家。

贝尔纳·勒·博韦埃·韦特奈尔（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

菲洛劳斯（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 475 年），古希腊哲学家。

第十四章 354.5 小时的黑夜

在这种现象突然发生的时候，发射体正在不足 50 千米的距离上擦过月球北极。它只需要几秒钟就会投入到绝对黑暗的太空中去。这一过程是那么迅速就完成了，没有细微的变化，没有光线的衰减，没有光波的逐渐减弱，月亮仿佛被谁用力一吹就给吹灭了。“月球熔化了！消失了！”大惊失色的米歇尔·阿尔当喊叫。的确，刚才还令人眼花缭乱的月盘上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丝反光，没有一片阴影。黑暗是完全彻底的，并且由于星星的闪光，显得更加深沉了。浸沉在这种黑暗里的月球，夜晚在月盘上每个地点都持续 354.5 小时，这漫漫长夜源于月球自转与环绕地球公转的同步性。淹没在月球圆锥形阴影中的发射体也和月盘上看不见的部分中任何一点一样，接受不到阳光的作用了。

发射体内部一片黑暗，对面不见他人。因此，需要驱散黑暗。尽管巴比卡纳是多么希望节约储存十分有限的煤气，他也不得不请它来提供人造的光明，太阳拒绝提供的耗资巨大的光明。“让光芒四射的太阳见鬼去吧！”米歇尔·阿尔当大声嚷道，“它不向我们免费提供阳光，迫使我们消耗煤气。”

“不要责怪太阳，”尼科尔说，“不是太阳的错，而是月亮的错；月亮像一道屏幕挡在了我们和太阳之间。”

“是太阳的错！”米歇尔又说。

“是月亮的错！”尼科尔反驳。

巴比卡纳制止了这种无谓的争吵，说道：“朋友们，这既不是太阳的错，也不是月亮的错，而是发射体本身的错。它没有一丝不苟地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而是笨拙地偏离了轨道。更公正地说，是那顆不凑巧的火流星的错，它不幸地使咱们偏离了最初的方向。”

“好吧，”米歇尔·阿尔当回答，“既然问题解决了，咱们就吃午饭吧。观察了整整一夜，也该休息一下了。”

这个建议没有遇到反对的人。米歇尔仅仅几分钟就备好了饭。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吃饭而吃饭，喝酒却没有祝酒，没有欢呼。被带入黑暗空间的勇敢的旅行者们失去了通常的阳光的陪伴，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情绪涌上心头。维克多·雨果笔下那么珍惜的“残暴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压迫着他们。

但是，他们仍在谈论物理规律强加给月球居民的长达 354 小时（几乎 15 天）的黑夜。巴比卡纳就这个有趣的现象，对两位朋友作了一些解释。

“当然是有趣的现象，”他说，“因为倘若月球的每个半球都有 15 天照不到阳光的话，我们正在上方漂浮的这个半球就没有看到被照得通明的地球的福分了。简言之，只有月盘上的一侧才能看到月亮（用这个称呼来称谓我们的地球）。如果在地球上也是如此，假使在欧洲永远也看不到月亮，只有在它的对应地才能看到的话，那么，请想一想，一个到了澳大利亚的欧洲人会多么惊讶啊！”

“人们仅仅为了观看月亮也要作这样的旅行！”米歇尔答话。

“那么，”巴比卡纳接着说，“这种惊讶就留给了住在与地球相背一面的月球人了，我们地球上的同胞永远也看不见月球的这一面。”

“如果我们在新月时期到达这里，”尼科尔补充道，“也就是说在 15 天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补充一点，相反，”巴比卡纳接着说，“住在看得见一面的居民比

住在看不见一面的弟兄们特别受到大自然的恩宠。后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有 354 小时深沉的黑夜，没有一丝阳光刺破这种黑暗。前者恰恰相反，当把他们照亮 15 天的太阳落下地平线之后，还可以看到在相反的地平线上升起一颗光彩夺目的星球。这就是地球，比我们认识的月球大几倍，地球在两度的直径上发展，反射出的光线也强几倍，并且不受任何大气层的削弱。只有当太阳重新出现时，地球才会消失。”

“说得好！”米歇尔·阿尔当说，“可能有点学院味道！”

“因此，”巴比卡纳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往下说，“月盘上可以看见的这一面住着一定很舒服，因为它总是满月时对着太阳，新月时对着地球。”

“不过，”尼科尔说，“这种好处一定被这种光线带来的难耐的酷热抵消了。”

“在这个方面，月球两面的不足之处是相同的。因为地球的反射光显然是缺乏热量的。不过，看不见的一面比看得见的一面更要经受炎热的考验。尼科尔，我这是说给你听的，因为米歇尔大概不明白。”

“谢谢。”米歇尔说。

“的确，”巴比卡纳接着说，“当看不见的一面同时接受太阳的光线与热量时，说明它是新月，就是说三个天体在一条线上，月球在太阳与地球之间。因此，与满月时它处在相反的位置上相比，它与太阳近得多。近的距离是月球至地球的 1 倍。这个距离可以估计为太阳与地球之间距离的二百分之一，凑成整数就是 20 万法里。因此，当月球的这一面接受阳光时，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近 20 万法里。”

“完全正确。”尼科尔回答。

“恰恰相反……”巴比卡纳接着说。

“等一下。”米歇尔打断了这位严肃伙伴的话。

“你要干什么？”

“我请求让我来接着解释。”

“为什么呢？”

“为了证明我明白了。”

“好吧。”巴比卡纳微笑着说。

“恰恰相反，”米歇尔模仿着巴比卡纳主席的声调与动作说道，“相反，当月球看得见的一面被太阳照亮时，月亮正是满月，就是说地球在太阳与月球之间。因此月亮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就增加了，凑成整数增加了 20 万法里，它所接受的热量就要减少一些。”

“说得好！”巴比卡纳大叫一声，“米歇尔，你知道吗？作为一位艺术家，你是聪明的。”

“是的，”米歇尔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在‘意大利人大街’上，我们全都是这样。”

巴比卡纳庄重地握了握这位可爱的同伴的手，继续列举了住在看得见的一面上的居民的几个好处。

此外，他提到对日食的观察，月盘上的这一面才能看到日食。

因为要产生日食，月球必须在地球对面。因地球位于月球与太阳之间而产生的日食可以长达两个小时，此间，由于大气层折射光线的作用，地球看上去只是太阳上的一个黑点。

“这么说，”尼科尔说，“另一个半球、看不见的半球得到的自然条件

就很差，失宠于大自然罗！”

“是的，”巴比卡纳回答，“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月球通过某种天平动，通过某种对中心的摆动，向地球露出比半个月盘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它像一只重心向着地球的钟摆，有规律地摆动。摆动来自何方呢？来自于其自转速度是均匀的，但是其沿着椭圆形的轨迹绕地球公转的速度却是不均匀的。在近地点时，公转的速度大，月球露出西部边缘的一部分；在远地点时正好相反，自转的速度占上风，东部边缘的一部分就露了出来。这块时而在西面、时而在东面露出的纺锤形面积宽约 8 度。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的面积是月球总面积的千分之五百六十九。”

“没关系，”米歇尔回答，“如果咱们有朝一日成为月球人，咱们就住在看得见的一面，我喜欢光线，我！”

“不过，”尼科尔反驳道，“至少，不要像某些天文学家声称的那样，大气层在另一面集聚起来。”

“这是一种看法。”米歇尔简单地回答。

吃完午饭，观察家们又各就各位。他们熄灭发射体内的所有光源，试图通过黑漆漆的舷窗向外观看。但是没有一点亮光穿过这片黑暗。

一个难以解释的事实使巴比卡纳牵肠挂肚。既然距离月球已经这么近了（大约 50 公里），怎么发射体就不会落到上面去呢？倘使它的飞行速度极快，落不上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小，这种抗拒月球引力的力量就无法解释了。发射体是否受到一种奇怪的影响呢？某种物体能使它保留在太空中吗？显然，以后它不会到达月球上的任何地点。它飞向何方呢？是远离还是接近月盘呢？它是不是在这个深沉的黑夜里被带入广袤无垠的空间中去了呢？在漆黑一团之中怎么才能知道、怎么才能计算呢？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巴比卡纳感到不安，但是他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可能那个看不见的星球就在那儿，只相距几法里、甚至几英尺，但是无论他还是他的同伴们都看不见这个星体。如果星球表面产生某种声音，他们也听不到。声音的载体是空气，空气缺乏自然无法将月球的呻吟传到他们耳中：阿拉伯的传说中将月亮比作一个“一半已变成花岗岩、心脏还在跳动的男人”。

应该承认，这些问题使最具耐心的观察家也会感到恼火。恰恰是这尚不了解的半球从他们眼前逃开了。15 天之前或者 15 天之后已经或者将要被阳光照得通亮的这一面现在却消失在绝对的黑暗之中了。15 天之后，发射体将在什么地方？这些引力会把它偶然带向何方？谁能回答呢？

根据对月球表面的观察，普遍认为月球看不见的一面的结构与看得见的一面绝对相似。在巴比卡纳谈到的月球天平动的运动之中，人们的确已经发现了这一面大约七分之一的地方了。不过，在这些看到的纺锤形的月面上，只不过是平原、山地、圆谷和火山口而已，与已在月面图上标出的差不多。因此可以预料两面的性质相同，都是一个干燥、死寂的世界。不过，假使大气都躲到这一面上去了呢？假使有空气存在，水使这些再生的陆地获得生命了呢？假使植物还坚持生长呢？假使这些陆地和海洋里充满动物呢？假使有这些居住条件，人类仍然生存呢？有多少解决起来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啊！对这个半球进行观察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啊！人类的眼睛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世界，能看上一眼多么令人兴高采烈啊！

因此，在这样的黑夜中，旅行者们感到的不快是可以理解的。对月盘的

任何观察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星星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应该承认，天文学家们从来没有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观察星星，不论是法耶们、夏科尔纳克们，还是塞奇们都是如此。

确实，这个沉浸在清澈透明的太空中的星星世界的壮观美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镶嵌在苍穹上的颗颗钻石放射出美妙的光芒。从南十字星座到北极星之间的天空可以一览无余。这两个星座在 12000 年之后，由于春分点和秋分点的岁差，将分别将极点星的作用让位给南半部的老人星和北半部的织女星。想象力消失在这崇高壮丽、无边无际的太空之中，发射体也宛如人类之手创造的一个新的星球在其中运转。由于自然的作用，这些星星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它们不是一闪一闪的，因为缺少大气层。由于大气层层次的密度不同，潮湿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隔着它从地球上观星就是一闪一闪的。这些星星是在深沉的夜里、在绝对寂静的太空中观望的一双一双柔和的眼睛。

旅行者们就这样默不作声地、久久地观察着布满星辰的苍穹，在那上面宽阔的月盘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然而，一种颇为难受的感觉使他们脱离了静静观察的状态。这是一种非常刺骨的寒冷，很快就使舷窗内部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冰。的确，太阳的直射光线不再温暖发射体，其内部积存的热量也渐渐失去了。由于辐射的原因，这些热量很快就在太空中散失掉了，温度大幅度地下降。内部湿润的空气在与玻璃舷窗接触时就结成了冰，使人无法进行观察了。

尼科尔查看温度计，发现温度已降至摄氏零下 17°。尽管巴比卡纳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节省，但向煤气索取光明之后，不得不又向它索取温暖了。炮弹中过低的温度已经使人受不了啦。客人们会被活活冻僵。

“我们不会抱怨我们的旅行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了。”米歇尔·阿尔当请人留意他的话，“变化无穷啊！至少温度是这样。一会儿我们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像南美大草原上的印地安人酷热难耐！一会儿又被投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像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那样被严寒所包围！真的！我们没有权利抱怨，大自然为我们做了不少好事。”

“可是，”尼科尔问，“外面的温度是多少呢？”

“正是星际空间的温度。”巴比卡纳回答。

“那么，”米歇尔·阿尔当接着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机会，来做我们被阳光淹没时无法着手的实验吗？”

“现在正是时机，”巴比卡纳回答，“不然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因为检测太空的温度，我们所在的位置十分有利。我们来看一看是傅里叶的计算正确，还是普耶的正确。”

“无论如何，外面很冷！”米歇尔回答，“看看，内部的湿气都凝聚在舷窗的玻璃上啦！只要温度继续下降，我们呼出的热气就会变成雪花落在我们周围！”

“准备一个温度计。”巴比卡纳说。

可想而知，将一只普通的温度计放入它要测定的环境中去是不会提供任

法耶（1814—1902），法国天文学家。

塞奇（1818—1878），意大利天体物理学家。

傅里叶（1768—1830），法国数学家。

普耶（1790—1868），法国物理学家，发明了太阳热量计。

何结果的。水银会被冻结在管槽里，因为低于摄氏零下 42°，水银就不再流动了。不过，巴比卡纳拥有沃尔弗丁系列的排放式温度计，可以测量极低的温度。

在开始试验之前，巴比卡纳把这个仪器与普通的温度计进行了比较，并着手使用它。

“咱们怎么干呢？”尼科尔问。

“再简单不过了，”从来不感到为难的米歇尔·阿尔当回答。“迅速打开舷窗，将仪器扔出去，仪器模范地老实地跟着发射体，一刻钟之后再把它拿进来……”

“用手拿吗？”巴比卡纳问。

“用手拿。”米歇尔回答。

“那么，我的朋友，别冒这个险，”巴比卡纳回答，“因为当你把手抽回来时，它已经被可怕的寒冷冻僵、变了形，成为一段残肢了。”

“真的！”

“你会经受一种可怕的被烧伤的感觉，如同被烧红的熨斗烫了一样，因为当热量突然离开或进入人的肉体时，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况且，我也不能肯定我们从发射体内投掷出去的物体一定会跟着我们。”

“为什么呢？”尼科尔问。

“因为，假使咱们通过一个大气层，哪怕它非常稀薄，也会减缓这些物体的速度。此外，黑暗也使我们无法查看它们是否还在咱们周围浮动。所以，为了不冒丢失温度计的风险，咱们拴住它，收进来也就更加容易了。”

巴比卡纳的劝告得到尊重。尼科尔从迅速开启的舷窗里将拴着一根非常短的绳子的仪器扔了出去，绳子短为的是能够尽快收回仪器。舷窗只打开了一秒钟，然而这一秒钟就足以使一股凶猛的冷气侵入到发射体内部。

“活见鬼！”米歇尔·阿尔当嚷着，“这么冷，连北极熊也会给冻僵的！”

巴比卡纳等了半个小时，这段时间足够使温度计降到太空温度的水平上了，并且还有富余，然后就迅速把温度计拉了回来。

巴比卡纳计算着流进焊接在仪器下部的小球中的酒精的数量，说：

“摄氏零下 140 度！”

普耶反对傅里叶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星际空间的可怕的温度！当夜里的星球由于辐射的作用失去了被太阳照射 15 天所获得的全部热量时，月球陆地上的温度也可能是这样的。

第十五章 双曲线或抛物线

读者们看到巴比卡纳及其同伴们被关在这个金属的牢房中送上无边无际的太空，却对自己的前途漠不关心，也许会感到奇怪。与其揣摩将走向何方，他们宁可将时间用于做实验，如同他们平平静静地坐在工作室里一样。

我们可以回答说，久经考验的人们已经不把这样的忧虑放在心上了。他们不会为区区小事而感到不安，他们还有比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并非是发射体的主人，他们既不能阻止其前进，又不能改变其方向。水手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航向，航空者可以控制气球的升降。他们恰恰相反，对自己的交通工具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无能为力，因此只好听之任之了。用水手们的话说，就是“听天由命”了。

在地球上称之为 12 月 6 日这一天的早上 8 点钟，他们在什么地方呢？非常可能在月球附近，甚至离得很近，以致月球看上去像在苍穹上展开的巨大的黑色屏幕。至于其间的距离，他们无法估算。发射体被无法解释的力量控制，在不足 50 公里的距离上擦过月球北极。但是，自从进入圆锥形阴影之后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这个距离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没有任何标志用以判断发射体的方向和速度。也许它正在迅速远离月盘，以致很快就可以脱离纯粹的阴影；也许相反，它正在感觉明显地接近月球表面，以致马上就会撞在看不见一面的某个山峰上，从而结束旅行；这无疑是以旅行者的牺牲为代价的吧。

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总是能言善辩的米歇尔·阿尔当发表了下面的看法：被月球引力吸住的炮弹最终会落在月球上，如同陨石落在地球表面上一样。

“首先，我的同伴，”巴比卡纳回答他说，“并非所有的陨石都落在地球上，落上去的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即使我们将进入陨石的状态，也不一定非到达月球表面不可。”

“不过，”米歇尔说，“假使咱们离月球相当近了呢……”

“你错了，”巴比卡纳反驳道，“你没有看见过在某些时期里，成千上万颗流星划破天幕吗？”

“看见过。”

“那么，这些星星，或者确切地说这些小天体只有在与大气层磨擦生热的条件下才能发光。然而，它们必须在距离地球至少 16 法里的地方经过才能穿越大气层，可是落上去的还是少数。咱们的发射体也一样，它可以距离月球很近，但不会落上去。”

“那么，”米歇尔问，“我很有兴趣了解咱们这个游荡的交通工具将如何在太空中运行。”

“我只看到两种可能性。”巴比卡纳思考片刻后回答。

“什么可能性呢？”

“发射体可在两条数学曲线中进行选择，选择的依据是它将要获得的速度。现在我还无法估量这个速度。”

“对，”尼科尔说，“它不是按照双曲线、就是按照抛物线飞行。”

“的确如此，”巴比卡纳答道，“在一定的速度上，它沿着抛物线运行；如速度更高，则按照双曲线运行。”

“我喜欢这些名词术语，”米歇尔·阿尔当大声嚷嚷，“马上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请问抛物线是什么意思？”

“我的朋友，抛物线是一条二次曲线，由于与圆锥体的一条母线平行的平面切割圆锥体而成。”船长回答。

“噢！噢！”米歇尔发出满意的声音。

“这差不多就是迫击炮弹的弹道轨迹。”尼科尔说。

“完全正确。那么双曲线呢？”米歇尔问。

“米歇尔，双曲线也是一条二次曲线，由一个锥形平面同—个与其轴线平行的平面切割而成，并且构成两个分支，永远朝着两个方向延伸。”

“这可能吗？”米歇尔·阿尔当用最严肃的声音叫嚷，好像有人告诉了他一个严重的事件。“那么，尼科尔船长，请你记住，令我喜欢的是：你的双曲线定义——我说是个超级玩笑——比你下定义的词汇还要难懂！”

尼科尔和巴比卡纳并不在意米歇尔·阿尔当所开的玩笑。他们投入到关于科学的辩论之中。发射体究竟沿着什么曲线运行这个问题使他们着迷。一个人坚持说是双曲线，另一个说是抛物线。他们互相提出的理由中充斥是未知数 X 。他们说理使用的语言使米歇尔跳了起来。争论十分激烈，没有—个对手愿意向对方牺牲自己偏爱的曲线。

关于科学的争论持续下去，终于使米歇尔不耐烦了。他说：

“好啦！‘余弦’先生们，你们不要互相把抛物线、双曲线朝头上扔来扔去了好不好？我要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沿着这两条曲线中的一条前进。那么，它们把我们带向何方呢？”

“哪儿也去不了。”尼科尔回答。

“怎么哪儿也去不了呢？”

“当然啦”巴比卡纳说，“这是些非闭合曲线，可无限延伸下去！”

“啊！学者们！”米歇尔大声说，“你们真有意思。既然二者都把我们带入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去，那么是抛物线、还是双曲线又有什么关系呢？”

巴比卡纳和尼科尔情不自禁地笑了。他们刚才的争论可谓“为艺术而艺术”！在一个不适宜的時刻里还从未讨论过比这更无益的问题呢。阴森可怖的事实是：发射体不论走抛物线还是双曲线都永远不会与地球或者月球相遇了。

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勇敢的旅行者将会出什么事呢？即使他们不饿死、不渴死，那么几天之后，煤气耗尽，他们也会因缺乏空气而死亡，如果他们不是提前被冻死的话！

然而，尽管节约煤气十分重要，周围过低的温度也迫使他们消耗了一定数量的煤气。严格地说，他们可以失去煤气产生的光明，但不能失去它产生的温暖。非常幸运的是赖斯特和勒尼奥制造的设备发出的热量稍微提高了发射体内部的温度，并且用不着消耗大量的煤气就可以将温度维持在一个可以忍受的水平上。

不过，通过舷窗向外观察变得十分困难了。炮弹内部的潮气立刻就在窗玻璃上凝结成霜，必须反复擦拭才能消除这不透明的一层东西。但是，尚能看到最令人感兴趣的某些现象。

实际上，如果这看不见的月盘上具有一个大气层，不是可以看见流星的轨迹划破它了吗？倘若发射体本身穿过这些流动层体，不是可以偶然听到月球回声反射出的某种声音吗？比方说，暴风雨的隆隆声、雪崩的轰鸣声和

活火山的爆发声。如果火山火光四射，不是可以看到强烈的闪电吗？这些经过细致观察的事实特别能够澄清关于月球结构的疑难问题。因此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像天文学家那样守在舷窗前面，小心谨慎、充满耐心地观察着。

但是，到目前为止，月盘依然沉默不语、一片黑暗，对这些热情的人们提出的众多问题没有回答。

由此引起了米歇尔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正确的思考：

“假使咱们有朝一日再做这样的旅行，最好选择新月的时期。”

“确实如此，”尼科尔答话，“这样的环境更为有利。我认为，我们一路上看不见沐浴在阳光里的月球，但是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看见滚圆的地球。此外，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在引力作用下围着月球旋转，我们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看到月球看不见的一面阳光灿烂。”

“说得好，尼科尔，”米歇尔·阿尔当说，“巴比卡纳，你的看法呢？”

“我是这么想的，”严肃的主席回答说，“倘若有一天咱们再度旅行，咱们就在相同的时期和同样的条件下起程。假设咱们达到了目的，那么见到阳光明媚的大陆比遇到黑夜笼罩的地方不是更好吗？咱们不是可以在更好的环境中初步安顿下来吗？是的，当然啦。至于看不见的一面，咱们可以在月球上作试探性旅行时访问它。所以，咱们幸好选择了满月时期。但是，必须到达目的地，要到达目的地，就不能偏离航道。”

“对此，我无话可说，”米歇尔·阿尔当说，“不过，一次观察月球另一面的极好的机会失去了！就卫星来说，谁知道其他星球上的居民不比地球上的学者们更高明呢？”

对于米歇尔·阿尔当提出的这个看法，很容易作如下的回答：是的，其他卫星距离各自的行星很近，所以研究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如果土星、木星、天王星上有居民的话，他们就更容易与他们的卫星建立联系。木星的四颗卫星分别在 108260 法里、172200 法里、274700 法里和 480130 法里的距离上绕其旋转。不过，这些距离都是从木星的中心开始计算的，如果减去木星的半径 17000—18000 法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颗卫星到木星表面的距离比月球到地球表面的距离要短。在土星的八颗卫星当中，有四颗卫星的距离还要短：迪亚娜卫星 84600 法里、忒提斯卫星 62966 法里、土卫二卫星 48191 法里、土卫一卫星的平均距离只有 34500 法里。在天王星的八颗卫星当中，头一颗天卫一距其行星只有 51520 法里。

因此，在这三个天体上进行与巴比卡纳主席所作的类似的实验，困难要小得多了。如果那上面的居民敢于冒险的话，他们或许

能够认识他们总是看不见的卫星另一面的结构。不过，倘若他们永远也不离开他们的行星的话，他们比地球上的天文学家也先进不了多少。

可是，炮弹在黑暗中划出一个无法计算的轨迹，没有任何标志可以使我们把它们标明出来。它的方向是不是在月球引力的影响下、或者在一个陌生的天体的作用下改变了呢？巴比卡纳无法回答。不过，他在凌晨 4 时发现：这个交通工具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

变化是这样的：发射体的尾部转向了月球表面，并且保持垂直状态，月

的确，赫歇尔发现：那些卫星的自转运动总是与环绕行星的公转运动相等。因此，它们总是将相同的一面朝向行星。只有天王星世界有相当引人注目的不同：它的八个“月球”的运动方向几乎与轨道平面相垂直，其运动方向是逆行的，就是说它的卫星的运动方向与太阳系中其它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原注

球的轴线通过其垂线。这种变化是月球引力，也就是重力造成的。炮弹最重的部分朝向看不见的月盘，完完全全如同就要落上去一样。

它会落上去吗？旅行者们终于马上就要到达他们多么盼望的目的地了吗？不会的。对一个相当难于解释的标志的观察向巴比卡纳表明：发射体并非在接近月球，而是沿着几乎是月球的同心圆的曲线运动。

这个标志就是尼科尔突然在黑色月盘构成的天际边缘上发现的一团亮光。它不可能与星星混淆在一起。那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淡红色炽热的火团，无可辩驳地证明发射体正在朝着它运动，沿着这一轨迹，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落到月面上去的。

“火山！一座正在活动的火山！”尼科尔大声喊叫，“月球内部的火向外喷发！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熄灭。”

“对！是一次火山爆发，”用夜间望远镜仔细研究这一现象的巴比卡纳答道，“倘若不是火山，又会是什么呢？”

“不过，”米歇尔·阿尔当说，“要维持这种燃烧，就得有空气。那么，有大气层包裹着月球的这个部分罗。”

“可能是吧，”巴比卡纳回答，“但不一定非得这样不可。火山内部由于某些物质的分解可以向自己提供氧气，从而使火焰冲入空间。我甚至觉得这种爆燃具有物体在纯氧中燃烧的强度和亮光。所以，咱们不要急于肯定月球大气的存在。”

火山的位置大约处在月盘上看不见的一面南纬45°的地方。但是，令巴比卡纳极为不悦的是：发射体划出的曲线使他们远离了火山爆发现出的那一点。所以，他无法更准确地确定它的性质。这个光点被发现半个小时之后就在黑暗的天际后面消失了。然而，对这个现象的观察是月球学研究中的重大事实。它证明：月球内部的热量还没有完全散失，有能量存在的地方，谁能肯定植物界、动物界不在抵抗毁灭性的影响、一直抗拒到今天呢？被地球上的学者们无可争议地承认的这座正在喷发的火山的存在，无疑会带来有利于月球的宜居性这一重大问题解决的许多理论。

巴比卡纳陷入沉思。他进入一个无声无息的梦幻之中，把自己都给忘记了。月球的各种神秘莫测的命运在他的梦中跳荡。当一个新的事件突然使他回到现实中来时，他正试图将到目前为止观察到的事实联系起来。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宇宙现象，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一个巨大的物体突然出现在太空深沉的黑暗之中。它像一个月亮，然而是一个炽热的月亮；因为它清楚地显现在太空漆黑的背景上，其光亮就益发使人难以忍受。这个圆形的物体发出的光芒充满了发射体内部。巴比卡纳、尼科尔和米歇尔·阿尔当的面部突然沐浴在白桌布一样的光线之中，呈现出幽灵一样的外观：苍白、毫无血色，物理学家们用点燃掺盐酒精产生的人造光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真见鬼！”米歇尔·阿尔当大叫，“咱们变得丑陋无比了！这个倒霉的月亮是什么东西？”

“一颗火流星。”巴比卡纳回答。

“一颗在太空中燃烧的火流星？”

“是的。”

这个火球的确是一颗火流星。巴比卡纳没有搞错。但是从地球上观察这

些宇宙流星，它们的亮度一般来说略低于月球的亮度。在这里、在漆黑的太空中，它们就光芒四射了。

这些流动的球体本身就具有发光发热的成份。它们的爆燃周围并不一定有空气不可。实际上，如果说这些流星中的几个在离地球两三法里的距离上穿过大气层，那么与此相反，更多的流星则在大气层无法达到的距离上划出自己的轨迹。这样的流星有：1844年10月27日的一颗，出现在128法里的高度；另一颗是在1841年8月18日，消失在182法里的高度。有几颗流星宽3至4公里，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75公里，朝着与地球运动相反的方向飞行。

根据巴比卡纳的估计，这个至少在100法里之外、突然在黑暗之中出现的飞速运动的球体，直径为2000米。其前进速度约每秒钟两公里，也就是一分钟30法里。它拦住发射体的去路，几分钟之后就要与之相遇了。它越来越近了，变得硕大无比。

如果可能的话，请读者想象一下旅行者们的处境。这是无法描述的。尽管他们勇敢、镇静、不把危险放在心上，这时也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四肢痉挛。他们无法改变行程的发射体，直直地朝着这个比打开的反射炉炉口的火焰还要猛烈的大火球冲了过去，仿佛冲进一个熊熊燃烧的深渊。

巴比卡纳抓住两位同伴的手，三人眯缝着眼睛观看这个烧到白热化的小行星。如果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被摧毁，恐惧之中大脑还在运转的话，他们一定认为自己完蛋了！

火流星突然出现之后的两分钟是令人心急如焚的两个世纪！

当发射体好像马上就要与它相撞的时候，火球像炮弹一样爆炸了，但在空间中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声音只不过是空气层的振动，真空中当然不会产生声音了。

尼科尔大叫一声。他与他的两个同伴都向舷窗奔去。多么奇妙的景观啊！用什么画笔能够描绘它呢？什么调色板上能有足够的色彩来表现出它的华美壮丽呢？

像火山口光焰四射，又像巨大的火灾火星四溅，成千上万发光的碎块用它们的火焰点燃太空并且划出道道金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发光体和各种各样的色彩掺杂纷呈，黄、淡黄、红、绿、灰色的辐射构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焰火的花环。可怕的、巨大的星球已经变成了飞向四面八方的碎块，也成了一个个小行星；它们有的像利剑一样闪闪发光，有的被淡淡的白色云雾环绕，有的在身后拖着宇宙尘构成的光彩夺目的尾巴。

这些炽热的碎块互相交叉、相互撞击，撞成四散的更小的碎块。其中的几块撞在了发射体上。左侧的窗玻璃甚至被猛烈的撞击撞出一道裂缝。发射体好像在一阵弹雨中飘摇，其中最小的一颗也能在顷刻之间把它毁掉。

充满着太空的光明以无可比拟的强度发展着，因为这些小行星把光明带向四面八方。在某一时刻里，光线是如此强烈，以至米歇尔将巴比卡纳和尼科尔拉向自己的舷窗，并大声喊叫：

“看不见的月球终于可以看见啦！”

在这个他们无法估算的距离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几条带状物在月盘上伸延，那是在非常有限的大气层中形成的真正的云彩。从中浮现出的不只是所有的山脉，还有不甚重要的起伏的高地，有随意分布的圆谷和巨大的火山口，同看得见的一面一模一样。然后就是广阔的空地，这不是干燥的平原，

而是真正的海和布局辽阔的大洋。液体的镜面反射出太空中所有这些魔术般令人眼花缭乱的火光。最后，他们还在陆地的表面上看到大片大片黑乎乎的东西，如同在闪电迅速的照射下出现的广袤的森林……

是幻象、是眼睛的错误，还是光学仪器的欺骗呢？对这种浮光掠影的观察，他们能在科学上加以肯定吗？在对月球看不见的一面略微瞥了一眼之后，他们敢不敢就月球的可居性问题发表意见呢？

这时，太空中的闪光渐渐减弱了，偶然的亮光也越来越小，那些小行星沿着不同的轨迹逃之夭夭，并在远遁的过程中熄灭。太空终于又恢复了通常的黑暗，一时消褪的群星又在苍穹中闪闪烁烁。刚刚看见的月盘重新消失在深不可测的黑夜之中。

第十六章 南半球

发射体刚刚避开了一场可怕的、难以预料的危险。谁能想到会遇到火流星呢？这些游荡的天体可能给旅行者们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对于他们来说就相当于太空海洋中的礁石，然而他们又不如航海家们幸运，无法躲避它们。不过，他们抱怨吗，这些太空的冒险家们？不抱怨，因为大自然使他们看到了这绚丽无比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惊的膨胀使一颗宇宙流星发生了爆炸，因为任何鲁杰里都无法模仿的、这无与伦比的烟火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照亮了月球看不见的一面。在这快速的闪亮之间，陆地、海洋和森林全都出现了。那么，大气层把它那能促使生命萌发的分子带给月球这尚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了吗？这个被人类的好奇心永远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是晚上 3 点半钟。炮弹环绕月球作曲线运动。流星是否又一次改变了它的轨迹了呢？这令人担心。不过，发射体应该描画出一条由机械学的规律一成不变地确定的曲线。巴巴卡纳倾向于认为这条曲线是抛物线，而不是双曲线。可是，倘若是抛物线的话，炮弹就应该相当迅速地脱离太阳被投入太空的圆锥形阴影。实际上，这个圆锥形很狭小，因为，与白昼天体的直径相比，月球夹角的直径很小。但是，到目前为止，发射体仍在深沉的阴影里浮动。尽管它的速度不可能太慢，它的被遮挡的时期仍在继续。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过，假设其轨迹是完全的抛物线的话，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了。这是使巴巴卡纳大伤脑筋的新问题，他的头脑真的被他无法解脱的一连串的未知数所纠缠住了。

没有一个旅行者想到要休息一会儿。每个人都在窥伺着能够给天体图的研究带来一丝光明的某个意外的情况。5 点左右，作为晚餐，米歇尔·阿尔当分发了几片面包和凉肉。食物很快就吃下去了，但是没人离开舷窗，水气仍不停地在窗玻璃上凝聚成冰壳。

大约晚上 5 时 45 分，举着望远镜的尼科尔在月球南部边缘附近、发射体运行的方向上发现几个亮点映衬在黑色的天幕上。从形状上看，可以说是一连串峥嵘的山峰，从侧面看像是一条抖动的长线。它们相当明亮，如同月球处在 $1/8$ 的位置时，月球边缘出现的线条一样。

不会搞错。这不是一颗普通的流星，其发光的山脊既无颜色、也不运动。也不是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所以，巴巴卡纳毫不迟疑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太阳！”他大叫一声。

“什么！太阳！”尼科尔和米歇尔·阿尔当搭话。

“对，我的朋友们。正是这个光辉灿烂的星球照亮了位于月球南部边缘的群山的峰巅。咱们显然正在靠近南极。”

“经过北极之后，”米歇尔搭话，“咱们是在围着这个卫星旋转罗！”

“对，我的正直的米歇尔。”

“这么说，不存在抛物线或双曲线，也没什么开放的曲线可担心的。”

“没有啦。不过，这是一条封闭的曲线。”

“曲线叫什么名字？”

“椭圆曲线。发射体可能沿着椭圆形的轨迹环绕月球运动，而不会消失在星际空间里了。”

鲁杰里（？—1615），16 世纪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

“这是真的！”

“发射体将成为月球的卫星。”

“成为月亮的月亮！”米歇尔·阿尔当嚷道。

“只不过，我要请你注意，我尊敬的朋友，”巴比卡纳搭话，“尽管如此，咱们还得完蛋！”

“对，不过，是另一种死法，完全令人愉快的死法！”无忧无虑的法国人面带最可爱的微笑回答说。

巴比卡纳主席有道理。发射体沿着这条椭圆形的轨道大概会永远环绕月球运行，就像它的一颗小卫星一样。这是加入太阳系的一个新的天体、一个只住着三个居民的微型世界，并且这三个人很快就会因为缺乏空气而死亡。因此，巴比卡纳不可能为这个最终的境遇而欣慰，这个境遇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双重影响造成的。他与他的同伴们将再次看到月球被照亮的一面。也许他们的生命可能再延长一些时候，使他们得以最后一次看看被阳光照得华光四射的圆滚滚的地球。也许他们可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的星球最后说一声“永别了”！然后，他们的发射体就会变成一个熄灭的、死亡的物体，和那些在太空中运行的、毫无生气的小行星一样。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终于脱离了深不可测的黑暗世界，走向光明，又回到了沐浴着太阳光线的地区！

这时，被巴比卡纳飞出的几座山峰渐渐地从黑暗中显露出来，这是耸立在月球南极地区的多菲尔山和莱布尼兹山。

月面看得见的半球上所有的山峰都经过完全精确的测量。有人可能对这样完美的准确性感到惊讶，然而，这些测量高度的方法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月球山脉高度的测定和地球山脉高度的测定一样准确。

最常用的方法是测量山脉投下的阴影，同时记下观察时太阳的高度。既然月球的直径已经准确地知道了，那么只要通过一架具有两条平行线的十字丝的望远镜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测量月球上火山口及洞穴的深度。伽利略使用这个方法，后来，比尔和莫德勒也使用这个方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另一种方法被称为“光线相切法”，也可以用于测量月球起伏的地貌。当山脉在阴暗分界线之外形成发光点并在月盘上黑暗的部分发亮时，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了。这些发光是阳光高于决定月相分界线的光线造成的。因此，测量光点与最近的月相光亮部分之间黑暗间隔的距离就可以得出这一点的高度。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位于明暗分界线附近的山脉。

第三种方法旨在使用测微器测量呈现在天幕上的月球山脉的侧影，但只适用于靠近月球边缘的山峰。

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我们将会注意到：只有当阳光对于观测者来说是倾斜地照射月球时，才能运用这种测量阴影、间隔或者侧影的方法。当阳光直接照射，简单说就是满月时，所有的阴影全都被专横地赶出月盘，也就无法观测了。

伽利略在认识到月球上存在山脉之后，第一个使用投影法来测量它们的高度。前面已经说过，他确定这些山脉的平均高度为4500图瓦兹。赫维留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图瓦兹，法国旧长度单位，相当于1.949米。

把这个数字降低了很多，里西奥利却恰恰相反，又在这个数字上加了一倍。他们两个人都过于夸张了。赫歇尔使用先进的仪器，更加接近真正的高度。但是，最后，精确的高度还得在现代观测家们的报告中寻找。

全世界的两位最杰出的月面学家比尔先生和莫德勒先生测量了月球上的1095座山峰。根据他们的计算，其中6座的高度在5800米以上，22座高于4800米。月球的最高峰高7603米，低于地球上的一些山峰，低500至600图瓦兹。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倘若将两个星球上山的高度与各自的体积相比较，那么月球山相对来说就比地球山要高。月球山是月球直径的1/470，地球山只是地球直径的1/1440。地球山要达到月球山的比例，它的垂直高度就要达到6法里半。可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还不到9000米。

这样，我们就来进行一下比较：喜马拉雅山脉有三座山峰高于月球上所有的山峰：高8837米的埃菲尔士峰，高8588米的干城章嘉峰和高8187米的道拉吉里峰。月球上的多菲尔峰和莱布尼兹峰与同一条山脉上的杰瓦伊尔峰一样高，都是7603米。高加索山脉与亚平宁山脉的主要山峰：牛顿峰、卡萨图斯峰、库尔提乌斯峰、肖特峰、第谷峰、克拉维奥斯峰、布朗卡努斯峰和恩底弥昂峰均高于高4810米的勃朗峰。与勃朗峰等高的有莫雷峰、泰奥菲尔峰、卡塔尼亚峰。与高4636米的罗斯峰等高的有皮科洛米尼峰、维尔纳峰和阿帕鲁斯峰。与高4522米的塞尔万峰等高的有马克罗布峰、厄拉多塞峰、阿尔巴代克峰和德朗布尔峰。与高3710米的特内里费峰等高的有培根峰、西萨图斯峰、菲托劳斯峰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几座山峰。与高3351米的比利牛斯山脉的帕尔迪峰等高的有罗埃美峰和博古斯瓦夫斯基峰。与高3237米的埃特纳火山等高的有海格立斯峰、阿特拉斯峰和弗内里尤斯峰。

这些进行比较的地点，可以使我们判断月球山脉的高度。这时正好，发射体运行的轨迹将它带向月亮南半球这个多山的地区，那里矗立着月球山岳形态中最美丽的样板山。

即珠穆朗玛峰。1885年英人主持的印度测量局以前局长埃菲尔士的姓名命名此峰，1952年我国政府更正为珠穆朗玛峰。

神话中的古罗马英雄。

肖特（1710—1768），英国光学仪器制造者和天文学家。

皮科洛米尼（1599—1656），奥地利将军，外交家。

维尔纳（1750—1817），法国地质学家，水成派的创始人。

德朗布尔（1749—1822），法国天文学家。

博古斯瓦夫斯基（1757—1829），波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

非洲北部山脉。

第十七章 第谷山

晚上 6 点钟，发射体在不足 60 公里的距离上经过月球南极。在它刚才接近北极时，也是这个距离。因此，它的椭圆形的轨迹被严谨地描画出来了。

这时，旅行者们又回到令人舒服安逸的、流泻的阳光之中了。他们又看到那些从东向西缓缓移动的星辰。三人齐声向着光焰四射的星球欢呼。太阳随着光线送来了热量，热量很快就穿透了发射体金属的外壳。窗玻璃又变得像原先那样透明了。那上面的一层冰霜像中了魔法似的融化了。出于节约的考虑，很快就熄灭了用煤气点的火。只有制造空气的机器依然消耗着通常数量的煤气。

“啊！”尼科尔说，“温暖的光线是多么舒服啊！在如此漫长的星夜之后，月球人是多么焦急地等待着白昼星球的出现啊！”“是啊，”米歇尔·阿尔当回答，同时可以说深深地呼吸着光彩夺目的以太，“光和热是全部生命的所在啊！”

这时，发射体的尾部有稍微脱离月球表面的倾向，看样子要沿着一个拖得相当长的椭圆形轨迹运行。在这个位置上，倘若地球也像月球满月的时候那样，巴比卡纳及其同伴们就可以重新看见它。但是地球淹没在太阳的光线辐射之中，绝对看不见。另一种景观一定吸引了他们的视线，这就是被望远镜拉到八分之一法里的距离上的、月球南部地区呈现出的景观。他们不再离开舷窗，记下了这个奇怪的大陆的所有细节。

多菲尔山脉和莱布尼兹山脉构成了两个分开的山群，均在南极附近展开。第一个山群从南极开始一直伸展到月球东部纬度 84° 的地方，第二个山群处在东部边缘上，从纬度 65° 一直到南极。

在这些山脉奇形怪状的山梁上出现了一层层耀人眼目的白桌布一样的东西，和塞基神甫指出过的一模一样。巴比卡纳比这位罗马著名的天文学家更加肯定地认出了这些东西的性质。

“这是雪！”他大叫一声。

“是雪？”尼科尔重复道。

“对，尼科尔，是雪，雪的表层冻得很深。你看，它反射的光线是多么强烈啊！冷却的熔岩无法反射出如此强烈的光线。因此，月球上有水、也有空气。水和空气尽管很少，但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对，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朝一日巴比卡纳返回地球，他的笔记将证明他在对月球表面的观察中发现的这个重大的事实！

多菲尔山和莱布尼兹山矗立在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原中央，四周环绕着一连串数不清的圆谷和环形壁垒。这两座山是在圆谷地区会合的绝无仅有的两条山脉。相对来说，山势起伏不大，只是在这里那里丢下几座峥嵘的山峰，其中最高的山巅高 7603 米。

但是，发射体俯瞰着这一切，月球上高低起伏的山势消失在这种强烈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光线之中了。月球景物的古老陈旧的外观又出现在旅行者们眼中：色调生硬、颜色缺乏层次，阴影没有浓淡变化，突然雪白、突然漆黑，这是因为缺少漫射光而引起的。但是，这荒凉世界的奇特景观还是把他们给迷住了。他们仿佛被一阵飓风拖着，在这个高低不平的地区上空漫游。他们看到山巅从他们脚下掠过，他们的目光搜寻洼地、溜下沟槽、攀上岩壁、探查那些神秘的洞穴、抚平所有的裂痕。可是，没有植物的痕迹，没有城市

的迹象，有的只是成层的岩石、火山的熔岩流和光滑的喷岩。喷岩就像一面巨大无比的镜子，反射出的太阳光线使人睁不开眼睛。没有一点生命世界里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一个死亡的世界。在那里，崩落的雪从山顶滚下，无声无息地落入深渊的底部。有运动，但是还缺乏轰轰烈烈的响声。

巴比卡纳经过反复观察，发现尽管月盘边缘上的山地与中心地区的山地所受的外力不同，但呈现出的构造形态都是一样的。同样的环状堆聚、同样的地面突起。不过，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布局应该是不一样的。的确，在月盘中央，尚可雕塑的月球表层受到月球和地球的双重引力，这两种引力根据地月之间的距离长短在正反两个方向上起作用。与此相反，在月盘的边缘地区，月球的引力可以说是与地球的引力相垂直的。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产生的高低起伏的地貌，其外观似乎应该是不同的。然而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月球构造形成的原则只来自于它自己，与一切外力无关。这就证实了阿拉戈的著名论断：“月球起伏地形的产生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

无论如何，且在目前的状态之中，月球世界呈现出死亡的景象，不可能说上面有生命存在过。

但是，米歇尔·阿尔当认为自己认出了一座已成废墟的城市，并且让巴比卡纳也来观察。它大约处在纬度 80° 、经度 30° 的位置上。这是一堆分布相当有序的石块，看上去像一个宽阔的要塞；要塞下面是一个沟槽，大概是史前时期的河床。不远的地方耸立着与亚洲高加索山等高的、高 5646 米的肖特山。一贯热情洋溢的米歇尔·阿尔当坚持说那要塞是“十分明显的”。在下面，他还看见了一座城市拆毁的城墙。这里有一个柱廊上的完好无损的拱顶，那里有两三根倒在基座下面的柱子；稍远处是一系列可能支撑过渡槽渠道的拱腹，别的地方有横跨在沟槽上面的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桥倒塌的桥墩。他辨认出了这一切，但是目光中有那么多的想象，使用的望远镜又是那样奇特，以致对他的观察应该表示怀疑。然而，谁能肯定、谁又敢说这位可爱的小伙子真的没有看到两位同伴不愿看到的东西呢？

现在的每分每秒真是太宝贵了，不应该在徒劳无益的争论上浪费时间。那个所谓的或者无所谓的月球城市已经在远处消失了。发射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距离有加大的趋势，月盘上的细节开始掺合在一起，模模糊糊地渐渐看不清楚了。只有起伏地、火山口和平原抗衡着，清晰地显现出它们最后的线条。

这时，左侧出现了一个圆谷，这是月球山岳形态学中最美丽的圆谷之一，也是这个大陆上的胜迹之一。巴比卡纳参照“月面图”

毫不费劲就认出了这是牛顿山。

牛顿山确切地说位于南纬 77° 和东经 16° 的交叉点上。它是一个环形的火山口，那高 7264 米的岩壁似乎是无法逾越的。

巴比卡纳提请同伴们注意：这座山峰在其周围的平原之上的高度远远不能与它的火山口内的深度相比。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测量这个巨大的洞穴，它构成了一个黑暗的深渊，太阳的光线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它的底部。根据洪堡的说法，那里是一个太阳光线和地球光线都无法冲破的绝对黑暗的世界。神

阿拉戈（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

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地理学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和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

话学家们把它说成是地狱的入口，看来是有道理的。

“牛顿山，”巴比卡纳说，“是这些环形山中最完美的典型，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山脉。它们证明通过冷却而形成的月球，其成因是非常猛烈的。因为，在内部大火的推动下，山丘被抛到可观的高度；与此同时，底部也后退、落到比月球表面低得多的地方。”

“我同意。”米歇尔·阿尔当回答。

发射体飞越牛顿山几分钟之后，就飞临到直接俯视莫雷环形山的上空了。它在相当远的地方越过布朗卡努斯山的峰巅，大约晚上7点半钟，抵达克拉维奥斯山的上方。

这个圆谷是月盘上最引人注目的环形山之一，位于南纬 58° 和东经 15° 。其高度估计为7091米。在400公里之外的旅行者们用望远镜把距离缩短至4公里，可以欣赏这个广阔的火山口的全景。

“与月球上的火山相比，”巴比卡纳说，“地球上的火山只不过是一些鼯鼠洞罢了。人们测量了威苏维火山和埃特纳火山最初几次喷发所形成的古老的火山口，其宽度刚刚到6000米。法国的康塔尔圆谷宽10公里，锡兰岛上的圆谷宽70公里，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宽大的火山口了。与咱们现在俯视的克拉维奥斯火山的直径相比，上述的宽度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它的宽度是多少呢？”尼科尔问。

“是227公里，”巴比卡纳回答，“的确这个圆谷是月球上最重要的环形山，但是还有不少宽200、150、100公里的呢！”

“啊！我的朋友们，”米歇尔大声嚷嚷，“你们想象一下，当这些火山口内充溢着雷鸣般的声音，同时喷吐出熔岩的急流、冰雹般的石头、云雾一样的烟尘和一片一片的火苗时，这个平静的、黑夜的天体该是一副什么样子啊！那是多么奇异非凡的景观啊，可是现在是多么衰败啊！这个月亮只不过是烟火放过之后剩余的瘦骨架，爆竹、火箭、火蛇、太阳灯光彩夺目地燃放之后，只给它留下了凄凄惨惨的碎纸壳了。谁能说出这些地壳激变的原因、理由和证据呢？”

巴比卡纳不听米歇尔·阿尔当讲话。他审视着由几法里宽的山脉构成的克拉维奥斯山的城墙一样的岩壁。在它那广阔的洼地里又有上百个熄灭的小火山口，把地面凿得像漏勺一样。俯视着它们的却是一座高5000米的山峰。

周围的平原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景象。没有比这些山地更寸草不生的了，没有比这些山的废墟更悲惨的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表达的话，这些山峦的碎片真是铺满了大地！这颗卫星仿佛是在这里爆炸的。

发射体一直在前进，月球表面乱糟糟的景象也一直没有改变。圆谷、火山口和崩塌的高山连绵不断。不再有平原，不再有海洋。有的是无穷无尽的瑞士和挪威。最后，在这个满是裂痕的地区中心最高的位置上，出现了月球上最壮丽辉煌的大山，就是光彩夺目的第谷山。后人永远为这座山保留着这位卓越的丹麦天文学家的名字。

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观察满月时的月球，任何人都会注意到月亮南半球上的这个发光点。米歇尔·阿尔当运用想象力能为他提供的所有比喻来形容它。对他来说，第谷山是一个炽热的光源、一个辐射的中心、一个喷吐光线的火山口！它好似一个火花四射的车轮的轮毂、一个用银色的触角抓住月盘

的海星、一只充满火焰的巨大的眼睛、一顶为普路托的脑袋雕琢的光环！它又仿佛是造物主用手扔出去的一颗星星，摔在了月球的脸上！

第谷山构成了一个这样的光亮集合点，以至于地球上的居民尽管相距 10 万法里，也能用肉眼看见它。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对于近在 150 法里的观察者的眼睛来说，它的光线该是多么强烈啊！那光芒透过纯净的太空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巴比卡纳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用煤气的烟熏黑了望远镜的镜片，以便能够承受它的光芒。然后，他们默不作声地观看着、审视着，间或发出一声赞叹。他们的全部感情和印象都集中在目光之中，如同生命在强烈的激情驱动之下，集中到心脏里去一样。

第谷山与阿里斯塔克山、哥白尼山一样，都属于发光山的体系。但，它是其中最完美的、最突出的一座山峰。它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月球赖以形成的这种令人胆颤心惊的火山活动。

第谷山坐落在南纬 43°、东经 12° 的地方。它的中心是宽 87 公里的火山口。它略呈椭圆形状，被一圈环状的岩壁所包围。它从东到西以高出 5000 米的态势鸟瞰着外部平原。这是一个由像勃朗峰一样的山峰构成的集合体，分布在一个共同的中心点周围，头上冠以熠熠闪光的秀发。

这座山峰无与伦比的地方、向它集中的全部起伏的山地、火山口内部的凸起，这一切从来未能拍成照片。实际上，满月时，第谷山方能表现出它的全部色彩。那时，缺少阴影，透视法中的缩图也就消失了，照片上白茫茫的一片。这是令人烦恼的境况，因为用照片将这个奇特的地区准确地表现出来是十分有趣的事。这只不过是一个由洞穴、火山口、圆谷和纵横交错、令人头昏目眩的山梁构成的集合体，接着是一望无际的、这片好像长着脓包的大地上的整整一个火山网。这时，我们明白了，从月球中心喷发出的滚滚岩浆保留了其最初的形态。由于冷却凝结，从前月球在深沉的力量作用下形成的外观就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了。

三位旅行者与第谷环形山的峰巅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因此他们可以记录下其主要的细节。就在构成第谷山环形山脊的岩壁上，一些小山挂靠在内外山坡上，一层一层的，像一个个巨大无比的平台。西面似乎比东面高出三四百法尺。地球上的任何设置营寨的系统都无法与这个天然的堡垒相比。一座建筑在环形洼地底部的城市是绝对攻不进去的。

这不仅是一座攻不破的城池，而且还美妙绝伦地展现在这块山峦起伏、美丽如画的土地上。的确，大自然没有让这个火山口的底部变得平淡无奇、空空荡荡，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山岳形态——构成另外一个世界的山岳体系。旅行者们清楚地分辨出圆锥形的突出物、中心的山丘、引人注目的地壳的运动，这一切布局自然，以便容纳月球建筑的杰作。那里，是一座神庙遗址的痕迹，这里是一个广场的位置，这个地方是一座宫殿的基座，那个地方是一个城堡的高台。中央的一座高 150 法尺的山峰俯视着这一切。在这个广阔的圆形场地上，可以建设 10 个完整的古罗马一样的城市。

“啊！”看到这番景象，异常兴奋的米歇尔·阿尔当叫了起来，“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可以建起一座多么宏伟的城市啊！宁静的城市、平静的避难所，脱离一切人间的苦难！所有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憎恶人类的人、厌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冥王哈得斯的别名。

阿里斯塔克（公元前 310—前 230），古希腊天文学家。

烦社会生活的人将在这里过着平静、孤独的生活！”

“要是所有的人都来了，这个地方就太小了！”巴比卡纳简单地回答。

第十八章 严重的问题

然而，发射体已经飞过了第谷山的范围。这时，巴比卡纳和他的两个朋友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座著名的山峰那么奇怪地向四面八方扩散的发光的线条。

这个流光溢彩的光环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地质现象描绘出这些火热的头发呢？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纠缠着巴比卡纳。

确实，在他的眼睛下面，两边凸起、中间凹陷的发光的沟槽向四面八方伸展，其中的一些宽 20 公里，另一些宽 50 公里。这些光彩夺目的带子有的延伸到距第谷山 300 法里的地方，特别是朝着东边、东北边和北边伸展，似乎盖住了南半球的一半。其中的一条一直伸展到位于 40° 经线上的内昂德尔圆谷。另一条越来越宽，穿越玉液海，流经 400 法里之后，撞在比利牛斯山脉上。另一些向西，像一张发光的大网罩住了云海和幽默海。

这些发光的线条不但出现在平原上，也出现在任何高度的山地上，它们的起因是什么呢？所有的光带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中心——第谷山的火山口。它们从这个火山口里流泻出来。米歇尔认为发光的外观是冷凝的熔岩流造成的，这个观点没有被接受。其他的天文学家们认为这些无法解释的线条是各种各样的冰碛，是一排排的漂砾，都是第谷山形成时期被抛射出来的。

巴比卡纳一面讲述着这些不同的观点，一面又予以拒绝。尼科尔问他：“为什么不是这么回事呢？”

“因为这些发光线条的规律性和将火山物质送到这样的距离上去所需的爆发力无从解释。”

“哎呀！”米歇尔·阿尔当答道，“我觉得这些光线的成因很容易解释。”

“真的吗？”巴比卡纳问。

“真的，”米歇尔接着说，“只要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星形裂纹就行了，类似一颗子弹或者一个石头扛在一块玻璃上所产生的裂痕！”

“好吧！”巴比卡纳微笑着反驳，“那么，什么样的手有这么大的力量，使扔出去的石头产生这样的撞击效果呢？”

“用不着手，”不妥协的米歇尔回答，“至于石头嘛，就说它是一颗流星吧。”

“啊！流星！”巴比卡纳大声说道，“说流星说得太多了！正直的米歇尔，你的解释不坏，但说流星没有必要。造成这种裂痕的打击可能来自于月球的内部。月球的表壳在冷却的作用下猛烈地收缩，就足以留下这个巨大的星形裂痕。”

“就说是收缩好了，如同月球得了肠绞痛一样。”米歇尔·阿尔当回答。

“况且，”巴比卡纳补充道，“这也是英国学者内史密斯的看法，我觉得它充分解释了这些山脉为什么发光。”

“这位内史密斯不是个傻瓜！”米歇尔答道。

旅行者们久久地欣赏着第谷山耀眼夺目的光彩，这样的景观是不会使他们厌倦的。发射体在太阳与月亮的双重辐射之中，充满光辉，一定像一个炽热的球体了。他们突然从严寒转入酷暑，大自然就这样在为他们成为月球人而使有些准备吧。

成为月球人！这个想法又一次引出了月球可居性的问题。经过旅行者们的一番观察之后，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他们能够得出肯定的或者否定

的结论吗？米歇尔·阿尔当怂恿两位朋友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认为月球世界中有动物和人类。

“我认为我们可以回答，”巴比卡纳说，“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以这种形式提出来。我要求以另外的方式提出来。”

“那你就提吧。”米歇尔回答。

“是这样，”巴比卡纳接着说，“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需要两个答案。月球上可不可以住人？月球上有没有人居住过？”

“好吧，”尼科尔说，“先说说月球上可不可以住人吧。”

“说实在的，我一无所知。”米歇尔回答。

“我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巴比卡纳接着说，“依照月球目前的这种状况：肯定非常稀薄的大气层，大部分已经干涸的海洋，水源不足，植物受到限制，从冷到热、从热到冷的突然变化，长达 354 小时的白昼与黑夜，我认为月球上无法居住，并且也不利于动物界的发展，同时也不能满足我们所理解的生存的需要。”

“同意，”尼科尔回答，“但是，与我们的机体结构不同的生物可不可以居住在月球上居住呢？”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巴比卡纳说，“不过，我可以试一试。我先问问尼科尔，他是否认为不论机体结构如何，‘运动’总是生命的必然结果呢？”

“毫无疑问。”尼科尔回答。

“那么，我尊敬的同伴，我这么回答你：我们在最多 500 米的距离上观察月球陆地，月球表面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在运动。某种人类的存在会通过与之相适应的东西、通过不同的建筑、甚至通过废墟表现出来。然而，咱们看到了什么呢？总是到处看到自然的地质作用，从来没有看到人类的工作。倘若有动物界的代表在月球上生存的话，它们一定躲藏在目光达不到的、深不可测的洞穴之中。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样它们就会在大气层笼罩下的平原上留下它们经过的痕迹，尽管这个大气层很低。然而，在任何地方也看不见这些痕迹。这样就剩下唯一的设想了：有这样一种生物，它们不知道生命的标志——运动是怎么回事！”

“这就等于说这些活的生物没有活着。”米歇尔答道。

“正是如此，”巴比卡纳回答，“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看法了。”米歇尔说。

“对。”尼科尔回答。

“那么，”米歇尔·阿尔当接着说，“科学委员会在‘大炮俱乐部’的发射体内开会，根据新观察到的事实得出结论，对月球目前的可居性问题一致投票作出决定：月球无法居住。”

巴比卡纳主席把这个决定记在笔记本上，上面是 12 月 6 日会议的笔录。

“现在，”尼科尔说，“咱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这是对第一个问题必不可少的补充。那么，我向尊敬的委员会提出问题：如果说月球无法居住，从前是不是有人居住过呢？”

“请巴比卡纳公民发言。”米歇尔·阿尔当说。

“朋友们，”巴比卡纳说，“我在这次旅行之前对月球以前是否有人居住的问题就曾产生一个看法。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个人的观察只会证实我这个看法。我认为、我甚至可以肯定月球上以前居住过机体构造和我们一样的

一种人类，并且产生过从解剖学上来讲与地球上的动物一样的动物。不过，我再补充一句：这些人类或者动物的生命历程已经完结了，并且永远灭绝了！”

“这么说，”米歇尔问道，“月球是一个比地球更加古老的世界罗？”

“不是，”巴比卡纳坚定地回答，“但月球是一个衰老得更快的世界，它的形成和衰变都更加迅速。相对而言，月球内部物质结构的力量比地球内部要强烈。月盘上现在的这种遍布裂痕、历经劫难、肿肿胀胀的状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起初，月球和地球不过是两个气体的集合体。以后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气体变成了液体状态，最后又形成了固体。但是，十分肯定的是：我们的星球尚处在气体或者液体状态的时候，月球已经冷却成固体、并且变得可以居住了。”

“我相信这个说法。”尼科尔说。

“那时，”巴比卡纳接着说，“月球的四周有一个大气层。水在这层气体的包裹之中就不会蒸发。在空气、水、太阳的光和热以及中心热量的影响之下，植物就占据了已经准备好迎接它们的陆地；并且生命肯定在那个时期就出现了，因为大自然不会毫无用处地消耗掉能量，这么美妙地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一定有人类居住过。”

“不过，”尼科尔答道，“我们的这颗卫星运动固有的许多现象一定会妨碍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扩张。比如这些长 354 小时的白昼与黑夜。”

“在地球的两极，”米歇尔说，“它们长达 6 个月！”

“这种论据价值不大，因为那里无人居住。”

“朋友们请注意，”巴比卡纳接着说，“假使就目前月球的状况而言，这些漫长的黑夜与白昼造成了机体难以承受的温差的话，那么，在历史的那个时期里却并非如此。大气层好像一件流体大衣裹住了月球。蒸汽以云彩的形式分布其下。这个天然屏障减弱了太阳光线的热度，又阻止了夜间的辐射。光与热一样都可以在空气中传播，由此产生了这些影响之间的平衡。现在，这个大气层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这种平衡也就不复存在了。此外，我要使你们大吃一惊……”

“使我们吃惊吧。”米歇尔·阿尔当说。

“我真愿意相信，在月球上有人居住的那个时代里，白昼与黑夜并非长达 354 小时！”

“为什么呢？”尼科尔赶紧问道。

“因为，那时很有可能，月球的自转运动与公转运动并不相等。这两个运动相等才会使月盘上的每个地点在 15 天内承受阳光的作用。”

“同意，”尼科尔回答，“那么既然这两个运动现在相等，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不相等呢？”

“因为这种等同取决于地球的引力。在地球还是液体的时候，谁能说它有足够的引力来改变月球的运动呢？”

“事实上，”尼科尔反驳道，“谁又告诉我们月球一直是地球的卫星呢？”

“那么谁又告诉我们，”米歇尔·阿尔当大声嚷嚷，“在地球之前，月球就不存在呢？”

想象力在假设的无穷无尽的领域内驰骋。巴比卡纳想把它刹住。

他说：“这是些高深莫测的思辨，是一些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只是说主要的引力不够，那么，由于自转和公转

这两个运动不相等，月球上的白昼与黑夜的交替就和地球上一样了。况且，即使没有这些条件，生命也可能存在。”

“这么说，”米歇尔·阿尔当问道，“人类后来从月球上消失了？”

“是的，”巴比卡纳回答，“他们大概坚持在月球上生存了几千个世纪。后来，大气层越来越稀薄，月球表面变得无法居住，地球由于冷却的作用，有朝一日也会变成这副样子。”

“冷却的作用？”

“大概是吧，”巴比卡纳回答，“随着月球内部火焰的熄灭，炽热的物质集聚起来，月球的外壳也就冷却了。这一现象的后果渐渐产生：机体生物消失了，植物消失了。很快，大气越来越稀薄，很可能被地球引力吸过去了。可供呼吸的空气消失了，水也蒸发掉了。在那个时期里，变得无法居住的月球也就无人居住了。那是一个死亡了的世界，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

“你说地球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非常可能。”

“什么时候？”

“当地球表层冷却到使它无法居住的时候。”

“人们计算了咱们可怜的星球变冷所需的时间了吗？”

“计算了吧。”

“你知道这些计算？”

“完全知道。”

“那你就说吧，阴森可怕的学者，”米歇尔·阿尔当大声叫道，“你使我急得像一锅开水，马上就要沸腾了。”

“我正直的米歇尔，”巴比卡纳平静地回答，“人们知道在一个世纪当中，地球温度降低的程度。那么，根据某些计算，40 万年之后，地球上的平均温度将为零度。”

“40 万年！”米歇尔又大叫一声，“啊！我算松了一口气！我真的给吓坏了！方才听你一说，我以为我们只有 5 万年好活了！”

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因为同伴的不安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接着，想得出结论的尼科尔又提出了刚才已经讨论过的第二个问题。

“月球上有人居住过没有？”他问道。

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

尽管他们的讨论概括了科学在这个方面取得的一般的看法，可是其中也充满着冒险的理论。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发射体迅速朝着月球赤道飞去，同时渐渐远离了月球表面。它在 800 公里的距离上飞越威廉圆谷和 40° 纬线。然后，将皮塔图斯山留在右侧 30° 度线上，就向云海的南部飞去。它已经接近过云海的北部。满月耀眼的白光中模模糊糊地出现了几座圆谷：布约山、珀巴茨山，它们的形状近似四方形，中心有一个火山口；然后是阿扎什山，圆谷中的山放射出难以形容的光芒。

最后，发射体离月球越来越远，山的轮廓从旅行者们的眼前消失了，山岳也随着变得模糊不清了。地球的这颗卫星，这个妙不可言、奇特古怪的世界很快就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回忆。

第十九章 与不可能的事斗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巴比卡纳和他的朋友们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地观望着这个他们只是远远地看见过的世界，如同摩西遥望着迦南福地一样，他们一去不返地远离了这个世界。发射体与月球之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现在，它的尾部朝向了地球。

巴比卡纳发现了这个变化，不免感到惊讶。倘若炮弹应该沿着椭圆形的轨迹环绕月球运动的话，为什么它不能像月球对待地球那样，把最沉重的部分对着月球呢？这里有一个不清楚的问题。

观察发射体的运动就可以发现：它离开月球时所走的曲线和它接近月球时的曲线类似。它划出一个非常长的椭圆形，这个椭圆形大概一直延伸到引力相等的地点，也就是地球和它的卫星两者的影响互相抵消的地方。

这就是巴比卡纳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他的两位朋友同意他的这个结论。

立刻，问题雨点般地落了下来。

“那么，咱们到达这个死点之后，将会怎么样呢？”米歇尔·阿尔当问道。

“不知道。”巴比卡纳回答。

“但是我想，总可以设想一下嘛！”

“有两个设想，”巴比卡纳回答，“要么发射体的速度不够，这样它将永远停留在这条两个引力相等的线上，一动也不动……”

“我更喜欢另一个设想，不管那个设想是什么。”米歇尔说。

“要么它的速度够了，”巴比卡纳接着说，“它将沿着它的椭圆形轨道永远环绕这颗黑夜的天体运行。”

“这样的运行一点也不令人欣慰，”米歇尔说，“我们将落到月球卑贱的仆人的地位，但是我们习惯于把月亮看作我们的女仆！这就是等待着我们的前途。”

巴比卡纳和尼科尔谁也没有回答。

“你们不说话啦？”急不可耐的米歇尔又说道。

“没什么可说的。”尼科尔说。

“那么，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试一试吗？”

“没有，”巴比卡纳回答，“你要和不可能的事作斗争吗？”

“为什么不斗争呢？一个法国人和两个美国人能在‘不可能’这个词汇面前退却吗？”

“那么，你打算怎么干呢？”

“控制住带着我们前进的运动。”

“控制住这个运动？”

“对，”米歇尔越说越活跃，“制止它或者改变它，总之，用它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怎么做呢？”

“这就是你的事了！如果炮兵不能控制炮弹，他们就不是炮兵了。如果炮弹来指挥炮手，那么就该把炮手塞进炮筒里去！两位漂亮的学者，的确，把我弄进来之后……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弄进来！”巴比卡纳和尼科尔大声嚷嚷，“弄进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要指责别人了！”米歇尔说，“我并不抱怨！我喜欢这次旅行！炮弹，我也很适应！但是，即使不能在月球上降落，我们也要尽一切可能降落在某个地方。”

“我们希望的正是这件事情，我正真的米歇尔，”巴比卡纳回答，“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无法改变发射体的运动吗？”

“无法改变。”

“也不能降低它的速度？”

“不能。”

“甚至不能像减轻一艘超载船只那样来减轻它的重量？”

“你要扔掉什么？”尼科尔回答，“我们的发射体内没有压舱的东西。此外，我觉得减轻了了的发射体走得更快！”

“更慢。”米歇尔说。

“更快。”尼科尔反驳。

“既不快，也不慢，”巴比卡纳答话，为的是使他的两位朋友意见一致，“因为我们是在真空中浮动，所以用不着考虑物体本身的重量。”

“这么说，”米歇尔·阿尔当语气坚定地大声说，“我们就只有一件事好做罗。”

“什么事？”尼科尔问。

“吃早饭！”勇敢的法国人不动声色地回答，在最困难的境遇之中，他总是拿出这个解决办法来。

的确，即使这个行动不会对发射体的方向产生任何影响，试一试也没有什么坏处，甚至对胃来说，还会取得成功。说真的，这位米歇尔尽是好主意。

他们凌晨2时吃早饭，什么时间无关紧要。米歇尔供应的还是通常的菜肴，外加一瓶从他的秘密酒窖中取出来的、讨人喜欢的酒。如果他们还想不出办法来，那就太辜负这瓶1863年的尚贝丹红葡萄酒了。

早餐用毕，观察又开始了。

早先被扔出发射体的物体，仍在发射体周围与其保持一个不变的距离。显然，发射体在环绕月球运动的过程中没有穿过任何大气层，不然，这些物品本身的重量就会改变它们各自的速度。

地球那边什么也看不见。昨天午夜地球是“新月时期”，只能算一天；再过两天，它的“月牙儿”从阳光中显现出来，才能当作月仍在发射体周围。球人的时钟，因为在其自转的过程当中，地球上的每个点总是在24小时之后经过月球上的同一条经线。

月球那边的景观已经不同了。月球在难以计数的星辰之中耀眼生辉、光彩夺目，但却无法搅浑星星的纯净。月盘上，平原重新蒙上了从地球上可以看见的那层昏暗的色彩。在这一片星星点点的闪烁之中，这个光盘的其余部分依然明亮，并且第谷山像太阳一样突现出来。

巴比卡纳没有任何方法来判断发射体的速度，但是按照理论力学的规律推断：这个速度应该平稳地下降。

事实上，如果炮弹环绕月球画出一个轨迹的话，那么这个轨迹一定是个椭圆形。科学证实不得不这样。任何环绕具有引力的物体而运动的活动物体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在太空中描画出的所有轨迹都是椭圆形状的。如卫星环绕行星、行星环绕太阳、太阳环绕我们尚不了解的、作为它的中心点的天

体的运动轨迹都是椭圆形。为什么“大炮俱乐部”的发射体就不受这个自然安排的约束呢？

然而，在椭圆形的轨道中间，具有吸引力的物体总要占据椭圆形的一个焦点。因此，卫星在某一时刻里距离它环绕运行的天体最近，在另一个时刻里，距离又最远。当地球离太阳最近时，这就是它的近日点；远日点就是离太阳最远的地方。对月球来说，近地点就是离地球最近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就是它的远地点。为了使用类似的表达方式（天文学家们还可以用来丰富自己的语言），倘若发射体一直处在月球卫星的状态，那么当它离月球最远时，我们就说它处在“远月点”上，离月球最近时，就处在“近月点”上。

发射体在近月点上达到它的最高速度，在远月点上，则是最低速度。现在，它正朝着远月点运动，巴比卡纳当然有理由认为它一直在减速，直到远月点；然后，随着离月球越来越近，它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如果远月点和引力相等的那一点重合，它的速度甚至可能绝对等于零。

巴比卡纳研究着这些不同情况将产生的后果，琢磨着如何利用它们，他的思路突然被米歇尔·阿尔当的一声叫喊所打断。

“真的！”米歇尔嚷道，“应该承认咱们不过是不折不扣的傻瓜！”

“我不反对，”巴比卡纳回答，“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有一个降低使咱们远离月球的速度简单方法，但是却不使用它。”

“什么方法？”

“就是使用咱们火箭中的后坐力。”

“说得对！”尼科尔说。

“的确，咱们还没有使用这个力量，”巴比卡纳回答，“将来会使用的。”

“什么时候使用？”米歇尔问。

“该使用的时候就使用。朋友们请注意：就发射体现在所处的位置而言，与月盘相比，这个位置依然是倾斜的；那么，咱们的火箭在改变其方向时，就可能使它远离月球，而不是接近月球。你坚持到达的不是月球吗？”

“当然啦。”米歇尔回答。

“那么就请等一下。由于无法解释的影响，发射体有将尾部朝向地球的趋势。有可能在引力相等的那一点上，它的圆锥顶将精确地朝向月球。在这个时候，它的速度有希望等于零。这将是采取行动的时机，在咱们火箭的努力之下，咱们也许能直接降落在月球表面上。”

“好哇！”米歇尔叫道。

“我们头一次经过死点时没有做、也不能做这件事，因为发射体的速度还是太高了。”

“有道理。”尼科尔说。

“耐心等待吧，”巴比卡纳接着说，“把所有的运气都放在咱们这一边，在如此绝望之后，我又开始认为咱们一定会达到目的！”

这个结论引起了米歇尔·阿尔当的欢呼声。这三个勇敢的疯子当中没有一个人记得他们已经否决的问题：不！月球上没人居住。不！月球上很可能不适宜居住！可是，他们却竭尽全力要抵达月球！

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准确地说，什么时候发射体到达引力相等的那一点。到了这个时刻，旅行者们就可以孤注一掷了。

巴比卡纳只要参考一下他的旅行笔记，并且找出发射体在月球各个纬度

上的高度，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这一时刻，误差不超过几秒钟。这样，从死点到南极所需要的时间与从北极到死点所需要的时间相同。这些时间已经仔细地记录下来，计算也就变得容易了。

巴比卡纳算出发射体将在 12 月 8 日凌晨 1 时到达这一点。现在是 7 日早上 3 点钟，所以倘若发射体的运行不受到任何干扰的话，它将在 22 个小时之后抵达该点。

当初安装火箭为的是炮弹降落月球时减缓其速度，现在，这些勇敢的人们将用它们产生一个全然相反的效果。不管怎么说，火箭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点火的时刻了。

“既然什么办法也没有，”尼科尔说，“我倒有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巴比卡纳问道。

“我建议睡觉。”

“睡觉！”米歇尔·阿尔当大叫一声。

“咱们 40 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尼科尔说，“睡几个小时可以使咱们恢复体力。”

“恢复不了。”米歇尔反驳道。

“好吧，”尼科尔接着说，“各自随便好了，我嘛，我可要睡觉了。”

尼科尔躺在长沙发上，很快就像一发 48 毫米的炮弹似的，打着鼾声睡着了。

“这位尼科尔非常聪明，”巴比卡纳马上说道，“我要向他学习了。”

片刻之后，他的通奏低音就为船长的男中音伴奏了。

“显然，”米歇尔·阿尔当看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时说，“这些讲究实际的人有时也会有合乎时宜的想法。”

米歇尔伸直双腿，两臂弯曲枕在头下，他也睡着了。

然而，他们的睡眠既不持久，也不安稳。太多的思虑在这三个男人的头脑中翻滚，几小时之后，大约早上 7 点钟，三个人同时起来了。

发射体一直远离月球，同时其圆锥部分越来越朝月球倾斜。到目前为止，这个现象还无法解释，但是却可以为巴比卡纳的意图服务了。

再过 17 个小时，行动的时刻就到来了。

这一天好像特别长。尽管旅行者个个勇敢无畏，但是，随着决定一切的时刻越来越近，他们也感到万分激动。他们或者降落在月球上，或者被永远带入一个一成不变的轨道之中。他们计算着对他们来说过于漫长的分分秒秒。巴比卡纳和尼科尔顽强地埋头于计算，米歇尔在狭小的四壁之间来回走动，用贪婪的目光审视着无动于衷的月球。

有时，对地球的回忆迅速从他们的头脑中掠过，他们又看见了“大炮俱乐部”的朋友们，其中最亲密的就是 J·-T·马斯顿。此时此刻，这位令人尊敬的秘书一定正在落基山天文台他的岗位上。假使他从巨型天文望远镜的镜片上看到了发射体，他会怎么想呢？看见它在月球南极的后面消失之后，又看见它从月球北极出现了！它变成了一个卫星的卫星了！J·-T·马斯顿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了吗？这就是这个伟大创举的结局吗？……

然而，这一天平静无事地过去了。地球上的午夜来临。12 月 8 日这一天即将开始。再过一个小时，发射体就到达引力相等的那一点了。那时发射体的速度如何呢？他们无法估计。不过，巴比卡纳的计算不会有任何错误。在

凌晨 1 点钟的时候，这个速度一定等于零，必然等于零。

此外，另一种现象也会把发射体在中性线上的这一点标志出来。在这个地方，地球引力和月球引力相抵消。物体就失去了“重量”。来的时候，这个奇特的事实使巴比卡纳及其同伴们那么奇怪地感到惊讶；那么，在回去的时候，这个事实将在相同的条件下重新出现。正是在这个时候必须采取行动。

发射体的圆锥顶已经明显地转向月盘了。炮弹呈现出的态势可以充分利用火箭产生的后坐力。旅行者们的转机出现了。如果发射体的速度在这一点上绝对等于零，那么，朝向月球的确定的运动哪怕很轻微，也足以使它降落在月球上。

“差 5 分 1 点。”尼科尔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米歇尔·阿尔当一面回答一面将准备好的火引子向煤气火苗伸去。

“等一下。”手上拿着秒表的巴比卡纳说。

这时，重力不再产生任何作用了。旅行者们自己也感到重力完全消失了。如果还没有到达中性点的话，离该点也非常近了……

“1 点钟啦！”巴比卡纳说。

米歇尔·阿尔当将点燃的火引子靠近使火箭瞬间齐发的导火索。因空气缺乏，舱内听不到任何轰响。但是，巴比卡纳通过舷窗看见了长长的光带，其燃烧的亮光立刻就熄灭了。

发射体受到了某种震动，在内部也可以十分明显地感觉到。

三位朋友屏息静气、一声不响地观望着，聆听着，在这绝对的静寂之中，他们心脏跳动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再过一个小时，发射体就到达引力相等的那一点了。

“咱们落下去了吗？”米歇尔·阿尔当终于问道。

“没有，”尼科尔回答，“因为发射体的后座没有朝向月盘！”

这时，巴比卡纳离开舷窗，转向两位同伴。他的脸白得吓人，皱着眉头，紧闭双唇。

“咱们落下去了！”他说。

“啊！”米歇尔·阿尔当大叫一声，“朝着月球吗？”

“朝着地球！”巴比卡纳回答。

“活见鬼！”米歇尔·阿尔当又大叫一声，然后颇富哲理地补充道：“对！走进这发炮弹的时候，咱们就怀疑：要想出来，绝非易事！”

果然，令人胆颤心惊的下降开始了。发射体保留的速度使它超越了死点。火箭的爆发也未能阻止它。这个速度在来的时候使它脱离了中性线，回来的时候依旧如此。物理学要求发射体在其椭圆形的轨道上重新经过它已经经过的所有地点。

这是一次可怕的坠落：从 7800 法里的高处落下，并且没有任何方法来缓和下降的速度。根据弹道学的原理，发射体一定要以与它离开哥伦比亚炮时的速度相等的速度击中地球，即最后每秒钟 16 公里！

为了用数字来加以比较，有人计算了从高度只有 200 法尺的巴黎圣母院塔顶上丢下的物体，其落地的速度为每小时 120 法里。那么，这里，发射体撞击地球的速度为每小时 57600 法里。

“咱们完蛋了。”尼科尔冷冷地说。

“那么，如果咱们死了，”巴比卡纳以宗教式的热情回答，“咱们旅行

的结果会很好地扩大。上帝会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在另一种生活当中，灵魂不需要机器和设备就可以获取知识！灵魂与永恒的智慧融为一体了。”

“正是如此，”米歇尔·阿尔当回答，“完完整整的另一个世界自然可以给我们以安慰，我们可以不再为这个叫做月亮的微不足道的天体而遗憾了。”

巴比卡纳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做了一个崇高的忍受的动作。

“听天由命吧。”他说。

第二十章 苏斯奎哈纳号的测量

“喂，上尉，测量得怎么样啦？”

“我认为，先生，测量快要结束了。”布朗斯费尔德上尉回答，“但是谁会料到在距美国海岸仅仅 100 多法里的地方，离陆地这么近，海水竟然这么深呢？”

“的确，布朗斯费尔德，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洼坑。”布洛姆斯伯里舰长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被洪堡海流冲击而成的海下峡谷。这股海流沿着美洲海岸一直流向麦哲伦海峡。”

“这些巨大的深沟对设置电缆十分不利，”上尉接着说，“最好是一个平坦的海底高原，如同从瓦伦西亚岛到纽芬兰岛之间托着美国电缆的海底一样。”

“我同意，布朗斯费尔德，如果您允许的话，请告诉我，现在探锤到了什么位置了？”

“先生，”布朗斯费尔德回答，“到目前为止，绳子已经放出去 21500 法尺了，牵引测深器的铁球还没有到底，因为测深器可以自动返回水面。”

“这个布鲁克仪器真是一架精巧的仪器，”布洛姆斯伯里舰长说，“它使我们能够测出非常精确的深度。”

“到底了。”这时，一个监督着测量活动的前舵舵手大声嚷道。

舰长和上尉走到前甲板上。

“水深多少？”舰长问道。

“21762 法尺。”上尉一面回答，一面将这个数字记在本子上。

“好吧，布朗斯费尔德，”舰长说，“我去把这个结果标在我的海图上。现在，请把测深器收到船上来，这个工作需要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工程师将点燃锅炉，您的工作一旦结束，我们就准备起航。现在是晚上 10 点钟，如果您允许的话，上尉，我要去睡觉了。”

“去睡吧，先生，去睡吧！”布朗斯费尔德上尉殷勤地回答。

苏斯奎哈纳号的舰长是一位正直的人，也是他的军官们最谦逊的仆人。他回到自己的舱里，喝了一杯掺热糖水的白兰地，并对他的厨师长不停地表示满意。他躺下来后，还不忘记对仆人铺床的方法加以赞赏，然后才安然入睡。

这时是晚上 10 点钟。12 月 11 日这一天将在一个美丽、宁静的夜里结束。

苏斯奎哈纳号是美国海军的一艘 500 马力的小型护卫舰，在距美国海岸大约 100 法里的太平洋上执行测量任务，就在沿着新墨西哥海岸显露出的那个狭长的半岛附近。

风渐渐地小了，层层空气纹丝不动。护卫舰的旗帜悬挂在顶桅的桅杆上。懒洋洋的，毫无生气。

乔纳森·布洛姆斯伯里舰长是大炮俱乐部最热情的成员之一的布洛姆斯伯里上校的堂弟。这位上校娶了舰长的姨姨、肯塔基州一位可尊敬的商人的女儿，一位姓霍尔施比登的姑娘。布洛姆斯伯里舰长不能希望遇到比这更好的天气了，以便圆满完成细致的测量任务。他的护卫舰甚至一点也没有感觉到那场巨大的风暴，风暴将聚集在落基山脉上空的云彩赶走，从而使人们能够观察到众人皆知的发射体的行踪。一切都称心如意，他没有忘记以一个长老会信徒的热情向上天表示感谢。

苏斯奎哈纳号执行的一系列测量任务，其目的在于找到铺设从夏威夷到美国海岸的海底电缆的最合适的海底。

这个庞大的计划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首先提出来的。公司经理、聪明的赛勒斯·费尔德甚至声称要用一个巨大的电信网络来覆盖所有的大洋洲岛屿。这个伟大的工程与美国人的才干相符首批测量任务就交给了苏斯奎哈纳号护卫舰。在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夜里，该舰的准确位置是北纬 $27^{\circ}7'$ 、华盛顿西经 $41^{\circ}37'$ 。这时，已进入下弦月时期的月亮开始从地平线上升起。

布洛姆斯伯里舰长走了之后，布朗斯费尔德上尉和几位军官聚集在舰楼上。月亮出来了，他们的思绪朝向了这个天体。此时此刻，地球半边的人们的眼睛都在注视着这个星球。海军的最好的望远镜也发现不了环绕月球运行的发射体，然而，所有的望远镜都指向了千百万双眼睛同时盯住的光芒四射的月盘。

“他们走了 10 天了，”布朗斯费尔德上尉这时说，“他们怎么样了呢？”

“他们到达月球了，”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嚷道，“我的上尉，他们在做每一个旅行者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之后要做的事，他们在闲逛！”

“既然你这样对我说了，年轻的朋友，我也就对此确信了。”布朗斯费尔德上尉微笑着回答。

“何况，”另一位军官接着说道，“对于他们的到达我们不能怀疑。发射体应该在月亮满月时——5 日的午夜——抵达月球。今天是 12 月 11 日，已经 6 天了。6 个 24 小时，并且没有黑暗，他们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我仿佛看见了他们、我正直的同胞们，他们在峡谷底部、溪水河畔支起了帐篷，近旁是降落时半截插入火山碎块中的发射体。尼科尔船长开始了水准测量的工作，巴比卡纳主席正在誊清他的旅行笔记，米歇尔·阿尔当用哈瓦那雪茄的烟雾给月球的孤寂增添了香味……”

“对，一定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被上级理想化的描绘激起热情的年轻学员大声嚷道。

“我愿意相信是这么回事，”一点也不激动的布朗斯费尔德说，“遗憾的是，总是没有直接来自月球世界的消息。”我仿佛看见了他们……

“对不起，我的上尉，”学员说道，“可是，巴比卡纳主席不能写信吗？”迎接这种询问的是一阵笑声。

“不是指信件，”年轻人马上接着说，“与这里邮局的人员毫不相关。”

“那么和电报线路的人员有关系罗？”一位军官揶揄地问道。

“也不是这么回事，”军校学员一点也不局促地回答说，“不过，与地球建立图解符号联系是很容易的事情。”

“怎么联系？”

“使用朗峰的望远镜。你们知道它可以把月球拉近到距离落基山脉只有两法里的地方，从而可以看到月球表面直径为 9 法尺的物体。那么，我们的心灵手巧的朋友们制造出巨大的字母就行了。让他们写出长 100 图瓦兹的单词、长 1 法里的句子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向我们发送他们的消息了！”

大家向这位具有某种想象力的军校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连布朗斯费尔德上尉也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他补充说：用抛物柱面镜反射集束光线，就可以与地球建立直接的联系。事实上，这种光线在金星和火星上，甚至在

海王星上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他最后说：已经在地球附近的行星上观察到的发光点可能就是发给地球的信号。但是，他提请大家注意，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月球世界的消息，可是如果月球人不掌握进行远距离观察的工具，就无法将地球上的消息发送出去。

“当然啦，”一位军官回答，“不过，旅行者们怎么样了？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看见了些什么？这些才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此外，倘若这次的试验成功了，对此我毫不怀疑，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哥伦比亚大炮依然镶嵌在佛罗里达的地下。只不过是炮弹和火药的问题罢了。每当月球经过天顶时，我们都可以送一批旅客上去。”“显然，”布朗斯费尔德上尉答道，“最近一两天，J·-T·马斯顿先生就要去与他的朋友们会合。”

“如果他要我，”军校学员大叫一声，“我准备好了陪他一起去。”

“噢！业余爱好者多的是，”布朗斯费尔德反驳道，“倘若随心所欲，地球上的一半居民很快就要移居到月球上去了！”苏斯奎哈纳号上军官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大约凌晨1点钟。我们说不上来这些思想大胆的人们发表了什么令人惊异的学说和令人震惊的理论。在巴比卡纳的尝试之后，对美国人来说似乎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了。他们计划派遣的已经不再是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而是整整一大批移民和一支包括步兵、炮兵和骑兵在内的完整的军队，去征服月球世界。

凌晨1点。收回测深器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有1万法尺的绳索在外面，还需要工作几个小时。根据舰长的命令，锅炉已经点火，压力也上来了。苏斯奎哈纳号随时可以启航。

此时此刻——早上1点17分——布朗斯费尔德上尉正准备下班返回自己的船舱，远处完全出人意外的呼啸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起初，他和他的同事们以为呼啸声是跑漏蒸汽造成的。可是，当他们抬起头来，就发现这种声音来自于最遥远的大气层。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互相询问，呼啸声就变得尖利刺耳，令人毛骨悚然了。突然，他们迷乱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流星，因运动速度快并且与大气层摩擦还冒着火。

这个燃烧的物体在他们眼前越来越大，然后正砸在护卫舰的艏斜桅上，发现雷鸣般的响声，且将桅杆齐着艏柱砸断，然后带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沉入波涛之中。

再靠近几法尺，苏斯奎哈纳号就要连人带船沉入海底了。这时，布洛姆斯伯里舰长衣服穿了一半就出现了。他和军官们一样向前甲板跑去。

“请允许我问一下，先生们，出了什么事情？”他问道。

那位军校的学员可以说做了大家的传声筒，他大声嚷嚷：“舰长，‘他们’回来啦！”

第二十一章 马斯顿被召唤

苏斯奎哈纳号舰上人人激动万分。

军官们和水手们已经忘记了刚刚经历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危险——差点被砸沉在海底。他们现在想的只是结束这次月球旅行的这场灾难。这个古今最勇敢的举动使尝试它的大胆的冒险者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年轻的军校学员说了：“是‘他们’回来了。”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没人怀疑这颗火流星不是大炮俱乐部的发射体。至于发射体里面的旅行者们的命运，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

一个人说：“他们死了。”

另一个回答：“他们活着。水层很深，可以缓和降落的速度。”

“可是他们缺乏空气，”这位说，“他们一定会窒息而死！”

“活活烧死！”那位反驳，“发射体穿过大气层时变成了一个炽热的火球。”

“没关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死是活，都要把他们从里面弄出来！”

这时，布洛姆斯伯里舰长把军官们召集起来，征得他们的允许之后，召开了会议。问题在于要立刻采取措施。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发射体打捞上来。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却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舰上缺少必需的设备，这些设备既要有力又要准确。他们决定先把船开到最近的港口去，并向大炮俱乐部报告炮弹降落的消息。

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选择港口的问题却引起了争议。附近的海岸在纬度 27° 线上设有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向上一点，在蒙特雷半岛的上方，有一座与半岛同名的重要城市。但是该市处在一片真正的沙漠的边缘地带，与内地没有电报网的联系，只有电报才能相当迅速地把这个重要消息传播开来。

向上几度就是旧金山海湾。通过黄金之乡的首都与合众国的中心联系就容易了。苏斯奎哈纳号开足马力，用不了两天就可以抵达旧金山港口。所以，它必须立刻启程。

炉火烧旺了，可以马上起锚了。还有 2000 法寻的测深绳索泡在海水里，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收绳，布洛姆斯伯里舰长决定砍断绳索。

“我们将绳索的头拴在一个浮标上，”他说，“这个浮标可以指出发射体落下的准确位置。”

“此外，”布朗斯费尔德上尉说，“我们有我们的准确位置：北纬 $27^{\circ} 7'$ 、西经 $41^{\circ} 37'$ 。”

“很好，布朗斯费尔德，”舰长回答，“如果您允许，请下令砍断测深绳索。”

一个被两根圆木加固的结实的浮标被丢在太平洋的海面上。绳子头被牢固地钉在浮标上面，浮标只会随着波浪来回摆动，不会明显地移动位置。

这时，工程师通知舰长：锅炉的气压上来了。舰长为这个好消息向他表示感谢，然后下令向东北方向前进。护卫舰掉转船头，向着旧金山海湾全速驶去。这时是凌晨 3 点钟。

法寻，旧水深单位，约合 1.624 米。

要航行 220 法里，对于像苏斯奎哈纳号这样的快速舰船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只用了 36 个小时，它就疾驶完这段距离。12 月 14 日下午 1 时 27 分，护卫舰驶入了旧金山港湾。

看见国家海军的这艘舰艇高速驶抵港口，舷斜桅齐根折断，前桅用支柱支撑着，公众的好奇心被奇特地激起来了。码头上很快就聚集起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等待着人员上岸。

抛锚之后，布洛姆斯伯里舰长和布朗斯费尔德上尉下到一条有八只桨的小艇上。小艇很快就把他们送上了岸。

他们跳上码头。

“电报局！”他们询问道，对向他们提出的上千个问题一个也不回答。

港口上的军官亲自领他们到电报局去，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好奇的人。

布洛姆斯伯里和布朗斯费尔德走进办公室，人群就拥挤在门口。

几分钟之后，一份电报向四个地方发出去了：1. 致华盛顿海军部长；2. 致巴尔的摩大炮俱乐部副主席；3. 致落基山朗峰可敬的 J·-T·马斯顿；4. 致马萨诸塞州剑桥天文台副台长。

电报的全文如下：

“12 月 12 日晨 1 时 17 分，哥伦比亚大炮的发射体落入太平洋北纬 $20^{\circ} 7'$ 、西经 $41^{\circ} 37'$ 的地方，请指示。苏斯奎哈纳号舰长布洛姆斯伯里。”

5 分钟之后，旧金山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晚上 6 点之前，合众国的各个州获悉了这个巨大的灾难。午夜之后，整个欧洲通过电缆也知道了美国人这次伟大的尝试的结果。

这里就不再描写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海军部长收到电报后立刻回电，命令苏斯奎哈纳号在旧金山港湾待命，不准熄火，不论白天黑夜，随时准备出海。

剑桥天文台召开了特别会议，以专家学者特有的从容态度，平静地讨论了有关的科学方面的问题。

大炮俱乐部里像发生了爆炸一样。所有的炮手都聚集在那里。正好，俱乐部的副主席、可尊敬的威尔科姆正在宣读那份来得过早的电报。J·-T·马斯顿和贝尔法斯特通过电报宣布：他们在朗峰巨大的反射望远镜里刚刚看到了发射体。此外，那份电报接着说：炮弹被月球的引力吸住，在太阳世界里起了卫星的作用。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

但是，当与 J·-T·马斯顿的电报内容截然相反的、布洛姆斯伯里的电报到来的时候，大炮俱乐部内部形成了两派。一派同意发射体降落了，也就是说旅行者们回来了。另一派坚持朗峰的观察结果，断定苏斯奎哈纳号的舰长搞错了。这些人认为，所谓的发射体不过是一颗火流星，仅仅是一颗火流星而已，一个飞速运动的星球在降落过程中砸坏了护卫舰的前部。对他们的说法人们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这个运动的物体速度很快，观察起来十分困难。苏斯奎哈纳号的舰长和他的军官们完全有可能善意地弄错了。不过，有一种理论却对他们有利；就是说，如果发射体落在地球上，它与地球的接触只能在北纬 27° 、西经 41° — 42° 这个地方发生；这是考虑到已经过去的时间和地球自转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大炮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一致决定：布洛姆斯伯里的哥哥、比尔贝和军医埃尔菲斯顿立刻赶到旧金山去，研究将发射体从太平洋海底打捞起来的方法。

这些忠心耿耿的人们一刻也没有耽误就出发了。火车很快穿过整个美国中部，把他们送到圣—路易斯，邮政快车正在那里等待他们。

几乎在海军部长、大炮俱乐部的副主席和天文台的副台长收到旧金山电报的同时，可尊敬的 J·—T·马斯顿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强烈的激情。他的著名的大炮爆炸也没有使他如此激动过，当时还又一次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读者还记得，大炮俱乐部的秘书在发射体升空之后立刻就出发了——速度几乎和发射体一样快——到落基山脉朗峰的岗位上去。剑桥天文台的台长、科学家 J. 贝尔法斯特陪同前往。到达观测站之后，两位朋友简单安顿了一下，就再也没有离开巨大望远镜的顶端。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巨大的工具是在被英国人称为“正面观察”的反射镜的条件下建造的。这个装置让物体只经受一次反射，从而使观察更为清楚。所以，当 J·—T·马斯顿和贝尔法斯特进行观察时，他们处在装置的上部，而不是下部。他们顺着一个螺旋式楼梯——轻巧的杰作——到达顶端，下面是一口深 280 法尺的金属井。井底就是金属镜子。

两位学者就是在望远镜上方的狭小的平台上过日子。他们诅咒白天的亮光使他们看不见月亮，到了夜里，云彩又死死地遮住了月亮。

他们在几天的等待之后，于 12 月 5 日夜间，看见了那个把他们的朋友们带入太空的交通工具，他们当时是多么高兴啊！然而，当他们相信不完整的观察，向全世界发送了第一封电报，错误地确认发射体已成了沿着固定不变的轨道绕月旋转的卫星之后，接替这种高兴的却是深深的失望。

从这个时候起，炮弹再也没有在他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失踪还可以解释，因为它转到月球看不见的一面的后边去了。可是，当它应该转到看得见的一面前边时，读者就可以判断一下焦急的 J·—T·马斯顿以及与他一样心急火燎的同伴的急不可耐的心情了。夜里的每一分钟，他们都以为看见了发射体，其实并没有看见。因此，他们之间产生了不断的讨论和激烈的争执。贝尔法斯特肯定发射体并不明显，J·—T·马斯顿却坚持它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炮弹！”J·—T·马斯顿重复道。

“不是，”贝尔法斯特回答，“这是一座月球山上发生的雪崩！”

“那么，明天就可以看见它了。”

“看不见！再也看不见了！它被带到太空里去了。”

“看得见！”

“看不见！”

在感叹词像冰雹似地落下的时候，众人皆知好发火的大炮俱乐部秘书构成了对可敬的贝尔法斯特的持久的危险。

眼看这两个人在一起难以生活下去了，这时，一个突发事件打断了这些永无休止的争吵。

在 12 月 14 日至 15 日夜，两位难以言和的朋友正在观察月盘。J·—T·马斯顿按照老习惯辱骂了学者贝尔法斯特，后者也生气了。大炮俱乐部的秘书坚持说（这已经是第一千次了）他刚刚看见了发射体，甚至还补充道：一个舷窗上出现了米歇尔·阿尔当的面孔。他还用一系列的动作来支持他的论点，假肢上可怕的钩子使他的动作令人十分不安。

这时，贝尔法斯特的仆人出现在平台上——当时是晚上 10 点钟——将一份电报交给了他。这就是苏斯奎哈纳号舰长打来的电报。

贝尔法斯特撕开信封，阅读电文，然后大叫一声。

“嗯？” J·—T·马斯顿问了一声。

“炮弹！”

“怎么办？”

“掉回到地球上了！”

一个新的叫声（这次是喊叫）回答了他。

他转向 J·—T·马斯顿。这个倒霉的人很不小心地向金属井筒俯下身去，掉进巨大的望远镜里不见了。这是从 280 法尺的高处落下啊！惊慌失措的贝尔法斯特向反射镜的井口奔去。

他松了一口气。J·—T·马斯顿被他的金属钩子挂在一个维持望远镜展开的横向支撑上。他发出了摄人心魄的叫声。

贝尔法斯特大声喊叫，他的助手们跑来了。他们安装了复滑车，不无困难地把大意的大炮俱乐部的秘书救了上来。

他平安无事地又出现在井口上。

“嘿！”他说，“我要是把反射镜砸碎了！”

“您得赔钱。”贝尔法斯特严肃地回答。“这个该诅咒的炮弹落下来了？” J·—T·马斯顿问道。“落在太平洋里！”

“咱们出发。”

一刻钟之后，两位学者走下落基山的山坡。两天之后，他们与大炮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时到达旧金山，路上跑死了 5 匹马。埃尔菲斯顿、布洛姆斯伯里的兄长和比尔贝一看见他们到达就向他们跑了过来。

“怎么办？”他们大声嚷嚷。

“打捞发射体，” J·—T·马斯顿回答，“并且越早越好！”

第二十二章 营救

现在，已准确地知道发射体落入波涛之中的位置。但是还缺少抓住它并把它拖到太平洋洋面上来的工具。必须将这些工具发明并且制造出来。美国的工程师们不会为这点小事而手足无措的。四爪铁钩一旦安装完毕，在蒸汽的帮助下，他们确信能够把发射体打捞上来；尽管它很重，不过海水的密度也会减轻它的重量。但是，只把发射体捞上来还不够，还要为三位旅行者着想赶紧采取行动。没人怀疑他们还活着。

“活着！”J·—T·马斯顿不停地重复，他的信心感染了所有的人。“我们的朋友们是聪明的人，不会像傻瓜似的摔下来。他们活着，活得很好，但是一定要赶快活着找到他们。食品和水我并不担心！他们的储备够用很长时间！但是空气，空气！他们很快就要缺乏空气了。所以要快，要快！”

人们赶紧行动。改装苏斯奎哈纳号，使之适应于新的用途。它的大功率的机器与牵拉的链条连接在一起。铝制的发射体仅仅重 19250 斤，比在相同的条件下打捞上来的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轻得多。唯一的困难就是打捞的是一发圆柱圆锥形的炮弹，其弹壁光滑，很难钩住。

为了这个目的赶到旧金山的工程师墨奇森请人赶制了巨大的自动抓钩，它那强有力的钳子一旦抓住了发射体，就不会松开。他还准备了一些潜水服，其外套既结实又不透水，使潜水员可以了解海底的情况。他同样还把几个设计精巧的制造压缩空气的设备搬上了船。这是些真正的房屋，开有舷窗；将水引入某些隔间，就可以将其沉到很深的海底。旧金山就有这些设备，以前用于建造海下大堤。真是太幸运了，因为已经来不及制造它们了。

但是，尽管这些设备完美无缺，使用它们的专家聪明灵巧，这次行动的成功一点也没有保证。既然是要把发射体从两万法尺的水下捞上来，将会有多少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啊！再说，即使把炮弹拖到了水面上来，其中的旅行者们又如何经得住两万法尺的海水也许未能减缓的可怕的撞击呢？

总之，要尽可能快地开始行动。J·—T·马斯顿日夜催促工人们干活。为了了解他的勇敢的朋友们情况，他本人也做好了准备，或者穿上潜水服、或者试用空气设备。

然而，尽管为制造各种机器设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合众国政府还将大笔款项交给大炮俱乐部支配，在这些准备工作结束之前，漫长的 5 天还是过去了，这是 5 个世纪啊！在此期间，公众舆论兴奋到了极点。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电报通过电线和电缆不断来往。营救巴比卡纳、尼科尔和米歇尔·阿尔当成了国际事件。认购过大炮俱乐部债券的各国人民都直接关心着三位旅行者的救援工作。

终于，拖拉铁链、空气室、自动抓钩都装上了苏斯奎哈纳号。J·—T·马斯顿、工程师墨奇森和大炮俱乐部的几位代表已经进入了各自的船舱。只等待启航了。

12 月 21 日晚上 8 点钟，护卫舰启锚了。海很平静，刮起了轻轻的东北风，天气相当寒冷。旧金山全城的人都拥挤在码头上，群情激动，但是鸦雀无声。他们把欢呼声留在了护卫舰返航的时候。

蒸汽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压力，苏斯奎哈纳号的螺旋桨很快就把它带出了

法国古斤，约合半公斤。

港湾。

用不着讲述舰上军官、水手和乘客们的谈话了。所有这些人只有一个想法，所有这些心脏在相同的激情下跳动。在人们赶去援救的时候，巴比卡纳和他的同伴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怎么样了？为了赢得自由，他们有能力尝试某种大胆的行动吗？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真实的情况是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了！淹没在太平洋海底近两万法尺的地方，这个金属的牢房使囚徒们的一切努力全部落空。

12月23日早上8点钟，苏斯奎哈纳号经过快速航行，应该到达了出事地点。必须等到中午才能测定准确的方位。还没有发现钉着测深绳索的浮标。

中午，布洛姆斯伯里舰长在几位监督观测的军官们的帮助下，当着大炮俱乐部代表们的面测定了方位。这时，大家有片刻工夫十分焦急。方位确定了，苏斯奎哈纳号在四面，离发射体消失在波涛之中的地方还有几分钟的距离。

护卫舰调整航向，赶往这个准确的地点。

12时47分，人们发现了浮标，其状态良好，没有漂移。

“终于到了！J·—T·马斯顿大叫一声。

“我们开始吗？”布洛姆斯伯里舰长问道。

“马上开始。”J·—T·马斯顿回答。

采取了一切小心谨慎的措施，以便使护卫舰处在完全静止不动的状态。

在试图抓住发射体之前，墨奇森工程师打算先了解一下它在太平洋海底的位置。用于寻找的潜水设备获得了空气补给。使用这些设备不无危险，因为在两万法尺的水下，在这么巨大的压力下，它们有破裂的可能，其后果是可怕的。

J·—T·马斯顿、布洛姆斯伯里的兄长和工程师墨奇森不顾个人安危，坐进空气室里。舰长在驾驶台上指挥这次的行动，准备好了一有信号就停止或者收拉链条。螺旋推进器已被解脱，蒸气机的全部力量都用在绞盘上，以便迅速将设备拉上甲板。

下午1时25分开始下潜。空气室的储水器注满了水，拖着它消失在太平洋的海面下面。

舰上的军官们和水手们现在既为发射体内的囚徒们担心，又为被困在潜水器里的人担心。至于潜水器里的人，他们已经把自己置之度外了；他们紧贴在舷窗的玻璃上，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们穿过的厚厚的水层。

潜水器下降得很快。2点17分，J·—T·马斯顿和他的同伴们就到达了太平洋底。但是除了既然无海洋动物、也无海洋植物的荒凉的沙漠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在带有巨大反光镜的灯光照射之下，他们能够在相当宽阔的范围内观察昏暗的水层，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见发射体。

这些勇敢的潜水员的焦急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潜水器与护卫舰用电进行联系，他们发出约定的信号，苏斯奎哈纳号就使他们的空气室在距海底几米高的地方、在一海里的范围内来回移动。

他们就这样探查了整个海底平原，每时每刻都被视觉的幻影所欺骗，使他们的心都碎了。这里是一块岩石，那里是海底的一个小丘，都像是他们急欲找到的发射体。他们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更加失望。

“可是，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呢？”J·—T·马斯顿大声嚷嚷。

接着，这个可怜的人就声嘶力竭地呼唤尼科尔、巴比卡纳和米歇尔·阿

尔当，仿佛这些不幸的朋友能够通过这难以穿越的环境听见他或者回答他似的。

他们继续在这样的条件下寻找，直到潜水器内的空气变得污浊，他们不得不上来的时候为止。

晚上6点钟开始拖吊潜水器，午夜之前这项工作方才结束。

“明天见。”J·—T·马斯顿一面踏上护卫舰的甲板，一面说。

“好吧。”布洛姆斯伯里舰长回答。

“明天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

“是。”

J·—T·马斯顿对成功依然充满信心，但是他的朋友们不再被当初热烈的气氛所陶醉，明白了这次的行动困难重重。在旧金山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到了这里，在空阔的太平洋上，变得似乎是难以实现了。成功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要找到发射体，只有碰运气了。

第二天，12月24日。尽管头一天十分疲劳，行动又开始了。护卫舰向西移动了几分钟，补充了空气的潜水器又将相同的探险者们带入太平洋的深处。

整整一天过去了，寻找毫无结果。海底什么也没有。25日一天的搜寻也没有任何结果。26日也是如此。

这是令人绝望的。人们思念着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关在炮弹里面已经26天啦！即使他们避免了降落时的危险，那么他们现在也已经感受到了窒息的早期危害！空气越来越少了，大概随着空气的减少，勇气和士气也会减少吧！

“空气减少是可能的，”J·—T·马斯顿总是这样回答，“但是士气永远也不会减弱。”

又是两天的寻找之后，28日，一切希望都失去了。炮弹如同浩瀚无边的大海中的一粒原子！不得不放弃找到它的希望了。但是，J·—T·马斯顿不愿意听到离开这个字眼。至少在没有见到朋友们的坟墓之前，他不愿意放弃这个地方。可是尽管尊敬的秘书一再要求，布洛姆斯伯里舰长无法再坚持下去。他不得不下令启航。

12月29日上午9点钟，苏斯奎哈纳号向东北航行，准备驶回旧金山港湾。

上午10时，护卫舰缓缓地、好像颇为遗憾地驶离出事的地点；这时，一个在顶桅横杆上观察海面的水手突然大叫一声：“附近有一个浮标随风向我们漂来。”

军官们向指出的方向望去。他们通过望远镜发现那个物体的确具有海湾或者河流中标明航道用的浮标的外观。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细节：有一面小旗在它那露出水面五六法尺的圆锥体顶上迎风飘扬。这个浮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它的四壁是用银板做成的。

布洛姆斯伯里J·—T·马斯顿和大炮俱乐部的代表们登上驾驶台，他们审视着这个随波逐流的物体。

所有的人都在观看，急得火烧火燎的，但都沉默不语。没人敢说出大家头脑中产生的想法。

护卫舰距离这个物体不到两链了。

舰上所有的人都浑身一颤！

那面小旗是美国的国旗！

这时，听见有人尖叫一声。原来是正直的 J·—T·马斯顿笨重地倒下去了。一方面，他忘记了自己的右臂已被一个金属钩子所代替，另一方面，盖住他的脑壳的不过是一顶古塔橡胶做的小圆帽子。他刚刚自己狠狠打了自己一下。

人们朝他奔了过去，把他扶起来，将他弄醒，他苏醒后的头一句话是什么呢？

“啊！我们是三倍的野蛮人、四倍的傻瓜、五倍的笨蛋！”

“怎么啦？……”人们在他周围嚷嚷。

“什么怎么啦？……”

“说话呀！”

“愚蠢啊，”可怕的秘书狂呼大叫，“炮弹只有 19250 斤重！”

“那又怎么样呢！”

“它的排水量是 28 吨，也就是 56000 斤，因此，它漂浮在水面上！”

啊！这位可敬的人是如何强调“漂浮”这个动词啊！这是真情实况！所有的人，对！所有这些专家学者们都忘记了这个基本定

